

中国古典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歧路燈

(上)

清 李绿园 著



歧路燈

上

〔清〕李綠園 著

自序

古有“四大奇书”之目：曰盲左，曰屈骚，曰漆庄，曰腐迁。迨于后世，则坊佣袭“四大奇书”之名，而以《三国志》、《水浒传》、《西游》、《金瓶梅》冒之。呜呼，果奇也乎哉！

《三国志》者，即陈承祚之书而演为稗官者也。承祚以蜀而仕于魏，而所当之时，固帝魏寇蜀之日也。寿本左袒于刘，而不得不尊夫曹，其言不无闪烁于其间。再转而为演义，徒便于市儿之览，则愈失其本来面目矣。即如孔明，三国时第一人也。曰“澹泊”，曰“宁静”，是固具圣学本领者。《出师表》曰：“先帝知臣谨慎，故临终托臣以大事。”此即临事而惧之心传也。而演义则曰：“附耳低言，如此，如此……”不几成弋阳耶？亡友郟城郭武德曰：“幼学不可阅坊间《三国志》。一为所溷，则再读承祚之所志，鱼目与珠无别矣。”淮南盗宋江三十六人肆暴行虐，张叔夜擒获之。而稗说加以“替天行道”字样，乡曲间无识恶少仿而行之，今之顺刀手等会是也。流毒草野，祸酿国家，然则三世皆哑之孽报，岂足以蔽其教猷升木之余辜也哉！《金瓶》一书，诲淫之书也。亡友张揖东曰：“此不过道其事之所曾经，与其意之所欲试耳。”而三家村冬烘学究，动曰：“此左国史迁之文也。”余

谓，不通左史，何能读此？既通左史，何必读此！况老子云：“童子无知而脍举。”此不过驱幼学于天札，而速之以《蒿里》歌耳。至于《西游》，乃演陈玄奘西域取经一事，幻而张之耳。玄奘河南偃师人。当隋大业年间，从估客而西，迨归当太宗时。僧腊五十六，葬于偃师之白鹿原。安所得捷如猿猱、痴若豚豕之徒，而消魔扫障耶？惑世诬民，佛法所以肇于汉而沸于唐也。

余尝谓唐人小说、元人院本为后世风俗大蛊。偶阙里孔云亭《桃花扇》，丰润董恒岩《芝龛记》，以及近今周韵亭之《惘烈记》，喟然曰：“吾故谓填词家当有是也。借科诨排场间写出忠孝节烈，而善者自卓千古，丑者难保一身；使人读之为轩然笑，为潸然泪，即樵夫牧子，厨姬爨婢，感动于不容己。以视王实甫《西厢》、阮圆海《燕子笺》等出，皆桑濮也，讵可暂注目哉！”

因仿此意为撰《歧路灯》一册，田父所乐观，闺阁所愿闻。子朱子曰：“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友人常谓于彝常伦类间，煞有发明。盖阅三十岁以逮于今而始成书。前半笔意绵密；中以舟车海内，辍笔者二十年；后半笔意不逮前茅，识者谅我桑榆可也。空中楼阁，毫无依傍；至于姓氏，或与海内贤达偶尔雷同，并非影射。若谓有心含沙，自应堕入拔舌地狱。

乾隆丁酉八月白露之节，碧圃老人题于东皋麓树之阴。

目 录

自 序.....	(1)
第 一 回 念先泽千里伸孝思 虑后裔一掌寓慈情	(1)
第 二 回 谭孝移文靖祠访友 娄潜斋碧草轩授徒	(10)
第 三 回 王春宇盛饌延客 宋隆吉鲜衣拜师	(18)
第 四 回 孔谭二姓联姻好 周陈两学表贤良	(28)
第 五 回 慎选举悉心品士 包文移巧词渔金	(39)
第 六 回 娄潜斋正论劝友 谭介轩要言叮妻	(49)
第 七 回 读画轩守候翻子史 玉衡堂膺荐试经书	(58)
第 八 回 王经纪糊涂荐师长 侯教读偷惰纵学徒	(75)
第 九 回 柏永龄明君臣大义 谭孝移动父子至情	(84)
第 十 回 谭忠弼朝天瞻圣主 娄潜斋借地慰良朋	(91)

- 第 十 一 回 盲医生乱投药剂 王奶奶劝请巫婆
..... (107)
- 第 十 二 回 谭孝移病榻嘱儿 孔耘轩正论匡婿
..... (118)
- 第 十 三 回 薛婆巧言鬻婢女 王中屈心挂画眉
..... (127)
- 第 十 四 回 碧草轩父执说论 崇有斋小友巽言
..... (134)
- 第 十 五 回 盛希侨过市遇好友 王隆吉夜饮订盟期
..... (141)
- 第 十 六 回 地藏庵公子占兄位 内省斋书生试赌盆
..... (151)
- 第 十 七 回 盛希侨酒闹童年友 谭绍闻醉哄孀妇娘
..... (160)
- 第 十 八 回 王隆吉细等悦富友 夏逢若猛上厕新盟
..... (169)
- 第 十 九 回 绍闻诡计谋狎婢 王中危言杜匪朋
..... (178)
- 第 二 十 回 孔耘轩暗沉腹中泪 盛希侨明听耳旁风
..... (185)
- 第二十一回 夏逢若酒后腾邪说 茅拔茹席间炫艳童
..... (193)
- 第二十二回 王中片言遭虐斥 绍闻一诺受梨园
..... (199)

第二十三回	阎楷思父归故里	绍闻愚母比顽童	(206)
第二十四回	谭氏轩戏箱优器	张家祠妓女博徒	(215)
第二十五回	王中夜半哭灵柩	绍闻楼上吓慈帏	(223)
第二十六回	对仆人誓志永改过	诱盟友暗计再分肥	(230)
第二十七回	盛希侨豪纵清赌债	王春宇历练进劝言	(238)
第二十八回	谭绍闻锦绣娶妇	孔慧娘栗枣哺儿	(244)
第二十九回	皮匠炫色攫利	王氏舍金护儿	(251)
第三十回	谭绍闻护脸揭息债	茅拔茹赖箱讼公庭	(257)
第三十一回	茅拔茹借端强口	荆县尊按罪施刑	(272)
第三十二回	慧娘忧夫成郁症	王中爱主作逐人	(279)
第三十三回	谭绍闻滥交匪类	张绳祖计诱赌场	(287)
第三十四回	管贻安作骄呈丑态	谭绍闻吞饵得胜筹	(300)

第三十五回 谭绍闻赢钞夸母

孔慧娘款酌匡夫

..... (308)

第一回 念先泽千里伸孝思 虑后裔一掌寓慈情

话说人生在世，不过是成立、覆败两端，而成立、覆败之由，全在少年时候分路。大抵成立之人，姿禀必敦厚，气质必安详，自幼家教严谨，往来的亲戚、结伴的学徒，都是些正经人家、恂谨子弟。譬如树之根柢本来深厚，再加些滋灌培植，后来自会发荣畅茂。若是覆败之人，聪明早是浮薄的，气质先是轻飘的，听得父兄之训，便似以水浇石，一毫儿也不入；遇见正经老成前辈，便似坐了针毡，一刻也忍受不来；遇着一班狐朋狗党，好与往来，将来必弄的一败涂地，毫无救医。所以古人留下两句说话：“成立之难如登天，覆败之易如燎毛。”言者痛心，闻者自应刻骨。其实，父兄之痛心者，个个皆然；子弟之刻骨者，寥寥罕觐。——我今为甚讲此一段话说？只因有一家极有根柢人家，祖、父都是老成典型，生出了一个极聪明的子弟。他家家教真是严密齐备，偏是他这位公郎，只少了“遵守”两个字，后来结交一干匪类，东扯西捞，果然弄的家败人亡，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多亏他是个正经有来头的门户，还有本族人提拔他；也亏他良心尚未丧尽，自己还得些“耻”字、“悔”字的力量，改志换骨，后来也还到了好处。要之，也把贫苦熬煎受够了。

这话出于何处？出于河南开封府祥符县萧墙街。这人姓谭，祖上原是江南丹徒人。宣德年间有个进士叫谭永言，做了河南灵宝县知县，不幸卒于官署，公子幼小，不能扶柩归里。多蒙一个幕友，是浙江山阴绍兴人，姓苏名簠簠，表字松亭，是个有学问、有义气的朋友。一力担承，携夫人、公子到了祥符，即将灵宝公薄薄的宦囊，替公子置产买田，分毫不染；即葬灵宝公于西门外一个大寺之后，刊碑竖坊。因此，谭姓遂寄籍开祥。这也是主宾在署交好，生死不负。又向别处另理砚田，时常到省城照应公子。这公子取名一个字叫谭孚，是最长厚的。孚生向葵。向葵生诵。诵生一子名唤谭忠弼，表字孝移，别号介轩。忠弼以上四世，俱是书香相继，列名胶庠。

到了谭忠弼，十八岁入祥符庠，二十一岁食饩，三十一岁选拔贡生。为人端方耿直，学问醇正。下了几次乡场，屡蒙房荐，偏为额限所遗。这谭孝移也就渐辍举业，专一在家料理，惟作诗会文，依旧留心。相处了几个朋友，一个叫娄昭，字潜斋，府学秀才；一个叫孔述经，字耘轩，嘉靖乙酉副车；一个县学秀才叫程希明，字嵩淑；一个苏霈，字霖臣；一个张维城，字类村。俱是祥符优等秀才，都是些极正经有学业的朋友。花晨月夕，或作诗，或作文，或小饮，每月也有三四遭儿。一时同城朋友，也还有相会的，惟此数人尤为相厚。至于学校绅衿中，也还有那些比匪的，都敢望而不敢即。却也有笑其迂板，指为古怪的。有诗为证：

同侪何必不兼收？把臂总因臭味投。

匪类欲亲终自远，原来品地判薰莸。

却说谭孝移自幼娶周孝廉女儿，未及一年物故。后又续弦于

王秀才女。这王氏比孝移少五岁，夫妇和好。只因生育不存，子息尚艰。到了四十岁上，王氏又生一子，乳名叫端福儿，原是五月初五日生的。果然面似满月，眉目如画，夫妇甚是珍爱。日月迁流，这端福儿已七岁了，虽未延师受业，父亲口授《论语》、《孝经》，已大半成诵了。

这孝移宅后有一大园，原是五百金买的旧宦书房，约有四五亩大。孝移又费二百余金，收拾正房三间，请程嵩淑写了“碧草轩”匾儿悬挂。厢房、厨房、茶灶、药栏，以及园丁住宅俱备。封了旧宦正门，另开角门，与宅子后门相对，只横隔一条胡同儿。这孝移每日在内看书，或一二知己商诗订文，看园丁蔡湘灌花剔蔬。端福儿也时常跟来顽耍，或认几行字，或读几首诗，或说一两宗故事。这也称得个清福无边。

忽一日孝移在亭上看书，只见家人王中引着一个人，像远来模样，手中拿着一封书。见了孝移，磕下头去，说道：“叩太爷安！”磕了三个头，起来说道：“小的是丹徒县爷家下人，小的大爷差小的下书来的。”孝移一时还不明白。那人将书呈上，孝移开了封头，取出内函，只见上面写着：

宜宾派愚侄绍衣顿首叩禀鸿胪派叔大人膝前万安。敬禀者：吾家族居丹徒，自宋逮今，二十余世矣。前灵宝公宦游豫土，遂而寄籍夷门。邑姻有仕于中州者，知灵宝公至叔大人，已传四世。植业豫会，前光后裕，此皆我祖培植遗之深厚也。愚侄忝为本族大宗，目今族谱逾五世未修，合族公议，续修家牒。特以叔大人一支远寄中土，先世爵谥、讳字、行次，无由稽登，特遣一力诣禀。如叔大人果能南来，同拜祖塋，共理家乘，合族举为深幸。倘不能亲来，祈将灵宝公

以下四世爵秩、名讳、行次，详为缮写，即付去力南携，以便编次。并将近日桂兰乳讳，各命学名，统冀示知，庶异日不致互异。木本之谊，情切！情切！顺候合家泰吉。外呈绫缎表里四色，螺匙廿张，牙箸二十双。临禀曷胜依恋之至！

宣德后家刻六种，卷帙浩繁累重，另日专寄。

嘉靖 年 月 日

侄绍衣载叩

原来谭姓本族，在丹徒原是世家，随宋南渡，已逾三朝。明初有兄弟二人，长做四川宜宾县令，次做鸿胪寺正卿，后来两房分派，长门称宜宾房，次门称鸿胪房。此皆孝移素所知。今日阅完家书，方晓得丹徒谋修族谱，不胜欢喜。便叫王中道：“你可引江南来人到前院西厢房住。不必从胡同再转大街，这是自家里人，即从后角门穿楼院过去。对账房阎相公说，取出一床铺盖，送到西厢房去。一切脚户头口，叫阎相公发落。”

孝移吩咐已毕，即将案上看的书史合讠，叫蔡湘锁了书房门，手中拿着来书，喜孜孜到家中，对王氏说道：“江南老家侄子差人下书，你吩咐赵大儿速备饭与来人吃。”便到前厅叫道：“丹徒来人呢？”只见那人从厢房出来，早换了风尘衣服，擎着毡包，说道：“这是小的大爷孝敬太爷的土物。”孝移道：“我们叔侄虽是三世不曾见面，本是一家，何必这样费心？”那人道：“孝敬太爷，聊表寸心。”孝移命德喜儿接了，便问道：“你叫甚么名字？”那人道：“小的叫梅克仁。”孝移道：“你远来千里，辛苦，辛苦。且去将息。”梅克仁退身进厢房去讠，自有王中照看，不必细说。

孝移回转身来，德喜儿擎毡包相随，进后院来。王氏迎着问道：“那里又来了这个人，蛮腔蛮调的？”孝移道：“是丹徒老家

的。”德喜儿道：“这毡包俱是送咱的东西。”王氏道：“拿来我看看。”孝移道：“还要到祠堂里告禀。”即叫王氏取出钥匙，递与小厮，开了祠堂门。孝移洗了手脸，把江南来物摆在香案上，掀开帘闷榻，拈香跪下，说道：“此是丹徒侄子，名唤绍衣，送来东西。”随将来书望神主细念一遍，不觉扑簌簌的落下泪来。密祝道：“咱家四世不曾南归，儿指日要上丹徒拜墓修谱，待择吉登程，再来禀明。”磕头起来，将门锁了。

到了楼下，也用了午饭，复到前厅，端福儿也跟出来，站在旁边。孝移道：“来人饭完不曾？”只见梅克仁早上厅来，道：“小的饭已吃过。”因问端福儿道：“这是相公么？”孝移道：“是。”梅克仁便向前抱将起来，说道：“与南边大爷跟前小相公，像是一般岁数。”孝移道：“你大爷今年多少岁数？”克仁道：“今年整三十岁。相公八岁，今年才上学读书哩。”孝移道：“去年《齿录》，有个谭溯泗是谁？”克仁道：“那是东院的四老爷。小的这院大爷，是书上那个名子。”孝移道：“发过不曾？”克仁道：“小的这院大爷，是十七岁进学，已补了廪，现从宋翰林老爷读书。小相公另有个先生。”孝移点点头，又说道：“这里是五世单传，还不曾到老家去。我素日常有此心，要上丹徒，一者丁忧两次，还有下场事体，二者也愁水旱路程。你如今多住几日，我安插家务明白，要同你南去。”克仁道：“小的来时，我大爷早有此意。”

说话中间，看见小主人形容端丽，便道：“小的抱相公街上走走。”孝移道：“轻易不曾叫他上街，改日熟了，你引他到后书房走走罢。”克仁道：“小的在家里，每日引小相公上学下学惯了，今日看见这位少爷，只想抱去大门外站站。”孝移道：“街上人乱，门上少立便回。”克仁抱起端福儿，果然在门楼下片时便

归。到了厅上，端福自回后宅去讠。

又住了七八日，克仁禀催起身。孝移叫王中向账房取了十两银，赏了梅克仁，便自己收拾行囊、盘费，雇觅车辆头口，置买些东西，打算到丹徒馈送。择吉起程，带了德喜儿、蔡湘，吩咐王中看守门户，请阎相公商量的账目话头，又对王氏说了家务，好好叫端福在家，总之不可少离寸地，常要在跟前。到了出行之日，祠堂告先，起身而行。一路水陆之程，无容赘述。正是：

木本水源情惟切，陆鞭水棹岂惮劳。

只说谭孝移不日到了丹徒。城南本家，乃是一个大村庄，树木阴翳，楼厅嵯峨。径至谭绍衣家下住下。叔侄相见，叙了些先世远离情由，并叔侄不曾见面的寒温。

到了次日，绍衣引着孝移，先拜谒了累代神主，次到本族，勿论远近贫富，俱看了，各有河南土物馈送。此后，各家整酒相邀，过了十余日方才周完。又择祭祀吉日祭拜祖塋，合族皆陪。孝移备就祭品，至日，同到祖塋。绍衣系大宗宗子，主祭献爵。祭文中代为申明孝移自豫归家展拜之情。祭毕，孝移细阅墓表于剥泐苔藓中。大家又叙了些支派源流的话说，合族就在享厅上享了神惠。日落而归。绍衣又引孝移到城中旧日姻亲之家拜识了，各姻亲亦皆答拜、请酒。

又过了十余日，一日晚上，孝移同绍衣夜坐，星月交辉之下，只听得一片读书之声，远近左右，声彻一村。孝移因向绍衣道：“我今日竟欲南归，一者族姓聚会，二者你兄弟南来，未免蓬麻可望。”绍衣道：“叔叔回来不难。合族义塾，便是大叔这一房宅院。水旱地将及三顷，是大叔这一房的产业。目今籽粒积贮，原备族间贫窶不能婚葬之用，馀即为义塾束金。大叔若肯回来，宅

院产业现在，强如独门飘寓他乡。”孝移道：“咳！只是灵宝公四世以来，墓冢俱在祥符，也未免虑拜扫疏阔。”绍衣道：“势难两全，也是难事。”一夕晚话不题。

又过了十余日，孝移修完宗谱，要回河南。合族那里肯放，富厚者重为邀叙，贫者携酒夜谈。又过了几日，孝移思家情切，念子意深，一心要去。这些雇觅船只、馈赆赠物的事，一笔莫能罄述。又到祖茔拜了。启行之日，绍衣又独送一份厚程，叔侄相别，挥了几行骨肉真情泪。绍衣又吩咐梅克仁，同舟送至河南交界，方许回来。

过了好几日，到了河南交界，孝移叫梅克仁回去，克仁还要远送，孝移不准。又说了许多会话，克仁磕了头。蔡湘、德喜儿一把扯住梅克仁，又到酒肆吃了两瓶，也各依依不舍，两下分手。

不说克仁回去复命。只说孝移主仆，撇了船只，雇了车辆，晓行夜宿，望开封而来。及到了祥符，日已西坠，城门半掩。说与门军，是萧墙街谭宅赶进城的，门军将掩的半扇依旧推开，飞也是进城去。到了家门，已是上灯多时，定更炮已响了。

蔡湘叫了一声开门，管账阎相公与王中正在账房清算一宗房租，认的声音，王中慌忙开门不迭。闪了大门，阎相公照了灯笼相接，惊的后边已知。车户卸了头口，几只灯笼俱出来，搬运箱笼搭包，好不喜欢热闹。

孝移进了后院楼下坐了，赵大儿已送上一盆水。孝移告先情急，洗了手脸，吩咐开了祠堂门，行了反面之礼。回到楼下，赵大儿又送的茶来。王氏便问吃饭，孝移道：“路上吃过，尚不大饿。——怎么不见端福儿哩？”王氏道：“只怕在前院里，看卸行李哩。”孝移道：“只德喜儿，前院叫相公来。”德喜去了一回，说

道：“不曾在前院哩。”

原来端福儿自孝移去后，多出后门外与邻家小儿女耍。有日落早归的，也有上灯时回来的。不过是后门外几家跑的熟了，王氏也不在心。偏偏此夕，跑的在一家姓郑的家去，小儿女欢喜成团，郑家女人又与了些果子点心吃了，都在他家一个小空院的，趁着月色，打伙儿顽耍。定更时，端福儿尚恋群儿，不肯回来。恰好孝移回来，王氏只顾的喜欢慌张，就把端福儿忘了。孝移一问，也只道在前院趁热闹看行李哩。及德喜说没在前院，王氏方才急了，细声说道：“端福儿只怕在后门上谁家顽耍，还没回来么？”孝移变色道：“这天甚么时候了？”王氏道：“天才黑呀！”孝移想起丹徒本家，此时正是小学生上灯读书之时，不觉内心叹道：“黄昏如此，白日可知；今晚如此，前宵可知！”

话犹未完，只见端福儿已在楼门边赵大儿背后站着。此是赵大儿先时看见光景不好，飞跑到郑家空院里叫来的。孝移看见，一来恼王氏约束不严，二来悔自己延师不早，一时怒从心起，站起来，照端福头上便是一掌。端福哭将起来。孝移喝声：“跪了！”王氏道：“孩子还小哩，才出去不大一会儿。你到家乏刺刺的，就生这些气。”这端福听得母亲姑息之言，一发号啕大痛。孝移伸手又想打去，这端福挤在众人伙里乱号，孝移愈觉生怒。却见王中在楼门边说道：“前边有客——是东院郑太爷来瞧。”原来郑家老者，傍晚时也要照看孙儿同睡。月色之下，见赵大儿叫端福儿有些慌张，恐怕来家受气，只推来望孝移，故此拄个拐杖，提个小灯笼儿径至前厅。王中说明，孝移只得出来相见。叙了几句风尘闲话，不能久坐，辞去，孝移送出大门而回。

大凡人之当动气之时，撞着一番打搅，也能消释一半。到了

楼下，将王氏说了几句，又向端福儿将丹徒本家小学生循规蹈矩的话说了一番。赵大儿摆上晚馐，孝移略吃了些儿。前边车户酒饭，王中、阎相公自是料理妥当。孝移安顿了箱笼，夜已二更，鞍马乏困，就枕而寝。五更醒来，口中不言，便打算延师教子的一段事体。正是：

万念无如爱子真，遗安煞是费精神。

若云失学从愚子，骄惰性成怨谁人？

第二回 谭孝移文靖祠访友 娄潜斋碧草轩授徒

话说谭孝移自丹徒回来，邻舍街坊有送盒酒接风的，有送碟酌洗尘的，也有空来望望的。总因谭孝移为人端方正直，忠厚和平，所以邻亲都尊敬亲就。谭孝移也答些人情，巾帕、扇坠、书联、画幅，都是江南带来的物件。

又一日，有两个人抬了一架漆盒儿进门，王中告于家主。揭开盒儿一看，无非是鸡、鸭、鱼、兔、水菜之类。拜匣内开着一个眷弟帖儿，上写着张维城、娄昭、孔述经、程希明、苏霏。抬盒人道：“五位爷刻下就到。”谭孝移吩咐王中，将水菜收了，交与厨上作速办席。赏了抬盒人封儿，打发去讫，即速排整碧草轩上桌椅炉凳，叫德喜儿街上望着：“五位爷到时，不必走前门，即邀到后书房内。可从东胡同内过来，我在后门等候。”

不多一时，果然五位客从胡同进来。谭孝移躬身前迎，五位逊让进门。到轩上，宾主叙礼坐下。献茶已毕，孝移躬身致谢道：“诸长兄空来一望，已足铭感，何必赐顾！”五位道：“远涉而归，公备水菜局软脚，恕笑！”孝移道：“不敢当的很。”叙罢寒温，说些闲话，又叫德喜儿将所捎来祖上的书籍及丹徒前辈文集诗稿，大家赏鉴。都道：“孝翁阀阅著族，早已知学有渊源，今日得读

尊先世遗文，弥令人钦仰。”孝移逊谢不迭。坐间，看诗的看诗，看文的看文，有夸句调道劲的，有夸文致旷逸的，也有夸纸板好的。互相传观，须臾傍午，只见德喜儿抹桌排碟，大家掩了书本。谭孝移执杯下酒，彼此让坐，一桌是张类村首座，娄潜斋次座，苏霖臣打横。一桌孔耘轩首座，程嵩淑次座，孝移打横作陪。这些觥筹交错光景，不必细述。

酒至半酣，孝移一事上心，满斟一杯酒儿，放在娄潜斋面前说道：“我将来有一事奉恳，预先奉敬此杯。”潜斋道：“有何见谕，乞明言赐教。”孝移道：“今日说明，显得弟有不恭，待异日诣府面禀。”苏霖臣插口道：“谜酒难吃，若不说明，我先替潜老急的慌。”孔耘轩道：“你我至交，明言何妨？”孝移道：“但求潜老后日在家少等，我并恳耘轩同往。”潜斋道：“须择弟之所能，万勿强许以所难。但今日明言为妙。”孝移道：“不是难事，只怕潜老不肯。”这程嵩淑酒兴正高，拦住大笑说道：“众秀才请脚措大故套，且把谭兄高酒多吃一钟罢。谭兄总不是叫娄兄上天摸呼雷。”孝移亦笑道：“正是的。”又叫重斟前杯，说了许多闲散话儿。真正酒逢知己，千杯不多。日已西沉，吃完了茶，大家作辞起身。孝移送出胡同口道：“娄孔两兄，不必再订，只求后日在家少等，弟必诣府请教。”娄孔同声道：“恭候就是。”程希明道：“今日酒是畅饮，话却闷谈。孝老从不曾有这个哑谜。”宾主俱大笑，相拱而别。

过了两日，正是前日所订之期，孝移吩咐王中，饭后时，叫车夫宋禄套上车儿，再到账房问阎相公讨十数个眷弟帖儿，街上回拜客。王中料理已妥，夹着护书儿，到楼下请上车。孝移又叫拿一个全帖，放在护书内，出街坐在车上。叫王中将帖儿预先投

递，凡前日来赐光的，俱投帖答拜。一路上都说“失候”。车上又叫王中：“坐在车头里，到文昌巷口拜孔爷去。”

须臾，到文昌巷口孔宅门前下车。孝移直进大门，孔耘轩整衣不迭，出来相迎，请至一小书房内。彼此称谢已毕，孝移道：“前日相订，惟恐大兄公出。”耘轩道：“前见孝老出言郑重，必非闲散事体，焉敢负约！”孝移道：“多承光之甚。只如今要上潜斋家去，并邀同往。此地离北门约有三四里许，乞一茶之后，登车同去，何如？”耘轩道：“到底是甚么事央他，你也叫我知道。”孝移道：“我的意思，是为小儿已七八岁了，早就该上学，因一向自己溺爱，担阁一年。我想娄潜斋为人，端方博雅，尽足做幼学模范。小儿拜这个师父，不说读书，只学这个人样子，便是一生脚跟。前日我所以不便启齿者，无有在我家便说请先生之理。今日我邀兄同往，替我从旁赞成。”说完，便打恭一揖。耘轩道：“怪道，我说你平日也甚爽直，昨日忽而半吞不吐，原是如此细密珍重。如今将茶吃完，即便同往。”

二人茶毕，同出登车。孝移道：“宋禄，将马儿放慢着些，我们还商量些话儿。”宋禄道：“晓得。”耘轩车中点头道：“晓得长兄这件事，令人敬服。”孝移道：“为子延师，人家之常，何言敬服？”耘轩道：“如今宦家、财主，儿子到七八岁时，也知请个先生，不过费不多银子，请一个门馆先生，半通不通的，专一奉承东翁，信惯学生。且是这样先生，断不能矩步行方，不过东家西席，聊存名目而已。学生自幼，全要立个根柢，学个榜样，此处一差，后来没下手处。长兄此举，端的不错。”孝移道：“我尝闻前辈说，教小儿请蒙师，先要博学之人，后来好处说不尽。小儿先学娄潜斋品行，况又是博学之人，训蒙必无俗下窠臼。”耘轩

道：“是，是。”

话不多时，已到潜斋之门。门前有个书房院，正房三间，墙角有一单扇门儿。耘轩道：“我们先到他这书房里。”一同下车，径到书房院来。只见房檐下有一个十三四岁的家僮正织荻帘儿，书房内高声朗诵。家僮一声道：“客来！”二人已进书房门内。那读书学生下位相迎，望上一揖，让二位坐下。孝移便向耘轩道：“这学生二年没见，真正长成光景。”耘轩便向学生道：“还认得我们么？”那学生道：“去年二位老伯在这的时，我爹已对小侄说过，小侄时常记得。”孝移道：“今年几岁？”那学生道：“九岁。”孝移见他品貌端正，言语清晰，不觉赞道：“真是麟角凤毛，不愧潜老。”耘轩道：“尊翁先生在家么？”那学生道：“适间李公祠请去写匾。临行时说，今日有客到，即去对说。”言未毕，家僮提茶到了。学生手捧两杯，献与二位，自己拿一杯在门边恭恭敬敬相陪。这谭孝移早已喜之不尽。只见那学生叫家僮去李公祠对说客到，孝移道：“不必，我们即到李公祠去瞧尊先生去，并看看写的匾。”吃完茶起身，学生出门相送，叫家僮引着李公祠路径。二人回头一拱，学生躬身答礼，极其恭敬，却不拘挛。二人喜的了不得，一路上不住的说道：“是父是子！”

转过大街，离北门不远，径向李公祠来。只见李公祠是新翻盖的，砌整整齐。庙祝见有客来，出门相迎。娄潜斋不料二人至，亦喜不自胜。耘轩道：“造府相访，公出不遇。”潜斋道：“爽约有罪！”孝移道：“匾写完否？”庙祝道：“适才写完。”只见一面大匾，上写着“李文靖公祠”五字，墨犹未干，古劲朴老。两人赞叹道：“笔如其人！”潜斋道：“聊以塞责，有愧先贤。”庙祝道：“垂后留芳，全仗山主大笔。”共相大笑。庙祝又请入一座客室，

邀留过午。”潜斋道：“我来时已说今日有客，不能过午。不如少坐一时，我们一同回去。”庙祝不敢过强，只得说：“空过三位老先生，不好意思的。”

三人吃完茶，作别而归，径至娄宅门前，只见那学生在门前恭候。娄潜斋让至北院客房，一揖而坐。言及前日盛情，彼此称谢，不必细述。潜斋道：“昨日席上说的话，毕竟是甚事见委？弟自揣毫无片长，如何有效力处。”孔耘轩道：“说话要开门见山，谭兄之意，欲以世兄读书之事，烦潜老照管哩。”潜斋道：“如何照管，亦乞赐说明。”孝移道：“我一发造次说明了。小儿交新春八岁了，尚未上学，欲恳长兄在舍下设帐。前日若骤然说明，显得弟敦请之意不恭。今日造府一禀，倘蒙不弃，弟亦领教甚便。”潜斋道：“此事却难从命。见爱之意，弟也不肯自外，但此中有一个缘故，不妨琐陈，所以见弟不得已而方命之罪。家兄比弟长二十岁，今年整六十了，每日同桌吃饭，连舍侄、小儿，四人相依已惯。我若到府上去，家兄老来的性情，我知道是的确行不得。”耘轩道：“贵昆仲友爱之情，自所难已。但同在一城之内，相隔不远，岂一朝半夕不见，难说便成云山？潜老似不必过执。”潜斋道：“我是经过家兄的性情。去年我有事上彰德府去，言明十五日即回，不料到那的多担阁五天。这五天呀，家兄就有几夜睡不着。孩子们都慌了，还使了两番人去接。及至弟到家时，家兄喜极，却笑出几点眼泪。弟说：‘我已是回来了，哥恹惶甚么？’家兄说：‘我也极知道没噀意思，只为前日，我胸中有一道黄河，由不的只是急，又说不出。’后过了半月光景，这老人才忘了。我如今要到府上，家兄是必不肯，如何行的？”这谭孝移平日景仰娄潜斋为人端方，已是十分要请；见了娄家学生安详恭敬，又动

了桥梓同往之意。及见娄潜斋说到兄弟友爱之情，真性流于颜面，心中暗道：“真是今之古人！舍此古人，何处更为子弟别寻师长？这事断不能当面错过的。”因向孔耘轩道：“事且慢商。”这是怕孔耘轩逼出坚执不去的话头，便难回转的意思。

少顷，只见家僮排馔，大家起身让坐。坐定，摆上饭来。潜斋吩咐家僮道：“瞧两位相公陪客。”家僮道：“大相公往乡里料理佃户房子去。二相公就来。”须臾学生到了，在桌角坐。潜斋道：“你伯吃饭不曾？”学生道：“我娘与我嫂子已安排吃完。”娄潜斋道：“家兄只好料理庄稼，如今老了，还闲不住，还料理园子种菜吃。舍侄质性不敏，家兄只教他乡里看庄稼。愚父子却是家里吃闲饭的人。”耘轩道：“耕读相兼，士庶之常，岂可偏废！”又说些闲话，饭已吃完，都在厅前闲站着吃茶。孝移是心上有事的人，暗中踌躇道：“娄兄如此人品，如此家风，即是移家相就亦可。他如坚执不去，我便送学生到此，供给读书。”又虑王氏溺爱，又想自己也离不得这儿子，万一请他令兄出来，放他出门，也未见得。遂向潜斋道：“这事与大兄商议何如？”潜斋道：“商议也不行。家兄的性情，我所素知。”耘轩道：“商议一番何妨？爽快请出大兄来面决，或行或止，好杜却谭兄攀跻之想。”潜斋道：“也罢。”遂向后边去了。

迟了一会，只见潜斋跟出来一个老者，是个庄农朴实模样儿，童面银须，向客人为了礼，坐下便道：“适才舍弟言，二位请他教学，这事不行。我老了，他是我亲手抚养的兄弟，我离不得他。况我家衣食颇给，也不出门。”二人见言无婉曲，也灰了心。又问：“二位高姓？”孔耘轩道：“弟姓孔，在文昌巷内。这位请令弟的，姓谭，在萧墙街。”只见那老者把脸一仰，想了一

想，说道：“兄是灵宝老爷的后人么？”孝移道：“是。”又问：“当年府学秀才，大汉仗，极好品格，耳后有一片朱砂记儿，是谭哥甚么人？”孝移道：“是先父。”那老者扫地一揖道：“恩人！恩人！我不说，谭哥也不知道。我当初在萧墙街开一个小纸马调料铺儿，府上常买我的东西。我那时正年轻哩。一日往府上借家伙请客，那老伯正在客厅里，让我坐下。老人家见我身上衣服时样，又问我请的是甚么客，我细说一遍，都不合老人家意思。那老人家便婉婉转转的劝了我一场话。我虽年轻，却不是甚蠢的人。后来遵着那老人家话，遂即收拾了那生意。乡里有顷来薄地，勤勤俭俭，今日孩子们都有饭吃，供给舍弟读书，如今也算得读书人家。我今料理家事，还是那老伯当日几句话，我一生没用的清。”孔耘轩接口道：“当日大兄领谭老伯教，今日他家请令弟教书，大兄却怎的不叫去？”老者道：“舍弟先只说有人请他教学，并不曾言及二位上姓。我也只为这侄子小，恐怕人家子弟引诱不好了，不如教他父子们在家里。若是谭哥这样正经人家，我如何不教去哩呢。”谭孝移道：“弟之相请，原是连令侄都请的去。”老者道：“一发更妙。我是一个极有主意、最爽快的人，只要明春正月择吉上学。我虽是见我兄弟亲，难说正经事都不叫他干，终日兄弟厮守着不成？”一阵言语，大家痛快的如桶脱底。谭孝移便叫王中拿护书来，即向护书中取出一个全帖。上面写着：“谨具束金四十两，节仪八两，奉申聘敬。”下边开着拜名。放在桌面，低头便拜。潜斋那里肯受，平还了礼。又拜谢了潜斋令兄，并谢了孔耘轩。少坐一会，拜别起身。潜斋兄弟送出大门，孔谭二人登车而回。这正是：

欲为娇儿成立计，费谨慎师择友心。

日月如梭，不觉过了腊月，又值新正。谭孝移择了正月初十日入学，王氏一定要过了灯节，改成十八日入学。孝移备下酒席，请孔耘轩陪席。孝移早饭后，仍叫宋禄套车，自己坐在车上，王中拿帖，去请娄潜斋父子。这情节，俱入典礼，不必细述。不多一时，回至胡同口，孝移下车，潜斋父子亦下车来，引进园里，径到碧草轩上。少刻孔耘轩亦到。孝移设下师座，自己叩恳拜托，潜斋不肯，因命端福儿行了拜师之礼。取学名叫绍闻，是因丹徒绍衣的排行。因问：“世兄何讳？”潜斋道：“家兄取舍侄名娄樗，小儿名娄朴。”孝移道：“此亦足征大兄守淳之意。”潜斋道：“家兄常说，终身所为，皆令先君老先生所赐之教。”彼此寒暄不提。

且说孝移原是富家，轩后厨房，又安置下厨役邓祥，米面柴薪、调料菜蔬无不完备。这娄朴、谭绍闻两人，一来是百工居肆，二来是新发于硎，一日所读之书，加倍平素三日。孝移也时常到学中，与潜斋说诗衡文，课诵之暇，或小酌快谈。潜斋家中有事，孝移即以车送回，或有时父子徒步而归。这娄朴也还是小学生，时常同端福到家中，王氏即与些果子吃。

荏苒苒苒，已到三月。王氏向谭孝移道：“这三月三日，吹台有个大会，何不叫先生引两个孩子走走呢？”

第三回 王春宇盛饌延客 宋隆吉鮮衣拜師

原来祥符宋门外有个吹台，始于师旷，后来汉时梁孝王建修，唐时诗人李白、杜甫、高适游咏其上，所以遂成名区。上边祀的是夏禹，人都顺口叫做禹王台。每年三月三日有个大会，饭馆酒棚何止数百。若逢清明天气，这些城里乡间、公子王孙、农父野老，贫的、富的、俊的、丑的，都来赶会。就是妇女，也有几百车儿。整绫碎缎、新桌旧椅，各色庄农器具、房屋材料，都是有的。其余小儿耍货、小锣鼓、小枪刀、鬼脸儿、响棒槌之类，也有几十分子。枣糕、米糖、酥饼、角黍等项说不尽。

所以王氏向谭孝移说道：“这吹台三月三大会，也叫孩子跑跑去。读了两个月书了，走散走散，再去读书何如？”谭孝移道：“小孩子赶会，有甚么好处，不去罢。”王氏道：“这个说不好，那个说不好，如何会有恁些人？我当初在家做闺女时，我爹爹性儿甚是严谨，到这三月三，也还叫我娘引我，坐车到会边走走便来。”谭孝移不觉笑道：“妇女上会，也不算他外公甚么好家法，你不说也罢。”王氏道：“偏你家是有家法人家！我见那抚院、布按大老爷们，这一日也去赶会哩。”孝移笑道：“大人们去，或者有别的事，遣官行香。”王氏道：“行香为甚么初一日不去，偏偏

趁这日热闹才去哩？依我说，到那日你跟先生也去游游，两个孩子跟着你两个，叫宋禄套上车儿同去，晌午便回来，有馊事呢！书也不是恁般死读的，你不信，你跟先生商量。”谭孝移道：“我在会上，从来没见过有一个正经读书的人，也没见正经有家教子弟在会；不过是那些游手博徒、屠户酒鬼，并一般不肖子弟，在会上胡轰。所以我不想叫孩子们去。”王氏道：“你不赶会，你怎么见了这光景？”孝移道：“是我幼年曾走了一遭。”王氏道：“你赶会是幼年，端福儿如今七八十岁么？你跟先生商量，先生说不去便罢。”谭孝移见王氏说话蛮缠，也忍不住笑道：“也罢，与先生商量，先生说去就去，说不去就罢。”王氏道：“你不信我说，娄先生一定是去的；人家比不得你，芝麻大一个胆儿，动不动说甚么坏了家教。”孝移道：“我少时到园中与先生计议。”王氏道：“商量这话，要同着端福儿。休要背地里并不曾说，便说先生不依。”孝移笑道：“也罢。”心中打算，娄潜斋是必不上会的，所以应允。这正是：

家居雍和无事日，夫妇谈笑亦常情。

到了午后，孝移闲步园中，见了娄潜斋，同坐在碧草轩上，说些闲话。因想起王氏之言，说道：“明日三月三，我们引两个学生，向吹台会上走走罢？”这潜斋品行虽甚端方，性情却不迂腐，便说道：“只要天气好，就去走走。”孝移不料潜斋肯去，不过同端福儿说过这话完事。端福儿已有他母亲的话在肚里，不觉喜容可掬。孝移想起王氏“先生一定肯去”之言，只想笑起来。潜斋看见孝移光景，便道：“孝老欲笑何故？”孝移见两个学生在一旁，不便明言，因笑道：“咱们到厢房说话罢。”二人起身，同到厢房，孝移大笑道：“今日潜老乃不出贱荆所料。”潜斋问其缘

故，孝移把王氏胡缠的话笑述一遍。潜斋也大笑说道：“非是我不出嫂夫人所料，是你所见太拘。若说是两个学生叫他跟着家人去上会，这便使不得；若是你我同跟着他，到会边上望望即回，有何不可？自古云：‘教子之法，莫叫离父；教女之法，莫叫离母。’若一定把学生圈在屋里，每日讲‘正心诚意’的话头，那资性鲁钝的，将来弄成个泥塑木雕；那资性聪明些的，将来去了书屋，丢了书本，把平日理学话放在东洋大海。我这话虽是说得少偏，只是教幼学之法，慢不得，急不得，松不得，紧不得，一言以蔽之曰难而已。”孝移道：“兄在北门僻巷里住。我在这大街里住，眼见的，耳听的，亲阅历有许多火焰生光人家，霎时便弄的灯消火灭，所以我心里只是一个‘怕’字。”潜斋道：“人为儿孙远虑，怕的不错。但这兴败之故，上关祖宗之培植，下关子孙之福泽，实有非人力之所能为者，不过人只尽当下所当为者而已。”孝移道：“达观！达观！”又说些闲话，孝移回去。到家中，王氏道：“来日的话，商量不曾？”孝移笑道：“先生说去哩。”王氏道：“何如？你再休要把一个孩子只想锁在箱子里，有一点缝丝儿，还用纸条糊一糊。”

一夕晚景不说。到了次日，王氏早把端福儿换了新衣，先吩咐德喜儿，叫宋禄将车收拾妥当。及孝移饭后吩咐时，王氏早已料理明白。王氏又叫端福儿请小娄相公到家中，要把端福的新衣服替他换上一件，娄朴不肯穿，说：“我这衣服是新年才拆洗的。”这宋禄小厮儿们更要上会，早把车捞在胡同口等候。德喜儿换了衣服，喜欢的前后招呼。娄潜斋、谭孝移引着两个小学生一同上车，出南门往东，向繁塔来。早望见黑鸦鸦的，周围有七八里大一片人，好不热闹。但见：

演梨园的，彩台高檠，锣鼓响动处，文官搢笏，武将舞剑；搬故事的，整队远至，旗帜飘扬时，仙女挥麈，恶鬼荷戈。酒帘儿飞在半天里，绘画着吕纯阳醉扶柳树精，还写道“现沽不赊”；药晃儿插在平地上，伏侍的孙真人针刺带病虎，却说是“贫不计利”。饭铺前摆设着山珍海错，跑堂的抹巾不离肩上；茶馆内排列着瑶草琪花，当垆的羽扇常在手。走软索的走的是二郎赶太阳，卖马解的卖的是童子拜观音，果然了不得身法巧妙；弄百戏的弄的是费长房入壶，说评书的说的是张天师降妖，端的夸不尽武艺高强。绫罗绸缎铺，斜坐着肥胖客官；骡马牛驴厂，跑坏了刁奸经纪。饴糖炊饼，遇儿童先自夸香甜美口；铜簪锡钮，逢妇女早说道减价成交。龙钟田姬，拈瓣香，呢呢喃喃，满口中阿弥陀佛；浮华浪子，握新兰，挨挨挤挤，两眼内天仙化人。聒者凭目，瞽者信耳，都来要领略一二；积气成雾，哈声如雷，亦可称气象万千。

宋禄将车捞在会边，孝移道：“住罢。”于是一同下车，也四外略看一看。只见一个后生来到车边，向谭孝移施礼，低声问潜斋道：“叔叔今日来闲走走么？”潜斋道：“是闲来走走。”孝移道：“此位是谁？”潜斋道：“是舍侄。”孝移道：“前日未见。”娄樗道：“小侄那日乡里去。”潜斋道：“你来会上做甚么？”娄樗道：“我爹叫我买几件农器儿，还买一盘弹花的弓弦。”孝移道：“此敬姜犹绩意也。”潜斋笑道：“士庶之家，一妇不织，或受之寒；本家就必有受其寒者，并到不得‘或’字上去。”孝移点头。潜斋道：“买了不曾？”娄樗道：“我买了，要回去。见谭伯与叔在此，所以来问问叔。”潜斋道：“你既无事，可引他两个到台上看看，我

与你谭伯在此相等。就要回去哩，不可多走。”娄橹引着两个学生，上禹王台去。孝移吩咐：“德喜儿也跟着。人多怕挤散，都扯住手儿。”娄橹道：“小心就是。”四个一行去讫。

只见一人从北边来到潜斋、孝移跟前，作揖道：“姐夫今日高兴。”孝移一看，却是内弟王春宇。孝移道：“连日少会。老弟今日是赶会哩？”春宇道：“我那得有工夫赶会！只因有一宗生意拉扯，约定在会上见话。其实寻了两天，人多，也撞不着，随他便罢。姐夫年前送的丹徒东西，也没致谢。我那日去看姐夫，姐夫也没在家。每日忙的不知为甚，亲戚上着实少情。”孝移道：“老弟一定发财。”春宇道：“托天而已。”又问：“尊位是谁？”孝移道：“端福儿先生，北门上娄兄。”春宇道：“失认少敬！”潜斋道：“不敢。”春宇道：“外甥来不曾？”孝移道：“适才上吹台上去了。”春宇道：“人多怕挤着。”孝移道：“有人引着。”春宇道：“暂别。我还要上会去。”孝移道：“治公事。”

少顷，只见娄橹引着两个学生并德喜儿回来，声声道：“人多的很。”孝移道：“回来极好。”娄橹道：“叔叔家中不消甚么话？”潜斋道：“回去罢，没甚么话说。”又见王春宇手提一篮子东西走来，无非是饴糖、粽子、油果之类，笑嘻嘻道：“外甥回来了？”端福儿向前作揖。春宇道：“你妗子想你哩。”又问：“这位学生是谁？”孝移道：“是娄兄公郎。”潜斋也叫作了揖。春宇把东西放在车上，说：“你两个先吃些儿，怕饿着。”又向孝移说道：“我今日有句话向姐夫说，姐夫不可像平素那个执拗。今日先生、世兄、姐夫、外甥，我通要请到我家过午。”孝移道：“我来时已说午前就回去，不扰老弟罢。”春宇道：“你这午前就回去话，不过对家下吩咐一句儿。俺姐若知道先生跟姐夫在我家过午，也是

喜欢的。”潜斋道：“回去罢。”春宇道：“从这里进东门，回去也是顺路，左右是一天工夫。”孝移道：“人多不便取扰。”春宇笑道：“外甥儿打舅门前过，不吃一顿饭儿，越显的是穷舅。我先到会上时，已着人把信儿捎与他姪子去，我今日请不上客，叫我也难见贱荆。”孝移笑道：“这个关系匪轻。”大家都笑了。王春宇便叫宋禄套车，孝移道：“同坐车罢。”春宇道：“车上也挤不下，那树上拴我的骡子，管情你们不到，我就到家。”

不多一时，车儿进宋门，走到曲米街中，王春宇早在门前恭候。下车进门，从市房穿进一层，有三间厢房儿，糊的雪洞一般，正面伏侍着增福财神，抽斗桌上放着一架天平，算盘儿压几本账目。墙上挂着一口腰刀，字画儿却还是先世书香的款式。大家为了礼，坐下。春宇向端福儿道：“你姪子等着你哩，你爽快同这位小客齐到后边跑跑去，也有个小学生陪客哩。”潜斋坐定道：“少拜。”春宇道：“不敢。”又叹口气道：“先君在世，也是府庠朋友。轮到小弟不成材料，把书本儿丢了，流落在生意行里，见不的人，所以人前少走。就是姐夫那边，我自己惶愧，也不敢多走动的。今日托姐夫体面，才敢请娄先生光降。”孝移道：“太谦！”潜斋道：“士农工商，都是正务，这有何妨？”春宇道：“少读几句书，到底自己讨愧，对人说不出口来。”

只听得后边女人声音，说道：“你也到前边，与你谭姑夫作个揖儿。”只见两学生，又同着一个学生，到客前。春宇道：“先向娄师爷为礼，再与姑夫作揖。”娄潜斋看那学生，生的面如傅粉，唇若抹朱，眉目间一片聪明之气。因夸道：“好一个聪明学生哩！”孝移道：“这一个学生自幼儿就好，先岳抱着常说是将来接手。”春宇道：“样子还像不蠢，只没人指教。”这谭孝移想起

岳丈当日是个能文名士，心中极有承领读书的意思。这潜斋见这样好子弟，也有成人之美的意思。只是当下俱未明言。

须臾，整上席来，器皿精洁，珍错俱备。孝移道：“老弟如何知今日有客，如此盛设？”春宇道：“我以实告，若是贱内那个烹调，也敬不得客。是我先在会上买粽子时，已差人回城中，到包办酒席的蓬壶馆内定下这一桌席面。”潜斋道：“太破费！”春宇道：“见笑。”三个学生席未完时，都放下箸儿，春宇道：“你们既不吃，可向后边吃茶去。”三个学生去讫。少刻席完，孝移道：“这贤侄如何读书哩？”春宇道：“这街头有个三官庙，是众家攒凑的一个学儿，他娘怕人家孩子欺负他，不叫上学，我无可奈何，自己教他。我的学问浅薄，又不得闲，因此买了几张《千字文》影格儿教他习字，不过将来上得账目就罢。”潜斋道：“这个便屈他。”孝移道：“错了。”王春宇是个做生意的精人，看见二位光景，便叹道：“可惜离姐夫太远，若住的近时，倒有个区处。”孝移道：“再商量。”

宋禄、德喜儿吃完了饭，来催起身。孝移叫两个学生上车，只听得后边女人声音说：“还早哩，急甚么？”又迟一会，娄潜斋、谭孝移谢扰，同两个学生一同上车，王春宇送至大门。回来，向女人曹氏说道：“今日谭姐夫意思，像有意照管隆吉读书哩。”曹氏道：“我适才问端福儿，他一个学中，只有两个学生，我也就有这一个意思。我明日置一分水礼，看看姑娘，我跟姑娘商量。他姑是最明白的人，他家是大财主，咱孩子白吃他一年饭，他也没嚷说。他姑依了这话，内轴子转了，不怕外轮儿不动。”春宇笑道：“谭姐夫不是我，单听你的调遣。”曹氏道：“你不说罢，你肯听我的话些，管情早已好了。”春宇道：“谭姐夫意思，是念咱

爹是个好秀才，翁婿之情，是照管咱爹的子孙读书哩。”曹氏道：“你明早只要备一分水礼，叫一顶二人轿，我到姑娘家走走。”

到次日，春宇果然料理停当。曹氏吃过早饭，叫小厮挑着盒子，隆吉跟着，径上谭宅来。王氏听说弟妇到，喜的了不成。打发轿夫盒子回去，要留曹氏住下。曹氏要商量孩子读书的话，也就应允道：“住是不能住，晚些坐姑娘的车回去。”说了些婆娘琐碎家常、亲戚稠密物事，随便就提隆吉从娄先生读书的话：“还要打扰姑娘一年。”王氏道：“多少人吃闲饭，那少俺侄儿吃的？他三个一同儿来往，也不孤零。”曹氏见王氏应允，因说道：“不知谭姐夫意下如何？”王氏道：“我与他商量。”叫德喜儿到前客房看看有客没客。德喜说：“没客。大爷与舅爷家小相公说话哩。”王氏遂到前边，欲商曹氏来言。孝移见王氏便道：“这学生甚聪明，将来读书要比他外爷强几倍哩。”王氏见话已投机，遂把曹氏来意说明。谭孝移道：“极好。”王氏道：“你既已应承，这娄先生话，你一发替他舅转达罢。”孝移道：“前日先生在会上回来，不住说：‘可惜了这个学生！’我一说也是必依哩。你只管回覆他妗子。”王氏喜孜孜回来，向曹氏说了一遍。曹氏便叫隆吉儿：“你姑娘叫你在家里读书，休要淘气，与你那端福兄弟休要合不着。”又向王氏道：“他费气哩，姑娘只管打，我不护短。隆吉儿你想家时，叫德喜儿送你往家走走。天色已晚，咱回去罢，再迟两三天，便来上学哩。”王氏挽留不住，只得叫宋禄套车送回。

又迟了几天，只见王春宇家小厮送铺盖来，说：“明日隆相公来上学，先对谭姑爷说一声儿。”到次日，王春宇引隆吉到，见了姐姐、姐夫，说道：“多承姐夫关切，叫小儿拜投明师，还要打搅，真乃谢之不尽。”孝移道：“本系至亲，何出此言！”王氏

道：“不用叫他姪子牵挂，我的侄儿就与我的儿子一般。”春宇道：“我也不肯白白的亏累姐姐。”谭孝移便叫德喜儿，到厨下讨一桌碟儿，送至园中，禀师爷说：“今日王相公上学哩，刻下就到。”又替王春宇办了酒席，才引隆吉上碧草轩来。

王春宇见了先生，便施礼。潜斋道：“前日厚扰。”春宇道：“有慢。”又说道：“小弟是个不读书的人，诸事不省，多蒙家姊丈见爱，容小儿拜投明师，我不知礼，只是磕头罢。”怀中摸出一个大红封袋，是贽见礼，望着师位就叩拜。潜斋那里肯受。行礼已毕，叫道：“宋隆吉，来与先生磕头。”隆吉行了礼，便与娄朴、谭绍闻一桌儿坐。

孝移吩咐德喜儿将碟酒移在厢房，邀潜斋、春宇到厢房一坐。三人同至厢房，德喜儿斟上酒来，孝移道：“适才贤侄行礼，老弟叫甚么‘宋隆吉’，我所不解。”春宇道：“因为儿女难存，生下这孩子，贱内便叫与他认个干达。本街有个宋裁缝，就认在他跟前。他干达起名叫宋隆吉，到明年十二岁，烧了完锁纸，才归宗哩。”孝移道：“外父的门风叫你弄坏了。拜认干亲，外父当日是最恼的。难说一个孩子，今年姓宋，明年姓王，是何道理？我一向全不知道。你只说‘干达’这两个字，不过是人说的口顺，其实你想想这个旨味，使的使不的？”春宇道：“少读两句书，所以便胡闹起来。”潜斋道：“其实如今读书人，也如此胡闹的不少。”因又说道：“学生今日来上学，便是我的门人，我才看学生身上衣服，颇觉不雅。”春宇道：“说起来一发惹先生见笑。贱内这两天，通像儿子上任一般，一定叫我买几尺绸子做几件衣服。我说不必，贱内说：‘指头儿一个孩子，不叫他穿叫谁穿！’又叫买了一身故衣，就叫他干达宋裁缝做了两三天，才打扮的上学

来。我是个没读书人，每日在生意行里胡串，正人少近，正经话到不了耳朵里，也就不知甚么道理。老婆子只叫依着他说，我也觉他说的不是，我却强他不过。今日领教，也还是先君的恩典。有了这正经亲戚，才得听这两句正经话。我明日就送他的本身衣裳来。”说完就要起身。孝移苦留说：“今日还该你把盏。”春宇道：“晌午隆泰号请算账，担误不得。姐夫一发替我罢。”又叫隆吉吩咐：“我今晚把你的旧衣服送来，把新衣服还捎回去。用心读书，我过几日来瞧你。”一拱而别。这正是：

身为质干服为文，尧桀只从雅俗分。

市井小儿焉解此，趋时斗富互纷纭。

第四回 孔谭二姓联姻好 周陈两学表贤良

却说碧草轩中，一个严正的先生，三个聪俊的学生，每日咿唔之声不绝。谭孝移每来学中望望，或与姜潜斋手谈一枰，或闲阐一韵。

一日，潜斋说道：“几个月不见孔耘轩，心中有些渴慕。”孝移道：“近日也甚想他。”潜斋道：“天气甚好，你我同去望他一望。不必坐车，只从僻巷闲步，多走几个弯儿，何如？”孝移道：“极好。”一同起身，也不跟随小厮，曲曲弯弯，走向文昌巷来。见孔宅大门掩着半扇儿，二门关着。一来他三人是夙好，二来也不料客厅院有内眷做生活，推开二门时，只见三个女眷守着一张机子，卷轴过杼，接线头儿。那一个丫头，一个爨妇，见有客来，嘻嘻哈哈的跑了。那一个十来岁的姑娘，丢下线头，从容款步而去。这谭姜二人退身不迭。见女眷已回，走上厅来坐下，高声道：“耘老在家否？”闪屏后走出一人，见了二人道：“失迎！失迎！”为了礼，让坐，坐下道：“家兄今日不在家。南马道的张类村那边相请，说是刷印《文昌阴骘文注释》已成，今日算账，开发刻印字匠并装订工价。”潜斋道：“久违令兄，偏偏不遇。”孝移道：“明日闲了，叫令兄回看俺罢。”潜斋指院里机子道：“府上颇称

饶室，还要自己织布么？”孔纘经道：“这是家兄为舍侄女十一岁了，把家中一张旧机子整理整理，叫他学织布哩。搬在前院里宽绰些，学接线头儿。不料叫客看见了。恕笑。”孝移道：“这正是可羞处。今日少有家业人家，妇女便骄惰起来。其实人家兴败，由于男人者少，由于妇女者多。譬如一家人家败了，男人之浮浪，人所共见；妇女之骄惰，没有人见。况且妇女骄惰，其坏人家，又岂在语言文字之表？像令兄这样深思远虑，就是有经济的学问。”潜斋叹口气道：“乡里有个舍亲，今日也不便提名，兄弟三个，一个秀才，两个庄农，祖上产业也极厚。这兄弟三个一个闲钱也不妄费，后来渐渐把家业弄破，外人都说他运气不好，惟有紧邻内亲知道是屋里没有道理。即此便知令兄用意深远。”吃完了茶，二人要起身回去，孔纘经不肯，孝移道：“二哥但只对令兄说，明日恭候，嘱必光临。”

二人辞归，依旧从僻巷回来。一路上这谭孝移夸道：“一个好姑娘，安详从容，不知便宜了谁家有福公婆。”潜斋道：“到明日与绍闻提了这宗媒罢？”孝移道：“没这一段福，孔兄也未必俯就。”走进胡同来，一拱而别，潜斋自回轩中。

孝移到家中，王氏叫王中媳妇赵大儿摆饭。王氏与端福也在桌上同吃。这孝移拿着箸儿，忍不住说道：“好！好！”王氏也只当夸菜儿中吃。少时又说道：“好！好！”王氏疑心道：“又是甚么事儿，合了你心窝里板眼，这样夸奖？”孝移道：“等等我对你说。”孝移见绍闻吃完饭上学走讫，方对王氏道：“孔耘轩一个好姑娘，我想与端福儿说亲哩。”王氏道：“你见了不曾？”孝移道：“我今日同先生去看孔耘轩，孔耘轩不在家，那姑娘在前院学织布哩。真正好模样儿，且是安详从容。”王氏道：“我也有句话要

对你说，这两日你忙，我还没对你说哩。俺曲米街东头巫家有个好闺女，他舅对我说，那遭山陕庙看戏，甬路西边一大片妇女，只显得这巫家闺女人材出众。有十岁了，想着提端福这宗亲事。他舅又说：‘俺姐夫闲事难管。’俺后门上有个薛家女人，针线一等，单管着替这乡宦财主人家做鞋脚、枕头面儿、镜套儿、顺袋儿。那一日我在后门上，这薛家媳妇子拿着几对小靴儿做哩。我叫他拿过来我看看花儿，内中有一对花草极好。我问是谁家的，他说是巫家小姑娘，花儿是自己描的，自己扎的。那鞋儿小的有样范，这脚手是不必说的。薛家媳妇子说，这闺女描鸾刺绣，出的好样儿。他家屋的女人，都会抹牌，如今老爷断的严紧，无人敢卖这牌，他家还有些旧牌，坏了一张儿，这闺女就用纸壳子照样描一张。你说伶俐不伶俐？况且他家是个大财主，不如与他结了亲，将来有些好陪妆。”孝移见王氏说话毫无道理，正色道：“你不胡说罢，山陕庙里，岂是闺女们看戏地方？”王氏说：“他是个小孩子，有何妨？若十七八时，自然不去了。”孝移道：“女人鞋脚子，还叫人家做，是何道理？”王氏道：“如今大乡宦、大财主，谁家没有管做针指、洗衣裳的，那争这巫家哩？”孝移道：“难说他家没有个丫头嫖妇？”王氏道：“丫头忙着哩，单管铺毡点灯，伺候太太姑娘抹牌，好抽头哩。”孝移道：“居家如此调遣，富贵岂能久长？”王氏道：“单看咱家久长富贵哩！”孝移叹口气道：“咱家灵宝爷到端福五辈了，我正怕在此哩。”王氏道：“结亲不结亲，你是当家的，我不过闲提起这巫家好闺女罢了，我却强你不成？”孝移道：“巫家女儿，你毕竟没见；孔家姑娘，我现今见过。还不知孔耘轩肯也不肯。”说完，往前边账房同阎相公说话去。

到次日，孝移饭后到碧草轩，同娄潜斋候孔耘轩。不多一时，只见程嵩淑、孔耘轩齐到。跟的小厮手巾内包着七八本新书。谭娄起身相迎，让在厢房坐下。耘轩道：“昨日失候有罪，今日特邀程兄同来，正好缓颊，恕我负荆。”潜斋道：“久违渴慕，不期过访不遇。”孝移道：“端的何事公出？”程嵩淑接道：“我们见了坐说话，那有工夫满口掉文，惹人肉麻！”耘轩道：“张类村请了个本街文昌社，大家损资，积了三年，刻了一部《文昌阴鹭文注释》板，昨日算刻字刷印的账，一家分了十部送人。谁爱印时，各备纸张自去刷印。如今带了两部，分送二公。”随取两本，放在桌上。谭娄各持一本，看完凡例、纸板，都说字刻的好。孝移道：“这‘一十七世为士大夫身’一句，有些古怪难解。至于印经修寺，俱是僧道家伪托之言，耘兄何信之太深？”耘轩道：“孝老说的极是，所见却拘。如把这书儿放在案头，小学生看见翻阅两遍，肚里有了先入之言，万一后来遇遗金于旷途，遭艳妇于暗室，猛然想起‘阴鹭’二字，这其中就不知救许多性命，全许多名节。岂可过为苛求？”程嵩淑道：“也说得有理。”潜斋道：“张类老一生见解，岂叫人一概抹煞。”大家俱笑。

孝移出来，吩咐德喜儿叫厨子邓祥来，秘问道：“先生午饭是甚么？”邓祥道：“素馔。”孝移叫德喜儿：“随我到家，取几味东西，晌午就在厢房待客。”原来孝移待客规矩是：泛爱的朋友，都在前客厅管待；心内密友，在学内厢房管待。

孝移回家去，潜斋问耘轩道：“耘老几位姑娘、相公？”耘轩道：“你岂不知，一个小儿四岁，一个小女今年十一岁了。”潜斋道：“令爱曾否许字？”耘轩道：“尚未。”潜斋道：“我斗胆与令爱说宗媒罢？”耘轩道：“潜老作伐，定然不错。”问是谁家，潜

斋道：“耘兄与孝移相与何如？”耘轩道：“盟心之交，连你我与老程都是一样的。”潜斋道：“你二人给朱陈何如？”耘轩道：“孝老乃丹徒名族，即在祥符也是最有声望的门第，我何敢仰攀？”潜斋笑道：“这月老我做得成。你说不敢仰攀，他怕你不肯俯就。我从中主持，料二公也没甚么说。”话犹未完，孝移已进门来，问道：“你两个笑甚么？”潜斋道：“做先生的揽了一宗事体，东翁休要见责，少时告禀。”孝移已猜透一二分，更不深问。

少顷，摆上饭来。饭后，洗盏小酌，说些闲散话头。潜斋问孝移道：“昨日为谭兄洗尘，一般是请我坐西席，为甚的当面不言，受程嵩老的奚落哩？”孝移道：“我请先生，在我家开口，于礼不恭。”程嵩淑望孝移笑道：“闷酒难吃，闷茶也难吃。二公结婚的事，潜老已是两边说透，我一发说在当面。我不能再迟两天吃谭兄启媒的酒。”孔谭两人各说道：“不敢仰攀！”潜斋哈哈大笑道：“二公各俯就些罢。”耘轩道：“到明日我的妆奁寒薄，亲家母抱怨，嵩老不可躲去，叫娄兄一人吃亏。”潜斋道：“他手中有酒钟时，也就听不见骂了。”四人鼓掌大笑。日色向晚，各带微醺。程孔要去，送出胡同而回。

嗣后谭孝移怎的备酒奉慰潜斋、嵩淑作大宾，怎的叫王中买办表里首饰，自己怎的作了一纸“四六”启稿，怎的潜斋改正一二联，怎的烦账房阎相公小楷写了，怎的择定吉日同诣孔宅，孔宅盛筵相待，怎的孔耘轩亦择吉日置买经书及文房所用东西，并“四六”回启到谭宅答礼，俱不用细述。这正是：

旧日已称鲍管谊，此时新订朱陈盟。

却说孔耘轩那日在谭宅答启，至晚而归。兄弟孔纘经说道：“今日新任正学周老爷来拜，说是哥的同年，等了半日不肯去。若

不是婚姻大事，周老爷意思还想请哥回来哩。临去时大有不胜怅然之意。”耘轩道：“明晨即去答拜。”原来这周老爷名应房，字东宿，南阳邓州人，是铁尚书五世甥孙。当日这铁尚书二女，这周东宿是他长女四世之孙。与孔耘轩是副车同年。到京坐监，选了祥符教谕。新上任，早访知孔耘轩是个正经学者，心中不胜钦慕。总是周东宿秉的是忠义节烈的正气，平日学有根柢，一闻正士，渴欲接见，况又是同年兄弟，弥加亲密。

到了次日，门斗拿个年家眷弟帖儿传禀：“文昌巷孔爷来拜。”慌的周东宿整衣出迎，挽手而进。行礼坐下，耘轩道：“昨日年兄光降，失候有罪。”东宿道：“榜下未得识韩，昨日渴欲接晤，不期公出不遇，几乎一夕三秋。”耘轩道：“年兄高材捷足，今日已宣力王家，不似愚弟这样淹蹇。”东宿道：“年兄大器晚成，将来飞腾有日，像弟这咀嚼菹盘，反觉有愧同袍。”两个叙了寒温，东宿便道：“今日就在署中过午，不必说回去的话。”耘轩道：“我尚未申地主之情，况且新任事忙。”东宿道：“昨日年兄若在家时，弟已安排戴月而归，自己弟兄，不客气罢。我有堂上荆父台送的酒，你我兄弟，小酌一叙。”耘轩不便推辞，只得道：“取扰了。”

东宿吩咐：“将碟儿摆在明伦堂后小房里，有客来拜，只说上院见大人去了，将帖儿登在号罢。”于是挽手到了小房。耘轩见碟盏多品，说道：“菹盘固如是乎？”东宿笑说：“家伙是门斗借的，东西都是下程。他日若再请年兄，便要上菜根亭上去的。”二人俱大笑了。又吩咐自己家人下酒，不用门斗伺候。说了些国子监规矩，京都的盛明气象，旅邸守候之苦，资斧短少之艰的话说。又说了些祥符县的民风士习，各大人的性情宽严。东宿忽然

想起尹公他取友必端，便问道：“昨日新亲家谭公学行何如？”这孔耘轩本来的慕善情深，又兼酒带半酣，便一五一十，把谭孝移品行端方，素来的好处，说个不啻口出。东宿闻之心折首肯。饭已毕，日早西坠，作别而归，东宿挽手相送，说道：“待我稍暇，要到年兄那的快谈一夕。”耘轩道：“自然相邀。”一拱而别。

东宿回至明伦堂，见一老门斗在旁，坐下问道：“这城内有一位谭乡绅，你们知道么？”老门斗答道：“这谭乡绅是萧墙街一位大财主，咱的年礼、寿礼，他都是照应的。就是学里有甚么抽丰，惟有谭乡绅早早的用拜帖匣送来了。所以前任老爷甚喜欢他。”东宿见门斗说话可厌，便没应答，起身向后边去了。正合着世上传的两句话道：

酒逢知己千钟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到了次日，副学陈乔龄请吃迎风酒，周东宿只得过来领扰。两人相见行礼，分宾主坐定。东宿道：“寅兄盛情，多此一举。”这陈乔龄年逾六旬，忠厚朴讷，答道：“无物可敬，休要见笑。”便吩咐门斗拿酒来，须臾排开酒碟，乔龄道：“我不能吃酒，只陪这一钟就要发喘哩。寅兄要自己尽量吃些。”东宿道：“弟亦不能多饮。”因问道：“寅兄在此掌教多年，学中秀才，数那一个是文行兼优的？”乔龄道：“祥符是个大县，这一等批首，也没有一定的主户。”东宿道：“品行端方，数那一个？”乔龄道：“他们都是守法的。况且城中大老爷多，他们也没有敢胡为的。”东宿道：“萧墙街有个谭乡绅孝移，为人如何？”乔龄道：“他在我手里膺了好几年秀才，后来拔贡出去了。我不知他别的，只知道文庙里拜台、甬路、墙垣，前年雨多，都损坏了，他独力拿出百十两银子修补。我说立碑记他这宗好处，他坚执不肯。心里打算送一面

匾，还没得成。说与寅兄酌处。”东宿未及回答，那提壶的老门斗便插口道：“前日张相公央着，与他母亲送个节孝匾，谢了二两银子，只够木匠工钱，金漆匠如今还要钱哩。今日要与谭乡绅送匾，谢礼是要先讲明白的。”这东宿大怒，厉声喝道：“如何这样搀言，就该打嘴！再要如此，打顿板子革出去。快出去罢！”这门斗方才晓得，本官面前是不许搀言的，羞得满面通红而去。这也是周东宿后来还要做到知府地位，所以气格不同。此是后话，不提。

却说两人席犹未终，只见一个听事的门斗，慌慌张张跑到席前说道：“大老爷传出，朝廷喜诏，今晚住在封丘，明日早晨齐集黄河岸上接诏哩。”东宿道：“这就不敢终席，各人打量明日五更接诏罢。”起身而别，乔龄也不敢再留。

到了次日日出时，大僚末吏陆续俱到黄河南岸。搭了一个大官棚，大人俱在棚内等候，末员俱在散地上铺了垫子，坐着说话，单候等迎接圣旨。巳牌时分，只见黄河中间，飘洋洋的一只大官船过来，桅杆上风摆着一面大黄旗。将近南岸，只见一个官走到棚门边，跪下禀道：“喜诏船已近岸。”五六个大人起身出棚，百十员官都起了身，跟着大人站在黄河岸等候。这迎接喜诏的彩楼，早已伺候停当。船已到岸，赍诏官双手捧定圣旨，下得船来，端端正正安在彩楼之内。这接诏官员，排定班次，礼生高唱行礼。三跪九叩毕，抬定彩楼，细乐前导，后边大僚末员，坐轿的坐轿，骑马的骑马，以及跟随的兵丁、胥役，何止万人。日西时，进了北门。这些骑马的官员，都从僻巷的飞也似跑，早下马在龙亭前伺候。彩楼到了，赍诏官捧了圣旨，上在龙亭。礼生唱礼，仍行三跪九叩。开读，乃是加献皇帝以睿宗徽号布告天下的喜诏。后

边还开列着蠲免积年逋粮、官员加级封赠、保举天下贤良、罪人减等发落各样的覃恩。众官谢恩已毕，日色已晚，各官回衙。这照管赉诏的官员，及刊刻喜诏颁发各府、州、县，自有布政司料理。这布政司承办官员，连夜唤刻字匠缮写、刻板，套上龙边，刷印了几百张誊黄。一面分派学中礼生，照旧例分赉各府，一面贴照壁、四门。

却说这喜诏颁在祥符学署，周东宿与陈乔龄盥沐捧读。读到覃恩内开列一条云：“府、州、县贤良方正之士，查实奏闻，以凭擢用。”东宿便向乔龄道：“这是学里一宗事体，将来要慎重办理。”乔龄道：“这事又是难办哩。那年学院行文到学，要保举优生，咱学里报了三个。惟有谭忠弼没人说甚么，那两个优生，还有人说他许多闲话哩。”东宿道：“谭忠弼既实行服众，将来保举，只怕还是此公。”乔龄道：“他如今拔贡，咱管不着他。”东宿道：“表扬善类，正是学校大事，何论出学不出学。寅兄昨日说怎么要与他送匾哩？”乔龄道：“正要商量这送匾事。如今奎楼上现放一面匾，不知甚么缘故，荆父台说不用挂，因此这匾还闲着哩。寅兄只想四个字。”东宿道：“这也极好。”

原来这是那老门斗拿的主意。他是学中三十年当家门斗，昨日席前多言，被东宿吆喝了，不敢向东宿说话。他心下放不下谭孝移这股子赏钱，仍旧晚间絮絮叨叨向乔龄说主意。便打算出奎楼一面闲匾，打算出苏霖臣一个写家，只打算不出来这四个匾字。这乔龄今日的话，就是昨夜门斗的话，东宿那得知。

这门斗听说这“极好”二字，早已把奎楼上匾抬在明伦堂，叫了一个金彩匠，说明彩画工价，单等周师爷想出字来，便拿帖请苏相公一挥而就。遂即就请周老爷同商。周东宿出来看见匾，

便说道：“却不小样。”乔龄道：“寅兄就想四个字。”东宿道：“寅兄素拟必佳。”乔龄道：“我是个时文学问，弄不来。寅兄就来罢。”东宿道：“太谦了。”想了一想说道：“我想了四个字，未必能尽谭年兄之美：‘品端行方’。寅兄以为何如？”乔龄道：“就好！就好！”便吩咐：“拿帖请苏相公去。”东宿道：“弟胡乱草草罢。”乔龄道：“寅兄会写，省的像旧日遭遭央人。”便叫门斗磨墨。墨研成汁，纸粘成片，东宿取出素用的大霜毫，拈笔在手，左右审量了形势，一挥一个，真正龙跳虎卧，岳峙渊停。乔龄道：“真正好！写的也快。”东宿道：“恕笑！”又拿小笔列上两边官衔年月，说些闲话，各回私宅。金漆匠自行装彩去，老门斗就上谭宅送信。

谭孝移正在后园厢房内与潜斋闲谈。门斗进去，娄潜斋道：“你今日有何公干，手里是甚么字画么？”门斗放在桌面。娄潜斋展开一看，乃是一个匾式。孝移道：“去年陈先生有此一说，我辞之再三，何以今日忽有此举？”潜斋见写的好，便问道：“谁写的？”门斗道：“周老爷写的。这是陈爷对周爷说谭乡绅独修文庙，周爷喜得没法。我又把谭乡绅好处都说了，周爷即差我叫木匠做匾。金彩匠也是我觅的。字样已过在匾上，将做的七八分成了。我今日讨了个闲空，恐怕谭乡绅不知道，到这里送个信，要预先吃一杯喜酒哩。”谭孝移道：“这是叫我讨愧。潜老想个法子，辞了这宗事。况且周先生我还没见哩，也少情之甚。”潜斋道：“名以实彰，何用辞？”门斗道：“我没说哩，匾已刻成了，还怎么样辞法？我是要吃喜酒哩。”孝移赏了三百钱。门斗见孝移仍面有难色，恐坚执推辞，迟挨有变，接钱在手，忙说：“忙的很，周爷限这匾今日刻成。我回去罢。”拿回匾式，出门走讫。

到了送匾之日，早晨门斗拿着两个名帖，带着一班木匠、铁匠、金漆匠、金鼓旗号炮手，四个学夫抬着匾额，径至谭宅大门悬挂。这阎相公与王中料理席面，分发赏封，轰闹了一天。

次日，周东宿、陈乔龄二位学师光临。这谭孝移请了娄潜斋、孔耘轩相陪。迎至客厅，为礼坐下。孝移道：“多蒙两位老师台爱，蓬间生辉。但实不能称，弥增惶愧。”东宿道：“弟莅任虽浅，年长兄盛德懿行，早已洋溢口碑，秉彝之好，实所难已。”陈乔龄道：“到底是你为人好，我心里才喜欢哩。”孝移俯躬致谢。东宿问潜斋道：“年兄高姓？”耘轩道：“这是贵学中门人，姓娄，单讳一个‘昭’字，别号潜斋。”潜斋道：“前日稟见老师，老师公出，未得瞻依。”东宿道：“失候，有罪！容日领教。”耘轩道：“昨日厚扰，尚未致谢。”东宿道：“一夕之约，待暇时必践前言。”须臾，排席两桌，周陈特座，娄孔打横相陪。珍错相兼，水陆并陈。从人皆有管待。日夕席终，两学师辞归。送至大门候乘，一揖而别。孝移还留耘轩到碧草轩厢房，煮茗清谈一晌，晚上着灯笼送回。正是：

端人取友皆道契，正士居官必认真。

第五回 慎选举悉心品士 包文移巧词渔金

话说朝廷喜诏贴于各署照壁，这些钻刺夤缘的绅士，希图保举，不必细述。只说学中师爷多收了几分旷外的厚礼，学中斋长多赴些“春茗候光”的厚扰，这就其味无穷了。迟了些时，也有向学署透信的，也有商量递呈的，却也有惹出清议谈论的。以此，观观望望，担担阁阁，挨至次年正月，尚无举动。

这周东宿一日向陈乔龄说道：“喜诏上保举贤良一件，是咱学校中事。就令宁阙勿滥，这开封是一省首府，祥符是开封首县，却是断阙不得的。他们说的那几个，看来不孚人望，将来却怎的？”乔龄道：“爽利丁祭时，与秀才们商量。”东宿道：“寅兄居官已久，毕竟知道几个端的行得，咱先自己商量个底本，到那日他们秉公保举，也好承许他，方压得众口。只如前日，才有人说某某可以保举，后来就有人说出他的几桩阴私来，倒不好听哩。寅兄，你到底想想，勿论贡、监、生员，咱先打算一番，也不负了皇上求贤的圣恩。”乔龄道：“这绅士中，也难得十全的。若十来年人人说好的，只有不几个人。——等我想想。”想了一会，说道：“秀才中有个张维城，号儿类村，是个廪生，今年该出贡了。他平素修桥补路，惜老怜贫，那人是个好人。前日他不是还送咱

两本《阴鹭文注释》？那个人再没个人说他不好。”东宿道：“前日他送《阴鹭文》来时，我见了，果然满面善气，但未免人老了。寅兄你再想几个。”乔龄又想了一会，说道：“还有一个程希明，他的学问极好，做诗、做对子，人人都是央他的。他也挥金如土，人人都说是个有学问的好人。只是好贪杯酒儿，时常见他就有带酒的意思。”东宿道：“如此说人是极好的，但好酒就不算全好了。”乔龄道：“东乡有个秀才，叫林问礼，他本来有一只眼红红的，他母亲病歿，他就哭的把一只眼哭瞎了。”东宿道：“这真正是个孝子。但眇一目，如何陞见？待异日一定举他孝行，叫他沐那赐帑建坊的皇恩罢。”乔龄道：“秀才中再没有人人都夸的。”东宿道：“寅兄再想。”只见乔龄把手指屈了一回又一回，口中唧唧啾啾的打算，忽然说道：“忘了！忘了！这城东北黄河大堤边，有个秀才叫黄师勉。弟兄两个，有一顷几十亩地。他哥要与他分开，他不愿意，他嫂子一定要分。他哥分了大堤内六十亩地，他分的也不知在那个庄子上——前日他们也对我说过，我忘了庄名。前五六年头里，黄河往南一滚，把他哥的地都成了河身，他哥也气的病死了。这黄师勉把他嫂子、两个侄子，都承领过来养活，只像不曾分一般。前日我做生日时节，满席上都说他这宗好处。这人极好的品格。”东宿叹口气道：“如今世上，断少不得的是这个钱。这黄师勉不论产业，抚养孀嫂孤侄，也就算人伦上极有座位的人了。但只有五六十亩地，如何当得这一个保举哩？”乔龄道：“可也是哩。别的没人了。”东宿道：“就我所见，前日在谭忠弼席上，那个娄某极像是个正经妥当人。”乔龄道：“不说起他来不恼人。他原是北门内一个庄农人家。他进了学，考了几个一等，东乡有个门生叫李瞻岱，就想请他教书。他偏自抬身分不肯去。

李瞻岱来学中还备了一分礼，央前任寅兄与我，说：‘二位老师，一言九鼎。’谁知娄昭不肯去也罢了，他还推到他哥身上，说是他哥不叫他去。既不出门，如何又成了谭宅先生？所以前日在席上，我没与他多言，寅兄你是不觉的。只是我是个忠厚老师就罢了。”东宿道：“或者娄某不愿意与李瞻岱教书，或是别有隐情，寅兄也不必恁的怪他。这也不说。到底这圣旨保举的事情，毕竟怎样办方好？要上不负君，下不负知人之明才好。寅兄你再想想贡、监中人。”乔龄道：“监生们都是好与堂上往来的，学中也不大知道。若说贡生，这拔贡就是沈文焯、谭忠弼，一个府学、一个县学。副榜贡生是孔述经，上科又新中了一个赵珩。谭孔是寅兄见过知道的。沈文焯也是个极好的人，他儿子沈桢，也进了学，才十六七岁，自己不知保养，弄出一身病来，送学时也没到，过了十来天，就送了一张病故呈子。他如今思子念切，也难保举他。赵珩中副榜，才十八岁，听说他门儿不出，整日读书哩。太年轻，也去不的。”东宿道：“看来还是谭忠弼、孔述经罢。”乔龄道：“待祭祀时，看秀才们怎么举动，咱心里只商量个底稿儿罢。”

且说过了些时，到丁祭五更时，荆堂尊、周陈两学师、汪典史，俱各早到。合学生员齐集，各分任职事。正献、分献已毕，周陈同邀荆堂尊明伦堂一茶，荆堂尊道：“本当领二位先生的教，弟还想与众年兄商量栽树挡黄河飞沙压地事，不料西乡的报了一宗相验事体，回衙就要起身，改日领教罢。”送出櫺星门，荆公上轿而去，汪典史也一揖上马随的去了。

二位学师回到明伦堂，银烛高烧，众生员望上行礼，二位老师并坐。这书办单候点名散胙帖，将生员花名册放在面前。东宿道：“且慢。”因向众生员道：“今日年兄们俱在，有一宗关系重

大最要紧事，商量商量。昨年喜诏上覃恩，有保举贤良一条，正是学校中事体，如今延了多时，尚未举动。昨日堂尊有手札催取，再也迟延不得。今日群贤毕集，正当‘所言公则公言之’。”只见众生员个个都笑容可掬，却无一人答言。东宿又道：“开封为中州首府，祥符又是开封的附郭首邑，这是断不能阙的。况且关系着合县体面，合学光彩，年兄们也不妨各举所知。”只见众秀才们唧唧啾啾，喉中依稀有些音；推推诿诿，口中吞吐无语。乔龄道：“喜诏初到时，倒像有个光景，如何越迟越松？”原来秀才们性情，老实的到官场不管闲事；乖觉的到官场不肯多言；那些平素肯说话的，纵私谈则排众议而伸己见，论官事则躲自身而推他人，这也是不约而同之概。且说秀才中程希明见不是光景，遂上前打躬道：“这宗事，若教门生们议将来，只成筑室，不如二位老师断以己见。老师公正无私，人所共知，一言而决，谁能不服？”这周东宿是将来做黄堂的人，明决果断，便立起身道：“我到任日浅，无论品行不能尽知，即面尚有许多未会的。但到任之后，这谭年兄忠弼的善行，竟是人人说项，所以前日与陈寅兄送匾奖美他。这一个可保举得么？还有孔年兄述经，他是我的同年，素行我知道，众位年兄更是知道的。这一个也保举得么？”乔龄道：“他两个家里方便，也保举得起。这也是很花钱的营生。”只见众生员齐声都道：“老师所见极确，就请一言而决。”东宿道：“还要众年兄裁处。”程希明道：“若要门生们裁处，要到八月丁祭，才具回覆哩。”东宿也笑了，因吩咐书办道：“你先点明四个斋长，增生、附生学首。”那书办点名道：“四斋长听点：张维城，余炳，郑足法，程希明。”四斋长俱应道：“有。”书办又道：“增首、附首听点：增生苏需呀，附生惠养民呀。”二人亦应道：“有。”东

宿道：“六位年兄，我就把保举贤良事体，托与你六位办理。呈词要‘四六’，事实清册要有关体要话才好。”六位道：“遵命！”张类村便向五位道：“今日之事，乃是朝廷鸿恩，老师钧命，目下便要办理，若待后日约会，恐怕在城在乡不齐，今日就到舍下办理。”乔龄笑道：“说得很是。我除了年兄们领的胙肉，还着门斗送猪腿、羊脖去，张年兄好待客。这可不算是我偏么！”程嵩淑道：“门生既然受胙，还思饮福。”乔龄道：“昨日备的祭酒，未必用清。我就叫门斗再带一罐儿酒去。”程嵩淑道：“老师既赐以一罐之传，门生们就心领神会。”东宿忍不住笑道：“舌锋便利，自然笔锋健锐。”说话时天已大明，日色东升，只得点名散胙帖。点到林问礼、黄师勉，东宿又极口奖美安慰了一番。丁祭事完，张类村就邀五位到家去，办理呈词清册。

却说娄潜斋本年仍坐了谭孝移的西席，这日明伦堂上亲见商量保举耘轩、孝移的话，的是正人居官，君子道长。回到碧草轩中，欲待要将这信儿告于孝移，又深知孝移恬淡性成，必然苦辞；辞又不准，反落个欲就故避旧套。欲待不告孝移说，这保举文移，还得用钱打点，用钱不到，还弄出申来驳去许多的可厌。又想到若不早行打点，孝移知道保举信儿，必然不肯拿出银子，有似行贿，反要驳坏这事。然行至而名不彰，又是朋友之耻。踌躇一番，忽然想起一个法儿。

到次日，叫蔡湘道：“你到前院叫王中，并请账房阎相公同来，有话商量。勿令你大爷知道。”蔡湘领诺。不多一时，王中从后门过来，阎相公从胡同来。二人到了，潜斋引至厢房坐下。阎相公道：“前日来看先生，先生那日回家去。”潜斋道：“适有小冗失候。”王中道：“今日娄爷连小的也唤来，有何事商量？”潜

斋道：“年前喜诏上有保举贤良方正的皇恩，昨日祭祀时，二位老师与合学相公商量已定，要保举你大爷与文昌巷孔爷两个。就是商量这事。”王中道：“孔爷只怕保举不成。”潜斋道：“怎的？”王中道：“前三日内，小的往孔宅，为铺家商量刷印《文昌阴鹭文》，听说老太太病重。”潜斋道：“天违人愿，竟至如此！你且说你大爷这件事，该怎样料理？”阎相公道：“这是恭喜的事，还有甚么搅手么？”潜斋道：“搅手多着哩。你没见前日送匾时节，若是别人就不知怎样的喜欢荣耀；你看前日虽是摆席放赏，他面上不觉爽快。如今这宗事，上下申详文移，是要钱打点，若不打点，芝麻大一个破绽儿，文书就驳了。王中哩，你大爷他原不是惜费的人，但叫他出这宗银子打点书办，他那板直性情，万不肯为。”王中道：“我大爷是这样性情。”潜斋道：“我如今请阎相公来，大家商量，预先打点明白，学里文书申起去，只要顺手推舟，毫不费力。你大爷想不应时，生米已成熟饭。”王中道：“这个极好。但不知怎么摆布？师爷说与小的，小的只照道儿描。”潜斋问阎相公说：“如今账房有银子么？”阎相公道：“有。昨晚山货街缎铺里送了房银八十两，还没上账哩。”潜斋道：“这笔账就不必上。阎相公，你同王中先拆开五十两，去衙门办理。日后算账时，开销一笔，就说是我的主意。”阎相公道：“先生既然承当，就到临时开销。”潜斋道：“你两个同去料理。”阎相公道：“我的口语不对，如何去得？”原来这阎相公名楷，是关中武功人，随亲戚下河南学做生意，先在宝兴当铺里写票，后来有人荐他谭宅管账。每年吃十二两劳金、四季衣服。为人忠厚小心，与孝移极合。所以说他的口语不对。王中道：“如今银子是会说话的。有了银子，陕西人说话，福建人也省得。”潜斋大笑道：“这事办的

成了。”阎相公也笑道：“端的怎个办理法？这文书要过那几道衙门？”潜斋屈指道：“学里，堂上，开封本府，东司里，学院里，抚台，这各衙门礼房书办，都要打点到。我也不知该费多少，总是五七十两银子，大约可以。你两个见景生情。”王中道：“干大事不惜小费。只是我大爷心里不耐烦些，师爷只一言，我大爷就没的说。”潜斋道：“自然如此。”

二人起身往前账房，拆开整封五十两，又封成十数个一两、二两、三两、五两、十两、八两的小封。到了次日，径投祥符学署。见了书办，说明原由，与了二两一封。那书办说：“呈子清册未到。这宗好事，总是学的光彩。不过呈子今晚到，明日早晨就到堂上。我自在心，不劳挂牵。”又与了胡门斗一小封，门斗说：“程相公有了酒，才是慢事哩！这话是丁祭日说的，如今好几天，还不见呈子。我如今去南马道催张相公去。”二人到县衙，寻着礼房经承。背地与了个人情，那书办说：“这是咱县一件很好事，我们也是有光的。只是谭乡绅学里文书未到。文书到时，发了房，我们即速传稿，加上禀帖，催出看语，连夜写细，不过一天就到府太爷那边。”及见了府里礼房，背地过了人情。初犹嫌少，及至添够，书办心肝道儿，这府礼房与县礼房话儿如出一口。王中出了府衙，路上笑道：“阎相公，你的口语不对，他府县两房口语怎恁的对，一字不错！”阎楷亦不觉大笑。

到了次日，二人径投布政司来。走到上号门边站下，只见上号吏身也不动，手也不抬，但慢声儿问道：“有甚么话说么？”阎楷道：“是一角文书。”上号吏道：“几日过来的？”阎楷道：“还未申过来哩。是一角保举贤良方正的文书。”上号吏就站起来道：“那县的呢？”阎楷道：“就是祥符。”上号吏道：“在城在乡？”阎

楷道：“萧墙街谭乡绅。”上号吏道：“你怎的是上边人口语？”阎楷道：“我是那里账房里相公。”上号吏听说是保举文书，早知道谭宅是个财主，来的又是管账的相公，觉着很有些滋味儿，便笑道：“失迎！这不是凳子么，二位请坐下说话。我问你，文书到府不曾？”阎楷道：“还不曾到县。俺们先来照应照应。”上号吏道：“咱们这里不住有老爷们来往，不便说话。我在相国寺后街住，门前有个五道将军庙儿，你二位明日到那里说话。”又叫管茶的送两碗茶来。说话间，只见一个人手中拿一个手本，说道：“汝宁邓太爷到了。”上号吏道：“你们且躲一躲，明日我在家恭候。——我所以说这里不便说话。我姓钱，你们记着。”二人去了。

等到次日，径来相国寺后街五道庙前寻这钱书办。见一个担水的，问道：“这那是钱老师家？”担水的道：“那庙东边，门里头有个土地窑窝儿便是。”二人径进门来。只见那钱书办在院里刷皮靴。一见二人，丢下刷子说道：“候的已久。”让进房里坐。只见客室是两间旧草房儿，上边裱糊顶棚，正面桌上伏侍着萧曹泥塑小像儿，满屋的都是旧文移、旧印结糊的。东壁贴着一张画，是《东方曼倩偷桃》。西墙挂着一条庆贺轴子。一张漆桌，四把竹椅。连王中一齐让坐。叫拿茶来，一个小厮提了一壶滚水，这钱书办取一个旧文袋来，倾出茶叶，泡了三盖碗懒茶，送与二位，自己取一碗奉陪。说道：“前日少敬。”阎楷道：“不敢。”钱书办道：“前日的话，我还知道不清白，烦仔细说一说。”阎楷道：“原是敝东谭乡绅，名忠弼，本学保举贤良方正。文书到司日，不知是那位老师承办，我们先来恳过，有烦老师指引。”钱书办想了一想道：“是礼科龚师傅管的。你们如何能见他？他们是三个

月一班，进去了再不得出来。有话时，都是我们上号房传文书、传手本时带信的。但是谭乡绅这宗恭喜的事，不得轻薄了他，且是托人要托妥当。前日睢州有宗候选文书，把里头分资捐的歧差了，文书就驳回去。如今三四个月，还不见上来。”王中道：“怎么驳了？”钱书办道：“他们里头书办是最当家的。搭个签儿，说甘结某处与例不合，大老爷就依着他批驳。且莫说别的，就是处处合例，他只说这印结纸张粗糙，有一个字是洗写挖补，咨不得部，也就驳了。你说这几套印结，不是一个衙门的，却又有钤印骑压纸缝。这翻手合手，尽少说也得一两个月才得上来的。只他们书办也苦，领的工食，只够文移纸张、徒弟们笔墨；上头也有部费，院里对房也有打点。难说宗宗文书，是有分资不成？所以遇见这恭喜的事，必须要几两喜钱哩。”王中道：“分资也得多少呢？”钱书办道：“别州县尚没有办这宗事哩，大约比选官的少，比举节孝的多，只怕得三十两左近。若要有人包办，连大院里、学院里都包揽了，仗着脸熟，门路正，各下里都省些，也未见得。约摹着得五十两开外。我看二位也老成的紧，怕走错了门路，不说花费的多，怕有歧差。”这王中见他说的数目，与姜潜斋所说不甚相远，又在外走动了这几日，怕家主知觉，遂起身道：“我竟一客不烦二主，就恳钱老师包办何如？现今带了三十两，交与老师，如不够时，老师自己备上，我异日只请个现成，再送二十两。”钱书办道：“昨日在司里，你们一说萧墙街谭宅，那是前二十年与先父有相与的，所以我怕你二位走错了门路。今日邀在家里，也不怕你们笑话，只是说不出包办的话。你二位既是托我，我以实说，这大院里写本房还得五两。我不是要落哥的。你问弟姓钱，名叫钱鹏，草号儿叫钱万里，各衙门打听，我从来是个实

在办事的人。”阎楷见日已过午，怕东人账房说话，遂把腰里三十两银子取出，放在桌上，说：“这是三十两足纹，不用称。异日再送二十两来。既说与敝东是世交，一总承了情罢。”钱鹏道：“说到与先父‘相与’两个字，倒叫我羞了。也罢，也罢，我代劳就是。”于是二人起身，钱鹏送至门口，还嘱咐道：“公门中事，第一是要密言。”二人答道：“晓得。”一拱而别。

后来，果然办得水到渠成，刀过竹解。王中又送二十两银子，也不知钱万里实在用了多少。正是：

能已沉疴称药圣，善通要路号钱神；
医家还借岐黄力，十万缠腰没笨人。

第六回 娄潜斋正论劝友 谭介轩要言叮妻

话说阎楷、王中料理保举文书，连日早出午归，谭孝移也不涉意。忽一日，孔宅讣状到了，孝移不胜怆然。一是密友，又系新姻，且兼同城，刻下便叫德喜儿跟着，往孔宅唁慰耘轩，并替耘轩料理了几件仓卒事儿。

到开吊之日，备了牲醴之祭，与娄潜斋同到孔宅。早有学中朋友在座，张类村、程嵩淑亦在其中。大家团作了揖，序长幼坐下。少顷，张程便邀孝移、潜斋到对门一处书房坐。坐定时，类村道：“恭喜呀！”孝移道：“喜从何来？”嵩淑笑道：“‘四六’呈子做了半天，孝老还说不知道，是怕我吃润笔酒哩。”孝移见话头跷蹊，茫然不知所以。因问道：“端的是甚事？”嵩淑道：“早是皇恩上开着保举贤良科，原来谭孝老是不求闻达科中人。”孝移因问潜斋道：“端的是怎么的？”潜斋道：“前日喜诏上有保举贤良方正的一条，你知道么？”孝移道：“如何不知？”潜斋道：“祥符保举是谁？”孝移道：“不知。”潜斋道：“一位是孔耘轩，一位就是足下。”孝移道：“这是几时说起？”嵩淑道：“是丁祭日，老师与合学商量定，呈子清册，是我小弟在张类老家做的。可惜笔墨闕冗，不足以光扬老兄盛德。”孝移问潜斋道：“可是真的？”

潜斋道：“嵩老秉笔，还讨了老师一罐子酒，做润笔的采头。”孝移道：“这些时你如何不对我说一字儿？”潜斋道：“水平不流，人平不语。”嵩淑道：“我只怕酒瓶不满。”大家都笑了。孝移有些着急，说道：“我如何当得这个！我是要辞的。”张类村道：“这也是祖宗阴德所积，老兄善念所感，才撞着这个皇恩哩。”孝移道：“惭愧要死！一定大家公议，举一个实在有品行的才好。”嵩淑道：“公议的是孝老与令亲家。如今耘轩忽遭大故，你说该怎么办呢？”孝移见吊丧时不是说话所在，只得说道：“这事是要大费商量的。”

少顷，孔宅着人来请，至客厅坐定，摆开淡素席儿，护丧的至亲，替耘轩捧茶下菜。有顷，席终。孝移与潜斋一路回来，径到后院厢房坐下。孝移开口便埋怨道：“你我至交，为何一个信儿也不对我说？难说那日丁祭不在明伦堂上么？”潜斋道：“自从丁祭回来，你这几天也没到学里来，我如何向你说呢？”孝移道：“孔耘轩那边探病、吊丧，并没得闲。但这宗事，我是必辞的。”潜斋道：“‘辞’之一字，万使不得。这是朝廷上的皇恩，学校中的公议，若具呈一辞，自然加上些恬淡谦光的批语，一发不准，倒惹那不知者，说些将取姑与、以退为进的话头。”孝移道：“不管人之知不知，只要论己心之安不安。这铺地盖天的皇恩，忠弼岂肯自外覆载？但‘贤良方正’四个字，我身上那一个字安得好？论我的生平，原不敢做那歪邪的事，其实私情妄意，心里是尽有的。只是想一怕，怕坏了祖宗的清白家风，怕留下儿孙的邪僻榜样，便强放下了。各人心里，私欲丛杂的光景，只是狠按捺下罢了。如今若应了这保举，这就是欺君，自己良心万难过去。这是本情实话，你还不知道我么？”潜斋道：“动念便想到祖宗，这便

是孝；想到儿孙，这便是慈。若说是心里没一毫妄动，除非淡然无欲的圣人能之。你这一段话，便是真正的贤良方正了。”孝移道：“怎么潜老也糊涂蛮缠起来了？”潜斋道：“我并不糊涂蛮缠。我且问你，古人云：‘欲知其人，当观其偶。’这话是也不是？”孝移道：“是。”潜斋道：“且如今公议保举的，是你二人。你只说孔耘轩今日大事，他是个有门第、有身家的，若是胡轰的人，今日之事，漫说数郡毕至，就是这本城中，也得百十席开外哩。看他席上，除了至亲，都是几个正经朋友，这足征其清介不苟，所以门无杂宾。你路上对我说，孔耘轩这几日瘦了半个，全不像他。这岂不是哀毁骨立么？即如席上粗粗儿几碗菜儿，薄酒一二巡，便都起了。若说他吝惜，不记前日行‘问名’礼时，那席上何尝不是珍错俱备？保举他一个贤良方正，你先说称也不称？”孝移道：“耘轩真真是称的。”潜斋道：“知道耘轩称，那同举的就不消说。且说周老师到任时，你尚未曾见，他就来送匾。送匾后你只薄薄的水礼走了一走。这周老师若是希图谢礼的人，这也就已见大意了。他还肯保举你哩的，可见是公正无私了。”孝移道：“我心里不安，到底难以应承的。”潜斋道：“人到那事体难以定夺，难拿主意时，只从这祖宗心里想一遍，这主意就有了。此是处事的正诀。如府上先代曾做内廷名臣，近世又职任民社，你心里代想一想，是要你保守房田哩，是要你趋跄殿陛哩？”孝移也没嚷答应。潜斋又道：“你心里或者是现放着安享丰厚，比那做官还强哩。是这个主意么？”孝移道：“不然。古人为贫而仕，还是‘孝’字上边事；若说为富而不仕，这于‘忠’字上便没分了。况我也未必富，也未必就仕。只是一来心上不安，二来妻愚子幼，有多少挂牵处。”潜斋见话已渐近，说：“你上京时，我替你照料，

索性等荣归时交付你何如？”孝移道：“再商量。如今少不得静以听之罢。”又说些闲话，孝移作别回家。

且说学中接了张维城等呈子，批了准申，学书连夜走文到县。县中又接了孔述经丁内艰呈子，只得放下一个，单申谭忠弼一角文书到府。果然“舟子不费丝毫力，顺风过了竹节滩”。这些到府、到司、到院、到学院，各存册、加结、知会，自是钱万里的运用了，不用细说。迟了一两个月，外府州县保举的，陆续人文到省。那其中办理情节，各有神通，要其至理，亦不过是布政司验中共六个人，备文申送抚院。院里验看无异，批仰布政司给咨送部。

早有走报的，写了一张大官红纸，贴在谭宅大门。只见上面写着：“捷报，为奉旨事：贵府谭老爷讳忠弼，保举贤良方正，送部带领引见，府道兼掣擢用。”下边小字儿写着：“京报人高升、刘部。”无非索讨喜钱意思。王中到账房问阎相公讨了封儿赏了，那人欢欢喜喜而去。

迟了一日，这同保举的，写了五个年家眷弟帖儿来拜，留茶款待。到次日，孝移到各店、各下处答拜，遂送帖儿相请。到请之日，把学生们移在前庭里读书，把碧草轩打扫洁净，摆酒两桌。须臾投了速帖，五位客各跟家人到了。序齿而坐，潜斋、孝移相陪，杯觥交错。有说展布经纶有日的，有说京都门路熟串的，有说先代累世簪缨的，有说资斧须要多带的，大家畅叙了一日。管家人自有王中看待。日晚席终，各回下处去。

那一日王中正在大门看乡里佃户送新麦，只见钱万里满身亮纱，足穿皂靴，跟着一个小厮儿，夹着一个黄包袱儿，摇摇摆摆到了。向王中一拱道：“恭喜！恭喜！到宅里说话。”王中让至

账房，阎相公起身相迎，为礼坐下。钱万里开口便说道：“我今日来送部咨来，我前日说话错不错？”王中道：“承情！承情！”钱万里道：“烦请谭爷出来，好叩喜。”王中道：“出门拜客去了，回来说罢。”钱万里叫小厮拿过包袱，一面解一面说道：“咨文是昨日晚鼓发出来的，我怕他们送来胡乱讨索喜钱，没多没少的乱要，所以我压在箱子里，今日托了个朋友替我上号，我亲自来送哩。”恭恭敬敬把咨文放在桌上。王中道：“自然有一杯茶仪，改日送上。”钱万里道：“不消，不消。我见你事忙，我也有个事儿。今日晌午，还随了一个三千钱的小会，还没嘎纳，我要酌度去。还要送这五位乡绅的咨文。”王中是办过事体的人，便说道：“不用别处酌度。”向阎相公道：“房中有钱没有？”阎楷道：“有。在里间抽斗里。”王中便走到里间，取出三千钱，说道：“这个纳会够么？”钱万里道：“够了，够了。凑趣之极，异日我实必还到。”王中道：“何用再还？”钱万里道：“必还，必还。”叫小厮把钱收了，告辞起身，说：“我去送这五角咨文去。”王中道：“他们寓处都知道么？”钱万里道：“我在号簿上抄明白，带在顺袋里。”于是送出大门，钱万里大笑道：“异日做了宅门大爷，我要去打抽丰去，休要不认哩穷乡亲。”王中笑道：“岂有此理。”一拱而别，依旧摇摇摆摆往东去了。

王中看完了麦，叫佃户一一到账房说明，阎相公上账，打发吃饭去。于是拿着咨文，走到后边来说。孝移看了封皮，朱印压着年月，写着“咨呈礼部”。又有一个红签儿，一行小字：“祥符县保举贤良方正拔贡生谭忠弼咨文。”孝移吩咐：“仍送账房，交与阎相公，锁在箱里。”

且说钱鹏将五角咨文，分送五位乡绅。这五位一同约会来谭

宅，一来辞行回家，二来就订上京之期。次日早饭后，一同到了碧草轩。这娄潜斋恭身让坐，三个学生也作了揖。孝移知道客到，急出相见。即叫德喜儿去后宅讨了十二个碟儿，烘酒与客小酌。这五位因说上京之期，有说如今即便起身，要到京上舍亲某宅住的；有说天太热的；有说店中壁虫厉害的；有说热中何妨热外的；有说臭虫是天为名利人设的；有说秋凉起身的；有说秋天怕雨多，河水担心的；有说冬日起身的；有说冬日天太冷的；有说冷板凳是坐惯了，今日才有一星儿热气儿，休要叫冷气再冰了的。说一会，笑一会，众口纷喙，毕竟上京日期究无定准。潜斋道：“弟倒有一个刍蕘之见，未必有当高明。即如河南，喜诏到了大半年，如今才办就咨文。那滇、黔、闽、粤地方，未必办的怎样快。即令目今人文俱妥，他上京比咱河南路又远了两三个月。礼部办这宗事，或者汇集天下各省人文到部，方好启奏引见，未必是一省到就启奏一省的。即令分省各办，诸公到京，一齐投咨，也不致等前等后。不妨诸兄各回家，来年到省中，过了灯节，正好上京，又不热，也不太冷，不怕河，也不怕壁虫。未知诸公以为何如？”从来读书人的性情，拿主意的甚少，旁人有一言而决者，大家都有了主意。因此众人都道：“娄年兄所见极是，即此便为定准。”吃完了一同起身。娄谭送至胡同口，大家一揖而去。

却说光阴似箭，其实更迅于箭；日月如梭，其实更疾于梭。不觉夏末即是秋初，秋梢早含冬意。孝移吩咐王中叫泥水匠，将东楼后三间房儿断开，开了一个过道。那三间房，原是王中夫妇住的，又垒了一道墙，自成一个小院子。从后门进来，一直从过道便到前客房了，不须从楼院里穿过。整理停当，天寒飘下雪花儿，住了工程。这孝移在楼下坐，吩咐赵大儿热一杯酒儿，叫王

氏取几个果子、海味碟儿下酒，说道：“天冷，你也吃几杯儿。”王氏道：“你从来是不好在家吃酒的，怎的今日又叫我陪起你来？”孝移道：“天气甚冷，大家吃一钟儿，还有话说。”王氏道：“你只管说，我听着哩。我不吃酒。”孝移道：“我有事托你，你吃一钟儿，我才说哩。”王氏只得坐在炉边，赵大儿斟一钟先递与家主，次递与王氏。孝移笑道：“我不亲奉罢？”王氏道：“从几日这样多礼，不怕大儿们笑话？”孝移道：“不妨。”两人各吃了一杯。孝移道：“你知道我把东楼后开一个过道，是做嘎哩？”王氏道：“改门换户，由你摆布。谁管着你哩。”孝移道：“明年娄先生我留下了，单等我从京里回来，才许他去哩。”王氏道：“娄先生是好先生，留下极好。”孝移喜道：“是么？”王氏道：“留先生你对我说怎的？”孝移道：“明年我不在家，不对你说对谁说？这东边过道，是叫娄先生来往吃饭，往客厅的道路。”王氏道：“邓祥在学里做饭，伺候极便宜，又怎么换成家里吃饭哩？”孝移道：“一来邓祥我要带他上京，二来先生在家吃饭，连端福儿、小娄相公一桌，下学就到家里，吃了饭就到学里，晚间先生就在东边套房里住，读一会书，端福儿来楼上跟你睡。你说，好不好？”王氏道：“孩子们读一天书，全指望下学得一个空儿跑跑，你又叫先生不住气儿傍着，只怕读不成举人、进士，还要拘紧出病来哩。”孝移道：“你只依着我说，不得有病。还有一句话，亲戚们有事，近的叫端福走走，不可叫他在亲戚家住；远的叫王中向阎相公讨个帖儿，封上礼走走。我不在家，孩子小，人家不责成。”王氏道：“譬如东街他舅他妗子生日，这也叫王中去罢，人家不说咱眼中没亲戚么？”孝移道：“同城不远，端福儿岂有不去之理。”王氏道：“别的我不管，不拘谁去，人家说不着我。”孝

移道：“还有一句话，日色晚时，总要叫端福儿常在你跟前；先生若回家住几天，你只要无早无晚，常常的见端福儿。这城市之地，是了不成的。你不懂的，你只要依着我说。”王氏道：“你从江南回来那一遭儿，我懂的了。我记着哩。”孝移道：“记着好。”王氏道：“还说嘎不说？”孝移道：“我这番上京，朝廷的事，不敢预先定准，几个月回来也不敢定，就是一二年也不敢定。只要照常记着：总是离了先生，休叫他离了你。”王氏笑道：“我的孩子，我一会儿不见他，我就急了，何用你嘱咐？你醉了，把酒撤了罢。”

只见端福儿下晚学，抱着几本子书回来了。王氏便叫道：“小福儿，你爹明年上京，叫你总不许离了我，你可记着。”端福儿是聪明人，便说道：“我只无事不出门就是。”王氏道：“你爹许你往你姪子家去，别的亲戚，都是王中去的。——我且问你，王中你不带他上京么？”孝移道：“家中我打算了，家中再少不得他。”王氏道：“他到京里，只怕也不行。他是个拗性子人，只好在家守着前院里。前院里无人，他与阎相公倒好，整日不出门。他那性子，出不了远门。我记的前五六年头里，后胡同里卖耍货的敲锣儿响，小福儿要出去看，我引他到后门儿上。人家担了一担鬼脸儿、小泥老虎、小泥人泥马儿。端福要鬼脸儿耍，他从胡同口来，我说：‘王中，你与他两个钱，买个鬼脸儿。’他却给与人家四个钱买了个砚水瓶儿，还说那鬼脸儿耍不得。端福又一定要鬼脸儿，他倒对人家说：‘放着四个钱不卖，再迟一会儿换成鬼脸，你只卖两个钱儿哩，快走罢！’人家果然挑起来走了。气的小福儿乔叫唤一大场，我恨的没法哩。他若是到京里，使出那怪性子来，不怕你同行的官儿们笑话么？”孝移忍不住笑了，叹

口气道：“我正是这样打算，所以不带他上京去。”说罢上灯，端福儿读了十来遍书，大家都睡。真正是：

万里云烟阻碧岑，良朋久阔梦中寻；
同床夫妇隔山住，村妪怎识智人心！

第七回 读画轩守候翻子史 玉衡堂膺荐试经书

话说乌兔相代，盈昃互乘，旧岁尽于除夕，新年始于东皇，果然爆竹轰如，桃符焕然。这正是老人感慨迟暮之时，为子弟的要加意孝敬；幼童渐开知识之日，作父兄的要留心提防。一切元旦闲话放下。单讲过了新年，将近灯节，这五位保举的陆续进省，叩拜新春外，早已约会二十日黄道天喜，起身赴京。这孝移的邻舍街坊、至亲好友都来饯行。旧友戚翰林及兵马司尤宅，各送进京音信。

又一日，是赁住谭宅房子的客商，有当铺、绸缎铺、海味铺、煤炭厂几家，都相约抬盒备赆，荣饯云程。酒席中间，绸缎铺的景相公道：“咱号里掌柜邓四爷，新从屋里下河南来，坐了一顶好驮轿。谭爷上京，只要到骡马厂叩几头好骡子，将驮轿坐上，又自在，又好看。”孝移道：“车已是雇觅停当，盛情心领罢。”当铺宋相公道：“景爷说的不差，行李打成包子，棕箱皮包都煞住不动，家人骑上两个骡子，谭爷坐在轿里，就是一个做老爷的采头。”孝移笑道：“同行已有定约，不便再为更改了。”说完，席终而去。

十七日娄先生上学。十九日王中打点行李，装裹搭囊，账房

算明，带了三百两盘缠，跟的是厨子邓祥并德喜儿。晚上到祠堂祝告了上京原由，拈香行礼已毕，回到楼下。王氏安置酒席一桌饯行。孝移坐下，唤德喜儿：“叫王中来。”王中来到，孝移道：“你的话，我明日到路上说。你可打算行李，休遗漏下东西。”王中道：“明日要送到河上，看过了船回来。”孝移道：“是了，你去罢。”王氏满斟一杯，放在孝移面前，叫端福儿放箸儿。王氏开口便道：“去年吩咐的，我一句一句都记着哩，不用再说。你只管放心，我不是那不明白的人。”孝移笑道：“你明白才好。”又向端福儿道：“你凡事要问你先生。休要在你娘跟前强嘴，休要往外边去。”端福儿道：“知道。”又吃了几杯，赵大儿收拾家伙，都睡了。

到了次日黎明，合家都起来，车夫催着上行李，说：“那五辆车都走了，约定今晚一店住哩。”娄先生与隆吉等已从过道里过来，到前门看行。王氏送至二门，见先生与阎相公们俱在门前，便回去了。端福就与娄朴站在一处。孝移将上车时，向潜斋深深一揖道：“吾家听子而行，更无他恳。”说完上车而去。王中牵马，与邓祥、德喜儿跟着。只听德喜儿叫道：“大爷叫王中在车，邓祥骑马。上了船，才叫王中骑回马去。”于是王中上车，孝移直吩咐了四十多里话。到了黄河沿，王中下车，将车运在船上。主人上船，叫王中道：“你回去罢，小心门户，照看相公读书。万不可有慢师爷。”须臾开船，王中牵马北望，却有些惨然不乐。直等得船行远了，认不得那个布帆是主人船上的，方才骑马而归。

却说谭孝移渡了黄河，夜宿晓行。过邳郡，历邢台，涉滹沱，经范阳，到良乡住下。收了一个长班，手本上开张升名子，就店内送了盒酒，磕下头去。孝移道：“起来说话。”问道：“你叫张

升么？”班役道：“小的叫张法义，因伺候老爷们上京，都是指日高升，这个张升名子叫着好听些。小的不敢动问，老爷是高迁那部功名的？小的好便宜伺候。”孝移道：“是保举贤良方正。”张升道：“这是礼部的事，将来还要到吏部哩。老爷天喜，小的伺候也是极有光彩的。只是要费钱，处处都是有规矩的，老爷必不可惜费。那是不用小的回明的话。”孝移道：“原不惜费，只要用之有名，各得其当就是。”那张升虽口中答应道：“老爷吩咐极是。”无奈心中早悄悄的写下一个“迂”字。孝移又问道：“这良乡到京还有多远呢？”长班道：“六十里。”孝移道：“明日再起五更，傍午可以进京。”长班道：“明日日落时进京，就算极早。”孝移道：“有甚么担阁呢？”长班道：“过税。”孝移道：“带的东西该过税，就上几钱税用。不过开開箱笼，验看物件，我们再装一遍，有甚延迟？”长班道：“嘻！要验箱子却好了。那衙役小班长，再也是不验的，只说赏酒饭钱，开口要几十两。这个饭价，是确切不移的。要不照他数目，把车儿来一辆停一辆，摆的泥屐儿一般。挨到日落时，要十两给他八两，也就行了。若说是个官员，一发他不理。俗言道：‘硬过船，软过关。’一个‘软’字，成了过关的条规。”孝移道：“明日随时看罢。”

到次日五更鸡唱，大家一齐起来。一主两仆，一班役，一车夫，齐望大路赶赴京城。到了午刻，抵达税务所在。果然不验箱笼，不言税课，只以索饭钱为主。班役同德喜、邓祥，见了管税的衙役小马之辈，一口咬定二十四两。回来禀与主人，说：“税上着实刁难。”孝移吩咐送银十六两，以合说十两与八两之数。班役袖着银子，藏过两个镲儿，交与税桌十四两。那小马儿仍然不肯依。但欲壑已满了八分，也就渐渐收下。班役回来，催车夫起

身，仆役还唧唧啾啾怨恨税役。孝移道：“小人贪利，事本平常，所可恨者，银两徒饱私囊，不曾济国家之实用耳。”

马走如飞，一直进了城门。先寻一处店房，叫做“联升客寓”，孝移休沐两日。但店房中乃是混乱杂区，喧阗闹场，孝移如何支持得住？因命班役另寻一处清静房宇，到第三日搬运迁移。果然在悯忠寺后街上有一处宅院，第一好处两邻紧，不怕偷儿生心，这便是客边栖身最为上吉要着。孝移进院一看，房屋高朗，台砌宽平，上悬一面“读画轩”匾，扫得一清如水。院内两株白松，怪柯撑天；千个修竹，浓荫罩地；十来盆花卉，含蕊放葩；半亩方塘，有十数尾红鱼儿，衔尾吹沫。顿觉耳目为之一清。及上的厅来，裱糊的直如雪洞一般，字画不过三五张，俱是法书名绘，几上一块黝黑的大英石，东壁上挂一张大瑶琴，此外更无长物。推开侧房小门，内边一张藤榻，近窗一张不髹漆桌儿，木纹肌理如画，此外，两椅二兀而已。孝移喜其清雅，口称：“好好！”这些铺床叠被、安筇顿几的话，何必琐陈。当晚睡下。

次日起来，梳盥已毕。只见长班走来禀道：“老爷居住已妥，这拜客投文各样事体，须得陆续办来。老爷乡亲旧友，或是某部某司，翰、詹、科、道，开与小的一个单子，小的都是知道寓处的极好；就有不知道的，不过一个时辰就访的出来。至于部里投文，小的也查问确实。这开单子拜客，是老爷的事；打点投文，是小的的事。”孝移道：“我的亲友，你如何一时便知？”长班道：“小的们胸藏一部缙绅，足踏千条胡同，有何难知难问？至于书办，小的们也怕他——怕上了他们的当。”孝移道：“今日乘便先拜主人，回来开单子与你。你且说这主人翁是怎的一个人？”长班道：“这是柏老爷房子。这老爷名唤柏永龄，是累代一个富户。

这位老爷，当年做过司务厅，后来又吏部。为人极是好的，专一济贫救厄，积的今年八十多岁，耳不聋，眼不花。总是一个佛心厚道的人。老爷要拜他，小的先为传帖。”孝移叫德喜儿取出护书年家眷弟帖，并土物四事，付与张升。

一路出的院门，转个弯儿就到柏公门首。看门的乃是一个半痴半跛的五十岁老奴。班役高声说道：“有客来拜，这是帖儿，传进去。”老奴扭嘴道：“我不管。”班役向腰中摸出十个钱，递到手里，说道：“这是你的门包。”老奴啞的笑道：“爷在厅院，跟我来，不怕狗咬。”原来二门内锁着一只披毛大狮子狗，老奴抱住狗头，说道：“你们过去罢。他不敢咬，我蒙住他的眼哩。”班役执帖，孝移随着。德喜儿抱着土仪，躲着狗，也过去。班役见柏公说道：“谭老爷来拜。”柏公也猜着是新住的客，手执拐杖相迎。谭孝移一看，乃是黄发皱面，修髯弯背，一个寿星老头儿。谭孝移进厅为礼，那老者却杖相还，两人互相谦抑，仅成半礼。柏公又谢了厚赐，分宾主坐下。这边是高声说些“居停异地，还得打搅数月”，那边说“草榻栖贤，只恐有褻起居”。柏公唤茶，只见一个垂髫婢女，一盘捧着盖碗茶，在闪屏边露着半面。柏公叫道：“虾蟆接茶来。”那老奴方舍了狗，道：“你敢动么！”站起身子，一颠一颠上厅来。接盘在手，分宾主送讫。茶毕，即行起身。一送一辞，老奴仍自抱犬，柏公仍自携杖，送至大门而别。一来交浅，本无深言，二来一个聋瞶老翁，孝移亦不肯令其疲于睹听。

回至读画轩，班役便催写拜客单儿。孝移道：“明晨拜客，不过两个地方，不用开单。待我晚上寻思，再酌度。”班役道：“老爷到京办理功名，贵省在京做官的极多，各处投上个帖儿，也是

一番好拉扯，为甚的只一两处？”孝移道：“我只拣实有相与的走走，别的不敢妄为举动。有翰林戚老爷，那是旧日同窗，极相好的。有兵马司尤老爷，是同街乡邻，也极相好。我带着他两家平安家信，这是一定要拜的。至于别的老爷，我却知道他的官爵，他全不晓我的姓名，如何敢去？如何肯去？我想明日先不拜客，我有一处地方，一定先要到。”班役问道：“何处？”孝移道：“要到鸿胪寺衙门。”班役道：“拜客是到各位老爷私寓，没有上衙门拜客的理。”孝移道：“不是拜客。先人曾做过鸿胪寺，虽隔了数辈，到底是先人做过官的地方，一定该望望。原是后辈儿孙一点瞻依之心。”长班道：“老爷说的很是。”

到了次日，长班早饭后来了，邓祥套车已定，孝移上了车，德喜跟着，直进正阳门，上鸿胪寺来。长班引着进了角门，到大堂看了匾额。孝移自忖道：“先人居官之地，后代到此不过一看而已。这个不克绳祖的罪过，只有自己明白，说不出来。”因此一心只想教子读书成名，以干父蛊，别个并无良策。出了鸿胪寺，径坐车回寓。及至到了花园，日色下午。柏永龄差人送伏酱一缶、腊醋一钵、下饭咸菜四色，以表东道之情。德喜与了来人赏封而去。

次日晨后，班役随买了手本，孝移写了拜名，径上戚翰林寓处。班役领车到门首，投了手本。管门的说道：“内边会客哩，把老爷的帖收了，客去就请会。”岂知戚公看见同乡的厚友名帖，飞风出迎，只听得走的响，说道：“请！请！请！”一径接住，便拉住孝移袖口，口中说着：“几时进京？”脚下已过了几重门限。上的厅来，孝移见厅上坐着一位青年官员，戚公便道：“这是复姓濮阳的太史老先生。”孝移忙为下礼，濮阳太史慢慢的答了半揖。

这孝移方与戚公为礼。戚公让孝移坐了陪位。濮阳公问道：“这位尊姓？”戚公代答道：“这是敝乡亲谭公，表字孝移。”濮阳公诺了两声，仍向戚公道：“适才没说完。我们衙门，向日前辈老先生馆课，不过是《昭明文选》上题目，《文苑英华》上典故。那些老先生们，好不便宜。如今添出草青词，这馆课大半是成仙入道的事。即如昨日，掌院出的是‘东来紫气满函关’，即以题为韵。向日也只说是老子骑牛过函关，昨晚查了一查，方知坐的是薄甚么……甚么车？”戚公便向孝移道：“孝老说一说，是薄甚么车？”这孝移天性谦恭，怎敢在太史公面前讲学问，俯躬答道：“不甚晓得。”这戚公见濮阳光景，心中颇觉不耐，又向孝移道：“当日同窗时，你就是我行秘书，有疑必问，你宗宗儿说个源源本本。今久不见面，又不知如何博雅哩。的确老子所乘是甚么车？”孝移踌躇答道：“仿佛是薄牵之车。”濮阳公答道：“是了。”又问：“牵是个甚么东西？”孝移道：“像是如今席棚子，不知是也不是？”濮阳公道：“领教，领教。”忽的站起身来，说道：“本欲畅谈，争乃敝衙事忙，明日建醮，该速递草青词稿。幸会，幸会。”一面说，一面走。二人起身相送。濮阳公辞了远客，单着戚公送出大门而去。

戚公回来，孝移方才袖中取出戚宅平安家书，说了府上一切清泰的情形。孝移方欲告辞，戚公那里肯放，即留过午。因说道：“弟之所学，远逊于兄，幸列科名，更尔偶叨清选，真正自惭疏陋。想着告假回籍，得以林下课诵，少添学业，再进京不迟。如这濮阳公，二十岁得了馆选，丰格清秀，资性聪明，真可谓木天隽望。不知怎的，专一学了个不甚理人，不知人家早已不理他。”孝移闻说，心中却动了一个念头：“人家一个少年翰林，自己任

意儿，还以不谦惹刺；我一个老生儿子，还不知几时方能进个学，若是任他意儿，将来伊于胡底？”口中不言，已动了思归教子之念。

过午已毕，略叙一会，即辞归寓。次日，又拜兵马司尤公。尤公适有闲时，急紧接入内书房。看了家书，这久别渴慕、细问家况话头，一笔扫过。尤公便问道：“今日还拜客与否？”孝移道：“已拜过戚老爷。别个素昧平生，何敢唐突。”尤公道：“甚好！甚好！这些京官，大概都是眼孔大的，外边道、府、州、县，都瞧不着。有知窍的进京来，若有个笔帕之敬，自然礼尚往来；若白白说些瞻依昵就话头，就是司空见惯矣，不如称正平怀刺漫灭罢。老学兄天性恬淡，自然不走热闹场儿，可敬之至！”孝移道：“尚有宋门汪荇洲，俺两个是同案进学，今做京官，若不看他一看，怕惹他心里怪。”尤公道：“不怪，不怪。他是有名不理乡党的，专一趋奉大僚。大凡援上者必凌下，何苦惹他？你去投个帖儿，不过是谨具‘清风两袖’，他的回帖也就‘瞰亡而投’。”孝移轩渠大笑。尤公留吃午饭，口嚼本乡之味，耳听关切之谈，却是客况中第一个大快景。

傍晚回到柏公花园，下车到了读画轩。长班稟辞，又问道：“老爷看丰台不看？”孝移问其所以，长班道：“丰台在这城外西南角，离此只六七里。那是种花所在，有一二十个花园，百样花草俱有。如今芍药正开，老爷看看何如？这个路，可以坐自己的车，回来进彰仪门。”孝移应允，德喜、邓祥俱有喜色。

次日吃了早饭，果齐赴丰台。时值芍药将开之候，天气有些热了。孝移遍看亭台园篱，泉涓木欣，春花争放光景，却也甚饶清兴。买了市中几碗儿茶，吃了点心。这仆役三人也沽了两瓶帘

儿酒，热的棉衣都沾了汗。说要回转，长班引着，偎城边道儿，上彰仪门来。

原来长班有个同伙，在彰仪门，他要寄个信息到良乡去，故迂两三里路儿，从这里回来。这一路绀宫碧宇，古柏虬松，亦复不少，煞甚好看。及到彰仪门，天气变了。原来天气有一定次序，春暖、夏热、秋凉、冬寒，是循序渐进的。今当温和之时，忽而大燥起来，此天变之候也。大风突起西北，不知怎的黑云已罩了半壁天，长班也顾不得寻觅同伙，别领个巷口，一拐一弯，望悯忠寺飞奔。将近一里许，偏不能到，这雷声忽忽的不断，雨点儿大如茶杯，内中夹着冰雹下来。须臾，雨也没了，单单冰雹下倾，乒乒乓乓，真正是屋瓦皆震，满街璧丸，好不利害怕人也。孝移在车上，只听得车棚上鼓音，擂的是撒豆点。辕马股栗，仆从抱头如犬，乱喊道：“不好了，老爷下车避一避！”孝移伸足下车，三仆抱接下来，扯上一个大门楼，避祸躲灾。孝移上的门楼站下，三人自去卸马，不觉暗叹道：“‘吉凶悔吝生乎动’，此理是断断不错的。”把马也牵上门楼来，人马挤在一处，不成看像。孝移看那门上，一旁贴了“存仁堂柳”，一旁贴了个蓝签“禪服”两字，便问长班道：“此内可有暂存身的地方否？”长班道：“有，有，有。大客厅、东书房，小的引老爷进去坐坐不妨。这是柳先生家。只是檐水大流，怕湿了衣服。”孝移道：“走紧着不妨。”邓祥说德喜儿道：“为嘎不带雨衣？”德喜儿道：“谁料下冷子冰雹。”长班道：“往后出门，也要君子防不然。”

却说长班引着孝移进了二门，客厅上有堂眷看雨，径引的上东书房。孝移进了书房门，因衣服湿了，不便就坐，四围详看。只见前檐下，一旁画眉竹笼，往上乱跳；一旁鸚鵡铜架，衔锁横

移。内边一张大条几，中间一架高二尺的方镜屏，左边一个高一尺的水晶雕的南极寿星，右边一个刘海戏蟾，笑嘻嘻手拿着三条腿的虾蟆，铜丝儿贯着钱，在头上悬着。夹缝中间，放着一个掷色子饶瓷盆，孝移也不认得，只说是栽水仙盆儿。东边一张方桌，一个神龛，挂着红绸小幔子，也不知是甚么神。但见列着广西方炉，两个方花瓶，一对大烛台盘，俱有二尺高，一个小铜磬儿，放着碎锦编的磬锤。至于满壁书画，却都是俗葩凡艳，再不晓的是个甚么人家。垂唾之时，又见砖缝里有一两块二三钱的银子。因问长班道：“这主人是甚的人？”长班道：“这是柳先生家。将来老爷还要借重他哩，从他父亲就是吏户两部当该的书办。”孝移见天雨已住，想走。原来骤雨无终日，半个时辰，云散雨歇，依旧出门上车。长班还进书房，把那赌博丢下砖缝的银子拾了，方才与二仆踏泥相随。

到了花园读画轩，恰好柏永龄因雨隔住，正在轩上。相见为礼，柏公道：“请更衣换靴。”孝移连拱道：“是，是。”随即脱湿易干。柏公让坐，宾主依次。柏公道：“连日想来一候，只为步履稍艰，俱是先使人问过，然后敢来。因先生事忙，多逢公出。今日知是往游丰台，料得午后必回，天气晴和，预来恭候。不料突遇冰雹，方疑老先生在城外寺院避雨，多等一会儿，谁知冒雨而归。适才盆倾瓮覆之时，何处停车？”孝移道：“城外已遇大风，飞奔进城，到一个大胡同里，硬雨如箭。不得已向一个大门楼子进去，到一个书房，停一大会，雨住方才回来。不意老先生久等。现今泥泞甚大，老先生不必急旋，少留款坐，幸尔攀谈。”柏公道：“甚好，甚好。只是老来重听，望坐近，声高些，好领教。”孝移道：“不敢动问老先生，高年几多？”柏公道：“八十五岁。”

孝移道：“矍铄康健，只像五六十岁模样。可喜，可庆。”柏公道：“樗材无用，枉占岁月，徒做了赘瘤。但活一天，还要管一天闲事，未知何日才盖棺事完。”孝移道：“老先生年尊享福，诸凡一切，也不必萦心挂意，以扰天倪。”柏公道：“人老了，也自觉糊涂。领教，领教。”孝移又问道：“适才避雨之家，说是姓柳，长班呼为‘当该的书办’。这个称呼，是怎么说？”柏公道：“老朽是宣德年生的，彼一时，弄权招贿的房科，人恨极了，叫做‘当革的书办’。到成化年间，又把斥革的字样改为‘该’字。”二公大笑。这柏公因说起“当革的书办”，便触起前三十年宿怨，说：“这京城各衙门书办，都是了不得的。我这小功名，就是他们弄大案蹭蹬了。歇一歇儿细说。”孝移见柏公有着恼意思，又带了几声咳嗽，便说道：“此辈行径，不必缕述。咱看看鱼罢，怕雹子打坏了。”柏公忽的笑道：“‘该看’，是‘革看’？”两人大笑。果然同到塘边，只见那鱼得新水，一发摇摆起来，好不喜人。柏公回首向孝移道：“烦盛价和一块面来喂他一喂。”德喜儿不敢怠慢，刻下和了一块面块。柏公接了，把竹杖倚放太湖石上，坐个凉墩，亦让孝移坐了一个。手撕面块如豆儿大，才丢一块，几个鱼儿争以口吞，那不得的鱼儿，极像也有怅然之意。忽的又一块面下去，众鱼争先来接。柏公掰那面块，忽东忽西，把些鱼儿引得斜逐回争，摆了满塘鱼丽之阵。把一个八十五岁老头儿，喜的张开没牙的嘴，笑得眼儿没缝。总之年老人性情，触起宿怨，定要引绳批根；娱以素好，不觉帆随湘转。这孝移是天性纯笃之人，起初看鱼，意不过是怕老人生气，娱以濠梁之趣。及见这老头儿天机畅遂，忽的默叹道：“吾当年失事亲之道矣！”

二人正在池边观鱼，忽然一乘二人轿子到院。方惊以为有客

答拜，原来就是柏公儿子怕泥滑，拄杖失足，用轿来接。柏公要告辞回家，孝移意欲挽留，柏公说道：“我的重孙儿六岁了，教他在我床前念书。早晨认会了‘一而十，十而百’四句，午后该认下四句，我如回去迟了，担阁工夫，如何好吃孙子媳妇做的饭呢？”说着又大笑起来。回首一拱，上轿而去。这谭孝移因柏公教曾孙，这教子之念如何能已？归志又定下了一多半了。

却说张升一日讨咨文投递礼部投咨分咨，孝移只得与了。投咨回来，说：“休要误了下旬初一日过堂。”这孝移在京，原拜了本省戚尤二公，后来请了席。那丹徒关亲的一两位京官，彼此答拜、请酒的话，亦不必言。

到了次月初一日，礼部过堂。尚书正坐，侍郎旁坐，仪制司书办唱名过堂。方晓得各省保举贤良方正，人文到部者，只有七省，那远省毫无举动。不觉叹道：“娄潜斋家居秀才，料事竟如此明鉴。将来发达，必是谙练事体之员。”

出了礼部，过堂回来，整闲无事。因往书肆中购些新书，又向古董铺中买了些故书旧册，翻披检阅。又兼睹皇居之壮丽，官僚之威仪，人烟货物之辐辏，自觉胸怀比前宏阔。兼以翻阅书籍，学问也较之旧日越发博洽。

又一日，只见张升来了，说道：“礼部出来了一个条子，抄来看看。”孝移接看，上面写着：

礼部示谕各省保举贤良方正人员知悉：目今人文到部只有九省，候滇黔、两粤陆续到部时，一同考试，启奏，引见。各宜邸寓静候，不得擅自回籍，贻误未便。特示。

原来嘉靖之时，礼部是最忙的，先是议兴献皇帝的典礼，数年未决。继又办章圣皇太后的葬事，先茔大峪山，后又祔葬纯山。又

兼此时，皇上崇方士邵元节，继又崇方士陶仲文，每日斋醮，草青词，撰祈文，都要翰林院、礼部办理。目今保举贤良，尚有远省未到，不敢启奏，又怕有守候已久、私自回籍者，所以出这条子。孝移看完，只得旅邸守候。也亏得是富家，资斧不窘，有河南顺人来往带家书，捎盘费。

荏苒荏苒，已到九月末旬，忽一日邸抄中夹着一张《河南乡试录》，内见“第十九名娄昭，祥符学生，习五经”，惊喜不胜，不觉拍掌失声道：“潜斋中矣，潜斋中的好！”少时，一喜之中又添一虑。喜的是知交密友发达伊始，虑的是托过妻、子之人，来春赴京，不能代理。孝移中夜思量，次日写了一封遥贺潜斋的书札，一封王氏、端福的家信，一封阎相公的书，一封孔耘轩的书，一个王中的谕帖，又与周东宿一封候起居的书，内托转付家音话说。缮写已明，包封停当，带了邓祥，去拜河南提塘官，央他包封于河南祥符儒学京报之中，顺塘路发回。

河南路近京城，不半月，这周东宿拆开京报看时，内有一束是谭忠弼拜恳转付家音的，说道：“正好，正好。”即差胡门斗送至谭宅，又吩咐道：“即请谭宅少相公，兼到北门请新科娄爷少相公，俱于明日早晨到学问话。”这是甚么缘故？原来科场已毕，新学院上任，交代后，即要坐考开祥。这些关防诈伪，以及场规条件、剔弊革奸告示，不用琐陈。这学院乃是一个名儒，首重经术，行文各学，责令举报“儒童中有能背诵《五经》者，文理稍顺，即准入学充附”，“中州乃理学名区，各该教官不得以本州县并无能诵《五经》之儒童，混详塞责取咎”云云。

这牌行到祥符学署，周东宿即请陈乔龄商议这宗事体，说道：“弟莅任日浅，寅兄在此十年有余，谁家儒童殚心《五经》，

好备文申送。”陈乔龄道：“我以实告，这事我就全不在行。我当日做秀才时，卷皮原写《诗经》，其实我只读过三本儿，并没读完。从的先生又说，经文只用八十篇，遭遭不走。我也有个抄本儿，及下场时，四道经题，俱抄写别人稿儿。出场时，连题也就忘了。如今做官，逢着月课，只出《四书》题，经题随秀才们自己拣着做，就没有经文也罢。我如何能知晓谁家儒童能读《五经》哩。”周东宿道：“这也不难知道。童生读《五经》，必定有先生父兄教他。只拿过今科生员花名点册一看，看谁是《五经》，便知道他家子弟，他的门徒，即旁人家子弟读《五经》的，他也声气相通。”陈乔龄摇头道：“不作准。我看他们《五经》，多是临场旋报，希图《五经》人少，中的数目宽些。一科不中，第二科又是专经。未必作准，姑查查看。”东宿叫书办拿过生员点名册一查，内中程希明、娄昭、王尊古、赵西瑛、程希濂五个人是《五经》。乔龄道：“娄昭是中了，听说他年内就要上京哩。不如把程希明请来，问问他看谁家子弟能背诵《五经》。他就在本街南拐弯里住，叫门斗请他来。”

果然门斗去不多时，程嵩淑到了。见了二位老师，作揖坐下。此番却毫无酒意，问道：“老师见召，有何见谕？”乔龄道：“今科进场，你与令弟俱是《五经》么？”程嵩淑笑道：“榜已张了两个月，下问忽然及此，想是礼部磨勘败卷，要中这落第的秀才么？”东宿笑道：“不是这样说。这是新学台一定要背诵《五经》的童生。想这童生读《五经》，必定有先生父兄教他。因查这科《五经》下场的，有贵昆仲，及娄年兄等五人，所以请来一问。”嵩淑道：“门生《五经》，还是初年读过。舍弟的《五经》，是今年六七月读的。”东宿道：“府上子弟有读《五经》的么？”嵩淑

笑道：“小儿是晚子，今年五岁，还没见《三字经》哩。”东宿笑了。又问道：“令徒哩？”嵩淑道：“门生不教学。”东宿道：“那三位《五经》朋友，年兄可知道么？”嵩淑道：“两位在乡，门生与他不甚熟。若说这娄昭，是个真正穷经，是老师的好门生。他还说他要著一部《五经正解》哩。如今中了举，想就顾不得著书了。”东宿道：“他不是谭年兄的西席么？”乔龄道：“是么。想他教书亦必是以《五经》为先的。”嵩淑道：“他教的是他令郎与谭宅相公，去年已听说读完四经了，只怕如今《五经》已完。”东宿道：“看来有这两位了。别的再打听。”嵩淑笑道：“谭孝移是今春上京，娄潜斋是今冬上京，两家公子将来又以《五经》应童子试，可谓桥梓并秀。但进贤者受上赏，老师将以何者为赏？”东宿笑道：“年兄所举，俱系城内知交；若说‘辟四门’时，年兄又说乡间全不知道，未免觉得有遗贤良。”嵩淑道：“但愿老师于门生，常常欲加之‘醉’而已，亦何患无辞！”师弟各粲然大笑。

嵩淑辞去，东宿正思量此事，忽然孝移有京中书信托以转达，即命门斗送去，并带两个侍年家侍生帖儿开写周陈两讳，即请谭娄两学生到学。这门斗去后，次日王中引着两个学生到学署，二位学师相邀，穿过明伦堂，到私宅相会。行礼已毕，坐下吃茶。东宿看见两个学生品貌超俗，早已喜不自胜。问了两家尊人赴京的话，两学生应对明敏。东宿道：“今日奉请二位世兄到学，因学台有文，要童生内背诵《五经》者，即准入学。闻两世兄《五经》熟诵，要备文申送，指日恭喜。”娄朴道：“恐背诵不熟，有辱师爷荐举。”乔龄道：“咱先考一考，试试何如？”东宿拿过案头《御颁五经》，各抽几本，随提随接，毫无艰涩之态。两学生俱是如此。大喜道：“即此便是神童。”乔龄道：“有这两位，

不丢体面了。”即叫学书取童生册页二纸，细问两人，填了三代、年貌，廩保填了苏霏，业师填了姜昭名子。即刻照学院来文传稿誊真，用印签申到学院去。东宿赏了湖笔二封，徽墨两匣，京中带的国子监祭酒写的扇子两柄。乔龄奖赏了糖果四封。着门斗同王中送回各家。

却说学院行文各州县，要这熟读《五经》童生。这各县中文风盛的，便有申送；那文风次的，也难以无为有。文书汇齐之日，开封一府，也有十数个。学院挂牌，上写道：

提督学院示：祥符等县申送默诵《五经》童生姜朴等共十四名，俱限十二月初二日当堂面试，勿得临期有误。特示。

到了那日，各学教官、廩保，率领各县童生共十四名，齐集辕门伺候。学院闪门，正坐在玉衡堂上。众人俱各鱼贯而进。挨次点名一遍，复照册点名面试《五经》。这十四人中，有三个生疏者，其余俱是提一句接一句，直如顺风流水一般，学院大加夸奖。内中惟有姜朴、谭绍闻太觉年幼，学院问了岁数，点点头儿，说道：“临场时，各学教官俱于背诵《五经》童生卷面上写‘面试五经’四字，用印钤盖；交卷时另为一束，勿得临时错误。”说完，云板响亮，大人退堂。各童生出了衙门，各县亲友俱在衙前挤看，只见处处作揖，声声恭喜。

及考完，各县《五经》童生共进了七人。其未入榜者，有拨入府学的话儿。忽然院门前一面牌道：“祥符等县背诵《五经》童生姜朴等十四人，俱限十五日奖赏。”至日，各学教官、廩保带领已进、未进十四人，仍在辕门伺候。学院大堂点名，开首便叫姜朴、谭绍闻，问道：“你二人前日为何卷不完幅，只有一个破承小讲呢？”姜朴、谭绍闻跪下禀道：“童生并不曾读文字，不晓

得文字是怎么做的。先生只说，《五经》要讲明白。《五经》之外，还读几部书，才教读文章哩。”学院道：“你的业师是谁？”娄朴难言父名，东宿代禀道：“是娄昭。今科中式第十九名，是开祥一个名宿。”学院笑道：“应是如此。”又命两学生站起来说话。“你二人《五经》虽熟，文不完幅，于例不合，难以进你。然要之，也不在此。你二人年仅周纪，即令文字完篇，本院也断不肯将你两个进了，恐怕损了你两个志气，小了你两个器量。前日背《五经》时，本院已有成见在胸了。如今本院送你两个几部书。”遂回顾道：“将书搬来。”只见两个门役到后堂，各抱了五六套书，放在公案上。学院指道：“这十二套书，是三部：一部是《理学渊源录》，一部是本朝列圣御制群臣赓和的诗集，一部是先司农的文集。你两个各领三部而去。你两个休说本院不践前言，你父师心里明白本院意思。”东宿命二人磕头谢讫。学院复向东宿道：“明白本院意思否？”东宿道：“卑职仰窥一二。”学院道：“这两个童生，玉堂人物，将来都是阁部名臣。本院藻鉴，是定不差的。”各学教官都点头道：“是，是。”学院又叫来登榜者，说道：“你们场完时，五人俱拨府学。”因命职堂的各与了花红纸笔。娄谭抱书不尽，学院命巡役代送出衙。炮声震天，鼓乐喧鸣，这十四人一齐出了学院门。有诗赞这学院道：

争说公门桃李林，儒臣别自具深心；
髫龄默寄台鼎望，不在青青一子衿。

第八回 王经纪糊涂荐师长 侯教读偷情纵学徒

话说谭绍闻、娄朴出的学院，一时满城轰传：谭娄两乡绅的儿子，都是十二岁就进了学，一对小秀才，好不喜人。这话早传到王春宇耳朵里，慌忙换了新衣，骑上骡子，来与姐姐贺喜。

一径走进胡同口，蔡湘接了牲口，直从后门进来。到楼下，见王氏道：“姐姐恭喜！外甥进学了。”王氏道：“不说罢。那里来了这一号学院，做嘎大官哩？自己说背了孩子们书，就送个秀才，端福儿与他背会了好几部书，他又说年纪太小，只给了孩子几部书，叫与他读。下年谁还叫孩子去哩？也不知那一家有钱的，把福儿秀才挤了，却没嘎说，说孩子小。”王春宇道：“甘罗十二为宰相，有智也不在年高。这做大官的，还如此说白话。无怪乎今日生意最难做，动不动都是些白话。”王氏道：“他舅呀，你也识字，明日也去考去。就背不会书，你说你的年纪大，做的秀才。”春宇笑道：“学院若许这样说，城里许多七八十岁的人，也轮不着我。”王氏也笑了，又问道：“隆吉病好了？”春宇道：“好些，还不壮实。”王氏道：“他不病些，一定也要叫去的。”春宇道：“他如何能哩，他比端福儿少读许些书哩。我也不是有体面的老子。”又问：“外甥那里去了？这一会不见他？”王氏道：“我怕他

气的慌，叫他外边街上游散去了。”春宇道：“姐夫甚不喜小学生街上走动，为嘎叫他街上去？有人跟着没有？”王氏道：“你也专听你姐夫的话。他临走时，把孩子托与先生，先生跟的紧紧哩。春天还好，到夏天，小福儿脸每日黄黄的，肚里也泻了好几天。我叫他不去学里罢，后来才慢慢的壮实。那隆吉儿，我只疑影是学里坐的病起来了。”春宇道：“隆吉是他脱衣裳冒了风，不干学里事。我姐夫说的是正经话，小学生到底在家里好。可说，娄先生中了，要上京，我姐夫不在家，明年读书该怎的？离新年只十一二天，姐姐有主意不曾？”王氏道：“你姐夫不知怎的知道娄先生中了，十月间，京里捎下一封书，叫问孔亲家那边要来年先生。王中得不的一声儿，就往孔亲家那里跑了两三回。你说你姐夫有道理没道理？孔亲家现在孝服之中，如何乱出门与你说先生？况且丈人给没过门的女婿请先生，好哩不好哩，人家怎好深管？王中跑了两回，孔亲家说，程相公可以请的。程相公偏又执意不教书。孔亲家说，还慢慢与他商量。这程相公贪酒，我是知道的，就是请来，也难伺候。”王春宇道：“我心里倒有一位先生。”王氏道：“是谁？”春宇道：“可是咱街头三官庙那个侯先生，过年没学哩。我也不知他是那县人，他是咱对门开面房刘旺吾的甚么瓜葛亲戚。那人甚是和气，时常到咱铺子里坐坐，我有那冷字眼上不来的账，他行常替上一两行，这字眼也只怕算很深的。他光两口儿，只叫供粮米油盐，不用管饭。”王氏道：“不管饭就好，省的伺候。就请下他。”春宇道：“不是这样说。俺姐夫与娄先生，他们讲那个读书的事，我一毫不在行，只像他们有些深远。这侯先生我认真他没有娄先生深远。咱姊妹们权且计议阁住，我再踪迹踪迹，休要突然，惹姐夫回来埋怨。”王氏道：“娄先生中了举，

你不说深远些？”春宇道：“不是为他中了举，便说深远。只是那光景儿，我就估出来六七分。兄弟隔皮断货，是最有眼色的。”王氏道：“你姐夫不在家，我是当家的，只是供粮饭的我请，管饭的我不请。”

话犹未完，端福抱了三四十根火箭，提着一篮子东西进来。春宇道：“外甥那里去了？篮子里甚么东西？”端福把篮子阁下，向前作揖，说道：“是二十筒十丈菊。”春宇道：“多少钱一筒？”端福道：“二十五个钱一筒。”春宇道：“你上当了。你隆吉哥要花，我与他四十个钱，就买三筒。”王氏道：“阎相公开发了不曾？”端福道：“阎相公说，等王中到了，才上账哩。”王氏道：“他舅呀，你不知俺的家，通是王中当着哩！”说着便上楼取了五百钱，递与端福道：“你自己开销，也不用账房里登账。”春宇道：“王中是你家家生子，那人却极正经。”王氏道：“正经原正经，只是扭别人的窍。那个拗性子最恨人。像如今新年新节，家家放炮，孩子放筒花儿，他也未必就顺顺溜溜到账房里开发这五百钱。”春宇说完话要回去，王氏留吃午饭，春宇道：“年近了，行里忙的了不成，不是听说外甥进了学，连这一刻空儿也没有。回去罢。”王氏见留不住，说：“请先生的话，可就是一言为定。”春宇道：“要等孔宅信儿，我不过是偶然提起，其实我隔着行哩。且慢慢的，离灯节还有一月哩。我走了罢。”说着已出楼门，王氏同端福儿送至后门，蔡湘解开骡子。王氏道：“到家就说我问候他姘子，明年才得见哩。”春宇道：“我说知就是。”骑上骡子，出胡同口一直往东去了。

回到家中，曹氏问道：“你往那的去了？南顶祖师社里来请了你三四回，遍地寻不着你。”春宇道：“咱姐问候你哩。街上都

谣着外甥进了学，我紧着上西街看看。见了姐姐，才知道没这事。又说了半天来年请先生的话，才回来。”曹氏道：“娄先生走了，来年请谁？隆吉去不去？”春宇道：“亲戚家缠搅了二三年，没有话差，就算极好。我心里不想叫他去了。”曹氏道：“孩子又读了书，又省了钱，如何不去？他姑若不是财主，不是明白人，我就极早不叫去了。既说到来年请先生的话，没听说是想请谁哩？”春宇笑道：“我闲提一句侯先生，他姑就极愿意。”曹氏道：“咱姐主意就不错。他对我说过，管饭的难请，只请供粮饭的。这茶饭早早晚晚，最难伺候，若请侯先生，就省事了。怪不道咱姐极愿意。”春宇道：“但只是咱不在那读书的行，不敢深管。”曹氏道：“你既不管，这侯先生是谁提起来？”春宇道：“算我多嘴。”原来这侯先生家师娘，住的与曹氏后门不远。热天一处儿说话，早与开银钱铺的储对楼新娶的老婆云氏，在本街南头地藏庵尼姑法圆香堂里观音像前，三人拜成干姊妹。所以一说谭宅请侯先生，曹氏早已十二分满意。春宇那里知道，他与侯先生早已是干连襟呢。

且说腊尽春来，到了正月初四日。王春宇与那同社的人，烧了发脚纸钱，头顶着日值功曹的符帖，臂系着朝山进香的香袋，打着蓝旗，敲着大锣，喊了三声“无量寿佛”，黑鸦鸦二三十人，上武当山朝顶去了。撇下曹氏，到初十备下席面，叫隆吉头一日对说，请了萧墙街姐姐，侯先生家师娘董氏，银钱铺储家云氏，地藏庵尼姑法圆。那日，各堂客及早到了，随后王氏坐车也到。席面中间呼姐姐，唤妹妹，称山主，叫师傅，好生亲热。这曹氏有意作合姐姐家请侯先生坐馆，早提起他舅年前的话，董氏早粘住王氏，极其亲热依恋，法圆、云氏，你撺掇，我怂恿，一会停

当了。法圆便拿过新颁的大统书，说：“我爽利为菩萨看一个移徙、上学的好日子。恰好二十日就是‘宜上官，冠带，会亲友，入学，上梁，安碓礮’的吉日，十九日便是‘危黄道，移徙’日。”王氏道：“师父也识字？”云氏接道：“庵里门事，也顶一大家主户，他不识字，也顶不住。”法圆向王氏道：“菩萨，我行常在宅上走。”王氏道：“我怎没有见你？”法圆道：“我一年两次到宅上，五月初五送艾虎，腊月送花门儿。老山主见了面总是喜欢的，不等坐下，就拿出一百钱，说：‘你的事忙，休误了别家。’我也事忙，就没有到后边看看菩萨。”王氏道：“师父再去俺家，从后门去，不用走前门。”法圆道：“阿弥陀佛！等董菩萨迁过去，我一总儿去罢。”席毕，大家分别，曹氏又与王氏订了十九日赶车来接的话。

却说王中见小主人日日在门前耍核桃，放花炮，弄灯笼，晚上一定放火箭。况且省城是都会之地，正月乃热闹之节，处处有戏，天天有扮故事的。小主人东瞧西望，王中十分着急，日日向孔宅求这请先生的话。孔耘轩打算，惟有程嵩淑学问博洽，经史淹贯；虽说好酒，却是他天资超轶，目中无人，借此以浇块垒，以混俗目的意思。几番商量，却有三分吐口之意。耘轩告与王中说：“程爷有几分肯依，过一二日来讨回音。”

那料王氏到了十七日，着新雇的小孩子双庆儿，到账房阎相公那里，取一个请先生的帖，差王中送到曲米街侯先生家。这王中如梦一般，不知来由。到堂楼前一问，王氏便一五一十说了一遍。方知道初十日早已说明，是供给粮饭，后门一处小闲宅子，是先生住的。这王中中心中有三分疑，疑这侯先生未必尽好；却也有七分喜，喜这小主人，指日便有收管约束。只得遵主母之命而

行。东街投帖时，路过文昌巷，回覆了孔耘轩。单等十九日搬取家口，二十日上学。这是一个隔行的经纪提起，一个抖能的婆娘举荐，尼姑择取的日子，师娘便当了家子，这侯先生也就可知。

原来侯先生名冠玉，字中有，也忘了他是那县人。也是一个秀才，也考过一两次二等。论起八股，甚熟于“起、承、转、合”之律；说起《五经》，极能举《诗》、《书》、《易》、《礼》之名。因为在家下弄出甚么丑事，落了没趣，又兼赌债催逼难支，不得已，引起董氏，逃走省城，投奔他的亲戚——开面房的刘旺吾。与他说了本街三官庙一个攒凑学儿，训蒙二年。只因做生日，把一个小学生吃得酒醉了，只像醉死一般，东家婆上三官庙一闹，弄的不像体统，把学散讪。刘旺吾、王春宇从中说合，这东家说他“纵惯学生”，那东家说他“不守学规”。说合了两三天，聊且一年终局，来年各寻投向。所以春宇前日在王氏面前，信口提出“侯先生”三个字，后来又不想深管，今日竟坐了碧草轩西席。

果然“新来和尚好撞钟”，镇日不出园门。将谭绍闻旧日所读之书，苦于点明句读，都叫丢却；自己到书店购了两部课幼时文，课诵起来。还对绍闻说道：“你若旧年早读八股，昨日场中有两篇俗通文字，难说学院不进你。背了《五经》，到底不曾中用，你心中也就明白，时文有益，《五经》不紧要了。即是姜先生，听说他经史最熟，你看他中式那文章，也是一竿清晰笔，不惟用不着经史，也不敢贪写经史。我前日偶见孔耘轩中副榜朱卷，倒也踏实，终不免填砌，所以不能前列也。总之，学生读书，只要得功名；不利于功名，不如不读。若说求经史，摹大家，更是诬人。你想古今以学问传世者，有几个童生？不是阁部，便是

词林，他如不是大发达，即是他那文章，必不能传。况且他们的文字俱是白描淡写，直与经史无干。何苦以有用之精力，用到不利于功名之地乎？你只把我新购这两部时文，千遍熟读学套，不愁不得功名。我看你这面容，功名总在你祖、父上，只是眉薄，未免孤身。鱼尾宫微低，妻亦宜硬配。人中最饱满，将来子女还要贵显。”又问绍闻道：“你记得你的生年、月、日、时么？”绍闻道：“我属鼠哩，五月端午生，不知是啥时辰。”侯中有想了一想，唧啾道：“鼠是子，五月是午，子午俱是桃花煞入命，原主淫讹，在文人亦主才华，但不知日时不作准。你下学时，可问你母亲，说明白，好查干支。这命运是最当家的。”又问绍闻道：“你住这宅子，宫星配偶，是经先生们看过的？”绍闻道：“不知。”中有把头微摇了一摇，又说道：“阳宅是养命之源，阴宅乃定命之根。宅子还不甚关紧，你的祖茔在何处哩？”绍闻道：“在城外六七里。”中有道：“待晴暖日，我去看一看。他们那些风水家，都是云客，不通文意的人，卜应天《雪心赋》、刘伯温《披肝露胆经》，他们如何能读成句？二十四山山向水法，谁能分的清楚！”

这端福下学时，把这话学说一遍。王氏喜不自胜。饭后叫王中把二门外厦房安置酒盘，叫绍闻到学中请先生看八字，到后厦坐。绍闻依言。不一时，中有随绍闻到二门外。绍闻驻足，让先生进厦。中有指二门内房屋，问：“共有几间？”绍闻未及回答，只见赵大儿搬着漆椅，依稀欲出。中有见有女人到，遂进门去，说道：“宅子如此宽绰。”王中酌酒，绍闻把盏。未及三爵，王氏自二门出，赵大儿负椅放在窗外。中有饮酒中间，亦觉得窗外有人动止，料是主人翁内主也。绍闻说：“酒似不暖。”中有道：“不吃了。”问了绍闻的生年、月、日、时，中有掀开三寸宽、四

寸长、小黄皮《百中经》披阅，说道：“初七日才芒种，尚属四月生人。这便无子午相冲，冲则主破伤。我前此看你的面相团聚，料无破损八字，今竟果然。这是天地间内外向孚之理，断断不易的。”又查出日时干支，大声道：“好！好！这才是入格会局的大八字，这是真正飞天禄马格！”何为学堂，何为贵神，逐一细说一番。次看运行，说道：“你是顺行运，去五月节两天，收作一岁运，一岁十一二运就极好。明岁，后岁，流年又好，一定是游泮的。你十六岁，科分更好。总是这个八字，得这运行，即不联接，总不出二十一二，必中进士。后运且俱系佳境。你既从我读书，我岂奉承你？看来这是一二品之命，妻、财、子、禄俱旺，更喜父母俱是高寿。”

这一席话儿，说的端福也不认的自己了，居然是左相甘罗、国初解缙。这王氏心满意足，喜的欲狂，忍不住在窗外说道：“先生极高明。命虽是好，还要烦先生指教。”中有便立起身问道：“是谁？”绍闻道：“我娘。”中有道：“老嫂在此，不知道，我还不曾见礼。”王氏道：“不敢，不敢。学生费先生气力。”中有便坐下道：“令郎这命，将来老嫂夫人要享一品诰命哩。”王氏道：“先生肯用心教训，先生也是享名有福哩。”便叫王中再烘酒去，自己与赵大儿往后去讠。

王中又与先生酌酒，中有道：“王中，你的地阁极方圆，日后大有出息。待绍闻居官发财时，可叫为你捐个小官儿做。”王中半声儿也不应。饮酒闲谈，至将下晚学时，方回碧草轩上去。王中以目送之。真咄咄怪事也！这正是：

去岁庙前颜色旧，今年轩上子平新。

侈谈云雷池中物，恐是邯郸梦里人。

这王氏自此深服侯先生，几恨相见之晚。向绍闻道：“你爹在京有书来，与你丈人要先生。我与你舅请这侯先生，就是你爹回来时，也是喜欢的。”次后看坟宅，说阴阳，王氏病风丧心，敢于胡闹；侯子曲意先迎，兼能容悦。一宗宗打入王氏心窝里，信真这个学问，上通天文，下察地理，这样先生，天上少有，地下难寻。这绍闻也觉娄先生严明，不能少纵，不如这先生松活。所以根本既固，外物不能摇夺，侯冠玉在碧草轩上，得终三年淹也。不然为子择师，极重大事，孝移易箴时，岂无顾命；娄孔诸人皆是父执，岂甘听绍闻之自为哉！这是后话且休说。

却说侯冠玉起初一月光景，还日日在学。后来隆吉儿因他爹烧香不在家，只得在铺子里写账。及王春宇回来时，伙计们俱夸隆吉儿精明，上账明白，情愿一年除十二两劳金。春宇是生意人性情，也觉着远水不解近渴，也就没叫上学。这端福儿一丝不线，单木不林，也觉读书的慢懈。侯冠玉渐渐街上走动，初在各铺子前柜边说闲话儿，渐渐的庙院看戏，指谈某旦脚年轻，某旦脚风流，后来酒铺内也有酒债，博场中也有赌欠，不与东家说媒，便为西家卜地。轩上竟空设一座，以待先生。这个缘故是怎的？原来人于书上若无心得，坐在案头，这一个“闷”字便来打搅；胸中若无真趣，听见俗事，这一个“乐”字早已相关。也无怪侯冠玉如此。只是端福落得快活，今日从先生赶会，明日从先生玩景。不然，便在家中百方耍戏。这王氏却也落得心宽，省的怕儿子读出病来。惟有王中心中暗自着急，却也无法可生。这正是：

一支迅船放水滨，忽然逗留滞通津。

橹迟纤缓因何故？换却从前掌舵人。

第九回 柏永龄明君臣大义 谭孝移动父子至情

却说侯冠玉偷情纵学徒，尚是后日的事。谭孝移写家书时，只虑内人糊涂，不能为子择师，尚不知请了侯冠玉，一变至此也。

一日，正在读画轩上暗自踌躇，忽听德喜儿禀说：“柏老爷到。”孝移急出相迎。只见虾蟆夹个拜匣，扶着柏公，径上轩来。为礼坐下，柏公叫道：“虾蟆拿拜匣来。”虾蟆将拜匣递与柏公。柏公揭开拜匣，取出一个红单，捧与孝移，说道：“明日奉邀过午一叙。”孝移接帖在手，看是“十五日”三个字，下写“柏永龄拜订”，急忙深深一揖，说道：“多承错爱，但领扰未免有愧，辞谢又觉不恭。”柏公笑道：“无可下箸，不过奉邀去说说话儿，不敢言席。惟祈早临为幸。”孝移道：“不敢方命。”柏公道：“弟的来意，怕明日有拜的客，或有人请酒，所以亲订。总之，明日不闲，就再迟一日也不妨。因小价愚蠢，说不明白，所以亲来。”孝移见情意恳切，说道：“明日径造，不敢有违。但这盛价老实过当，可称家有拙仆，是一乐也。”柏公道：“做官时原有一两个中用的，告休之后，他们自行投奔，另写荐帖，跟新官去了。这个舍亲的一个家生子，舍下毫无别事，借来此人，却也甚妥。总之官余无俗况，却也耳目清豁。”孝移见柏公吐属清高，愈觉

心折，已定下明日早诣之意。忽虾蟆说：“家中问老爷吃饭，是在家么，在书房呢？要在书房，就拿盒子送过来；要在家里，就在厅上摆饭。”柏公道：“在家里罢。”起身告辞，右手拄着拐杖，左手把着虾蟆肩臂。孝移要送，柏公不肯。孝移叫德喜跟着招驾，怕有泥滑着。柏公借点头以为回拱而别。

到了次日饭后，虾蟆来到读画轩，拿个速光帖儿，放在桌上，说道：“谭老爷呀，俺老爷叫你过去说话哩。跟我来罢。”孝移笑道：“我就过去，你在门上等着。”虾蟆嘻嘻去讷。孝移更衣，随叫德喜儿跟着，向北院而来。

柏公听说客到，躬身曳杖来迎。进的大厅，为礼预谢，柏公那里肯依。内边捧出点茶，主客举匙对饮。柏公道：“虚诨台驾。料老先生也未免客居岑寂，请到这边散一散儿。”孝移俯首致谢，因见天然几上炉烟细细，两边有二十余套书籍，未免注目，想到是柏公陈设。柏公起身到书边笑道：“这几部书，是弟送老先生的。”孝移急到几边说道：“家藏何敢拜惠？”柏公道：“这几套诗稿、文集，俱是我伏侍过的大人，以及本部各司老先生，并外省好友所送。做官时顾不着看，不做官时却又眼花不能看。今奉送老先生，或做官日公余之暇浏览，或异日林下时翻披。宝剑赠于烈士，伏望笑纳。”孝移作揖谢道：“何意错爱至此！”柏公道：“不错之至。弟年逾八十，阅人多矣，惟老先生毫无一点俗意儿。”孝移道：“生长草野，今日才到首善之区，纵然看几本子书，总带齷齪之态，何能免俗呢？”柏公道：“‘俗’之一字，人所难免。黄山谷曰：‘士夫俗，不可医。’士即读书而为仕者，夫即读书而为大夫者。这‘俗’字全与农夫、匠役不相干。那‘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八个字，黄涪翁专为读书人说。若犁地的农夫，抡锤

的铁匠，拉踞的木作，卖饭的店家，请问老先生，曾见他们有甚么肉麻处么？弟做一个小官儿一二十年，见的人非少，那居心诚实，举止端方，言谈雅饬，令人钦敬羡慕的，原自不少。若说起俗来，弟之所见者，到今日背地独坐，想起他的名子，也就屈指无算，却又不敢想他那像貌腔口。”

谭孝移是个谨密小心人，见柏公说话狠了，就于套书中取过薛敬轩夫子书来看一两行，检着疑团儿问柏公，无非打个诨儿，望柏公别开一个议论。谁知这柏公老来性情，谈兴正高，伸着两个指头，说起来道：“如今官场，称那银子，不说万，而曰‘一方’；不说几千两，而曰‘几撇头’。这个说：‘我身上亏空一方四五，某老哥帮了我三百金，不然者就没饭吃。’那个说：‘多蒙某公照顾了一个差，内中有点子羨余，填了七八撇头陈欠，才得起身出京。’更可笑者，不说娶妾，而曰‘讨小’；不说混戏旦，而曰‘打采’。又其甚者，则开口‘严鹤山先生’，闭口‘胡楚滨姻家’。这都是抖能员的本领，夸红人儿手段。弟列个末秩，厌见饫闻。今日老朽谢事，再也没这俗谈到耳朵的，也算享了末年清福。”这孝移本是个胆小如芥、心细如发之人，不敢多听，却又不能令其少说。无奈又拣了一部杨文靖的奏疏，另起一个问头，这柏公才转而之他。

方欲畅言，只见虾蟆手提一条抹巾揩桌子，向柏公道：“吃饭罢？”柏公点头道：“热酒来。”女婢手托一盘油果、树果、荤素碟儿，站在屏柱影边，虾蟆一碟儿、一碟儿摆在桌面。柏公叫移座，宾主对坐。女婢又提一注子暖酒，仍立在旧处。虾蟆在桌上放箸，又向女婢手中接过注。斟酒斟的猛了，烫着手，几乎把盏盘摔在地下。柏公叫：“玉兰，你来替虾蟆斟斟酒。”只见十三

四岁一个垂鬟女使，掩口笑着，过来斟酒，递与柏公。柏公奉杯，孝移连声道了“不敢”。女婢又斟一杯，放在柏公面前。孝移执手回敬，交错已毕，宾主一齐沾唇。虾蟆在月台上铜盥手盆里冰手，女婢在左右洗杯。柏公叫虾蟆斟酒，兀自不应。孝移想叫德喜伺候，却又不便。柏公对女婢说：“另换人送碟儿。”女婢到后边，又叫了一个爨妇，托了一盘小热碟儿上来。柏公奉让，女婢自行斟酒。虾蟆到桌子边岫嘴站着，面上不喜欢之甚。柏公说道：“你去与谭老爷管家托出饭来，就在对厅里陪他罢。”虾蟆才喜的去了。又一会儿，爨妇将热碟放完，柏公举箸奉让。此下山珍海错全备，点心汤饭俱完，不必琐陈。二公情投意洽，也都有了三分酒意。席完起座，这虾蟆也撤完犒从的碗盏，遂同爨妇用两个托盘将客厅器皿也撤完。女婢捧出茶来吃。孝移就要告辞，柏公那里肯放，说：“请到东书房，再款叙半刻。”一面叫虾蟆开锁，将桌椅揩净。

柏公引着孝移到东书房，乃是一个敞院。中间一株高一丈太湖石，石案一张，瓷绣墩四个。进了书房，上面一个八分书“陆舫”匾，右边写“嘉靖癸亥”，左边写“蜀都杨慎”。其余不必细夸，只淡、雅、清、幽四个字，便尽其概。

二公坐下，虾蟆送的茶来，德喜也站在院里。柏公吩咐道：“虾蟆，你同谭老爷管家，把条几上书送到南书房去，也照样放在条几上。”两人遵命而去。孝移再为致谢，因指匾上杨慎名字说道：“可惜这升庵先生，一个少年翰撰，将来位列台鼎，堂构前休，如今在云南受苦。或者将来圣恩赐还，也未定得。”柏公道：“只怕不能了。说起这宗大礼重案，令人寒心。当日哭阙一事，做的太猛。你想万岁爷自安陆入继大统，一心要崇隆本生，

这也是天理人情之至。为臣子者，自当仰体万岁爷的渊衷，为甚的迫切激烈，万万不容？即如咱士庶之家，长门乏嗣，次门承继，为次门贖了长门家产，就把次门的生身父母疏远起来，这事行也不行？彼一时我部里少宰何大人，讳孟春，倡议叩阙泣谏，这升庵先生便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为甚么说出一个‘死’字，岂不太骤？若是宋光宗不朝重华宫，那是子忘其父矣，臣子中有引裾垂涕者，有流血披面者，有一时集至二百多人叩扉而谏者，传之史册，谁能议其过当？若目今万岁爷追崇兴献王爷这个事则当斟酌，务使之情理两协，骤然二百二十人哭声震天，这万岁爷如何肯依他呢？总之，‘帝王以孝治天下，而帝王即以安天下为孝’，这两句是千古不磨的。若必执继统之说，称孝宗爷为考，这万岁爷必要避位回安陆府守藩，一发弄的不好了。总之，当日各大人胸中先有个‘激’字，进奏日又有个‘戇’字，哭阙时直是一个‘劫’字，受廷杖、窜远方，却又有‘怗’字。请问老先生，君父之前，这四个字儿那一个字儿使得？”孝移一句也不敢答。柏公又道：“夏家以传子为统，殷家以弟及为常——共是十一个兄终弟及。若是这几位大人老先生，当太庚、雍己、河亶、盘庚诸君之时，定执今日这个意见，殷家一朝四百年也争执不明白，那还顾得治天下哩！况洪武七年，御制《孝慈录》刊行天下，云：‘子为父母，庶子为其生母，皆斩衰三年。人情所安，即天理所在。’此煌煌天语也。若拘于嫡庶之说，则齐王之子，其傅为之请数月之丧矣。”总之人到了七八十岁，人看他心中糊涂，他自觉心中明白的很；人看他口中絮叨，他自觉说得斩截的很。这孝移确守住臣子不敢擅言君父，草野那敢妄及朝政，只是一个瞪目不答。柏公又说道：“人臣进谏，原是要君上无过。若是任意

激烈起来，只管自己为刚烈名臣，却添人君以愎谏之名，于心安乎不安？倘若再遇别事，人君早防备臣下聒噪，这‘廷杖发边’四个字，当其未曾开口之先，天威早已安排下成见，是连后来别人进谏之路，也替他塞断，于事可乎不可？”少停，又说道：“老朽一向在‘忠孝’两个字上略有个见解，爽利对老先生说说，不知是也不是。罗仲素云：‘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以老朽看来，大舜心中并无这八个字，其心只有‘父母’两个字，但觉到二老跟前着实亲热，即俗语所谓‘亲的没法儿’是也。韩昌黎云：‘天王明圣兮，臣罪当诛。’这九个字，都说到文王心窝里。文王只知天王命己为西伯，却自己与天王毫无补称，心中总是不安，千年后却被韩退之说出。这话不知是也不是？”孝移听到此处，不觉暗赞道：“这老先生真是个贤人而隐于下位者。”

方欲聆其畅谈，无奈日已衔山，正该告辞而去。柏公扶杖相送，口中哼哼的说道：“老来昏聩，妄谈聒耳。”孝移说道：“领教多多。”虾蟆看见客走，飞跑到大门，取了闸板，开得双扉，又紧着脚踏大狗脖项。宾主出的大门，一拱相别，孝移自回读画轩而去。

孝移在读画轩上，每日翻阅柏公所送书籍，以及塘务日日所送邸抄，似觉胸膈间偶尔有一阵儿作楚。一杯热茶，吐得出两口哎气，即觉舒坦些。忽一日阅至浙江奏疏，有倭寇猖獗、蹂躏海疆一本，乃是巡海御史欧阳珠合着镇守太监梁瑶联名同奏。心中有些闷胀，又觉胸膈间疼了一会儿。吃了一碗茶，已不能似旧日爽快。念及家事，又虑潜斋来春赴京，必要别请先生，王氏倘或乱拿主意，如何是好？心中闷胀又添了几分。正当日中时候，闷闷睡在床上，想着要回祥符。猛然推被起身，径上河南大路而行。

不知不觉到了邯郸地方。只见一个官儿设座路旁，交椅背后一个人掌一柄黄伞，似有等候之状。孝移行近其地，那官儿恭身来迎。彼此一揖，那官儿道：“候之久矣，屈尊到此一歇，还要领教。”孝移只得随那官儿进了厅。两个为礼坐下，孝移便问道：“向未识荆，抖胆敬问尊姓？”那官儿道：“下官姓卢，本郡范阳人也。”孝移道：“老先生与清河、太原、荥阳、陇西，俱是海内望族，久仰之至。但未审垂青何意？”那官儿道：“弟今叨蒙圣恩，付以平倭专阃。素闻老先生品望崇高，学问醇正，敬以参谋之位，虚左相待。倘蒙不弃，俟海氛清肃，启奏天廷，老先生定蒙显擢。弟目今得以便行事，倘欲厕卿贰，现有幞头象笏；欲专节钺，现有龙标金瓜。弟所已经，皆仕宦之捷径也。谨解南州高士之榻，无妨暂驻行旌。”孝移道：“雅蒙台爱，岂敢自外。但文绣我所不愿，温饱志所弗存。况心中又有极不得已的家事，定要归里酌办。”那官儿见话头决绝，不便再强。孝移即要告辞，那官儿那里肯放，说道：“现今煮饭已熟，恳暂留共此一餐。”孝移不肯，一揖而别，直赴祥符而来。到了家中，却不见人，只听有人说，端相公在后院书房里。孝移径至碧草轩。方进院门，咳嗽一声，只见大树折了一枝，落下一个人来。孝移急向前看，不是别人，却是儿子端福摔在地下。急以手摸唇鼻，已是气息全无。不觉放声号咷大哭，只说道：“儿呀，你坑了我了！”

德喜儿听哼哼怪声，来到床边，急以手摇将起来，喊道：“老爷醒一醒！”孝移捉住德喜手哭道：“儿呀，你过来了？好！好！”德喜急道：“小的是德喜。老爷想是做甚么恶梦，作速醒醒！”这孝移方觉少醒些，说道：“只是梦便罢。”孝移起来，坐到椅子上如呆。德喜取茶，不吃；又烫一碗莲粉，吃了几匙儿放下。

第十回 谭忠弼朝天瞻圣主 娄潜斋借地慰良朋

话说谭孝移午睡，做下儿子树上跌下一梦，心中添出一点微恙。急想回家，怕儿子担阁读书。也知内人必请先生，但娄公一去，极难为继。又想王中是精细人，必不得错，但择师之道，他如何晓？又想到孔耘轩关切东坦，必有妥办；又想大丧未阕，如何动转？或者程嵩淑、苏霖臣、张类村诸公代为筹画，又恐筑室道谋，不能成的。左盘右算，不得如法。欲将回去，又想保举一事，乃是皇恩广被，因儿子读书小事，辄想放下，那得一个穷庐书愚，竟得上觐龙颜，这也是千载一遇的厚福，如何自外覆载？少不得在读画轩上，日看柏公所送书籍，看看日日塘报，涤烦消闷。有时柏公来园说些话儿，添些老来识见。虽说萦思家乡，也觉遣适得过。

猛的一日，邓祥、德喜儿飞跑上轩来，说道：“娄师爷来了。”抬起头来，只见娄潜斋已进的房来。正是他乡遇故知，况且是心契意合的至交，更觉欢喜。连邓祥、德喜儿也都喜的呆了。叙礼坐下，两家家人各磕了头。孝移便道：“昨前阅邸抄，见潜老高发，喜不自胜。已从提塘那边寄回一封遥贺的书信，未知达否？”潜斋道：“累年多承指示，侥幸寸进，知己之感，铭刻难忘。但

弟是十月即起身赴京，所赐尊翰，实未捧读。”孝移道：“为何上京这般太早？”潜斋道：“此中有一个缘故。原是舍表弟宋云岫，有一宗天津卫的生意，今冬要与伙计们算账，携我同行。家兄也极愿意叫一搭儿来。且盛价王中，挂虑长兄客寓已久，极力撺掇。多蒙嫂夫人赠赆二十两，曲米街王兄十两，即此鸣谢。还带了一个布缝的包封，一并交纳。”即命跟随的小厮多魁儿：“这就是旧年老哥到舍下，夸的织荻帘儿那老头儿子，如今也长成人了。”将包封交与德喜儿。

孝移直觉得喜从天降，还疑是梦由心生，遂吩咐烫酒。邓祥早已安排停当，摆酒上来。吃酒中间，孝移问：“如今宋兄在何处？”潜斋道：“前二日，弟已同表弟午时进了京，寻店住下。舍表弟在外边去了半天，不知怎的探听得他的伙计有些斗赌的勾当，把本钱亏损。一夜也没睡得着。次日即上天津卫去。临走还说，没得工夫来看谭兄，着实有罪。待天津回京，即行拜谒。托弟先为奉达。弟在店中，并不晓得长兄寓处。长班们晚间说长兄在此作寓。他们引的到门首。弟进来时，他说有一宗吏部紧文书，要去投递。”孝移道：“娄兄可搬在这里同寓。”娄潜斋道：“若地面宽绰可以联榻，自然遵命。”孝移即吩咐邓祥道：“你可套车，同娄老爷的人，上店搬取行李到这里来。回来再铺一张床。”邓祥道：“知道。”二人自去办理。娄谭杯酒往来，问些家中两学生读书功夫。潜斋也问了些各省保举曾否齐集、引见在于何日、守候日久作何遣适的话。酒已吃完，日色西沉，行李搬来，床帐设妥。二人晚间剪烛说话，至鸡鸣时方寝。

自此二人旅处不孤，各不岑寂，论文说经，顿觉畅快。不觉日月荏苒，早至正旦。虽肴核略陈，仍未免动些乡思。到了灯节，

两人晚间看灯一回，果然帝都繁盛，有许多想不到、解不来的奇景。转瞬到了二月初一。孝移礼部过堂，方晓得通天下保举齐集辇毂。回来告于潜斋，潜斋贺道：“面圣在即，不胜代为欢欣。”孝移答道：“文战有期，不日捷音到耳。”自此潜斋进场事务，孝移皆代为经营，不叫潜斋费心。无非俾之静养，以决一胜之意。及到了场期，孝移同至场门新寓。这送场、接场，俱是孝移亲身带人料理。三场已毕，复回读画轩候榜。写出头场文字，孝移看了，预决必定入彀，潜斋谦逊不迭。孝移道：“此举不胜，弟情愿绝口不复论文。你我至交，岂作场前盲赞之态。”潜斋亦知孝移是能文高手，赏鉴不差，本来就觉场中文字得意，因亦愈为自负。

此时礼部启奏科场事务，并附奏天下保举贤良方正共九十四人，俱已到部，伏请引见之期。奉旨于二月二十五日带领引见。一时礼部预集保举人员，到部演礼，谕以拜跪务要整齐，奏对务要清朗。到了二十五日，礼部司官带领一班保举人员，午门肃候。嘉靖皇爷御了便殿，一起人员俱按省挨次而进，十人一班，各奏履历。天颜有喜，目顾阁臣说道：“各省抚臣，遴选尚属详慎，可嘉。”须臾圣驾还宫，礼部引一起人员出朝。过了几日，各长班俱向礼部打听消息，抄出部臣奏议朱批回寓。只见上写：

礼部奏：为遵旨速议事。臣部于二月二十七日申刻，接到内阁奉朱批：“这所保举贤良方正，其如何甄别擢用之处，着该部速议明白来说。钦此。”臣部钦遵。谨查宣德二年保举之例，在内以中行评博用，在外以通判、丞簿用；其有年衰患病愿终养者，听其回籍，许以正六品职衔荣身。臣部请照例办理。如蒙俞允，臣部秉公详验，甄别内外，另行启

奏，即将各保举年貌册籍移交吏部，按缺选授。谨奏。

奉旨：“知道了，依议。”

却说旨意一下，各省保举人员，有静候验看者，有营运走动者。内中亦有投呈礼部情愿终养者，有自陈年愈五十不能称职者，亦有告病者，共有十余人。孝移也要投递告病呈子。这邓祥、德喜儿正打算随主荣任，办理行头，忽闻这话，急的要不得。长班也极为拦阻。孝移写就呈子，递与潜斋看，潜斋道：“这如何使得？前代以选举取士，这是学者进身正途。异日展布经纶，未必不由此发脚。况守候年余，今日方被皇恩，如何忽而以病告休，实所不解。”孝移道：“告病原非虚捏。弟自昨年进京，水土不与脾胃相宜，饮食失调，且牵挂家务，心常郁郁，因有胃脘疼痛之症。潜老不信，请问两个小价。”邓祥接口道：“去年八九月，原有两三次胸中不爽快，入冬以来，再也不曾犯着。”潜斋道：“这样说，乃是偶尔小恙，何足介意，为何遽然告病？长兄无非留心家计，其如皇上天恩何！”孝移吩咐家人：“你们外边伺候，我与娄爷说一句话。”邓祥等退避。孝移道：“年来阅邸抄，向来海疆不靖。近日倭寇骚动的很，沿海一带州县，如嘉兴、海盐、桐乡，俱被荼毒。原其所始，总由日本修贡入中国，带有番货至内地，由市舶司太监掌之。这太监们那晓得朝廷柔远之道，其贪利无厌，百倍于平人，断断未有不秉权逞威而虐及远人者。即令太监少知自敛，而跟从之厮役，差使之胥皂，又决乎没一个好的。中土无业之民、失职之士，思借附外以偿夙志。如宋素卿、徐海、麻叶，皆附外之最著者，竟能名传京师；所宠之妓，如王翠翘、绿珠，亦皆雷灌于沿海将军督抚之耳，思贿之以得内应，则倭寇之虐焰滔天可知。看来日本之修贡，非不知来享来王之义，而导

之悖逆者，中国之刁民也。贡人之带贩番货，不过以其所有，易其所无，思得中国之美产，以资其用，而必迫之窘之，使怀忿而至于攻劫者，阉寺之播毒也。总之阉寺得志，其势先立于不败之地。官僚之梗直者，若必抗之，则触祸；塌冗者，又必媚之以取容。今竟至于开边衅，而沿海半壁天为之不宁矣！目今料朝中必有挑发人员，兵前听用之举。若说弟有心规避，这效命疆场，弟所不憚，此情固可见信于兄。但行兵自有主将，而必用内臣监军，弟则实难屈膝。此其隐衷一也。况弟即做官，未必能升擢，万一遇见大事，若知而不言，不惟负君，早负了先君命名忠弼之意；若以言获罪，全不怕杀头，却怕的是廷杖，损士气而伤国体。况且言官无状，往往触怒皇上。去年因议大礼，廷杖者竟至一百八十人。虽武宗时舒殿撰谏阻南巡之事，也不过此。又有四五位科道，为参奏汪太宰，俱行罢斥。内中有位冯道长讳恩者，为人忠正，天下闻名，老兄想也是知道的，所言尤为直切，独被遣戍。背后听的人说，这个太宰汪铤，奸邪异常，宠任无比。当九卿在阙门会讯冯公之时，仍命汪某在首班秉笔，因冯公面斥其奸，汪铤竟下座亲批其颊。像这等光景，忠义何存？将来在上之人，必至大受其祸，履霜坚冰已有兆矣。此其隐衷二也。若说留心家事，看来不做官，便当以治家为首务。既做官，则州县以民事为首务，阁部以国事为首务。弟岂庸庸者流，求田问舍，煦煦于儿女间者？人之相知，贵相知心。此其所以告病也。况实在心口上，有一块儿作祟。”

潜斋知孝移心曲已素，也愁良友郁结。未及回答，忽的一个客进门，潜斋认得，孝移却不认得。行了相见之礼，潜斋道：“这就是舍表弟宋云岫。”孝移虽不认得，却是谊关桑梓，不胜欣

然。让坐已妥，彼此略叙寒温。宋云岫便向潜斋道：“真正的三里没个真信儿。天津这分生意，在咱省听说伙计们伤了本钱，急急到京，见熟人问信，话也恍惚。到了天津，谁知伙计们大发财源。买了海船上八千银子的货，不知海船今年有甚阻隔，再没有第二只上来，咱屯下的货，竟成独分儿，卖了个合子利拐弯儿。昨日与伙计们算了一算，共长了一万三千五百二十七两九钱四分八厘。天津大王庙、天妃庙、财神庙、关帝庙，伙计们各杀猪宰羊，俱是王府二班子戏，唱了三天。”谭娄拱手同声道：“恭喜，恭喜。”宋云岫道：“托福，托福。别的不说，总是二公盘缠休愁。只要中进士，拉翰林，做大官，一切花消，都是我的，回家也不叫还。”说着早不觉哈哈大笑起来。谭娄共道：“这个很好。”德喜捧茶上来，宋云岫道：“这是咱家里人么？”谭孝移道：“是。”宋云岫道：“娃娃认得我么？我在曹门大街路北大门楼儿住，我姓宋。”德喜道：“我认得。”一面散茶，一面磕下头去。邓祥也磕了头。宋云岫笑道：“转筒好二爷，好二爷。”大家都笑起来。又说道：“你们在这里住，我从沙窝门进京，再找不着。昨日到尤老爷、戚老爷处，才问明白在悯忠寺后街。今日才着门儿。到明日，我请二位老爷到同乐楼看戏。叫你们跟班也看看好戏。”娄潜斋道：“表弟如今在京，别有甚么事体？”宋云岫道：“别的无事。我当初二十岁，随你表伯在京走过，今年十七年了。如今到京里瞧瞧，住上一个月，还要到天津，同伙计张老二回咱祥符。”谭孝移道：“这里房子宽绰，就搬行李，移在一处何如？”宋云岫道：“我是要到京里看看，各人便宜。”

须臾，掇上饭来。让坐吃饭。饭完，宋云岫就要起身。德喜道：“宋爷跟的人，还没吃完饭哩。”捧茶上来，宋云岫接茶在手，

说道：“我今日出去看条子，拣好班子唱热闹戏，占下座头。不请别人，就是咱三人。我亲自来请，与二位添些彩头，好做官。我异日路过衙门，唱堂戏回敬我，不准推辞。我走罢，我还去看看宋门上符洲汪老爷去。”孝移道：“明日不能看戏。”潜斋极力撺掇，孝移方肯应允。云岫说罢就走，二人送至大门口。云岫上的车，还说道：“只管放心盘缠，现今咱发了财。来时全然不料有这。”乘车而去。二人回来坐下，孝移道：“少年豪爽的很！”潜斋道：“这表弟是个最好的。为人心无城府，诸事豪爽。他却不会妄交一人，不邪走一步。将来还有个出息。”

到了次日傍午时，宋云岫来了。恰好二公在寓，进门来拱手道：“我今日来请看戏，江西相府班子，条子上写《全本西游记》。我亲自进同乐楼拣的官座占定。二公只穿便服，娃娃们带上垫子，咱就同去。”立催二公各带一仆，邓祥套车送去。云岫坐在车前，一径直到同乐楼下来。将车马交与管园的，云岫引着二公，上的楼来。一张大桌，三个座头，仆厮站在旁边。桌面上各色点心俱备，瓜子儿一堆。手擎茶杯，俯首下看，正在当场，秋毫无碍。

恰好锣鼓响处，戏开正本。唱的是唐玄奘西天取经，路过女儿国。这唐僧头戴毗卢帽儿，身穿袈裟僧衣，引三个徒弟——一个孙悟空，嘴脸身法，委的猿猱一般。眼睛闪灼，手脚捷便。若不是口吐人言，便真正是一只大猱猴。一个猪八戒，长喙大耳，身着黑衣，手拿一柄十齿钯子。出语声带粗蠢，早已令人绝倒。一个沙僧，牵着一匹小白马，鞍屉鞦辔，金漆夺目，真正是马。全不似下州县戏场，拿一条鞭子，看戏的便会意，能“指鞭为马”也。师徒四人，到女儿国界，一个女驿丞，带着两个女驿子

接见。孙悟空交与天朝沿路勘合——到一国，国主要用印过站，还要迎接管待。女驿丞双手接住勘合，回朝转奏国主。这个猪八戒的科诨俳场，言语挑逗，故作捋耳挠腮之状。这众人的笑法，早已个个捧腹。女驿丞回朝，这女主登殿。早奏细乐，先出来四个镇殿女将军，俱是二十四五岁旦脚扮的，金胄银铠，手持金瓜铜锤，列站两旁。又奏一回细乐，四个女丞相出来，俱是三十岁上下旦脚扮的，个个幞头牙笏，金蟒玉带，列站两旁。又打十番一套，只见一个女国王出来，两个宫女引着，四个宫女拥着。这六个宫女，俱是十七八岁年纪扮的，个个油头粉面，翠钿仙衣。那两个引的宫女，打着一对红纱宫灯前导，那后边四个宫女，一对日月扇，一对孔雀幢，紧拥着一个女儿国国王出来。这女主，也不过二十岁，凤凰髻，芙蓉面，真正婉丽自喜，更且雅令宜人。再看那些旦脚，纵然不下侪于曹桧，只可齐等乎虢秦。女主衣霓裳霞帔，看者目为之夺；环佩宫商，听者耳为之醉。六个宫女围住上场，念了一套《鹧鸪天》引子，才轻移莲步，回转到主位坐下。这女驿丞奏明天朝活佛，路过本国，勘合用印的情事。女主俞允，便与四大丞相商量款待天朝高僧的事宜。四丞相奏了仪注，传旨明日迎迓，到柔远厅上筵宴。即着女驿丞投启订期，速回驿伺候；若有慢，即行梟首为令。

做完此出，下一出即是女主郊迎玄奘师徒，到柔远厅上摆筵。话要捷说，到了排宴之时，玄奘正坐，左边是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三席，右边是女主一席，仰面斜签相陪。这个场中，猪八戒口中不吃素席，摇耳摆腮；眼中却艳女臣，神驰意羨。这孙悟空再三把持，怕八戒失仪，却又不肯手扯口斥。这个光景，早令人解颐不已。那边席上，女主含着个伉俪之情意，有许多星眼

送暖、檀口带酸的情景。这玄奘直是泥塑木雕，像是念《波罗蜜多心经》。这一出真正好看煞人。再一出，更撩人轩渠处，乃是八戒渴了，曾吃过女儿国子母河的水，怀孕临盆。上场时，只见孙悟空搀着大肚母猪，移步蹒跚可笑，抱腹病楚可怜。这潜斋欲解孝移的胸中痞闷，笑道：“孝老看见‘豕腹彭亨’么？”孝移大笑道：“今日方解得‘豕人立而泣’。”彼此大笑不已。只见这孙悟空扶八戒坐在一个大马桶上，自己做了个收生稳婆，左右抚摩，上下推敲，这八戒哭个不住，宋云岫道：“怎的不见一个女儿国女人？”潜斋道：“豕四月而生，想是过了女儿国了。”孝移又复大笑。少时肚子瘦了，悟空举起大马桶细看，因向戏台上一倾，倾出三个小狗儿，在台子上乱跑。孝移笑道：“‘三豕’讹矣。”潜斋亦笑。原来是戏班子上养的金丝哈叭狗。那看戏的轰然一笑，几乎屋瓦皆震。忽的锣鼓戛然而止，戏已煞却。

且不说众人拥挤而出，这娄潜斋看谭孝移眉目和悦，神致舒畅，不似连日颦蹙之态。宋云岫道：“人松了，咱也该走罢。”一齐动身下楼。德喜儿、多魁儿夹着垫子。宋云岫道：“就到晋郇馆内吃饭。”孝移也不甚推辞。

原来孝移在都中柏公花园居住，为甚的有了胃脘作疼之病？总缘人生有性有情，情即性之所发。若是遇的事有个趣儿，听的话有个味儿，心中就可以不致郁结。这孝移住在读画轩内，虽有花木可玩，书史可看，毕竟是琴瑟之专一，自非圣人，谁能无闷？况且又有家事在心，鞭长莫及，不免有些闷闷。这娄潜斋是孩童时知己，一眼瞧破，想着破其郁结，所以云岫说请看戏，潜斋便怂恿。及见了戏，却也有些意外开豁。谭娄纯正儒者，那得动意于下里巴人？此段话说，于理为正论，于书上为卮言。单讲宋云

岫邀谭娄二公到晋郇馆，点了几碟子菜儿，不过是珍错鸡鱼、熏腊腌糟等物，吃了数瓶南酒。德喜儿、多魁儿、邓祥及宋宅跟的，共成醉饱。开发饭食银两。出的馆门，一向悯忠寺后，一向沙窝门街。彼此致谢，各拱而归。

谭娄径向读画轩而来。到了读画轩，早已黄昏，点上烛台，孝移说也有，笑也有，娄公暗喜不置，心中想到：“人生客居在外，最怕的是有病，有病最怕是孤身，今早谭兄外边走一走，便尔精神爽利。”早宽了朋友关心之责。

次日，二人坐车上沙窝门，访着宋云岫住处，一来回拜，二来致谢。偏偏宋云岫向汪荇洲家赴席。将信儿留于店主，径自回来。

一日，戚尤二公先后来拜。谭公不在寓所，二公俱回。隔了数日，戚公具柬春茗，尤公亦差人投帖，谭孝移俱具了辞谢柬儿。娄潜斋问道：“兄言戚尤二公，情意周密，何以辞他的席面？”谭孝移道：“戚尤两乡亲，虽切于梓谊，但官场中还有别客。咱的前程低微，那朝贵视之如泛泛，何苦的樽前一身多泥？即令少为垂青，未免都是官场中不腆之仪注、无意之关切，反误了咱两个一日促膝快谈之乐。”娄潜斋极为叹服。自是朝夕谈论，共阅柏公所送诗文，有疑则互质，有赏心处则互证。以待次月放榜，南宫高发。

谁知到了晓期，礼部放榜，潜斋竟落孙山。潜斋却不甚属意，孝移极代娄公抱屈。自己长班来了，与了三百钱，写与河南娄昭名字，代查败卷。查来时，只见三本卷面，写着“兵部职方司郎中王阅”，大批一个“荐”字。头场黑、蓝笔俱全，二场亦然。到了第三场，策上有两句云：“汉武帝之信方士，唐宪宗之饵丹药。”

这里蓝笔就住了。谭孝移道：“咳，此处吃亏，可惜了一个联捷进士！”闲话中，孝移甚埋怨潜斋策中戇语，殊觉无谓：“总之人臣事君，匡弼之心，原不能已，但要委屈求济，方成得人君受言之美。故如流转圜，君有纳谏之名，而臣子亦有荣于史册。若徒为激切之言，致人君被拒谏之名，而臣或触恶而予杖，或激怒而为杀，纵青史极标其直，实则臣子之罪弥大耳。况潜老以过戇之词形于场屋，既不能邀其进呈，且暂阻致身之路，此何为乎？要之，弟非以结舌冻蝉勸良友也。”潜斋极为谢教。孝移又道：“臣子固不可以戇言激君父之怒，若事事必度其有济，不又为阿谀取容辈，添一藏身之窟乎！”潜斋又极为首肯。

一二日间，河南回籍举子，也有约娄潜斋偕归的，潜斋以不能遽归谢却。缘潜斋之意，想着留京与孝移作伴。见孝移精神爽朗，心下着实喜欢，自己功名得失，反付之适然。

忽一日，孝移不吃夜间晚酌，蒙头而睡，说是胸膈作酸。德喜儿泡莲粉，不吃；问说烫甜水鸡卵儿，也摇手不用；只吃了一口元肉砖茶。潜斋问了几遍，总言：“微微作楚，无甚关系，娄兄只管放心。”

过了一夜起来，孝移说：“告病呈子，我是一定投部哩。”潜斋因在外边听说，浙江监军内臣果有《奏请拣发海疆佐贰人员沿海备倭以凭差遣》一疏，深服谭公料事不差，尚未敢对谭公说。且深知谭公是留心经济之人，断断不肯规避。但这本系内臣所奏，到浙必要谒见阉寺，出身之始，先难为了此膝一屈。恰好谭孝移仍要递告病呈子，娄潜斋是真正经术之士，明决果断，即于本日帮办的，把呈子投讫。

尔时天下保举贤良方正人员，告病者共有七人，部批候验。

大人即差仪制司司官，照司务厅册子所注各员寓处，亲行检验。别处不必详说。单讲到了读画轩，验了万全堂包丸药儿票儿，取具“原任吏部司务厅、房主柏永龄，同乡、河南举人娄昭”，结得“保举贤良方正、正六品职衔谭忠弼，委系患病，并无捏饰规避情弊”甘结，司官回部禀明，大人即于谭忠弼名下，吩咐注“患病回籍”四字，交于经承书办收存呈词、甘结备案。

此下单讲谭娄商量南旋事宜。谭孝移道：“读画轩住了二年，当备房租交于柏公。”潜斋道：“我亦半年，亦当分任僦价。”孝移笑道：“东君该与西席垫备。”潜斋笑向箱中取出一封道：“此嫂夫人之预垫也。”只见邓祥跑来说：“宋老爷来。”二人忙出迎接，宋云岫已到轩中。为礼坐下，道：“我在天津卫，见人家门首插捷报旗，说是京城已开了进士榜。料表兄必然高中，火速进京，到沙窝门街店里，门房有贴的《题名录》，方知表兄抱屈。”孝移道：“策上两句话错了，便成下科高魁。”潜斋道：“自不检点，更有何说。”孝移道：“那忘了检点，就是下科检点张本。”云岫道：“谭先生呢？”潜斋道：“已得正六品职衔，告病回籍。”云岫道：“几日起程？”孝移道：“不过三日。”云岫道：“桌面上银子做啥呢？”潜斋道：“主人房租。”云岫道：“就是这些么？”孝移道：“得五六十两。”云岫叫跟的小厮说：“提过搭裢来。”云岫掏出两封，放在桌面上笑道：“我本意是为中进士拿来，难说未曾中进士，就不拿出来么？既是决计要走，我如今与二公办驮轿去。就定于十六日起身。”吃了茶就走，娄谭留不住，出门坐车走讫。

这二公回到轩上，叫德喜儿拿搭裢来，装上六十两银子，带两个辞行名帖，径上北院而投。这虾蟆一见，飞告柏公，走的太

紧，绊了一跤。起来又跑，刚到厅上告说，二公已上阶级。柏公急忙出迎，说道：“老者不以筋骨为礼。”一拱而坐。谭公说：“两年搅扰，兼聆教益，这十六日旋里，理应稟辞。”娄公说：“遽尔瞻韩，屡蒙见召，尚未暇拜谢。今附谭兄骥尾，同回河南。转盼三年，再来登堂。”柏公道：“二公之事，老朽在邸抄上已备悉颠末。只是遽尔言旋，情不自胜，却也无可奈何。但再吃我一杯酒儿，少伸微忱。”谭公道：“缙绅二年，无以留别，谨此不腆，老先生胡乱赏人罢。”柏公大笑道：“嘻！二公，我今年八十七岁，我还要这东西做啥呢？我自幼儿就不晓的见钱亲，只晓的见人亲。我做那芝麻大官儿，日日到部里，谨慎小心，把我该办的事赶紧办完，只怕有破绽，惹出处分来。那各司的郎中、员外老先生们，尽有实心做官的，我心中虽极为歆羡，却从来不曾妄为攀援，流落到那走声气的路上，叫旁观者夸是官场中一把手。官儿虽小，着实怕这‘一把手’三个字。这老先生们也就有俯念拙诚、忘分下交的。始而略赐颜色，渐渐的也竟成了性命之交了。咳！只因我多活了几十岁，如今都谢世而去。算将起来，没人了。内中有几位，俱是君子路上的人，只是见理太执，有受了廷杖死的，有贬窜远方不知所终的。最可恨者，朝中若有了专权的官儿，他们个个是糊涂利害，愚而且狠的。这几位老先生，偏偏要出来和他们兑命。却不知千古之巨奸大憨，将来总没有好结局，何况阉宦！譬之猛虎当道，吃的路断人稀，必有个食肉寝皮之日。这些弄权蛊国的人，将来必有个灯消火灭之时。我若有冯妇本领，就把虎一拳打死，岂不痛快？只因他有可负之隅，又有许多伥鬼跟着，只有奉身而退，何必定要叫老虎吃了呢？及到老虎没了时，天朗气清，这正是朝廷蒿目四望，想几位留为有余的老成典型，

大家整理起来，可怜这君子一边人，早已损之又损，以至于无矣。此岂是祖宗养士数百年之意？”

说未了，女婢玉兰托盘捧出玫瑰澄沙馅元宵儿三碗，分座递了茶匙。吃完，玉兰托盘接碗已毕，柏公吩咐道：“你叫厨下焦家女人来。”柏公又叫道：“虾蟆过来。”虾蟆站在门边，焦家、玉兰俱到。柏公取过小封银子拆开，乃是八锭儿，笑道：“掠美市恩罢。”与了虾蟆两锭，说：“为你会看狗。”与了玉兰与焦家各三锭。叫虾蟆磕头。“你两个不谢赏，走罢。”遂推大封，叫德喜儿仍自收住。孝移道：“别无可奉，聊作别敬。”柏公大笑道：“别敬乃现任排场，弟已告休，二公尚待异日，何必为此？但愿二公再来京师，我若未填沟壑，还到南书房居住，或者也显得‘观近臣以其所为主’。若是没了我，只望到门前一问，不敢求脱骖之赠，也不敢望出涕之悲，但曰：‘此吾故馆人之丧也。’那时节老店家九泉之下，就平白添上无数身分。”因指银子道：“这就算弟之赙仪，叫贵管家收住，路上一茶。弟是万万不受的。”谭娄二公见柏公语言割切，不敢再让。又略坐一坐，说要收拾行李，告辞起身。柏公相送作别。

回到读画轩，宋云岫已早坐在那里。跟定两个骡夫，在院里。宋云岫道：“两顶驮轿，我已置办停当。六头骡子，我亦雇觅妥贴。银子已开发明白，只用二位验他们的行契。他们跟来，只问是十六日起身，那日他们早来这里伺候。到家留他们住一天，赏他们酒钱一吊。路上伺候的好，酒钱再添一千。到那日我早晨就到。我走罢，还要置两件东西。”二公送至大门而回，骡夫也跟的走讫。

这谭孝移又坐车到戚尤二公处辞行。娄潜斋照料邓祥们包

装箱笼搭裢。不多一时，孝移回来说：“二公俱上衙门，有伺候皇上宿斋宫的事。帖子留下。”到了次日，柏公送到一席，说不能亲往奉杯。晚夕，戚公差人送路菜一瓮，随带包封家信，说不能看行。少时，尤公差人送上好油酥果子一匣，说是路上点心泡茶。各与谢帖及家人犒封儿。

到启行之日，宋云岫来。跟的人提两把宽底广锡茶壶，说到轿内解渴便宜，省的忽上忽下。两个长班，各来送行，谭公赏银四两，娄公也与了一封。驮轿已到，两长班各扶二公坐讫，回首别了云岫。却见虾蟆大痛，孝移极为惻然。骡夫打了一声胡哨，驮轿走开。邓祥套车，德喜、多魁坐在上面，压住行李相随。霎时出了彰仪门西去。却说这个彰仪门，进的、出的是两样心思。有诗为证：

洞敞双扇附郭门，来时葵向喜朝暾。

但逢西出常回看，万里依依恋至尊。

本夕停驂良乡，投店住下。邓祥等又复检点行囊，务要捆扎妥适，以便长行。娄潜斋怕孝移前症或犯，路上难以行走。看时却见孝移细阅壁上写的诗——有旅人诗，女郎题句，也有超群出众的。孝移心旷神怡，极为欣赏，毫无一点病意。潜斋不胜畅快。因想着缕路拣古圣先贤遗迹、忠臣孝子芳踪，与孝移流连一番，足以拨去尘嚣，助些兴致。至于曹瞒、高洋、慕容、石虎的屯占地方，俱以无何有之乡置之，恐其败尚论之兴。早已打算停当，这良友关切至情，可谓周到极矣。次日过涿州，黄昏到店，说张桓侯四言诗、《刁斗铭》，桓侯美秀多髯，李义山所谓“张飞胡”的考证，孝移欢然。此后，过望都县，谒帝尧庙。至赵州桥，说隋匠李椿造，并说俗下张果老骑驴，将压断此桥，鲁班一手撑住，

各鼓掌大笑。过洺州，说李文靖故里，娄潜斋还提起写匾的事，笔法惭愧先贤。过沙河县，说宋广平《梅花赋》。至邯郸县黄粱梦祠，孝移说：“去年在京做梦，曾到此处，遇见一个官儿，请我做参谋。”彼此又笑起来。过彰德府，说韩魏公相业。过汤阴，上文王演《易》台，谒岳忠武祠。过卫辉，谒比干墓，看宣圣遗笔。到延津，说黄河故道，遥指浚县大伾山。

不说沿途考证芳躅。单讲到黄河，船走对岸登崖。二公复上驮轿，遥见铁塔。不多一时，进了古封丘门。德喜引路上萧墙街，多魁引路上文靖祠西边胡同。轿上各谢承携，分头而归。

第十一回 盲医生乱投药剂 王妗奶劝请巫婆

话说谭孝移自都门回来，傍午到家。王氏接着，便叫：“端福儿，快来瞧你爹来，你爹爹回来了！”端福欢喜非常，上前磕头。这夫妻、父子将近二年不曾见面，今日久离初合，亲爱自不必说。王中、蔡湘、双庆一班仆人，也都喜得主人到家，同来磕头。王中自去安插车户。

谭孝移洗了风尘，换了行装，即叫开祠堂门，行了反面之礼。吃了午饭，这一切家间事务，也没头儿问起。少顷，阎相公请见，就出来到客厅说话。王中也跟到前边，问些京中起居、归途缘由。

忽一声说：“侯先生到。”王中便说：“是今年大相公从的师傅。”孝移慌忙出厅相迎。行礼坐下，孝移道：“先生奉屈舍下，小儿多领教益，尚未得致谢，何敢承此先施。”侯冠玉道：“多蒙王姐夫推荐府上教书，常自愧以为不胜其任，何敢领谢。”孝移道：“先生过谦。弟不在家，只恐简慢取罪。”侯冠玉道：“府上供用极好，贱内也颇能节俭，甚觉宽绰。”孝移道：“小儿愚蠢，先生未免过费精神。”侯冠玉道：“令郎资稟过人，三个月读了三本儿《八股快心集》，自是中人以上可以语上的。”孝移道：“感谢先生指引。”侯冠玉吃完茶，说道：“老先生才到家，料着忙迫。

现在学生读的文章，选中了一道截下题，尚未圈点，要到学中与他细讲，告辞罢。”孝移道：“今夕残步，不敢奉谒，明日竭诚到书房拜揖。”送的出门，侯冠玉从大门转至胡同口，回碧草轩去。

孝移见冠玉说话光景，便问王中道：“适才侯先生说，王姐夫推荐。是那个王姐夫？”王中道：“大约是曲米街舅爷。”孝移道：“先生口语是外来的人，曲米街这宗亲戚，你知道么？”王中道：“听说先生内眷，与姪奶是干姊妹。”孝移略点点头儿，没再说话。

延师教子，乃是孝移第一宗事。次日早饭后，便从后门上碧草轩，带些京中物事，看拜先生。到了轩上行礼坐定，只见端福儿一个在座。因问：“王隆吉没上学么？”侯冠玉道：“打开春王姐夫烧香朝南顶去，隆吉在铺子里管账目，已多日了。”孝移道：“可惜了！是一个有造之器。”又问道：“端福的《五经》读熟不曾？讲了几部呢？”侯冠玉道：“如今考试，那经文，不过是有一道儿就罢。临科场，只要七八十篇，题再也不走；即令题走了，与同经的换。要是急于进学，想取优等，只用多读文章，读下千数篇，就够套了。”孝移道：“穷经所以致用，不仅为功名而设；即令为功名起见，目不识经，也就言无根柢。”侯冠玉道：“只要多读时文，俗语说：‘好诗读下三千首，不会做来也会偷。’读的多了就会套。‘砍的不如镢哩圆’，放着现成不吃，却去等着另做饭？这大相公聪明的很，他是看猫画虎，一见即会套的人。”孝移微笑道：“端福不甚聪明，恐画虎类犬。”遂起身向端福座位而来。掀起书本，却是一部《绣像西厢》，孝移道：“这是他偷看的么？”冠玉道：“那是我叫他看的。”孝移道：“幼学目不睹非圣之书，如何叫他看这呢？”侯冠玉道：“那是叫他学文章法子。这

《西厢》文法，各色俱备。莺莺是题神，忽而寺内见面，忽而白马将军，忽而传书，忽而赖柬。这个反正开合，虚实浅深之法，离奇变化不测。”孝移点头，暗道：“杀吾子矣！”这侯冠玉见孝移点头，反认真东翁服了讲究，又畅谈道：“看了《西厢》，然后与他讲《金瓶梅》。”孝移不知其为何书，便问道：“《金瓶梅》甚么好处？”侯冠玉道：“那书还了得么！开口‘热结冷遇’，只是世态炎凉二字。后来‘逞豪华门前放烟火’，热就热到极处；‘春梅游旧家池馆’，冷也冷到尽头。大开大合，俱是左丘明的《左传》、司马迁的《史记》脱化下来。”又说了一会话，大约语言甜俗，意味粗浅，中藏早是一望而知的。孝移细看儿子，虽在案上强作哼唧，脸上一点书气儿也没有。大凡学生肯读书，黑麻脸儿都是秀气；不读书的，即是白净脸，也都是油气。这是莫之为而为的。

孝移见端福儿神情俗了，又见侯冠玉情态，更瞧透了十二分，心中闷闷。回到家中，见了王中，问道：“这先生平日做何生理？做过先生不曾？”王中道：“平日也不知道。只是听人说，这先生会看病立方，也会看阳宅，也会看坟地，也会择嫁娶吉日，也会写呈状，也会与人家说媒。还有人说他是枪手，又是枪架子。奶奶听说只供粮饭不用管饭，就应允了。”孝移默然不语。是晚睡下，细为打算：将下逐客之令，自己是书香世家，如何做此薄幸事，坏了一城风气？继留作幕中之宾，又怕应了京中所做之梦。千回百转，无计可施，遂暗叹道：“妇人坏事，如此可恨，他并不知坏到这个地位！”

次日清晨起来，到阎相公账房闲话。因说侯冠玉的事，阎相公道：“古人云：‘师道立，则善人多。’晚生看这侯先生，恐不

足以当师长之尊。”王中插口道：“不如开发为妙，大爷也不用见他的面，小的自有酌处。”孝移道：“咱家也算省城斯文之望，这般做法，后来咱怎的再请先生？叫城中读书之家，如何再请先生呢？再酌夺。”又向阎相公道：“先生者子弟之典型。古人易子而教，有深意存于其间焉。嗣后子弟读书请先生，第一要品行端方，学问淹博。至于子弟初读书时，先教他读《孝经》及朱子《小学》，此是幼学入门根脚，非末学所能创见。王伯厚《三字经》上说的明白：‘小学终，至四书。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是万世养蒙之基。如此读去，到做秀才时，便是端方醇儒；到做官时，自是经济良臣；最次的也还得个博雅文士。若是专弄八股，即是急于功名，却是欲速反迟；总然幸得一衿，也只是个科岁终身秀才而已。总之，急于功名，开口便教做破、承、小讲，弄些坊间小八股本头儿，不但求疾反迟，抑且求有反无；况再加以淫行之书、邪荡之语，子弟未有不坏事者。”说罢起身而去。

回到楼下，因久客旅邸，不如在家安逸，又路途劳顿，不如安坐闲适；况到家数日，这劳身动心的事儿，一切都要安顿摆布，吩咐应酬的话，说的也多，此夕觉得疲困，睡到床上，便入梦境。到了五鼓，猛然醒了。这侯冠玉事突然上心，枕上自说道：“我一生没半星儿刻薄事，况且在京都中住了二年，见得事体都是宽宽绰绰的，难说到家进门来就撵了一个先生？若是做的错了，是开封府师道之不立，自我先之矣。大坏文风，大伤雅道，此事只得放下。”等得天明时，即起身到前厅呼唤王中，说道：“昨晚说侯先生那事，做不得。”王中道：“小的也想了一夜，做的太狠，关系甚大，小的说的错了。如今仍旧照常，到九月以后，便不显痕迹。”孝移点头，仍回楼下。

未及进门，双庆来说：“孔老爷来了。”孝移速穿楼过厅，前院迎客，让至厅上相见，为礼坐下。少时，程嵩淑、张类村、苏霖臣，前后不约而至。不过把京城守候将近两个年头方得引见，总是“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二语可尽其概。诸公辞去。

到了次日，盥洗更衣，想要回拜来客，忽而端福抱着一部书儿到跟前。孝移接过看时，乃是一部《金瓶梅》，问道：“谁叫你拿的？”端福道：“先生说，爹爹没见过这一部书，叫我拿到家里，叫爹爹看。”孝移接过一看，猛然一股火上心，胃间作楚，昏倒在地。王氏急急搀起。这胃脘疼痛病犯了，少不得覆被而寝，呻吟之声不绝。

邻舍街坊都知孝移带衔荣归。这日大家商量聚齐，登门叩喜。王中不得已，以家主染病回告，众人道：“远路风尘，休息两日，待好时，我们再来叩问。”又来了几家铺子房客，王中也是这样答应。是日孔耘轩来望亲家，王中说明了，孝移叫请至楼下。拥被而坐，单候耘轩叙阔。耘轩是内亲，又是契友，径至榻前探问。二人说不几句话，只见孝移眉目蹙然，想是作楚之甚。因问：“孝老从未有此病，何以突然患此？”孝移道：“去年在京，已有此病根，不料今日又犯了。幸是到家，若是路上，更要吃苦。”耘轩不敢多坐，辞别而去。过了一日，侯冠玉亦来问病——不知东家主仆商量的话也——孝移叫端福儿对说，病中不能会客。

又一日，程嵩淑、苏霖臣、张类村同来探问，孝移急欲相会，又恐病躯难以久劳，不得已，只得叫王中请到楼下。大家略叙一叙，三位客一茶即去。因此谭孝移远归有病，一城中都晓得了。

却说本城新任医官董橘泉，听说谭孝移患病，又有声望，又有钱财；若治好，又有名，又有利，只是无路可进。猛然想起旧

年两学老师曾与谭宅送过匾，便来央陈乔龄一荐。这陈乔龄即差胡门斗，拿一个名帖儿，一来候病，二来荐医。王中拿帖儿说了，孝移吩咐致谢，即请所荐董先生来。这也是胃脘痛的急了，恨不得一时就要好的意思。不多一时，董橘泉到了，客厅一茶，便来楼下看脉。

橘泉见楼厅嵯峨，屏幃鲜明，心下暗揣：“这必是平日多畜姬妾，今日年纪，不用说，是个命门火衰的症候。”及到床前，孝移拥被而坐，方欲开言，董橘泉说：“不可多言伤神，伸手一看便知。”孝移伸出左手来，橘泉用三个指头候脉。只见指头儿轻一下，重一下。又看右手。橘泉摇头道：“保重！保重！却也必不妨事。两寸还不见怎的，关脉是恁的个光景，只有尺脉微怕人些。老先生大概心口上不妥的要紧。”孝移道：“疼的当不得，求先生妙剂调理。”橘泉道：“不妨，不妨，不过是一派阴翳之气痞满而已。管保一剂便见功效。我到前边开方罢。”孝移道：“感谢不尽。”

端福儿同王中引董橘泉到账房来，阎楷接着，行礼坐下。橘泉拿起笔来，要一个红帖儿，落笔如飞，写了一个八味汤儿官方。王中执方取药，橘泉便向阎楷说道：“我立方不比别人，一定要有个汤头，不敢妄作聪明。即如咱适才立那个方，乃是张仲景治汉武帝方子。六味者阴也，桂附者阳也，一阳陷于二阴之中，乃是一个坎卦。老先生命门火衰，以致龙雷之火，上痞冲于心胃。只用这桂附补起命门真火，那痞满之气自消，何能作疼？所谓益火之源，以消阴翳是也。且是王叔和脉诀上……”说犹未完，王中已到对门铺子取回药来。董橘泉展药包把肉桂嚼了一嚼，说道：“还不是顶好交趾桂。这茯苓片子也不是真云苓。拿到后边，

权且煎吃罢。”

不说董橘泉在前边与阎楷说那孙思邈、朱丹溪古今医道。单说孝移吃了八味汤，到晚上便觉热起来。夜间吃酒时，王中向董橘泉说：“吃了药，热的要紧。”橘泉道：“吃了桂附，岂有不潮潮之理！”吃完了酒，董橘泉便在账房里睡了。到半夜，后头院一片说：“热的当不得！”王中又来拍门对说。橘泉只得起来，说道：“我看那肉桂不真，也就怕助起邪热来。若是真正交趾桂，再无此理。”挨至后半夜，病体才觉清凉些。橘泉见不是路，清晨起来，对阎相公说：“我今日还要上杞县，杞县程老爷请，说定今日马牌子要来。待我从杞县回来，再来看。全不妨事。”阎楷只得送出大门，一拱而去。

却说昨日王中取药之时，半半堂药铺里住着一位外来的医生，叫做姚杏庵，拿过方子一看，便摇头道：“太热！太热！只恐不受。”果然吃了药，热将起来。王中想在心头，又见董橘泉走了，便向王氏道：“前日取药时，铺子里姚先生就知道要热起来。或者那姚先生药理不错么？”王氏是着急之人，得不的一声，即命王中请姚先生来。对门不远，王中便去相请。姚杏庵到了账房坐下，说道：“我昨日见了那方子，便知道是胡写哩。待我到病前一看。”王中又叫端相公引到病房坐下，看见孝移满面发红，便道：“这是些小之病，何用峻补。”看了一遍脉说：“左心小肠肝胆肾，右肺大肠脾胃门。这右关脉浮洪而散，明是脾胃之症，与尺脉何相干涉？”孝移听说“脾胃”二字，是说投的。这姚杏庵辞去，到了前边，王中请进账房，杏庵道：“不用开方，你随我到铺子里罢。”果然王中跟着，杏庵跳进半半堂柜台里边，扯开药橱，这斗子一提，那包子一撮，又在臼子里捣了一味，早攢

了一剂承气汤。因见病不受补，便泻的大胆了，大黄用了八钱，外加芒硝一撮。

这孝移娇嫩脾胃，兼且年过五旬，那里当得这狼虎之药？吃到腹内，移时便泻。一夜泻了十余遍，床褥狼藉不堪，还泻之不已。一家子通夜没睡。五更时，王中开门，来对门叫门，说大泻不止。姚杏庵那里还敢开门。只听得柜房内高声喊道：“大黄者，大将军也。有病以当之。不怕，不怕。”再也不言语了。

本来谭孝移不过是不服水土，又有些郁结，原非丧命之病。两个盲医生，一个峻补，一个洞泻，遂弄成一个大病。古人所以说出两句话来：

学者若不知医，比之不孝不慈。

却说次日娄潜斋陡然听说孝移病势已重，吃一大惊，急忙骑马来看，到门前恰遇孔耘轩。二人径至榻前。见孝移顿改前容，大加着急。王氏也不避客，站在楼西间里听说话。王中也在卧房外擎茶伺候。端福坐在床边，孝移气息奄奄，不能多言。王氏便说：“用药吃亏。”潜斋道：“药不是轻易吃的。但看好医生用药投症，直如手取一般，就知盲医生用药乖方，不用说直如手推一般了。如今不如不用药罢。”耘轩道：“草根树皮，总不如谷食养人。如今不如只以稀粥软饭将息自好。”王氏道：“先生、亲家的话，我记着就是。”二人不敢久坐，径至前厅。说了两三句久未聆教的话，又叹息了一回。耘轩说：“孝移气色不好，甚为可虑。”潜斋吩咐王中道：“不如意的事，万不可令病房知道，恐怕动气。你大爷是个郁结之症，我在京已知道最清。”王中道：“小的晓得。”说着，早已落下泪来。二人快快而去。

到午后，曲米街曹氏引着王隆吉到来。见了姐姐，便说：

“他舅从南顶回来，又上亳州去。我并不知道姑爷从京上回来，今早方听地藏庵范师傅对我说：‘萧墙街谭山主京上回来病了。’是他在这街里化缘听说的。我所以急来问问，也没拿礼来。”王氏道：“亲戚们何在礼不礼，这就是妗子关心。”话犹未完，侯师娘董氏也从后门进来，王氏迎让坐下，就说起初吃药坏事的话。曹氏便道：“咱曲米街火神巷内，有一个赵大娘，顶着神，才是灵验有手段。明日你可去神堂里问问。”王氏道：“我如何能出门？况他姑夫那个性子，也不敢去。”董氏接口道：“我在东街时，见赵大娘，也有人请他看病哩。神是活神，许人请轴子。”王氏道：“也罢。您妗子早些回去，替我请他，连轴子请来。把法圆师傅也请来，好替咱神前回话。只是要悄悄的。坐斗利市钱，我不少他的。等好了谢神时，就不怕他姑夫知道了。”只听楼下一声要茶，王氏起身答应，大家都走了。端福自送妗子、师娘出后门而去。

到次日，曹氏、法圆带领赵巫婆，都到侯先生家。王氏闻信，叫众妇女打楼东边过道过前边去。到了客厅，这赵大娘才三十四五年纪，拿腔做样，也都为了个妇人礼儿。赵大儿斟茶吃讫，把厅门子关了，挂上轴子。果然轴子上下神祇只有几十个。王氏拈香磕下头去。只见赵大娘打呵欠，伸懒腰。须臾，眼儿合着，手儿掐着，浑身乱颤起来。口中哼哼，说出的话无理无解，却又有腔有韵。似唱非唱、似歌非歌的道：“香烟缈缈上九天，又请我东顶老母落凡间。拨开云头往下看，又只见迷世众生跪面前。”法圆便叫王氏跪下。王氏道：“我不会回话。”扯住法圆也跪了。法圆道：“阿弥陀佛！只为谭乡绅有病，求老母打救打救。阿弥陀佛，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赵巫婆又哼起来：“昨日我从南天门

上过，遇见太白李金星，拿出缘簿叫我看，谭乡绅簿上早有名。他生来不是凡间子，他是天上左金童。只因打碎了玉石盏，一袍袖打落下天宫。”法圆道：“怪道谭山主享恁般大福，原来不是凡人。”

且说王中正在账房与阎楷纳闷含愁，忽听客厅有唱歌之声，吃了一惊。急走在榻子外边一听，却原是跳神的，急的一佛出世，慌忙把大门锁了，怕有客来。急从东过道走到楼院，却不见一个人。原来他的女人赵大儿及德喜儿、双庆儿，都在客厅看跳神。王中急叫赵大儿，悄悄骂道：“我叫你死哩！你快去楼下，看大爷要茶要水。”连德喜儿、双庆儿，都叫站在院里。王中恐怕家主知觉，定然火上浇油。自己也不敢走开，站在当院，以图支吾遮掩。又听的前边的声音一发高了，王中不得已，嚷道：“小德喜，还不低声，不怕惊醒大爷打你么？”那客厅声音也就小了。少时，前边回了神，烧过送神纸马，无非神许打救，王氏许地藏庵菩萨面前龙幔宝幡的话。还说今夜黄昏，要办面人桃条、凉浆水饭斩送的事，不必细述。

少顷，只见一班妇女从闪屏后出来，法圆拿着神轴，侯师娘也跟着。王中见这胡闹光景，只得背着脸，让他们过去。恰喜此时孝移睡着，不曾听见。一班妇女都进厨房坐下。王中到底不放心，走在厨房门首，向姑子说道：“范师傅，宅下待你不薄，你也事无不经，诸事要你小心。”法圆已知其意，答道：“我明白。”这是王中镇压法圆的意思。众人俱不能解。因此把斩送的事，法圆自行打开。吃罢午饭，连坐斗利市，都有人取的拿去，一行了。

次日，法圆于观音灵课中拣了一个吉祥帖儿，送与曹氏。说

是在观音面前替王菩萨抽的，是“病必痊，讼必胜”的好签。还叫徒弟描了一个不真不全的字条儿，着隆相公秘送与谭宅女山主。王氏收了，心中感谢不尽。这正是：

久羁燕邸未曾回，牝政成祸自有胎。

那料太阳云又罩，千奇百怪一齐来。

第十二回 谭孝移病榻嘱儿 孔耘轩正论匡婿

话说谭孝移卧病在床，有增无减，渐至沉重。一来是谭宅家运，有盛即有衰；二来是孝移大数，有生必有死。若是孝移享寿耄耋，这端福儿聪明俊秀，将来自是象贤之裔，一部书再说个甚么？少不得把一个端方正直之士，向那割爱处说了罢。

那一日，孝移在床上睡着，脸儿向外。猛然睁开眼时，见端福儿在小炉边，守着一洋壶茶儿，伺候着父亲醒了，好润咽喉。孝移端详了一会，眼睁睁不久成了寡妇之子，其母又恁般糊涂溺爱，将来不知如何结果。忍不住叫了一声道：“儿呀！”只叫了一声，腮边珠泪横流，这第二句话，就说不上来了。定省一会，问道：“你娘哩？”端福含泪答道：“我娘一夜没睡，往东楼下歇息。叫我在这里守着爹爹。”孝移道：“劳苦了，休惊动他。你去叫王中来。”端福果然叫的王中来。王中站在门外，不敢进卧房来。孝移道：“我病已至此，你进来伺候不妨。”王中进去，孝移叫王中：“垫起枕头，扶我坐一坐儿。”孝移靠住枕头坐了，王中退立门边。孝移不觉又是满脸流泪，叫端福道：“我的儿呀，你今年十三岁了，你爹爹这病，多是八分不能好的。想着嘱咐你几句话，怕你太小，记不清许多。我只拣要紧的话，说与你罢。你要记着：用

心读书，亲近正人。只此八个字。”端福道：“知道。”孝移强忍住哭说道：“你与我念一遍。”端福道：“用心读书，亲近正人。”孝移道：“你与我写出来我看。”端福果然寻了一个红单帖，把八个字写在上面，递与父亲。孝移把红帖儿放在被面上，一手扯住端福儿的手，已再也忍不住，遂呜呜咽咽的说道：“好儿呀，你只守住这八个字，纵不能光宗耀祖，也不至辱没家门；纵不能兴家立业，也不至覆家荡产。你记住这话，休要忘了！我死后，你且休埋我，你年纪小，每逢到灵前烧纸，与我念一遍。你久后成人长大，埋了我，每年上坟时，在我坟头上念一遍。你记着不曾？”这端福儿也痛的应答不来，伏在床沿上，呜呜的哭起来。

孝移看王中时，王中早低头流泪，把胸前衣服已湿了一大片。孝移因叫王中道：“你过来。”王中走向床前，孝移接道：“你伺候我这一辈子，一星诡儿也没有。家中也着实得你的力。我死后，想把大相公托付与你，照应他长大成人，我阴灵中忘不了你。你久后不愿意在宅内住时——端福儿，你听着：久后城南菜园地二十亩，南街鞋铺两间门面、一进院子，连那鞋铺三十两本钱，都与了王中。”王中哭声厮厮，说道：“爷呀，不用说这话。小的死也不肯出去。”孝移道：“你却不知我虑事深远。如今口说无凭，也难与你立个字迹，你只与大相公磕个头，久后便是作准的。”王中哭道：“大爷养病要紧，这些伤心话儿少说，恐怕越添上心中不受用哩。”

话犹未完，王氏在东楼睡醒，到了堂楼下。只见三人都是满脸流泪。王中退出房门以外，一发泪如泉涌。王氏心中暗道：“这二十五日，就是退灾日期，何必恹惶。”因说丈夫道：“你再休要这样，越淘漉的病不好。谁家就不害个病，越放宽心，那病

自然好的快。你要过闷时，叫王中请姜先生、孔亲家来，说几句知心话儿，你心里宽绰些。再进些饮食，那有不好之理！”这话正说着孝移心思，为王氏一生未有的正经想头。即叫王中：“吩咐宋禄套车，你去请去。”

方套车时，孔耘轩已备礼盒到了门首，孝移即叫请来说话。王中坐车，到了半路，迎着姜潜斋步行而来，小厮提着一盒儿雪糕。一同坐到车上，一路回来。潜斋进的病房，只见耘轩亦在，各不行礼，竟自坐下。先问：“这两日何如，可觉好些么？”孝移满眼噙泪，点着头，喘着说道：“我这病多管是不能成的了。我死后别无挂牵，只是一个小儿，是潜老的徒弟，耘老的女婿，你我一向至交，千万替我照料。我不能起来与二公磕头，我心里已磕下去了。”二人齐声道：“养病要紧，闲话提他做甚？”二人口中虽是强说，一向金石之交，不觉泪已盈眶，却强制住不叫流出来。孝移又叫端福儿近前说道：“我今日把你交与你二位老伯……”

语音未绝，只叫得一声疼，只见浑身乱颤，就床上把被子抖擻的乱动起来。王氏慌了，急进去按住抚摩。姜孔二人只得躲出来，站在外间顿足挫手，无法可施。王氏哭道：“他二位老伯，千万休走，与俺娘儿们仗个胆儿，就住下也不妨。”姜孔二人道：“岂有走了之理。”少顷，只见孝移满面汗流如洗。略定帖了一会，也就不能言语，间作呻吟之声而已。姜孔二人无奈到了前厅坐下，闷闷相对。王氏坐在床沿，涕泗交流，不敢高声。福儿一头抵住屋樞子，哭个不已。王中前后院乱跑，干生撩乱。挨至日夕，还呷了两口稀汤。到了半夜，竟把一个方正醇笃的学者，成了一个君子曰终。正是：

人生自古谁无死，惟有正人偏感人。

却说谭孝移大数已尽，一灵归天。王氏伏在床上，哭了个天昏地暗。端福儿就地打滚，号咷不止。赵大儿傍着主母也是哭，宋禄、蔡湘、邓祥在马房里哭，两个孀妇在厨下哭，阎楷在账房哭，德喜儿、双庆儿在院里哭，王中在楼外间望着尸床哭个悲哀不止。娄孔二人不好进楼去，只在客厅闪屏后，望着楼门大放悲声。这一声哭，惊动了左右邻舍睡不稳，都起来探听，个个都道：“好人，好人！好正经读书人！”

这谭家整整哭了半夜，天已明了，还不曾说到后事。娄孔二人把王中叫在前厅，阎楷也从账房来。王中磕下头去。起来，娄潜斋道：“目下棺木是头一件紧事。”王中哭道：“我大爷这病，原指望是好的，棺木其实没备。”阎楷道：“旧年隆泰号掌柜的孟三爷得了紧症，用银五十两，买了王知府坟里一棵柏树，做成独帮独盖一具寿木，漆的现成的。后来病好用不着，寄在城隍庙里。他现住着咱的房子，与他一说，他若肯时，不过准了他八十两一年房租。”耘轩道：“这就极好。阎相公你就去办这件事去。”阎楷去了一会，侯先生也到厅中。阎楷回来道：“一说就成，只用抬来就是。”潜斋道：“有了棺木就好了。这也是谭兄吉人天相。”侯冠玉道：“《赤壁赋》上不云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正所谓‘莫之为而为者，天也’。原是这个道理。”王中差人去抬。抬来时，果是一具好棺木，漆的黑黝黝的，放在厅中。娄孔二人又料理了六品冠带。到了饭时，二人要回去，王中那里肯放。娄潜斋道：“午后便到。看了含殓，还要都住下，明日好料理送讣、开吊的事。”王中一定留吃饭，二人不肯。王中再三，侯冠玉道：“你不懂得，‘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不如我们一同去

罢。”王中送至大门，说道：“爷们午后早来。”耘轩道：“自然的。”这原是二人食难下咽，并且自己要吩咐了家事，好来董治丧事，以全生死之交意思。

午饭方毕，娄孔二公齐至。侯冠玉亦到。后边曹氏领着隆吉儿也到了。王中早已将棺木放妥。王氏将官服已与丈夫穿妥，口中含了一颗大珠子，抬至中厅。王氏母子跟着大哭。娄孔二人含泪看殓。瞑目帛、握手帛，一切俱依《家礼》而行。王氏叫赵大儿拿面人、面鸡儿来，孔耘轩道：“这个要它何用？”王氏道：“这是阴阳刘先生适才殃式上吩咐的镇物。”耘轩道：“棺中不该用此生虫之物。阴阳家话，可以不必过信。”潜斋道：“放在棺上，也就可以算的，何必定放棺中。”王氏不肯，一定要放棺内，二人没法，也只得依从。遂将孝移始入棺中，安置妥当，王中哭将端福儿抱起，叫他再看看父亲，好永诀终天意思。果然个个泪如泉涌。抬起棺盖，猛可的盖上，钉口斧声震动，响得钻心，满堂轰然一哭。王氏昏倒在地，把头发都散了。端福只是抓住棺材，上下跳着叫唤。王中跪在地下，手拍着地大哭。娄孔失却良友，心如刀刺，痛的连话也说不出来。别的不必缕述。这正是古人所说的：

人生最苦难堪事，莫过死别与生离。

却说曹氏在闪屏后，伤心起来，也低低哭了两声儿。见姐姐闷倒在地，强搀回后边去。迟了一会，众人方才住声。潜斋叫王中设苫块，叫孝子坐草。

日色已晚，娄孔才商量讣状、灵牌的写法。只见德喜儿从后边来，说：“奶奶说，请二位爷各自归宅，今晚二更要躲殃哩。”潜斋道：“近来竟有这宗邪说恨人！岂有父母骨肉未寒，合家避

而他去之理？”耘轩道：“这也无怪其然。近日士夫人家，见理不明，于父母初亡之日，听阴阳家说多少凶煞，为人子的，要在父母身上避这宗害；于父母营葬之时，听风水家说多少发旺，为人子的，要在父母身上起这宗利。一避一趋，子道尚何言哉？可惜程嵩老此时在山东，若在家时，必有快论止之。况‘煞’字《六经》俱无，惟见于《白虎通》，可见是后世阴阳家撰出的名色。”

娄潜斋道：“这出殃，俗下也叫做出魂。”耘轩道：“自古只有招魂之文，并无躲殃之说，人死则魂散魄杳，正人子所思慕而不可得者，所以僇见恻闻，圣人之祭则如在也。奈何弃未寒之骨肉而躲的远去，这岂不是‘郑人以为伯有至矣，则皆走，不知所往’么？”

娄潜斋道：“耘老此说，几令人破涕为笑。前一科八月乡试，舍下有两所房子，东屋是河南府新安县朋友租住，西屋是汝州宝丰县朋友租住。因本街有躲殃被盗一案，黄昏闲话。新安朋友说，他县的风俗，停丧在家，或一半年，或十余年，总之，埋后请阴阳先生看《三元总录》，写出殃状来，说是或三日，或五日，或半夜，或当午，或向东南方，或向正西方，有化为青气而去的，也有化为黄气而去的。宝丰朋友说，他县的风俗，父母辞世，本日即请阴阳先生写殃状，也是照《三元总录》，死后或三日，或五日，或未时，或丑时，东、西、南、北方位不定，化为青、黄、黑、白、赤等气，也是不一其色而去。两县合笼看来，宝丰县到葬后不知躲殃，不见有凶煞打死人的；新安县初丧不知躲殃，也不曾见有打死的。”孔耘轩忍不住微哂道：“这还不为出奇。他们阴阳家，还有《落魂书》与《黑书》。说这个男化命出魂，落到广东香山县海岸村，托生于赵家为男。又一家女化命出魂，落到云南普洱府，托生于城东乡张家为女。可惜他只一本小书儿，而

天下之死者无数。香山县这一家偏生男，普洱府这一家偏生女，生男子多了，还可以迁徙别处，若生女过多，不是一个‘女儿国’么？”侯冠玉接口道：“孟子说‘不取必有天殃’，人偏说人死了有人殃；子夏说‘富贵在天’，人偏说富贵在地。真正邪说横行，充塞仁义。”说罢，却连忙起身而去。

潜斋问端福道：“绍闻，你意下何如？”端福道：“我不肯躲。”潜斋道：“这才是哩。”孔耘轩连点头说：“好，好。”潜斋又叫王中道：“你去后边说去，我二人还要在此料理讠文，今夜不回去。叫后边奶奶们也不必躲。”王中到后边说明，曹氏便向王氏道：“这可使不得。他们男子汉，胆儿大，咱们是要小心哩。”王氏道：“他姘子，你说的是。不是耍哩！”却又不便催客起身。到一更以后，王氏叫双庆儿到前套房对二位爷说：“后边奶奶怕的慌，叫大相公回去睡，好做伴儿。”这端福已在草苫上睡着。潜斋叫回去，双庆儿叫醒，回后边去。后边早已安排停当，一起妇女，引着端福儿，锁住后门，到侯师娘家躲讠。这侯冠玉正喜得个空儿，自去光明正大的赌博。

这娄孔二人写完了至亲十数个帖儿，就在醉翁椅上各睡讠。这娄潜斋欠伸不已，孔耘轩也觉目难交睫。桌子上一盏灯儿，半灭半明，好不凄怆。孔耘轩起来剔灯，娄潜斋也起来，口中念道：“物在人亡无见期。”孔耘轩道：“心中不好过的很。天已多半夜，咱也睡不成了。”于是二人闲话到天明。

到了次日，只听大门外大动哭声。进来看时，乃是王春宇。到灵前行了礼，痛哭一场，说：“我是昨晚从亳州回来，才知道姐夫不在。我只说姐夫还在京里，指望姐夫做官，谁知道遭下这个大祸。”说罢，又大哭起来。众人劝住，端福磕了头，径到后

边来看姐姐。彼此又哭了一会，说一向在亳州，不知姐夫回来的话，王氏说道：“你姐夫大数该尽，请医生看他的病，再不应药；神里看，神也不灵；抽签打卦，再不应一宗儿。如今已经去世，这也提他不着。只是如今的事，埋葬还早，现在成服封柩，有许多客，这破孝摆席，全要兄弟帮助哩。”

王春宇出来，同娄孔二人行礼。适侯先生也在其中，也行礼坐下，开口先说：“这宗事，别的我不会办，这办买酒席全在我。外甥这宗席面，看来一定要参鱼蛭翅珍错这宗东西，才不失姐夫在世的体面。”潜斋道：“要撑令姊丈体统门面，也还不在酒席上。”王春宇是生意乖觉人，便把话儿缩回。又因问成服破孝的话。孔耘轩道：“此是咱这里陋俗。我当日先慈见背，就不曾破孝。盖古有大孝、纯孝，‘孝’之一字，乃是儿子事亲字样，岂可言破？即本族弟侄、姻戚甥婿，或期年、大功、小功、缌麻，还各有个定制，如何邻舍街坊来吊，敢加于他人之首？”王春宇被娄孔二人说的无言可答，就不敢再问了。

却说王氏，因兄弟与娄先生、孔亲家在前厅说话，必是议及丧事，到闪屏后窃听。见兄弟被娄孔当面批评，自己的丧事又不知如何办法，忍不住说道：“娄先生、孔亲家俱在，这宗丧事，要先生、亲家周旋。要定好吹手，还要请女僧做斋。”娄孔未及回答，侯冠玉道：“书上说：‘邻有丧，春不相；里有殯，巷不歌。’这一春天邻舍都不唱戏，何况自己有丧，喇叭朝天，墩子鼓震地乎？”娄潜斋方晓得徒弟读的是“春不相”。王氏听的恼了，在闪屏后高声道：“鼓手一定要，斋是一定做的。”孔耘轩道：“鼓手再为商量。至于做斋，怕封柩之日客多人忙，或‘二七’、‘三七’，以及‘百日’，随亲家母各人尽心。”王氏道：“孔亲家说的

才是理顺人情。——侯师爷呀，这教书抹牌，是那一本书上留下的规矩？”侯冠玉方悔多言，已被东家婆在闪屏后听得恼了，推个故儿走讪。娄孔应料理的事，一切依礼而行，办完各自回家去。

到了涂殡之日，这些街坊邻舍、姻戚朋友，备礼致吊，以及接待宾客、整备席面的话，若一一细述，便累幅难尽。不过是把一个“皇明应诰赠文林郎介轩府君之灵”牌悬于孝幔之上，“封枢止吊”四个字贴于大门之旁。这便是保举贤良方正、拔贡生谭忠弼，字孝移，号介轩的一个人，盖棺论定。诗曰：

生顺才能说歿宁，端人有甚目难瞑？

兢兢业业终身怕，传与世间作典型。

第十三回 薛婆巧言鬻婢女 王中屈心挂画眉

却说谭孝移封了柩，端福儿当大丧之后，因循循循，也就不上学里去；侯冠玉游游荡荡，也轻易不往碧草轩来。有一日先生到，学生没来；有一日学生到，先生不在。彼此支吾躲闪，师徒们见面很少，何况读书。

挨了后半年，到了次年，还是王春宇妇人曹氏作合，侯冠玉仍了旧贯。这元旦、灯节前后，绍闻专一买花炮，性情更好放火箭，崩了手掌，烧坏衣裳。一日火箭射到草房上，烧坏了两间房子。王氏也急了。刚刚灯节过后，就催上学。师徒们聚首了两三日，端福儿在案上哼了两三天；侯冠玉年节赌博疲困，也在碧草轩中醉翁椅上，整睡了两三天，歇息精神。这王中虽甚着急，争奈无计可生。欲待要再约几个学生，傍着小家主读书，又怕小户人家子弟，性质不好，一发引诱到坏的田地。况且侯冠玉是惯赌的人，人家也不叫子弟从他读书。欲待再邀隆吉上学，这隆吉已打扮成小客商行款，弄成市井派头；况王春宇每年又吃了十二两劳金，省的央人上账，也是不肯叫来的。少不得由他师徒们自由自便，一个仆人，敢怎么的？这端福儿本是聪明人，离了书本，没有安生的道理。王氏又信惯他，渐渐整日在家里生法顽耍。

忽一日，只听得后门外女人声音说道：“看狗来！”家中一只狗儿，望着后门乱吠。端福一看，只见一个三十四五岁妇人，引着一个十二三岁女儿，却不认的。那妇人便道：“相公看狗，休叫咬着我。”赵大儿也出楼来看，那妇人早扯着那个闺女，脊梁靠着墙，吆喝着狗，已到楼门。进的门来，叫闺女门边站着，望着王氏说道：“谭奶奶必不认得我。”一面说着，早已磕下头去。王氏道：“你坐下，我真个不认得。”那妇人坐了，笑嘻嘻的说道：“常说来望望你老人家，穷人家不得闲。我在县衙门东边住，我姓薛。”王氏看着闺女道：“这是你的女儿么？”薛婆道：“不是。”王氏道：“你怎么引着哩？”薛婆哈哈笑道：“说起来，你老人家笑话。我是县衙前一个官媒婆，人家都叫我薛窝窝。你老人家也该听的。”一面说着，薛婆早已自己拍手扬脚，大笑起来。王氏道：“原来女人家也有外号儿。”薛婆道：“原是我家当家的卖过荞麦面窝窝，人就说我是薛窝窝家。如今不做这生意，街上人还不改口。前年县里老爷赏了我一名差，单管押女人的官司。闲时与人家说宗媒儿，讨几个喜钱，好过这穷日子哩。今日午堂，我还要带一起女官司上堂，忙的要不得。这妮子他达，只是死缠，叫我把这丫头领出来，寻个正经投向。”因向赵大儿说道：“好嫂子，你把这女娃引到厨房去坐坐，我与奶奶好说句话。”赵大儿见这闺女生的好模样儿，得不的一声，扯着向厨房问话去。

王氏道：“恁的一个好闺女，他达就肯卖他么？”薛婆道：“说起来话长。这闺女他达好赌博，输的一贫如洗，便下了路。他娘叫二娃，是个好人材，不得已，做了那事。东关有个小乜相公，叫乜守礼，有十来顷地，每日接到他家里住。住了二年，把地弄出了有四五顷，城里一处小宅子也卖了。这乜相公他娘，是自幼

守寡，纺花车上积的家当。见了这个光景，粘了一口气，害蛊疾死了。这乜守礼就该打发这二娃走了才是，舍不得，还留在家中。他舅在太康县住，来吊孝时，这乜守礼女人一五一十告诉了他舅。他舅恼了，把乜守礼狠打一顿，还要到县里送他不孝。乜守礼再三央人，磕头礼拜，他舅恨极，发誓再不上他的门。这乜守礼把他娘埋了，卖了一顷地，花了一百二十两银，硬把这二娃娶下做了小。这是俺邻居宋媒婆说的媒。谭奶奶，你说该不该！且说他屋的女人，本是海来深仇，又公然娶到家中，每日惹气。这女人短见，一条绳儿吊死了。他娘家告起来，堂上老爷检尸，又检出来许多伤痕，把一千人一齐叫进城来。现在把二娃交与我押着。他前边男人不知听了谁的话，上堂去告，还想要他这个女人。老爷问他一个盗卖发妻的罪，打了三十板子。他如今没过的，把这闺女央我替他卖了。二娃心疼他这闺女，要与人家做媳妇儿。谭奶奶你想，寻得起媳妇人家，嫌他这个声名不好听；倒有不嫌他的，出不起这宗银子。我说不如寻一个正经人家——就像奶奶这样主子，卖了去，他达又得银子，这孩子也得一个好下落，也是俺做媒婆的一点阴功。奶奶你说是不是？”王氏道：“孩子倒好。只是去世的老太爷说过，家中不许买丫头。我也没这宗银子。”薛婆道：“哎哟！彼一时，此一时。彼时老太爷在时，便罢了。如今老太爷归天，你老人家也孤零的慌，不说支手垫脚，早晚做个伴儿，伏侍姑娘们也好。”王氏道：“我并没姑娘。”薛婆道：“一发是该买的。你老人家没个姑娘，夜头早晚，也得个人说句话儿。况且价儿不多，他达如今正急着，是很相应的。你老人家没听得俗语说：‘八十妈妈休误了上门生意。’这是送上门的，你老人家休错这主意，过这村没这店了。不是我还不来，我是听地藏庵范

师傅说，说不尽你老人家贤慧，满城人都是知道的。所以我今日才引上门来。奶奶是一灵百透的，还用我细说么。”王氏道：“只是我没有这宗银子。”薛婆道：“咳！你老人家没嘎说了。银山银海的人家，那碎银边子还使不清哩。”又移座近王氏跟前，低声说道：“你老人家糊涂了。这个好孩子，迟二三年扎起头来，便值百几十两。你老人家若肯卖与人家做小时，我还来说媒，管许一百二十两。如今主户人家，单管做这宗生意：费上几两银子，买个丫头，除使的不耐烦，还卖一宗大价钱。我前年与西街孙奶奶说了个丫头，使的好几年，前日卖人做小，孙奶奶得了一百银子。那闺女到这女儿跟前，还差八十个头哩。奶奶休差了主意。若是错过了，我一辈子背地里埋怨奶奶糊涂。”

一阵话把王氏说的动了，说道：“叫那闺女来，我再看看。”薛婆便叫道：“好大嫂，把那闺女引到楼下罢，奶奶问他话哩。”这赵大儿果然又引到楼下。薛婆道：“天晌午不曾？”赵大儿道：“差不多了。”薛婆道：“不好了，老爷将近坐午堂，我还要押官司上堂哩。我走罢，奶奶自己打算打算。”立起身来要走，王氏也不留他，说道：“这闺女哩？”薛婆道：“我午错时就来。”这闺女也要跟回去，薛婆笑道：“傻孩子，你在这楼下坐一会儿，也是你前世里修下福，回去做甚么？”闺女便停住。赵大儿看狗，送至后门。赵大儿悄悄问道：“这孩子得多少银子呢？”薛婆伸了三个指头，笑说道：“好好撺掇，你就不使他一使儿？到明日我拣好软翠花儿，捎一对儿送嫂子。”说着笑的走讫。

赵大儿回来，说：“奶奶，咱把这闺女留下罢。”王氏道：“谁知道你家王中依不依？”端福道：“娘是一家之主，娘愿意，难说王中不依？”王氏道：“他要说账房里没这宗银子，你该怎么着

他？”赵大儿道：“薛婆临走伸了三个指头，不过三两银子，奶奶何用账房里银子？奶奶皮箱里还有两千多钱，不够时，我大爷在时与我的压岁钱，这几年除使过，还有一串多，我借与奶奶。”王氏道：“那三个指头，只怕是三十两银子。若是三两，小户人家早已定下做媳妇。”赵大儿道：“若是三十两，这便要跟账房里商量。”王氏道：“你去前头叫王中去。”

原来王中自家主殁后，非奉呼唤，不进后院。赵大儿前院去叫王中，二人在客厅里把这话说明。赵大儿只怕王中执拗，却不料王中早已打算，内家主跟前无人做伴，正想要买个丫头，早晚解闷，好调开大相公读书。此话正中其意。便道：“我到后边去看看。”王中一见这闺女，只见生得眉目鲜明，面貌端正，心中早有几分愿意。王氏对王中道：“这是薛媒婆引来一个闺女要卖，我心里想留下做伴儿。账房里有这宗银子没有？”王中道：“银子还有，但只恐这闺女有了婆子家。‘媒婆口，无梁斗。’奶奶与他们做不得交易。我如今领这闺女到账房盘问，看有妨碍无妨碍。若无妨碍，管情与奶奶办下就是。”王氏道：“好。”王中引到账房，与阎相公问了来历，原是极有根柢的人家，只为父母俱亡，无所依靠，与舅氏乔寓至此。王中犹恐不实，至所寓之处访问明白，方才放心。

是夕，薛窝窝到了。王中叫在客房里，同阎楷讲明价值。这立契交银，俱不用细说。这银价二十两，媒婆瞒哄暗扣，说合明讨，他们妙用，也不用说破罢。

自此王氏堂楼卧房之中，王氏与端福儿睡的床头，又搬了一张床儿，与这闺女睡。取名儿叫做冰梅。王中自此，想着生法儿叫大相公上学。一日，去赌场中寻着侯冠玉，也不说甚么。侯冠

玉也觉心上难安，脸上难看。次日径上碧草轩来，只见尘积满案，几本书儿斜乱放着。只得拂去灰尘，整顿书籍，一片声叫蔡湘：“请相公上学读书。”这王氏也难说读书不好，只得嚷道：“你爹不在，你也把书丢了，还不速去么？”端福儿也只得上学。德喜儿跟着伺候茶。

蹉跎光阴，荏苒秋冬。一日，端福儿趁先生没来，到胡同口一望。只见一个人挑着几笼画眉儿，从东来了。这胡同口有一间土地庙儿，那人把担子放下，坐在庙门墩上歇着。这画眉在笼内乱叫。端福儿走近跟前看。那人道：“相公要一笼么？”端福儿说：“我不要。”那人道：“相公主户人家，岂有不挂一两笼之理？”一面说着，一面起身解了一笼，递与端福儿，道：“这是一笼百样会叫的。不是贵东西，连笼只要一千钱。”端福道：“五百钱不卖么？”那人道：“不够盘绞。”端福儿就放下。那人道：“我担的多了，压的慌，发个利市，就卖与相公一笼。”端福儿只得拿了一笼。进后门，到楼下要钱。王氏道：“你不读你的书，买那东西做甚么？我没钱。你去账房里，问阎相公要去。”端福只得拿着笼儿，去问阎楷要钱。王中见了，问道：“这是那里东西？”端福道：“我不要，他说一千钱，还了他五百钱，他就卖了。如今叫阎相公与我五百钱。”一同到了账房，要钱开发。阎相公问了数目，取出五百钱来，写在账上。王中便道：“大相公，往后再休要买这宗没用的东西。俗语说的好：‘要得穷，弄毛虫。’”端福道：“谁知道他五百钱就肯卖哩！”提了五百钱，把笼儿放下，一径出后门，打发那人去。

阎楷便向王中道：“大相公买这东西，不过是个孩气，你先头话头儿太陡，大相公把脸都红了。”王中道：“主户人家，花亭

厅檐挂画眉笼儿、鹦鹉架儿，也是常事。但只是大相公太年轻，我恐将来弄鹤鹑，养斗鸡，买鹰寻犬，再弄出一般儿闲事来，把书儿担阁了，大爷门风家教就要坏的。所以我不觉话儿太陡。其实大相公脸红，我也看见了。”阎楷道：“往后相公大了，未必就肯听你说。我不是叫你顺水推舟，只是慢慢的，常要叫大相公走正经路就是。万一大相公使起孩气性子，我恐有话再说不进去，却该怎的？”王中道：“你说的极是。只是我只求异日死后，见的大爷就罢。”二人将画眉笼儿，一同挂在厅房檐下。阎楷把笼内添上食，注些水。这二人苦心匡襄少主人，也算谭孝移感人最深处。这正是：

忠臣义仆一般同，匡弼全归纳牖功；
若说批鳞方是直，那容泄尽一帆风。

第十四回 碧草轩父执说论 崇有斋小友巽言

话说光阴荏苒，时序迁流，谭孝移没后三年，绍闻改凶从吉，早已十六岁了。面貌韶秀，汉仗明净。争奈旧日读的书籍，渐次忘记。从侯冠玉读书这三四年，悠悠忽忽，也不曾添上甚么学问。兼且人大心大，渐渐的街头市面走动起来，沾风惹草，东游西荡，只拣热闹处混。母亲王氏，是溺爱信惯久了。侯冠玉本不足以服人，这谭绍闻也就不曾放在眼里。王中直是急得心里发火，欲待另请先生，争乃师娘在主母跟前奉承的如蜜似油，侯冠玉领过闪屏后的教，又加意奉承。比及三年，仍了旧贯。这德喜、双庆都有小进奉儿，每日在王氏面前夸先生好工夫。

一日清晨，王中叫赵大儿对奶奶说，有一句话商量。王氏坐在楼下，叫赵大儿去唤王中，问是说甚么哩。王中站在楼门说道：“屡年咱家在孝服中，不曾请客。如今孝已换了，该把娄爷、孔爷、程爷、张爷、苏爷请来坐坐，吃顿便饭。一来是爷在世时相与的好朋友；二来这些爷们你来我去，轮替着来咱家照察，全不是那一等人在人情在的朋友。如今咱家整治两桌酒，请来叫大相公听两句正经话，好用心读书。”王氏道：“你说的极是。这曲米街舅爷也是该请的。”王中道：“自然。”王氏道：“你与阎相公定

下日子，家里备席就是。”王中因到账房，叫阎楷写了请帖，王中去投。请的是娄潜斋、孔耘轩、程嵩淑、张类村、苏霖臣，连王春宇、侯冠玉七位尊客。

到请之日，打扫碧草轩，摆列桌椅、茶铛、酒炉。料理停当，单等众客惠临。到了巳时，孔耘轩同张类村到，谭绍闻躬身相迎。少时，娄、程、苏三人到了，绍闻也迎到轩上。五人各叙寒温。等了一大会，王春宇到。将近上席时节，侯冠玉推故不来。原来侯冠玉听的今日所请之客，俱是端人正士，学问淹博，自己的行径本领，瞒得王氏，如何瞒得众人？到了一处，未免有些如坐针毡的景况，所以推故不来。这王春宇听众人说话，也不甚解，只是瞠目而视，不敢搀言，因说绍闻道：“外甥儿，你亲自请你先生去。”也是想着侯冠玉来，一向混熟的人，好接谈一两句话的意思。

绍闻领舅的命走开。王中便站在门边道：“我家大相公，自从俺大爷不在之后，气局不胜从前。少时，爷们擘画几句话儿，休教失了大爷在日门风。”潜斋道：“久有此心。一年来几回，总未得其便。今日自然要说他哩。”又向众人道：“大家齐说说，不失了孝老旧日相与的深情。”

话犹未完，绍闻请的侯冠玉到。众人离座相迎。行礼毕，让座，程嵩淑道：“天色过午，盘盏早备，爽快一让就坐罢。”张类村一定让侯冠玉。侯冠玉道：“序齿该张老先生坐，序爵该娄老先生坐，晚生岂敢讨僭？”张类村是个古板学究，坚执不肯，侯冠玉谦而又谦，彼此让了多时。程嵩淑发急，便道：“类翁不必过执，不如遵命为妥。”类村方就了首座，潜斋次座。东席是孔耘轩首座，程嵩淑次座。西席是苏霖臣首座，侯冠玉西边打横。

王春宇作半主之道，东席相陪。绍闻就了主位。珍错肴核，不必琐陈。

少顷席毕。吃完茶，院中闲散了一回。每桌又是十二个酒碟，安排吃酒。依旧照坐。娄潜斋吃了两杯，便道：“绍闻，今日请我们吃酒，本不该说你。但你近日气质很不好，全不像你爹爹在日，这是怎的说呢？”绍闻把脸红了，说道：“先生教训极是。”德喜儿又斟了一巡酒，苏霖臣向程嵩淑道：“嵩翁，这酒味极佳，可多吃一杯儿。”程嵩淑道：“霖老真以酒汉视我么？今日碧草轩饮酒，诸旧好俱在，谭孝老已作古人。今昔之感，凄怆莫状。欲形诸嗟叹，却又非酒筵所宜。我也不过在此强坐而已。”苏霖臣道：“程兄说的是。弟不过代相公劝酒耳。”但程嵩淑说“诸公俱在，谭孝移已作古人”这句话，却触痛了王中心事，泪盈眼眶，不敢低头。程嵩淑猛然瞥见，忽然说道：“取大杯来，我要吃几杯。”孔耘轩道：“霖兄先让的，惹下老哥，何以忽然又要大吃？”程嵩淑道：“耘老有所不知，我心上一时要吃几杯。”原来王中痛情被程公窥见，及看谭绍闻时，却又不忍戚容。这里程嵩淑已是恼了，却不便说出，因此索大杯吃酒。德喜儿斟了一大杯，放在面前，又斟小杯一巡。张类村道：“管家斟茶罢，我不能吃，只在此吃茶陪坐罢。”程公举起大杯，呷了一口。忽听娄潜斋说：“今科拟题，有‘夫孝者，善继人之志’的话。”因问绍闻道：“老侄，我且问你，‘继志述事’这四个字，怎么样？”侯冠玉道：“这是你昨日讲过的。你懂的，你就说；不懂的，听列位老先生讲。”这绍闻是眼里说话的人，便接口道：“小侄不懂的。”王春宇当是众人讲起书来，推解手去看姐姐，走讫。席上走了不足着意之人，众人也没看见。程公说道：“老侄，令尊去世之日，我在山东，未

得亲视含殓。后来抚棺一哭，你也大哭，我如何说你来？令尊只亲生你一个儿子，视如珍宝。令尊在世之日，你也该记得那个端方正直，一言一动，都是不肯苟且的。直到四五十岁，犹如守学规的学生一般。你今日已读完《五经》，况且年过十五，也该知‘继志述事’，休负了令尊以‘绍闻’名子之意。为甚的不守规矩，竟乱来了呢？即如前月关帝庙唱戏，我从东角门进去看匾额。你与一个后生，从庙里跑出来，见了我，指了一指，又进去了。我心中疑影是老侄。及进庙去，你挤在人乱处，再看不见了。这是我亲眼见的。你想令尊翁五十岁的人，有这不曾？你今日若能承守先志，令尊即为未死。你若胡乱走动，叫令尊泉下何以克安？我就还要管教你，想着叫忘了却不能！”潜斋道：“于今方知吹台看会，孝老之远虑不错。”张类村道：“谭大兄在日，毫无失德，世兄终为令器。此时不过童心未退。能知聆教，将来改过自新，只在一念。诸兄勿过为苛责。”苏霖臣道：“嵩淑可谓能尽父执之道，敬服之至。始知一向以饮酒相待，真属皮相。”侯冠玉也道：“绍闻，我一向怎的教训你来？你再也不肯听。”侯冠玉这句话，谭绍闻几乎反唇，只因众父执在座，吞声受了。这也是侯冠玉在谭宅缘法已尽，一句话割断了三年学的根子。

迟了一会，酒阑人散，绍闻躬身送出胡同口。回到家中，把脸气的白白的。王氏慌了，问道：“怎的头一遭陪客，就惹的气成这个样子？”问了半天，绍闻道：“我肚里疼。”王氏越发慌张，说：“我与你揉揉罢。你是怎的？你舅说，先生们与你讲书哩。是怎的了？”绍闻抱着肚子说道：“我一向原没读书，姜先生、程大叔说我的不是，是应该的。这侯先生，趁着众人，说他每日教训我，我不听他。他每日看戏、赌博，就不说了。我到学里，十遭

还撞不着一遭。这几年就是这个样子。自今以后，我要从程大叔读书哩。”王氏又问道：“你丈人没说啥么？”绍闻道：“没有。”王氏叫德喜问道：“你每日在学伺候，对我说先生好，到底先生近日是怎样的？”德喜道：“先生近日断了赌了。”王氏又问王中道：“侯先生还赌博么？”王中道：“大相公知道，难说奶奶不知道？”王氏道：“我怎的知道！德喜、双庆每日对我夸先生好工夫，都是哄我的。先生既每日赌博，学生还读甚么书哩？明日开发了罢。冰梅，你与大相公开铺，打发他睡，我去与他弄姜茶去。”妇人性子，说恼就恼，也顾不得干姊妹之素情、弟妇曹氏作合之体面，这供给竟不送了。侯冠玉看事不可为，还等讨完束金，扣足粮饭以及油盐钱，依旧去刘旺吾家住去。撇下胡同口房子一处，王中只得锁了门户。

正锁门时，只见娄宅小厮叫道：“王叔，俺家大相公来拜，在大门候的多时了。”王中连忙到家，对小主人说知。及至前院，阎相公早已让至东厢房坐下。原来谭孝移灵柩占了正厅，管待宾客，只在二门里东厢房里。

谭绍闻整衣到了东厢房，说道：“失迎，有罪！世兄进学，恭了大喜。弟尚未尝与先生叩喜。”娄朴道：“蒙老伯作养，今日寸进。烦世兄开了正厅，到老伯灵前磕头。”绍闻吩咐王中，开了正厅门。娄朴穿了襦衫，诣灵前起叩四拜。绍闻陪礼，自不待说。行礼已毕，娄朴道：“烦到后院伯母上边，禀说行礼。”绍闻道：“不敢当！”娄朴道：“昔年在此读书，多蒙伯母照理，今日应当磕头禀谢。”绍闻叫德喜儿楼上说去。少顷，只见德喜儿到前厅说：“请娄相公。”绍闻陪着娄朴到了楼下。见了王氏，行起叩礼，王氏不肯，受了半礼，说道：“你两个同学读书，今日你便新簇

簇成了秀才，好不喜人！”娄朴道：“府县小考，世兄丁忧未与，所以院试不得进场。”这说得王氏心中欢喜，便说：“让相公前边坐。”绍闻陪着，仍到东厢房。须臾，酒碟已到。酒未三杯，早是一桌美馔。吃毕，娄朴辞去，绍闻送至大门，说道：“容日拜贺。”娄朴回头道：“不敢当。”遂上马而去。

到了次日，王氏在楼下说：“福儿，你去叫王中来。”绍闻吩咐双庆儿去叫。少顷，王中到了，王氏道：“昨日娄宅新秀才来拜。咱也该备贺礼一分，叫大相公去走走。”王中道：“是。”王中协同阎相公到街上，备贺礼四色：银花二树，金带一围，彩绸一匹，杭纱一匹。收拾停当，叫德喜儿拿在楼上一验。王氏说道：“好！”

次日，绍闻叫阎相公开了一个门生帖奉贺，一个世弟帖答拜。宋禄套车，双庆儿跟着，径到北门娄宅来。下车进门，娄朴陪着，到了客室。展开礼物，请师伯与先生出来叩喜。娄朴道：“先生回拜张类老、孔耘老二位老伯，今日同到程叔那边会酒。”绍闻只得请师伯见礼，小厮去禀。少顷，只见娄珍拄着拐杖出来，说道：“大相公一来就有，不行礼罢。”看见桌面东西，指道：“这是大相公厚礼么？”绍闻道：“菲薄之甚，师伯笑纳。”娄珍道：“我不收，虚了相公来意。只收一对银花，别的断不肯收。我回去罢，你两个说话便宜。”说着，早拄拐杖，哼哼的回去，口中只说：“留住客，休叫走。”

绍闻只得与娄朴行礼，娄朴不肯，彼此平行了礼，坐下。少顷，酒到。绍闻叫移在内书房崇有轩里说话，也不用酒。娄朴吩咐小厮，将酒酌移在南学，二人携手同到。坐下，绍闻道：“世兄游泮，就把我撇下。”娄朴道：“世兄守制，所以暂屈一时。今

已服闋，指日就可飞腾。”绍闻笑道：“我实在没读书，那像世兄功夫纯笃。前日先生说我，我好不没趣呢。我还有一句话对你说，我一定要从程大叔读书哩。前日先生说我还留情，程大叔接着霹雷闪电，好吆喝哩！我脸上虽受不得，心里却感念。程大叔说的，俱是金石之言。”娄朴道：“要从程大叔读书，却也难。也不说程大叔家道殷实，无需馆穀；但这位老叔，性情豪迈，耐烦看书时，一两个月，不出书房门。有一时寻人吃起酒来，或是寻人下起围棋，就是几天不开交。我前日去与这老叔磕头，到了书房门，这位老叔在书房弹琴哩，弹完了，我才进去。见罢礼，夸奖了几句，勉励了几句，说道：‘我有新做的两首绝句，贤侄看看。’我也不知诗味，看来只觉胸次高阔。世兄若愿意从他，我看透了，这老叔不肯教书。依我说，世兄只把这老叔的话，常常提在心头就是。”绍闻道：“世兄说的是。”吃完了饭，娄宅只收银花，别的依旧包回。

原来谭绍闻自从乃翁上京以及捐馆，这四五年来的，每日信马游缰，如在醉梦中一般。那日程希明当头棒喝，未免触动了天良。又见娄朴，同窗共砚，今日相形见绌。难说心中不鼓动么？若就此振励起来，依旧是谭门的贤裔，孝穆的孝子。但是果然如此，作书者便至此搁笔了。这正是：

鸿钧一气走双丸，人自殊趋判曝寒。

若是群遵惟正路，朝廷不设法曹官。

第十五回 盛希侨过市遇好友 王隆吉夜饮订盟期

却说王隆吉自从丢了书本，就了生意，聪明人见一会十，十五六岁时，竟是一个掌住柜的人了。王春宇见儿子精明，生意发财，便放心留他在家，自己出门，带了能干的伙计，单一在苏杭买货，运发汴城。自此门面兴旺，竟立起一个“春盛”大字号来。

有一日，隆吉正在柜台里面坐，只见一个公子，年纪不上二十岁，人物丰满明净，骑着一匹骏马，鞍辔新鲜。跟着三四个人，俱骑着马；两三个步走的，驾着两个鹰，牵着两只细狗。满街尘土，一轰出东门去。到了春盛号铺门，公子勒住马，问道：“铺里有好鞭子没有？”王隆吉道：“红毛通藤的有几条，未必中意。”公子道：“拿来我看。”隆吉叫小伙计递于马上，公子道：“虽不好，也还罢了。要多少钱？”隆吉道：“情愿奉送。若讲钱时，误了贵干，我也就不卖。”公子道：“我原忙，回来奉价罢。”把旧鞭子丢在地下，跟人拾了。自己拿新鞭子，把马臀上加了一下，主仆七八个，一轰儿走了。

到了未牌时分，一轰儿又进了城。人是满面蒙尘，马是遍体生津，鹰坦着翅，狗吐着舌头，跟的人肩上挑着几个兔子。到了铺门，公子跳下马来，众仆从一齐下来，接住马。公子叫从人奉

马鞭之价。隆吉早已跳出柜台，连声道：“不必！不必！我看公子渴了，先到铺后柜房吃杯茶。”公子道：“是渴的要紧，也罢。只是打搅些。”

隆吉引着公子到了后边。这不是七八年前，娄潜斋、谭孝移坐的那屋子，乃是生意发财，又拆盖了两三间堂屋。窗棂榻扇，另是一新，糊的雪洞一般。字画都是生意行经苏杭捎来的。一个小院子，盆花怪石，甚属幽雅。这公子满心欢喜。小厮斟上茶来，隆吉双手亲奉，公子躬身接饮。茶未吃完，小厮拿洗脸水、香皂盒儿、手巾到了，公子只得洗了脸。方欲告辞，果碟酒菜已摆满案上。公子道：“那有取扰之理。”隆吉道：“少爷出城时，已预备就了。”暖酒上来，隆吉奉了三杯。从人进来催行，隆吉那里肯放，又奉了个大杯儿，方才放走。公子谢扰不尽，出门上马而去。这鞭子钱，一发讲不出口来。这原是隆吉生意精处。平素闻知公子撒漫的使钱，恨不得招住这个主顾。今日自上门来，要买鞭子，隆吉所以情愿奉送。知公子回来，口干舌渴，脸水茶酒预先整備。所以见面就邀，要挂个相与的意思。

到第二日早晨，只见一个伕头拿着一个拜匣，到铺门前。展开匣儿，取出一个封套帖，上面写道：“翌吉，一品候叙。眷弟盛希侨拜。”旁边写着一行小字儿：“恕不再速！辞帖不敢奉领。”隆吉道：“多拜尊大爷，我事忙，不敢取扰。”伕头道：“来时家大爷已吩咐明白，不受王相公辞帖，明日早来速驾。”王隆吉也难再辞。

到了次日，早有人来速。只得鲜衣净帽，跟着一个小厮去盛宅赴席。原来这盛宅之祖，做过云南布政，父亲做过广西向武州州判，俱已去世。遗下希侨兄弟二人。弟希璠尚小，还从师念书。

这希侨十九岁了，新娶过亲来，守着四五十万家私，随意浪过。这王隆吉到了盛宅，只见门楼三间，中间安着抬过八抬轿的大门。内边照壁有三四丈长。门前站着三四个家人，隆吉也有见过的，都是街面上常走的。见了隆吉说道：“王相公来了。”内中一个道：“我引路。”从五间大客厅门前过去，东边是一道角门儿，又是一个院子。一个门楼，上面写着“盛氏先祠”，旁注两行年月款识，一行是“成化丙申”，一行是“吉水罗伦书”。又过一个院子，院里蓄一对鹅，三间正房，门上挂着一个猩红毡帘子。引路的说了一声：“客到！”只见一个小家僮掀起帘子，盛公子出来相迎，说道：“失迎！失迎！”

进的屋去，行礼坐下。公子谢了盛情。只见墙上古款新式，也难识认，大约都是很好的。条几上古董玩器，一件也不认的。只闻得异香扑鼻，却不知香从何来。隆吉暗道：“果然天上神仙府，只是人间富贵家。”两人吃了茶，隆吉便道：“昨日简褻少爷。”盛希侨道：“昨日过扰。但这尊谦，万不敢当。你我同年等辈，只以兄弟相称。我看你年纪小似我，我就占先，称你为贤弟罢。”隆吉道：“不敢高攀。”希侨道：“铺子有多少本钱？”隆吉恐失了体面，尽力道：“有七八千光景，还不在手下，每日苏杭上下来往哩。”希侨道：“原来有限哩。”隆吉接口道：“所以周转不来。”

又坐了少顷，希侨道：“咱弄个玩意儿耍耍罢。”隆吉道：“我不会甚么。”希侨道：“铺子里打骨牌不打？”隆吉道：“闲时也常弄弄。”希侨便叫：“拿过骨牌来，再去楼上取两千钱来，我与王大爷打骨牌玩。”只见一个家僮，拿过骨牌盒儿一个，铺上绒毡，一个从后边拿出两吊钱，又陪上两个小厮儿站着配场。打了一回快，打了一回天九，隆吉赢了一千四五百钱。摆了酒碟，

收拾起骨牌，不要了。

须臾，汤饭肴馔，陆续俱来。隆吉只觉异味美口，东西却不认的。想铺中也有几味相似的，烹调却不是这样。席完，又吃几样子酒。酒半酣时，希侨道：“我有一句话，贤弟莫要见阻，我心里想与你拜个兄弟。”隆吉道：“说甚么话？府上是何等人家！我不过一个生意小户，何敢将地比天？”希侨道：“见外么？”隆吉道：“不敢，不敢。”希侨道：“你外边人熟，再想两位才好。”隆吉道：“我也年轻，外边也不认的人，请问要那样人？”希侨道：“我拜兄弟，原有个缘故。我的亲戚，俱在外省，姑家，舅家，连外父家，都没有在河南的。我这里举目无亲，甚是寂寞。只求像贤弟这样意气投合的，时常来往就罢。”隆吉道：“我也不认的许多人，就是不三不四的，我也不说他。我有两个同窗：一个是我的先生娄孝廉儿子，新进了学，叫做娄朴；一个是我谭姑夫儿子，叫做谭绍闻，年纪都是十七八岁。若不嫌弃，我情愿约会他二人。”希侨道：“妙极！咱四个也就足够。”

饭完，把酒席收讫。隆吉要辞别起身，希侨不肯，还要耍骨牌。隆吉说：“铺子里没有人。”坚执要去。希侨叫：“备马，送王大爷去。”隆吉那里肯骑？吃毕茶，起身。希侨送至大门，问道：“王大爷赢的钱呢？”隆吉道：“甚么话，闲耍罢了。”希侨道：“将钱交与王大爷来人。”那小厮也不肯接。希侨道：“暂且放住。”因说道：“约会的人，贤弟放速些就是。”隆吉道：“是。”一拱而别。及到铺门时，盛宅家人已将抹骨牌赢的钱送到。隆吉再不肯要。那小家人道：“王大爷若不要，小的回去，得二十竹批子挨。”隆吉只得收了，说道：“到府上说，我谢大爷扰。”那家人道：“晓得。”一溜烟跑去。

这王隆吉起初奉承盛公子之意，不过是生意上要添一个好主顾，不料蒙了错爱，竟说到拜兄弟的话。大凡年轻的人，不知道理，一听说拜兄弟，早已喜极，又遇见一个富贵公子，一发喜出望外。这一夜就喜的睡不着。等到次日，胡乱吃些早饭，骑上骡子，一直就到萧墙街胡同口，把头口拴在碧草轩前一株石榴树上。原来碧草轩自从没了孝移以后，花砌药栏，果成了“绿满窗前草不除”光景，所以牲口拴在轩前树上，也不止一日。这话提它不着。

单说隆吉提着鞭子，一径到了楼下。正值王氏与绍闻吃早饭，冰梅一旁伺候。王氏见了侄儿，便道：“冰梅，收了家伙，另摆饭来，叫王叔吃。”隆吉道：“才丢下碗儿。”因问姑娘近日安吉的话。绍闻也问舅往苏州发货的话。隆吉心中有事，三两句便拐到盛希侨身上。这盛希侨方伯门第，人所共知，不必深言。因把盛公子怎的一个豪迈倜傥、风流款洽夸奖了一番；怎的一个房屋壮丽，怎的一个肴饌精美，一五一十，夸了一个不啻口出，方才徐徐说起“换帖子，要结拜弟兄，央我来约表弟”的话。这王氏接口道：“像这等主户人家公子，要约你兄弟拜弟兄，难说辱没咱不成？我就叫他算上一个。”隆吉道：“自然是极好哩。”绍闻道：“在那里结拜呢？”隆吉道：“这却没有说定一个地方。等约停当了，再定地方罢。大约就在盛宅。”绍闻道：“他是大乡绅人家，开张就在他家，未免我们还不好意思去哩。不如约个公所地方，大家斗出分资摆酒。结拜停当，然后彼此相请，便好来往。”隆吉道：“说的是。依我看，大约东街关帝庙里好。关爷就是结拜弟兄的头一个。叫宋道官摆下席，我们在神前烧香何如？”绍闻道：“那里人乱。”王氏道：“地藏庵那里，有关爷庙没有？”隆

吉道：“那里有一座小伽蓝殿，就是关爷。”王氏道：“就在地藏庵也好，范师傅那里也秘静。就叫他摆席，你们只出分资。”绍闻道：“怕他是持戒的，怎好叫他摆荤席？”隆吉道：“他说持戒，是对人说的。时常在俺家，还叫你姪子与他买烧鸡吃哩。”王氏、绍闻不觉俱笑。王氏道：“拿定主意，在那里罢。分资得多少呢？”隆吉道：“咱与盛公子共事，轻薄不好看，每人二两头罢。”王氏道：“也不多。每人跟一个人，上下两席，只够罢。”隆吉道：“师傅也还落些，落的有限。”王氏道：“他出家人，怎好落你的？”隆吉道：“姑娘不知，凡住堂庙的，干一件事，先算计落头哩。”大家又笑。

计议停当，隆吉道：“你我同去约约娄世兄。”绍闻道：“不用去，娄世兄是有管教的人，去也不中用，他也必不算。”隆吉道：“昨日我与盛公子说明，约你两个。若不约他，显的是兄弟们有了欺瞒。使不得。”绍闻道：“我不去，你自己去罢。我昨日才在他家送礼，今日又去，娄先生见了，我没敢说。你自己去罢。”隆吉是生意行走惯的人，忽生一计道：“娄世兄进了学，我还没有与先生叩喜。福弟，你借与我一分贺礼，我去走走，顺便儿把这话说了，依不依在他。”绍闻吩咐双庆儿道：“叫王中来。”王氏道：“你又叫王中，想着账房里要钱么？”绍闻道：“正是。”王氏道：“你这事叫王中知道，就要搅散。我与你备礼，你得多少呢？”隆吉道：“一两银，再配上一匹绸子。”王氏道：“两样俱是现成的。双庆儿去取大拜匣来。绍闻道：“要帖子不要？”隆吉道：“我如今成了生意人了，不用帖子，只叫双庆儿跟的去。”

绍闻安置礼物已妥，叫双庆跟着，隆吉骑了骡子，一直往北门来。进的娄宅，一径到了客厅。恰好娄潜斋与娄朴在那里陪客

说话。隆吉先与客行了常礼，然后展开贺礼，与先生叩喜，与娄朴行了平礼。坐下吃茶，娄潜斋道：“你近日做了生意，可惜你的资质。也很好，我也不嫌你改业。既作商家，皆国家良民，亦资生之要。但你是个聪明人，只要凡事务实。”隆吉道：“先生教训极是。”这隆吉来意，本欲邀娄朴结盟，见了先生，早已夺气，不敢讲出口来。坐了一会，只得邀娄朴道：“世兄外边游游罢。”娄朴陪出门来，到崇有轩坐下。又说些闲言碎语，心里想说盛公子约拜兄弟的话，几番张口，不知怎的，咽喉间再说不出来。这可知正气夺人，邪说自远。又可知恶闻邪说，必在己有以招之也。

这娄潜斋父子，还只料王隆吉感念师弟之谊，今日来送贺礼，心中过意不去，加倍厚待。过午席罢，将原仪璧回。隆吉意中快快而去。在路上打发双庆儿带回原礼，自己骑骡而归。恰好到了娘娘庙大街，这盛公子正在门楼下站着，与马贩子讲买马的话，看家人在街上试马。望见王隆吉，早叫道：“那不是王贤弟么？”王隆吉下的骡子，家人跑上前接住。盛公子下的阶级，一手挽住说道：“贤弟，那里去来？”隆吉道：“萧墙街。”盛公子吩咐家人道：“马说妥了，去问号里取银子。就说我有客说话，顾不得，叫他上笔账就是。”这正是：

乐莫乐乎新相知，况是指日缔盟人。

盛希侨一手扯住王隆吉，进了内书房坐下，问道：“贤弟所约何如？”隆吉道：“萧墙街舍表弟，算了一个。”希侨道：“那一位哩？”隆吉说不出那不曾开口的话，只得答应道：“娄世兄意思，不想着算。”希侨道：“莫非嫌择我么？他是孝廉公之子，又新进了学，自然要高抬身分。依我说，先祖做过方面大僚，也不甚玷辱他。”隆吉急口道：“他说他常在学里，恐怕一时礼节答应不到，

丢下空，倒惹弟兄们不喜欢，没有别的意思。”希侨道：“这就是了。要之，咱三个人，也就够了。久后遇见合气的，再续上也不迟。你且说结拜定于何日，我好送帖相请。”隆吉道：“头一次共事，也难就在府上。舍表弟说，先寻一个公所地方会了，然后彼此相请，好来往。”希侨道：“也没这个妥当地方。”隆吉道：“我与舍表弟议定，在地藏庵范师傅那边。每人二两分金，叫他摆席。”希侨道：“二两太少。他出家人，不图落些余头，该白伺候咱不成？况且二两银子，除了落头，也摆不上好席面。依我说，我送酒一坛，再备几样菜儿送的去。也恐怕姑姑子家，整治的腥白白的，吃不的，却怎么了？”隆吉道：“大哥虑的是。但天色晚了，我回去罢。柜房里没人，且是黑了，街上行走不便。”希侨笑道：“关甚么要紧。不如今晚住下，咱弟兄说话罢。就是回去，夜深了，打上我这边灯笼，栅栏上也没人敢拦；锁了栅栏，他们也不敢不开。”

说未完时，一声叫：“家人摆酒！你们这些狗娘养的，都瞎了眼，看漆黑还不上灯么？今日是该谁伺候客哩？明日打这忘八羔子！”嚷声未毕，只见两个家僮，掌定两枝大烛，放在案上。酒碟儿随后就到。希侨还骂了两句。王隆吉也不敢过为推辞，只得坐下。把酒斟开，希侨尝了尝，骂道：“这是前日东街的送来一坛南酒，我说不中吃，偏偏你们要拿来亵渎客。你们这些狗彘的，单管惹人的气！快换了咱家新做的‘石冻春’来。”果然又换了酒。希侨道：“这明日地藏庵的事，贤弟你自安排，明晨我就送分资去。日子就定在初三日罢，别的日子我不得闲。”隆吉道：“就是初三，不用再改罢？”希侨道：“岂有再改之理。”

吃了一会，王隆吉要走。希侨道：“贤弟可笑。若说哑酒难

吃，我有道理。”一声叫：“宝剑儿，前院请满相公来，叫他把琵琶也带的来。”少顷，满相公到了。隆吉起身，欲待作揖，希侨道：“不必，不必。老满你就坐在这边罢。”家人斟酒来，希侨道：“你唱个曲子敬客。”隆吉道：“不敢。”满相公果然唱了一套。唱完，说道：“聒耳。”隆吉道：“聆教。”希侨道：“果然聒耳不中听。取大杯来，咱们猜拳罢。”隆吉道：“我不会猜枚。”希侨道：“不猜拳，咱揭酒牌罢。”宝剑儿取过酒牌，举个大杯，放在中间。希侨道：“这磁瓿子是敬客的？快去楼上取我的斗来，只要三个罢。小心着，要是打碎了，你那一家性命，还不值我那个斗哩。”果然拿出三个锦盒儿，取出三个玉斗。灯光之下，晶莹射目。希侨道：“不必斟酒，揭了牌，看该谁喝。”隆吉道：“我不懂的。”满相公道：“上边自有图像，注解的明白，谁揭着，谁再不能赖过去。”希侨把牌揉乱了，放在盘中，说道：“贤弟，你是客，你先揭。”隆吉道：“我不明白。”希侨道：“我一发先揭一张。”揭过一看，只见上面画着一架孔雀屏，背后站着几个女子，一人持弓搭箭，射那孔雀，旁注两句诗，又一行云：“新婚者一巨觥。”希侨道：“贤弟几日完婚？”隆吉道：“不曾。”满相公道：“少爷喝了罢。”宝剑斟上一玉斗，放在主人面前，希侨只得饮干。轮着满相公揭。满相公揭了一张，上面画着一树花，一人举烛夜观，旁注云：“近烛者一杯。”满相公道：“少爷又是一杯。”希侨看了一眼，自己果然与烛台相近，说道：“这牌太向主人了。”只得又吃了一玉斗。轮着隆吉揭，揭了一张，上面画了一只船，载了个三髯贵人，一个美色女子，旁注云：“行商者一小杯。”希侨道：“这是范蠡故事，又有西施跟着，生意又发财。贤弟该一大杯。”隆吉道：“酒令大似军令，既是写的小杯，如何改大杯？”希侨一

定叫宝剑儿斟了一斗，隆吉吃了，说道：“我委实是要走的。要吃酒时，我在家说明，就是一更二更都使的。我今日早晨出门，家中没说明白，家母也挂心，叫我去了罢。”这时天有半更了，满相公亦说：“少爷叫客去罢。”希侨酒兴未足，却也自嫌白淡没味，说道：“今晚全没兴头。既说伯母挂心，贤弟一发就走。改日就不许推托了。酒到底没吃甚么，牌儿只揭了三张，记下罢。宝剑儿打灯笼，叫他们送到家。”一齐起身，送出大门。隆吉骑上骡子，一对灯笼前照，送至春盛号铺门而回。有诗道王氏之愚昧：

时刻难忘曲米街，恰逢中表又相偕；
村姑嫁得夫家好，禄产虢秦抱满怀。

第十六回 地藏庵公子占兄位 内省斋书生试赌盆

话说王隆吉一更天到家。到了次日，盛宅早送来一个拜匣，封套上边写了分金二两。隆吉也自己称了二两，径到地藏庵来。见了范姑子，说了他们结拜的话，要在伽蓝殿烧香。三个人分金六两，叫庵里备席。范姑子慨然承许。隆吉道：“庵中锅灶不便，调料菜蔬不全，有周张不来处，我再替你斡旋。”范姑子笑道：“你休管我夜起，只要早到就罢。我只愁没酒。”隆吉道：“酒是盛宅送的。”姑子道：“你只管放心，我管保丢不了你的话。”隆吉道：“后日初三，我们早到，可办的出来么？”范姑子道：“就是今日来，也不怕。多少难事，我替人家办的一点风声儿也不透，何况这两桌酒席。只管放心。”王隆吉辞的去了。本日，范姑子叫雇工将各庙洒扫洁净。次日，范姑子街上走了一回。回来，叫雇工把厨下管兴工匠人烧茶的那口大锅收拾妥当。

到初三日一早，只见四个人抬着一架盒子、一坛酒送来。范姑子道：“原说不要酒，盛宅自送酒来。”那抬酒的道：“这就是盛宅的酒。”范姑子方晓得，食盒也是盛宅的。抬盒人去了，范姑子与徒弟揭开看时，原是一桌全席，茶皿、酒具、箸匙俱全。须臾，又有人抬了一盒子全席，范姑子命放在厨下。对抬盒人道：

“家伙明日来取罢。”抬盒人道：“原是说明的。”范姑子又寻了两个庵旁住的老婆子，拣盒中该热的肉菜，放在锅上，用笼盖了，漫漫火儿蒸着，单等客来。

王隆吉早到。少时，只见谭绍闻到了，范姑子接着，让至佛殿后边一个客室，问了家中老菩萨的安。话犹未完，盛公子到。也迎至客室，两人行礼。王隆吉道：“这个便是表弟谭绍闻。这个便是娘娘庙大街盛大哥。”这两人初次见面，那久仰高攀的话，自是不揣而知的。又谢了范姑子惊动烦扰，也不必细述。

说了一会闲话，范姑子道：“请山主们伽蓝殿上香罢。”三人说：“也罢。该上香的时候。”范姑子问道：“山主们告神的疏头儿、香纸，是跟的人带着么？”三人都道：“不曾带来，也就不曾打算到这里，如今可该怎么处？”希侨道：“这都是王贤弟你办的事体，少头没尾的。”范姑子道：“山主们今日喜事，休说那少头没尾的话儿。”隆吉道：“我一来没经过这事；二来，我实说罢，这两三天，我的心通慌了。”范姑子道：“这也不难。庵中有整香纸，借与山主们。告神的疏，我替山主们念念算了罢。”隆吉道：“极好！”范姑子道：“这年庚，像是盛山主做大哥，王山主第二，谭山主第三的了。”隆吉道：“不错的。”于是范姑子开柜取出香纸，引着三位，过了佛殿，到伽蓝庙中。每人递与香一柱，插在炉中，行礼跪下。范姑子敲了三声磬也跪下，往上说道：“阿弥陀佛！这是圣贤菩萨马脚下住的三位信士：一个盛公子，一个王相公，一个谭公子。今日在圣贤炉前成了八拜之交，有福同享，有马同骑。那个若有三心二意，叫周将军监查。阿弥陀佛！好好保佑他们，保佑得财源发旺，子孙兴隆。他们还许下翻盖歇马凉殿，洗画老爷金身。”范姑子念完起来，又敲了三声磬。三人礼

毕，范姑子说：“两位山主，该与盛山主行礼。盛山主是哥哩。”希侨道：“何用这？”隆吉道：“自然该的。”扯住谭绍闻行礼。盛希侨受了半礼。隆吉道：“表弟，咱可不要这。”谭绍闻也就止了。

却说这谭绍闻心中发热，脸上起红。他原是有家教的，父师的话是听过的，今日这事，意思很有些不安。只因隆吉初约时，一时承许的孟浪了，所以今日说不出口来，只得随着罢。比不得盛希侨天生匪人，宦门中不肖之子；王隆吉经纪人家出身，不晓甚么。所以盛希侨视如平常，王隆吉满心欢喜。这是他三人心里光景，不必细述。

单说范姑子引三人穿过佛殿，到了客室坐下。范姑子捧上茶来，盛公子不接茶杯，说道：“我有带的茶叶，师傅只把壶洗净，另送一壶开水来。”一声叫：“宝剑儿！”这宝剑儿正与双庆儿及王隆吉跟的进财儿也商量结拜的话。希侨一声叫唤，宝剑慌了。希侨骂了两句，叫厨下照料泼茶去。这范姑子方晓得起初进门，盛希侨把茶尝一尝便放下的缘故。少顷，宝剑拿茶上来，茶杯也是家人被套带来的。众人喝茶时，也不知是普洱、君山、武彝、阳羨，只觉得异香别味，果然出奇。

吃完茶，范姑子摆上席来。端的山珍海错，大家举箸齐吃。希侨略吃了几味儿，说道：“把这席留下三两味，别的赏与跟随人吃罢。把舍下送来的粗馐拿来。”范姑子那里敢强，只说道：“这东西委实孝敬不得山主。”只得收了，又把盛宅送的东西摆上来。果然，除了光鸭、固鹅，别的就没有河南的东西。饮的是盛宅的酒，香美自不待言。隆吉道：“范师傅，你也来坐坐。”范姑子道：“厨下离了我一发上不来。”希侨道：“你来往乱跑也不好。”范姑子道：“我顾不的。没有教小徒陪陪罢。”因向阁边叫道：

“慧照儿，你放下针线，照照客。”只见阁上下来一个尼姑，十七八岁，眉清目秀。到客室与小山主们行了尼姑礼，就坐在旁边。也不吃甚么，只举箸让客。把头低了，吃了一杯茶。

席完了，范姑子也来坐在一张桌上，说道：“有慢山主们。”希侨道：“你这令徒，怎的不言语？”范姑子道：“小家子样，见不的人。每日只在楼上做针线，也就没见过客。”希侨道：“出家人，做甚么针线！”范姑子道：“庵中日子穷，全指望着他缝些顺带儿、钥匙袋儿，卖几个钱，余几升米吃哩。”希侨道：“俺们上阁上看看针线何如，捎两件，回家做样子。”慧照微笑道：“看不的。”范师傅道：“看看何妨？若是看中了，这些山主们带回一件，强如你卖十件哩。”希侨邀道：“二位贤弟，同上去看看何如？”范姑子引着三人上阁，慧照只得跟着到阁上都看缝的东西，说道：“果然花儿绣得好！”范姑子下阁取茶去。希侨自己拣了两件，强与了谭绍闻一个顺带儿，与了隆吉一个荷包儿。迟了一会，范姑子拿的茶来，众人吃了茶，又坐一会，方才下的阁来。

到了客室，希侨道：“庵里日子清淡么？”范姑子道：“行常断了顿儿。”希侨道：“不打紧。明日我送十两灯油钱、一石米来。二位贤弟也休空了。”范姑子道：“阿弥陀佛！”希侨道：“针线很好，可惜缎子不好。明日请到我家，与我绣几幅枕头面儿待客，可叫去么？我也不敢空劳。”范姑子道：“叫他再领府上奶奶们些教儿，怎的不叫去？”

二人把话说完，隆吉见谭绍闻终日不甚说话，问道：“贤弟今日怎的不欢？”绍闻道：“我怎的不欢？”希侨道：“庵里有甚么顽意儿么？”范姑子道：“阿弥陀佛！庵里得有甚么？”隆吉道：“药铺老梁相公丢下那盘象棋呢？”范姑子道：“他丢在这里，又

没人会下，只怕少了子儿。”隆吉道：“少两个，写上块瓦片儿。”希侨道：“贤弟奇想！棋子少了，瓦片儿就算了不成？”隆吉道：“算得了。”范姑子寻了一会，拿来。盛希侨笑道：“看来却不少。只是些木头片子，如何下他。也罢，谁下哩？”隆吉道：“大哥与表弟下。”绍闻道：“我下不来。”隆吉道：“咱同学时，先生不在家，咱没在邓祥厨房下过么？”大家笑了。范姑子叫慧照摆在桌上。希侨道：“不如咱喝酒罢。”隆吉恐怕希侨太露轻薄，只是怂恿下棋。绍闻也说不吃酒，要回去。希侨只得与绍闻下起棋来。范姑子出去，隆吉也跟出来，问道：“你今日席面很好，是怎么做的？”范姑子道：“我是二两银子定的蓬壶馆上色海味席。谁知道盛公子还嫌不中吃，我就没敢说是馆里定来的。”隆吉道：“他的东西真个好，我吃了两遭，也没见重复甚么，不认的很多。”

又说了一会闲话，又看了一会象棋，日色已晚，各家来接。盛宅一对牛腰粗的灯笼，上写着“布政司”三个大字，三四个家人，牵着一匹马。谭宅王中、德喜儿，打着一个“碧草轩”三字灯笼，宋禄赶着一辆车。隆吉是前柜伙计亲自来了，打着一个“春盛号”铁丝灯笼。

此时却被一个夏鼎字逢若的看见。原来这夏逢若，正在人家会赌回来。见了地藏庵门前灯笼乱明，车马仆从闹轰轰的。站在黑影里一看，见“布政司”灯笼，只疑藩司衙门有人在庵，有甚么公干。看了一会，却认的是盛公子，那两个却不认得，“碧草轩”也不知是谁家。难说“春盛号”一个小铺子，敢与盛公子来往？心中疑惑。只听得众人一声说道：“范师傅，扰了！”范姑子道：“简慢。”又听得盛公子道：“二位贤弟，我就要奉请哩。”又说道：“范师傅，我明日就来接哩，休要不叫去。”范姑子道：

“岂有不叫去之理？”众人一轰而散。这夏逢若心下踌躇：“这一千人我若搭上，吃喝尽有，连使的钱也有了。我且慢慢打听，对磨他。”随时也自去干他的营生去了。

且不说盛王两人回家。单说谭绍闻，今日有些不安。只见天色黑了，来接的又有王中，心里一发不妥当的很。坐在车上，一声儿也不言语。到家，各自安歇。过了两日，王中拿一个全帖，上面写着“翌午，一芹候叙”，下边写“愚兄盛希侨拜”，递与少主人看。绍闻道：“是盛宅请帖。打发来人歇歇。”王中道：“来人去了。”又低声说：“爷不在了，大相公还该读书务正，这些事，只像是该推脱的。”绍闻道：“你说的是。我明日到他家走走，改日也请他一请。还了席，慢慢丢开就罢。”王中道：“这盛公子，我常听人说，是个败家子，绰号儿叫做公孙衍。我前日若知一墨儿时，再不叫大相公与他结拜。昨晚我才听奶奶说这事，所以我急紧去接。不如如今送他一个辞帖，只说家中有要紧事，不得去，也不得罪他，便慢慢的开交。换帖结拜的弟兄，本来是不亲，纵然起初有一点子亲厚，没有后来不弄淡了的事。且还有翻脸的，撕骂的。”绍闻道：“我昨日也就后悔。但目下辞他，甚不好意思，胡乱走这一遭罢。”王中道：“相公将来要吃这不好意思的亏。”绍闻道：“这辞帖是断然不可送的。”王中也不敢再拦阻。

等到次日，王中安排要跟的去。饭后时，绍闻已引着双庆儿，步行往盛宅去。到了门上，宝剑儿已引进去。坐在大厅，日已近巳，宝剑儿说道：“少爷还没起来哩，我去对说去。”少时，只见盛希侨跑将出来，鞞着鞋儿，衣服袒着，连声说道：“东书房坐，东书房坐。”绍闻起身，作为礼之状，希侨道：“不消。”一面便吩咐道：“曲米街请王大爷去。”扯住绍闻的手道：“咱去东书房

坐。”两个同行，宝剑儿引着。希侨一面走，一面说道：“昨晚酒大了，清早爬不起来。”宝剑儿引到一个书房，挂着“内省斋”匾儿。进去坐下。只听得是一个丫头声音叫道：“宝剑，少爷的洗脸水，拿的去。”宝剑儿掀帘子，捧进水来。希侨一声骂道：“狗攥的，客还没有茶，你们只记得我熟。”绍闻道：“洗洗也罢。”希侨道：“我一发有罪贤弟，我去连衣服也换了来。”

希侨回去后，迟了一回，换了一套衣服出来。恰好王隆吉也到了。希侨迎着笑道：“谭贤弟来时，我还没起来哩。我适才洗了脸，换了衣服。贤弟来迟，就该罚你。”隆吉道：“客到了还睡着，不该罚大哥么？”大家一笑。吃完茶，隆吉道：“今日该拜见伯母，休说来意不恭。”希侨道：“请坐下。我实对你说，家母昨日从山东家母舅家才回来，驮轿上坐了一千多里，如今在楼上睡了。好几天还歇不过来哩。你我弟兄们，原该有这一礼，求改日何如？”隆吉道：“岂有不磕个头之理！”希侨再三拦阻，绍闻道：“也罢，就遵命。”

希侨坐了一会，道：“我竟是闲坐不来，咱生法顽顽罢。”绍闻道：“闲坐说话罢。”希侨道：“叫我闲坐，时刻我就瞌睡了。一定顽。谭贤弟，你只说你会噯罢。”绍闻道：“我一些也不会。先君在世严谨，莫说顽意儿不会，也并不曾见过。”隆吉道：“这是实话。家姑夫性情固执，这表弟四门也没出过。”希侨道：“怎么会下象棋？”绍闻道：“那是舍下一个厨役有一盘棋，偷弄弄是有的，所以前日下时，一连两盘都输了。”希侨道：“棋我是不耐烦下的，骨牌也不好顽。再坐一会，我就闷死，这却该怎么？不然者，咱掷六色罢？”绍闻把脸红了，说道：“我不会，不用弄这东西。”希侨道：“王贤弟，你会不会？”隆吉道：“我年节下赌过核

桃，不过与骨牌一样。只是掷的不精。”希侨拍手大笑道：“在行，在行。这就好了，可惜满相公不在。”隆吉道：“满相公那里去了？”希侨道：“我叫他往南乡买狗去。说这南乡苏宅顽的一条狗，如今要卖哩。我与他八两银子，他不卖，他要换一匹马。我叫满相公看看这狗，果然跑的好了，就与他一匹马。——那一家可算上谁？有了！后边叫慧照来，算上一家。”隆吉道：“慧照在那里？”希侨笑道：“在后边住过两天了。”隆吉道：“他师傅叫他来么？”希侨道：“你不在行，他师傅岂有不叫来之理？宝剑儿，你去后边叫慧照来。”

宝剑去了一会，回来道：“他说前边有客，他不来。”希侨道：“我去。”少顷，只见希侨引的慧照来。希侨吩咐道：“把角门锁了。”一同行了礼坐下。隆吉与绍闻谢了庵中打扰，慧照掩着口道：“有慢。”希侨道：“闲话说他做甚，拿色子盆来。”宝剑铺上桌毡，放下色盆，让众人各照门头坐。绍闻那里肯坐？希侨道：“你不认的，叫宝剑儿替你看。这个小狗攥的，两只眼好眼色，色子乱滚时，他就认的是叉、快。你输了不算，赢了你拿的走。”又叫：“老慧，你在那边坐。”慧照笑道：“我不坐。又不认的，坐在那边怎样？”希侨道：“你要不配个场儿，昨日黄昏里我输的五百钱，我就不与你了。”慧照红了红脸，说：“我输不起。”希侨道：“输了是我的，赢了是你的。”又向隆吉道：“你可不用让罢？”叫宝剑儿楼上取四千钱来。希侨喝道：“快把牙筹拿过一边子去，休叫厌人。真个弟兄们谁赢谁哩，不过解闷而已。”

宝剑儿拿过赌筹，放在条几上，各人门前放下一千钱。希侨先掷，掷一个平头十四点，没人下钱。轮着隆吉掷，希侨把绍闻门前的钱，开了一百摆成柱马，隆吉掷了一个叉，赔了三手。轮

着绍闻掷，绍闻再三不伸手。慧照已摆成柱马。希侨再三催督，绍闻无奈，把色子抓起，面红手颤，掷将起来。宝剑喝道：“梅梢月！梅梢月！”慧照把钱送过来。该掷希侨的。绍闻道：“我委实的不会掷，心里只是跳。”希侨再三只是让，绍闻道：“心里跳个不住，怎么行得？”希侨道：“也罢么。谭贤弟你与老慧伙着，叫他替你掷。宝剑儿，你把你的钱拿来，配上一家儿。顺便把厨下瑶琴叫来，替你伺候客。”宝剑果然叫的瑶琴来，自己拿了两串钱配场。绍闻桌边坐着，看没多时，慧照掷了一个“临老入花丛”的大快，把五六千钱都赢的七零八落。这绍闻书气未退，总觉得心下不安。

少顷，收拾赌具，排上席来。希侨道：“自己兄弟们，我就不为礼罢。”隆吉、绍闻齐道：“不敢。”慧照起身要走，希侨扯住道：“那里走，就在此陪客。你扎的枕头，我就与你浇手哩。”四人相让坐下，举箸动匙，都吃不多儿，早已放下箸。希侨要安排大饮一场，就叫收了碟碗，另排酒局。只见宝剑儿从后边斟了一盘茶来，说道：“谭大爷那边，有家里人来接。角门锁了，不得进来。”希侨骂道：“偏你多言。天才过午，就来接么？就是有人，安排前院吃酒。你再胡说时，把你娘的牙都打掉！”谭绍闻明知是王中，心中不安，就要回去，说道：“想是家中有事，故小价来接。我去罢。”若是希侨肯放的了，这盛公子的性情，还不算怎样无道理；谭绍闻一入匪党，还不至濡染太深。这正是：

赌场原是陷人坑，谁肯蚕盆自戕生？

总为罗刹推挽猛，学泅先赶滚油铛。

第十七回 盛希侨酒闹童年友 谭绍闻醉哄孀妇娘

话说谭绍闻要去，希侨那里肯放？因问隆吉道：“王贤弟，令姑老伯母，性情利害么？”隆吉道：“家姑娘性情仁慈，舍表弟轻易不受半句气儿。”希侨道：“谭贤弟，你一定要回去，想是怕盛价？难说一个主人怕他们不成？”绍闻笑道：“岂有怕小价之理。”希侨道：“正是哩。像如舍下，有七八家子小子，内边丫头孀妇也有十来口。我如在外一更二更不回来，再没一个人敢睡。即如家中有客，就是饮酒到了天明，家中就没一个敢睡的。若是叫那个不到的，后头人是顿皮鞭，前头人是一顿木板子，准备下半截是掉的。”隆吉道：“大哥还是衙门里传下的规矩。”慧照说：“我昨晚见丫头桂萼儿睡了，你叫他起来，他白不起来，你还笑了一阵子，怎么不利害哩？”希侨笑道：“你不胡说罢。只是如今要吃两钟酒，偏偏人不凑手。”

只听有人叫角门，希侨认得声音，说道：“老满回来了。宝剑儿，去开门。”满相公进的门来，与众人拱了一拱，又问：“此位是谭相公么？”希侨道：“是。”二人又行了礼。希侨道：“狗何如？”满相公道：“不成。狗大粗腿，还不胜咱家那条黑狗。不要他。”希侨道：“宝剑儿，南厅里搬六棱桌儿坐，好喝酒。省的胡

让。”果然宝剑、瑶琴搬的六棱桌来，一面坐一人。只是五个人，还少一个人。希侨又叫宝剑儿道：“想起来了，你去水巷胡同接晴霞来。把挑轿子抬去，叫他不用打扮就来。”宝剑去了。

这五人说了一阵闲话，晴霞到了。见了客，磕下头去。绍闻是从没经见的，勿论说话，连气儿也出不上来。隆吉做过几年生意，还说几句市井的话。希侨叫道：“速烫酒来！”宝剑摆开围碟，让六人各照一面坐了。就叫晴霞坐在绍闻、隆吉中间。斟酒两巡，希侨道：“昨日，浙江朋友送了我一幅《西湖图酒令》，只用一个色子，各人占点，有秀士、美人、缙衣、羽士、侠客、渔翁六样儿。如今现有六个人，不用占点，谭贤弟就是秀士，晴霞就是美人，老慧就是缙衣，老满就是羽士，王贤弟你是侠客，我一发就是个打鱼的渔翁。瑶琴儿，你把《西湖图》展开，放在桌上，把碟子去了几个，好顽。”众人看那图时，犹如儿童掷的围棋一般，螺道盘中，一层一层儿进去。开首是涌金门，中间是一个湖心亭。众人道：“不懂的。”满相公又讲了一会，说：“有现成令谱。”希侨道：“我就先掷。”恰恰掷了一个么，就是涌金门。展开令谱儿看，上面写了六行字，一行云：“渔翁货鱼沽酒。饮巨杯，唱曲。”宝剑斟了一杯酒，放在主人面前。满相公道：“还要唱个昆曲儿。”希侨笑道：“坑死我！我实不能唱，你替我罢。”晴霞道：“不准替。”希侨道：“我就唱，难为不死人。我唱那《敬德钓鱼》罢。”只唱了一句《新水令》，忍不住自己笑了，说：“算了罢，算了罢。”没人再好意思催他，只得罢了。叫宝剑把一个铜渔翁放在涌金门上，记了马儿。轮着满相公掷，掷了一个四点，数在三生石上。令谱上写：“到此满座皆饮，掷者说笑话。”宝剑儿满座斟了大杯。该满相公说笑话，满相公道：“我的笑话，却不许你们笑。”众人

都笑了。希侨道：“说笑话，正要人笑，怎么不叫人笑？你快说罢。”满相公道：“我说完了。”希侨道：“你没说哩。”满相公道：“我说不许你笑，你们现今大笑了，那就是我的笑话儿。”希侨把满相公头上打了一下儿，笑道：“单管胡赖，也罢。该王贤弟掷。”宝剑儿把一个莱石仙家放在三生石上，记了。王隆吉掷了一个六点，数在岳坟上。揭开令谱，上边写着：“侠士到此，痛饮三巨杯。一杯哭，二杯笑，三杯离座大舞。”宝剑拿过三个大杯，先斟了一杯，放在隆吉面前。隆吉吃完了，希侨道：“该哭哩。”隆吉道：“这太难为人。”希侨不依，晴霞也不依。希侨道：“你昨日没说，酒令大似军令么，如何不哭？”隆吉端的不肯。希侨道：“宝剑儿跪了，王大爷一天不哭，你再不许起来。”宝剑跪下。希侨又道：“你把酒杯儿顶在头上。瑶琴，与他斟上一杯热酒。叫他央王大爷哭了，再奉这第二杯。”瑶琴、宝剑只得遵命而行。隆吉急了，说道：“我哭就是！”于是将袖子遮住脸，哼了一声。希侨道：“不算。”绍闻道：“算了罢。”宝剑起来，奉上第二杯，隆吉吃完，希侨道：“该笑哩。”隆吉道：“竟是叫我哭不的，笑不的。”众人笑了，隆吉也笑了。希侨道：“贤弟这就算笑了罢？”晴霞道：“就算了罢。”宝剑又奉上第三杯。隆吉吃完了，希侨道：“该离座起舞。”隆吉不肯。希侨道：“违令谱者，罚一大碗酒。”隆吉少不得离座，站在一旁，把手伸了一伸，说：“算了罢。”希侨道：“一定该打个拳套儿。”慧照道：“单单的你要难为人，算了罢。”希侨道：“我留着难为你罢。就算了，算了。”宝剑儿把一个蜜蜡金老虎放在岳坟上。该晴霞掷，晴霞拿起色子说道：“能好掷个不要百戏的罢。吃酒还不难。”掷了一个五点，数在苏公堤上，令谱云：“桃柳交加，美人、秀士同饮三小杯。”宝剑儿

斟了三小杯。希侨道：“你两个该一递一口儿把这三钟酒吃了。”看来谭绍闻此时，一定该推托不肯。但古人云：“不见可欲，便心不乱。”绍闻与晴霞并坐时，已自暗通关节，恰好这个令又如此联属，二人果然依令而行。绍闻此时竟有了“此间乐，不思蜀”的意思了。宝剑儿把一个玉琢的靠石坐的美人，放在苏公堤上记住。希侨唱了一声：“玉人儿啊——”晴霞瞅了一眼，道：“该你唱，你不唱；不该你唱，你却要胡唱。”希侨笑道：“我只会这一句，再唱第二句，我就不能了。”该绍闻掷。绍闻竟是不脸红，也不手颤，拿起色子掷了一个两点，心中还想数着一个有情趣的地方，不料数了一个冷泉亭。令谱云：“凡到此者，饮凉水一小盏。”绍闻道：“斟一杯茶，算了罢。”希侨道：“你猜行也不行？”宝剑儿把茶铛边冷水舀了一盏儿，放在绍闻面前。绍闻道：“这还不苦人。”方伸手取冷水盏儿，晴霞拿过来泼在地下，说：“就算了罢，真个喝恁些做嘎哩？”希侨道：“众位看么，我就不敢再强了。”宝剑儿取过一个盘螭未刻的水晶图书，放在冷泉亭上。该慧照掷。慧照掷了一个五点，数在放生池上。令谱云：“缁衣放生，合手念阿弥陀佛。”慧照道：“罢，罢，不吃酒就好。”站起来，合手念了一句阿弥陀佛。希侨道：“打到你那热窑窝里了。太便宜你。”宝剑儿又取了一个象牙雕的弥勒佛，记在放生池上。又轮着希侨掷。……也不暇细为铺述。

大约掷了四五周，才到中间湖心亭上。隆吉早偏了三巨觥，后来又吃了两大杯五小钟儿。别人也吃了，都吃的没有隆吉吃的多。完了这个令，又抽一会状元筹，又揭了一阵子酒牌。希侨酒兴高，更要猜起拳来。举手与晴霞猜，输赢未定。只见隆吉把脸白了，说了一声：“不好！”紧着向外边跑，早已未出而哇之。宝

剑儿扶在椅子上，头也歪了，也坐不住。希侨也醉了，骂宝剑道：“狗攬的，还不扶在床上哩。”宝剑与瑶琴忙扶在床上，只听咽喉间一声壅的响，又吐了一床，连锦被缎褥都污了。绍闻也醉了，还略明白些，说道：“可惜坏了东西。”希侨道：“那个值甚么？我只心疼老慧扎的枕头面儿。”又叫宝剑：“将王大爷吐的，即速收拾了。我们移在西亭上坐罢。”众人一齐走到西亭子上，上面横着“慎思亭”三字匾。桌椅、烛台、火炉，自是不移而具的。这谭绍闻酒量不大，一转动时，酒也上来了，天旋地磨，也就发起昏来。

且说王中自午时来接主人，隔着几层院子，那里得见？且又把角门锁了，声息也不相通。盛宅家人只是邀着饮酒，王中那里下得去？盛宅家人道：“王哥，你不知道，俺少爷留客，一定要昏黑的，半夜一夜，也还不定哩。不如咱们弄个赌儿耍耍罢。”王中道：“不会。”盛宅家人道：“不信！不信！”王中道：“委的不会。若不信，你只问这小伙计双庆儿。”盛宅家人道：“俺们是要赌的。你是客，岂不慢待了王哥？”王中道：“不妨。”那些家人正趁着角门锁了，外边又叫了两个房户，竟是大赌起来。王中只得旁边呆着，等着内边消息。等到日夕，只得央道：“哥们到后边说一声，我委的等急了。”内中一个道：“没人敢去说。少爷性情，只怕骂的了不成。”

王中等至上灯时，宋禄、邓祥套车来接。王中正着急时，只见宝剑儿打着灯笼出来，问道：“谭爷来人还在这里么？”王中急应道：“在这里。”宝剑儿道：“少爷叫抬轿哩。谭爷醉了，叫用轿送回去哩。”王中忙道：“有车，有车。我跟你进去瞧瞧去，好一同儿走。”王中与双庆儿跟的进去，见少主人醉的动不得。盛

公子也醉了，与那晴霞、慧照正媒褒哩。吃了一惊，心中暗道：“咳，坏了！坏了！”慧照见有生人来，一溜烟走了。满相公却不醉，说：“你两个是萧墙街来人么？”王中道：“是。”满相公道：“你两个扶谭爷回去罢。醉了，坐轿稳当些。”王中道：“有现成的车。”盛希侨瞪着眼大声道：“不得走！住下了还要吃酒哩。你回去罢。”王中道：“家中奶奶挂牵，来了两替人。”满相公向公子道：“谭爷家中无人，老太太挂心，叫他回去罢。”原来满相公见醉了两个，恐怕夜间难以伏侍，其先开角门叫轿夫，也是满相公偷吩咐宝剑的话。盛公子道：“谭贤弟醒醒，盛价来接你。怕他，你就回去。”绍闻睁开眼，问道：“谁来了？”王中向前低声说道：“天晚了，回去罢。”绍闻道：“你、你是谁？”王中道：“王中。”绍闻口中糊糊涂涂骂道：“贼狗攘的！我到、到家要打你、你三十鞭子。你去拿茶来我喝。”晴霞紧着要了一杯茶，捧与绍闻，说：“谭爷喝茶罢。”绍闻把眼往上一翻，说道：“好，好，我明日请你。你、你可一定要去。”王中在一旁扶着，急的这头上露水珠儿如绿豆大乱滚，却不是恼主人骂他。绍闻喝了半钟子茶起来，踉踉跄跄，说道：“我要走哩。”王中急忙搀住绍闻。绍闻把袖子一摆，几乎把王中打倒。骂道：“贼狗攘的，我不醉。晴霞，你送我。”满相公道：“老晴，你就去送。”盛公子哈哈大笑道：“我通看不上谭贤弟样子。”绍闻道：“胡说！”盛公子也是有酒的人，说道：“这是嘎话些？”绍闻道：“嘎话？就是这话。”满相公忙道：“客在咱家醉了。”盛公子道：“是！是！是！我送客。”晴霞搀着绍闻，瑶琴打着灯笼头里照路，盛公子、满相公跟着送。王中、双庆儿帮着主人。

到了大门，绍闻口中呢呢叨叨，也不知说的甚么。晴霞低声

道：“谭爷上车罢。”绍闻道：“你也上车。”晴霞道：“我明早就去瞧去。”满相公搀住说道：“大街上，叫他们回去罢。我打发谭爷上车。”王中帮着扶上车去。宝剑儿道：“少爷，这是谭爷赢的两串钱，慧照分了一半。把钱也放在车上罢？”盛公子道：“也罢。省的你明日去送。”这王中听说“赢的钱”三个字，真个是耳旁边起了一个霹雷，心中暗叫了一声：“哎呀！”盛公子见绍闻上车，高声道：“有慢贤弟！”这车上已答应不出话来。宋禄将车使开，双庆打着灯笼，邓祥、王中跟着。走了两步，车上像是坐不住，倒了光景。王中疾忙上车，将少主人抱在怀里，叫宋禄放慢些走着。

这盛公子回去，将宝剑儿安插在内省斋守着王隆吉。满相公账房去睡。晴霞与公子就在西亭子歇了。

单说王隆吉到鸡唱时，酒醒了，要水喝，吃了半碗冷茶，呜呜的哭到天明。想着走时，又怕狗咬。少不得叫醒宝剑儿，看住狗。去到大门时，大腰拴有两三道，一尺长的锁锁着。叫人开时，都是赌了一夜才睡的人，叫不醒一个儿。只得回来。日已出了，看见昨日吐坏的床褥枕头，一发心中不安的要紧，少不得又要走。宝剑儿在管门的床席下摸着钥匙，开了门。隆吉只说：“丢丑！丢丑！”疾忙走了。真个是：

门中走出脱笼鸟，街上行来落水鸡。

此是次日隆吉的光景。再说昨晚，王中车上抱着少主人，走到胡同口，宋禄还往前走。王中道：“后门有两盏灯儿，你没见么？还往那里走？”宋禄道：“胡同内窄，转不过来车。”王中道：“不许倒退出来么？”只听赵大儿连声说道：“来了！来了！”王氏跑着说道：“咳，只来了罢。”宋禄把车使到后门住了。王中道：

“相公醒醒，到家了。”王氏慌了，问道：“俺福儿有了病么？”双庆儿道：“是醉了。”王中与德喜、双庆，在车上顺拖下来。王氏道：“咳，这是怎的说？你们去了一干人，就叫俺儿子喝的这样光景？”王中道：“那个得见哩！”王氏、赵大儿接住，搀到了楼下内房，放在床上。举灯看时，面无人色，眼往上翻，顺口流涎。王氏慌的哭着说道：“我的儿呀！你休不得活了，可该怎的！”赵大儿道：“这全不妨事。是奶奶从不曾见过醉人。俺家我爹，每逢到集上，是一个大醉，日夕回来时，挺在床上，就像死人一般。到后半夜就醒了，要凉水喝。我见惯了，这没啥大意思，奶奶休怕。”冰梅道：“只与相公预备茶罢。”王中也到楼门问道：“大相公这会儿酒醒了不曾？”赵大儿道：“还没醒哩。”王中长吁了两口气，往前边去了。

过了二更天，谭绍闻把手伸了一伸。王氏慌问道：“儿呀，你醒了？”绍闻把头滚了两滚，把手一捞，捞住王氏，问道：“这是谁？”王氏道：“儿呀，是我。我是你娘哩。”绍闻呢呢喃喃说道：“喝水。”王氏道：“冰梅，快拿那桌上温茶来。”王氏扶起来，说道：“福儿，这不是水？你喝。”绍闻喝了一阵。王氏扶着坐了一坐，这酒就有几分醒了。睁开眼，只顾四下乱看。王氏道：“你看甚么哩？这是咱家。你把我吓死了！”绍闻也不答应。迟了一会，说道：“咳！喝的太多了。”王氏道：“没本事吃，你少吃一钟儿该怎的？”绍闻道：“他们只是胡闹哩。”王中又到楼门，听见少主人说话，到窗下问道：“大相公醒了？”王氏道：“过来了。”又叫赵大儿：“你们都睡去罢。天只怕将明，大家歇歇罢。”赵大儿去了。

冰梅拴上楼门，进的內房。绍闻道：“娘，你是我的老人家

哩，你伏侍我，我心里不安。往后只叫冰梅打发我罢了。我也不在这大床上睡，我要另睡一张床，各人方便些。”王氏道：“如今你睡罢，到明日我替你安置就是。”绍闻道：“如今抬一张小藤床儿也不难。”王氏道：“安置停当了，天明了。我明日依着你说就是。咱都睡了罢。”绍闻道：“冰梅，你与我一杯茶来。”冰梅斟了一杯茶，递与绍闻。王氏道：“吃了茶睡罢。”绍闻道：“今晚罢了，总是明日晚上，我不在大床上睡。”王氏道：“我依你说就是。咱睡罢。”绍闻酒已醒却八九分，不得已，只得仍旧睡讫。

这是谭绍闻一被隆吉所诱，结拜兄弟，竟把平日眼中不曾见过的见了，平日不曾弄过的弄了，平日心中不曾想到的也会想了，所以古人阅历之谈，说的着实怕人，说的甚么话？听我依口学舌述来：

子弟宁可不读书，不可一日近匪人。

不是古人多迂阔，总缘事儿见的真。

第十八回 王隆吉细筹悦富友 夏逢若猛上厕新盟

话说谭绍闻大醉之后，到次日早饭已毕，还爬不起来。王氏自去安顿别的家事去。绍闻向冰梅要茶水姜汤，要了两三遍。到了近午之时，肿眼臃腮起来。口中不住干呕，头疼、恶心。病醒其实难过，直如一场伤寒的病症相似。见了王中，想起昨日丑态，脸上毕竟有些羞意。忽而又想起昨日乐境，心里却也不十分后悔。

又过了五六日，王氏叫绍闻道：“你舅久不在家，咱也该备分水礼，看看你姪子。每日咱费他的礼太多，我心里也想着到东街走走。你去对阎相公说，要五百钱，叫双庆儿或是德喜儿，到街上治礼。套上车，你跟我走走去。”绍闻也正想与隆吉商量些话儿，听得一声，即如命办理。

吃了早饭，叫宋禄套车，邓祥担礼，母子二人同上曲米街来。到了后门，王氏下车进去，曹氏迎至家中说话。王氏问了兄弟苏州贩货的话并隆吉生意的话，因说起：“昨日盛宅请他兄弟们，不知隆吉醉不醉？这小福儿半夜到家，竟像死人一般，几乎把我吓死。到了三更后，才慢慢的会动弹。他姑夫在时，也吃酒，只见脸上红红的，便说是醉了。谁知道酒醉是这个模样。我从来没见过

过。我只指头儿守着他一个，好不怕人！”曹氏道：“到底端福儿是夜间回去的，这小隆吉儿第二日早晨才回来。他爹没在家，柜房又没人，我一个女人家，该怎的？只恐怕柜房里有失错。他第二日回来，一头睡在我这床上，晌午才起来。我才看见他的新衣都污了。常日衣服是我洗的，这一遭衣服也不知是谁洗的，早已都弄干净。只是有两片碗的去处，到底洗不净。到明日，算他赴席的幌子罢。”

且说妗子要见外甥，姑娘要见侄儿，他两个初来时，都打了一个照面，三不知就不见了。原来二人来到前客厅中，商量请盛公子的话。隆吉道：“我那日大丢了丑，第二日才回来。走到门首，偏偏哩大清晨，对门邢小泉伯来取绸子。看见我身上污的，说我像是出酒模样。又说你舅没在家，生意人，小小年纪，不该如此。我这几日，通不好意思在前柜上。对门值户的，怪不中看。”绍闻道：“你出酒时，我还记得。后来就天昏地暗，记不清了。到后半夜睁开眼，却在家里，你姑在床上坐。我叫冰梅与我弄的茶吃了。两天过不来，像是害病一般。每日王中见了我，只低着头。双庆儿说，我在盛宅骂了他。”隆吉道：“盛大哥开口就骂人，又该怎的？这都是以往的事，说他作甚么。但只是盛大哥请了咱，咱若不请他，还算甚么朋友哩？如今也该商量请他的话。”绍闻道：“我不想把盛大哥请到家里。那王中是你姑夫惯了的人，他遇着你姑夫那一时老朋友，他偏会殷勤，若是盛大哥到我家时，我情知王中一定有些样子。若叫盛大哥看透了，他笑我待手下人没规矩。”隆吉道：“我也不想请盛大哥到家。你看他那宅子，真正像个衙门，那些家人小厮，俱是有道理的。若到我这里，先怕他家人笑话。”绍闻道：“盛大哥曾在这屋子走过，这也不妨。”隆

吉道：“表弟，不是这般说。彼一时，水米无交，咱是生意人，他是主户人家，那有何妨？如今成了朋友，凡事要搭配的上。就是不怕盛大哥，也怕他那管家人眼里不作人。倒是表弟那边，还是绅衿体统。你又嫌王中碍眼。”绍闻道：“端的是要请的，难说放下不成？表弟想个法子。”隆吉道：“前日范姑子还想起蓬壶馆抬席，咱也把盛大哥请到蓬壶馆罢。现成的戏，咱定下一本，占了正席，叫厨上把顶好上上席面摆一桌。中席待家人。盛大哥他是公子性情，一定是好看戏的。事完了，咱与馆上算算账，你与我同摊分资何如？”绍闻道：“好！好！就是这般主意，你就办理。定了日子，你就把帖子开上咱两个名子，叫进财悄悄的与我一个信，我就来。我只摊现成分金，别的事我不管。”隆吉道：“是罢。”

两人又到后边。曹氏向隆吉道：“你姑要请地藏庵范姑子说句话儿，你就没影儿。我叫进财去了，不中用，说师徒二人俱没在家。”隆吉道：“我在前院与表弟说话，谁往那里去？”曹氏道：“你两人没吃三两钟么？”隆吉道：“俺两个何尝是吃酒的人？只是盛大哥酒太壮，让的又恳，因喝醉了。管情再一遭，就不敢了。”王氏道：“可也使不的，着实怕人。”绍闻道：“再不醉了就是。”

曹氏命厨妇收拾了一桌饭儿，打发王氏吃饭。进财儿请的储对楼上年娶的云氏，抱着一个孩子也来了。曹氏还要请侯冠玉女人董氏，王氏不叫。云氏见了王氏，拜了两拜，口口只称姑娘，着实亲热。上席时候，进财请绍闻前边坐，云氏道：“爽利叫两个外甥儿也在这边坐，没有外人。谭外甥还小哩，我也不怕他。省的进财一个人两边齐跑。”曹氏道：“也罢。都是亲戚们哩，也不妨。”王氏首座，云氏陪座，曹氏就坐了东横，谭绍闻就与云氏靠边坐了西横，王隆吉北面相陪。席完之后，说些闲话。日西

坐车而回，曹氏与云氏送至后门。云氏也顺便儿走讫。

却说王隆吉次日到蓬壶馆定了桌面，要占正座。又与瑞云班子定了一本整戏，讲明价值，先与定钱。即写一个“二十四日理芹候光”帖儿，下列愚弟王谭两个人名子，送到盛宅。方想着差进财儿与谭绍闻送信，不多一时，只见宝剑儿拿着一个拜匣，内中有个辞帖，说：“俺少爷二十四日不得闲，改日讨扰罢。”隆吉道：“那日有甚么事？”宝剑儿道：“不知道。这是俺少爷叫满相公写的帖，叫我送来。”隆吉大发急，说道：“这帖我不收，你回去拿着，就说我不依。”宝剑道：“我不敢拿回去。”撇下帖子，拿起拜匣就走。隆吉道：“你休走，我就跟你去。”宝剑道：“这却使得。”

隆吉跟宝剑到了盛宅。见了希侨，坐下便道：“我也顾不得谢前日的扰。毕竟二十四日大哥有甚么事，俺们请你就不去么？”希侨笑道：“其实也没啥事。”隆吉道：“既没啥事，为何叫人送辞帖？”希侨笑道：“那日北街戴秃儿家新来了一个人物头儿，约我瞧去。还有一场子好赌。我想往那里去。既是贤弟亲自来请，我就不往北街去，扰贤弟就是。”隆吉道：“再无更改？”希侨道：“嘎话些。”隆吉方才放下心。又吃了一杯茶，起身要走。希侨道：“我不留你，我还有一点紧事儿。贤弟你一发走了，我也爽快好去办。”隆吉不敢再问，出门而去，还回头道：“二十四日再无更改，我只着人来请罢。”希侨道：“何用再说？”二人作别。隆吉到家，着进财与绍闻送信。

到二十四日，绍闻起来，就悄悄的叫双庆跟着，上曲米街来。隆吉却也是五更起来，天明就上蓬壶馆安置。两人恰遇在铺门。到家中坐下，吃了早饭，叫进财儿送速帖，只怕盛少爷不肯就来。

却不料盛希侨随着进财儿到了。骑着一头新买的好骡子，跟着宝剑、瑶琴两个小娃子。到客室坐下，便笑道：“这不像请客的模样，桌椅都散放着。”隆吉道：“其实席没在家里。”希侨道：“又在地藏庵么？”隆吉道：“在蓬壶馆里。”希侨道：“贤弟，你是做生意人，请那苏、杭、山、陕客人，就在饭园子罢了。你我兄弟们，如何好上饭铺子里赴席？”隆吉脸红道：“只因哥好欢乐，那里面有戏，所以请在那里。”希侨道：“贤弟一发差了。我们要看戏时，叫上一班子戏，不过费上十几千钱，赏与他们三四个下色席面，点上几十枝油烛，不但我们看，连家里丫头养娘都看个不耐烦。若是饭铺子里，有甚么趣处？”绍闻道：“俺已是定下席面，戏本都说明白，大哥若不去，就难为死人。”希侨笑道：“谁说不去？贤弟休着急，要去如今就去。”隆吉道：“戏子也只怕等着咱开本哩，咱一同起身。”

到了蓬壶馆，走堂的见了说：“爷们来了？”隆吉道：“咱就坐在正面桌儿上。”走堂拿了一壶茶上来，宝剑儿道：“只要一壶开水。”走堂的道：“爷们有带的叶子么？”又拿一壶滚水来。三人吃了自己泡茶，只见戏台上下来一个老生，方巾大袍，上前跪了半跪，展开戏本，低声道：“求爷们赏一本，小的好扮。”隆吉让希侨，希侨让绍闻。绍闻脸早已又红起来，说：“我不懂的。”希侨接过戏本，一面看，一面问道：“你们旦脚有多大年纪呢？”老生道：“年轻，有十五六岁了。”希侨道：“好不好？”老生道：“他小名叫雨花儿，难说爷们不知道么？”希侨道：“好不会说话！我见的班子多了，竟不知你这班子。你不认的我么？”老生低声道：“盛爷满城中皆知，小的岂有不认的？当日老太爷在日，小的常在府上伺候。”希侨道：“我不点你的戏，你就拣雨花儿好戏

唱罢。”老生道：“雨花儿唱的《潘金莲戏叔》、《武松杀嫂》，好做手，好身法，爷们爱看么？”希侨道：“你就唱这本。”老生上了戏台，锣鼓响动，说了关目，却早西门庆就上场。希侨道：“我说这个狗攘的没规矩，不来讨座了。”隆吉道：“戏园子的戏，担待他们些就是。”

须臾，别的看戏的都来。各拣了偏座头，吃酒吃饭，走堂忙个不了。内中一个看戏的，坐在戏台西边小桌，要了四盘子荤素菜，吃东西看戏。往上一瞧，正是那日晚上地藏庵遇着的一群俊俏后生，心中欢喜不尽，暗说道：“踏破芒鞋没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你说这人是谁？少不得忙里偷闲，把这人来历脚色述上一述。这个人，正是那姓夏名鼎表字逢若者，浑号叫做“兔儿丝”。他父亲也曾做过河南微员，好弄几个钱儿。那钱上来的来，未免与那“阴鹭”两个字些须翻个脸儿。原指望宦囊充足，为子孙立个基业，子孙好享用。谁知道这钱来之太易，去之也不难。到了他令郎夏逢若手内，嗜饮善啖，纵酒宿娼，不上三五年，已到“鲜矣”的地位。但夏逢若生的聪明，言词便捷，想头奇巧，专一在这大门楼里边、衙门里边串通走动，赚了钱时，养活萱堂、荆室。

这一日，正遇着这三位憨头狼，早合了那日晚上打算。心生一计，叫道：“走堂的堂倌，这边来！”走堂到了，问道：“夏爷，添甚么菜儿么？”逢若道：“不是。那正座的盛公子席上，上菜不曾？”走堂的道：“戏唱了少半本，就要上席哩。”逢若道：“你与我备上四盘细色果品，拿两壶上色好酒，还要一个空盘子。”走堂的道：“吩咐的是。”少顷，拿来。逢若叫卖瓜子的撮了一盘，说道：“烦堂倌，与我送到正厅上，我与那三位少爷凑个趣儿。”

果然到了三人桌面前，三人一齐起身。逢若道：“小弟姓夏，草号儿叫做夏逢若，素性好友。今见三位爷台在此高兴，小弟要奉一杯儿。若看小弟这个人不够个朋友时节，小弟即此告退。”一面说着，早已把瓜子儿撒开了。走堂的放盘子，夏逢若已斟杯在手，放在盛公子面前。三人俱道：“不敢！不敢！请坐下说话。”逢若早已放完三杯。希侨接过壶来，与逢若回盏。逢若连道：“担不起！担不起！”希侨叫宝剑儿看座儿，逢若早已拉个兀子坐下。三人都让座，逢若那里敢讨僭？希侨道：“夏兄不是当日甚么夏老爷公子么？”逢若道：“对着少爷，也不敢提先君那个官。只是小弟今日得陪三位一个末座儿，叨荣之甚。”逢若又叫走堂的过来，解开瓶口，取了昨晚赢的一个银镲儿，说道：“这是我越外加的，要四五样菜儿，孝敬这三位爷台。烦你再把班上人叫一个来。”绍闻也答应不来，隆吉道：“这是我们借馆敬盛大哥的，如何叫夏兄费钱？”逢若道：“许二位敬少爷，就不许我通敬通敬？”班上人到了，逢若又解开瓶口，取了一个镲儿，说道：“这是我敬三位爷台三出戏。”掌班的收了道：“是，是，是。”隆吉道：“岂有叫夏兄这般花钱？”希侨道：“看来夏兄是个朋友，扰他也不妨。”

须臾，唱到西门庆路过狮子街，希侨道：“那妆潘金莲的，一定是雨花儿。果然好，嗔道掌班的怎样口硬。到明日我就叫在舍下，请三位看戏。不许一个不到。”隆吉道：“怎好常扰大哥？”希侨道：“自己弟兄，说的分彼此了。”逢若道：“三位是新近换帖，我一发该奉贺。”盛希侨道：“如不嫌弃，夏兄也算上一个。”因问隆吉道：“这个可补得娄相公的缺么？”夏逢若道：“快休这样说，看折了小弟岁数。”希侨道：“这馆内也不是行礼之地，爽快

明日到舍下再叙年庚。”逢若道：“这叫人怎么处？若不去，显得小弟不识抬举；若去时，我如何入得丛林？”希侨道：“你不去，我就恼了。”逢若道：“不敢！不敢！我去就是。”希侨道：“宝剑儿，去班上问问明日有空没有？”

宝剑上在戏台，班上早跟下一个人来，说道：“盛爷明日叫伺候客，明日就去，还要问空儿么？误了人家，万不敢误了咱府上事。明早就起过箱去。”希侨道：“是么。”掌班的道：“唱完《杀嫂》，原打算唱《萧太后打围》，又是雨花的脚儿。如今中间夹《天官赐福》一出，算是夏少爷的敬意。”逢若道：“上席时，这一出儿就好。”希侨道：“有雨花儿的脚儿么？”掌班道：“没有。不瞒少爷说，这孩子太小，念的脚本不多。一连唱两本，怕使坏了喉咙。这孩子每日吃两顿大米饭，咸的不敢叫他吃一点儿，酒儿一点不敢叫见的。”希侨道：“不叫他吃酒，这难了。”掌班道：“若是少爷爱赏他吃，就叫他吃两钟也罢。”

说未完时，走堂的已下了小菜，时刻上的席来。珍错罗列，这也是馆中尽力办的海味上色席面。隆吉、绍闻奉让，希侨举箸尝了，说道：“这馆中席面，烹调也能如此？”逢若道：“听说馆中怕孝敬不得少爷，又寻的道台衙门的厨子，加意做的。”希侨道：“我们今日就是兄弟了，如何还要这样称呼？”逢若道：“该打我这嘴！”希侨道：“谭贤弟半日不说一句话，又是怎的了？”绍闻道：“我看戏哩。”希侨道：“我明日通请贤弟们，是要早去哩。”绍闻道：“常在那里讨扰，我心里过不去。”希侨道：“明日夏兄续盟，贤弟岂能不到？不然者，就在贤弟府上，连戏也送的去。”夏逢若道：“大哥，这宗称呼又使不得。”希侨道：“你只说你今年多大岁数？”逢若道：“二十五岁。”希侨道：“你比我长。”逢

若道：“你三位定盟，排行已定，我只算个第四的罢。”希侨笑道：“岂有此理！”逢若道：“像和尚、道士家，师兄师弟，只论先来后到，不论年纪。我系统盟，自然该居第四。若算岁数，我就不敢入伙，叫人时时刻刻心中不安。那是常法么？”希侨道：“也罢。”

日落时，戏已做完，各家家人来接。希侨道：“明日不用我请罢。夏兄，你闲不闲？爽快就跟我到家住，省的明日再请。还不知你的住处，怎么请你呢？”逢若道：“我是整日大闲人，我在瘟神庙邪街住。只是那个称呼，我先说明了，我再也不依。”希侨哈哈笑道：“也罢么，我就叫四弟罢。”逢若道：“这才是哩。”

一时出馆来，绍闻坐车，接的是宋禄、邓祥，自回萧墙街。希侨不骑骡子，与夏逢若手扯手，步行到家。这王隆吉算盘是熟的，与馆内、戏上清了账，深黄昏才回去。古人云：“君子之交，定而后求；小人之交，一拍即合。”这正是：

择友曾说得人难，车笠盟心那得寒？

偏是市儿聊半面，霎时换帖即金兰。

第十九回 绍闻诡计谋狎婢 王中危言杜匪朋

话说谭绍闻坐在车上，问邓祥道：“王中今日怎的没来？”邓祥道：“王中今日连午饭也没吃。日西时，在东街打听大相公在蓬壶馆拜朋友，回去火速催俺两个来。他没有来。”谭绍闻一声也没言语。到了家中，王氏问道：“你往那里去了？你往常往那里去，还对我说，我又没一遭儿不叫你去。你偏今日不对我说一声儿，叫王中问我两三遍，我白没嘎答应他。你往后任凭往那的去，只对我说一声你就去。我又不是你爹那固执性子，我不扭你的窍。”绍闻道：“就是前日咱往俺妗子家去，俺隆吉哥商量请盛大哥。俺两个伙备了一席，在蓬壶馆请他看了一出子戏。我只说娘知道，临走时，也就忘了对说。”王氏道：“我若知道，再不叫你们干这小家寒气的营生。人家请你，是一个主家，你两个伙备一席请人家，人家不笑话么？到底要自己备个席面，改日请人家一请。人家做过官，难说咱家没做过官么？这都是你隆吉哥，近日学精处。就是精，要看甚么事儿。盛宅是咱省城半天人家，你说使的使不的？你隆吉哥来，我还要嚷他哩！”绍闻道：“今日盛大哥听说是蓬壶馆，就不想着去，俺隆吉哥大着了一会子急。”王氏道：“我说哩，我一个女人家见识，还知道使的使不的。”

天色已黑，赵大儿点上烛来。绍闻道：“冰梅，去把我的铺铺了，再添上一条毡。那藤床透风，这两夜冷的睡不着。”王氏道：“你偏不在大床上睡。你两岁时，在我怀里屙尿，就不说，如今忽然说不便宜了。”绍闻只是笑，说道：“娘，我竟是要睡哩。你与冰梅睡罢，天有时候了。”各人都展铺而睡。

且说盛宅次日大门未闪，瑞云班早已送到戏箱。等到日出半竿时，才开了门，戏子连箱都运进去。戏子拿了一个手本，求家人传与少爷磕头。家人道：“还早多着哩！伺候少爷的贴身小厮，这时未必伸懒腰哩。你们只管在对厅上，扎你们的头盔架子，摆你们的箱筒。等宅里头拿出饭来，你们都要快吃，旦脚生脚却要预先打扮停当。少爷出来说声唱，就要唱。若是迟了，少爷性子不好，你们都伏侍不下。前日霓裳班唱的迟了，惹下少爷，只要拿石头打烂他的箱。掌班的沈三春吓的磕头捣碓一般，才饶了。”这掌班的道：“只要脸水便宜，吃饭是小事。”家人道：“脸水不用你要。这遭唱戏，是该轮着范胡子管台。你先没见那长胡子，见你来时不是往东院飞跑？那是伺候你的。”掌班道：“知道。只小心就是。”

把箱筒抬在东院对厅，满相公叫把榻子去了，果然只像现成戏台。客厅上边横着一个大匾，写的是“古道照人”四个字，款识落的是“荷泽李秉书”。一副木对联，写的是：“绍祖宗一点真传克勤克俭，教子孙两条正路曰读曰耕。”下边就是藩台公封君别号，乃是“六十老人朴斋病榻力疾书”。这夏逢若起早看满相公料理戏局，笑向满相公道：“这匾就与戏台意思相近。”满相公道：“这老太爷对子呢？”夏逢若方欲答言，只见盛公子私衣小帽，揉着眼走来说道：“你们起来的这样早，戏子来完不曾？”满相公

道：“少爷没见日头上在半天里么？”掌班的走过来，磕下头去，说道：“稟少爷安。”希侨道：“雨花儿哩？”掌班忙叫道：“雨花快来，与少爷磕头。”一班人都来磕头。盛公子叫宝剑儿：“取钱二千，班上人一千，雨花儿独个儿是一千。”又吩咐：“作速请客。”

少顷，王隆吉到了。又迟了一会，往萧墙街的人回来，说道：“谭爷有病，不能来。”希侨道：“这个出奇了！昨日好好的，今日如何会有病？多管是推故不来。这只怕就兄弟不成了。快去骑马再请。”又吩咐戏子：“只管开本，先唱雨花儿的脚色。不必等客齐。”夏逢若道：“谭哥昨日看戏，半日不多言，我看是心中有事。”隆吉道：“他没有甚么事。”希侨道：“他断然没病，却是为甚么不来呢？”满相公道：“莫非为结盟之后，不曾到西街走走，谭相公不好再来。或者前日在此醉了，在老晴身上有些意思，读书的人，脸皮儿薄，不好再来，也是有的。”希侨道：“这正是男子汉干的事，有甚么丑？倒是我们不曾往西街走走，却可笑。既是兄弟，有伯母在堂，王贤弟是内亲，不必说了，我们毕竟是个大缺典。”夏逢若道：“一发定个日子，治一分礼，一来与谭兄看病，二来与伯母行礼，何如？”盛希侨道：“夏贤弟真正见解极高，一举两得。”说着话儿，看着戏儿，往西街的家人回来，说道：“委实有病不能来。”盛希侨正欲再问，只听得戏上一声号头响，锣鼓喧天，扮上七八个恶鬼，狰狞咆哮，轮叉舞槊。一会，雨花儿扮一个女脚儿，冶态丽容，在中间唱，恶鬼周旋缭绕。希侨上在椅子上站着看那关目，早已把盟弟谭绍闻忘在爪洼国了。

且不说盛希侨优觴延客，夏逢若攀缘续盟。单表谭绍闻是何病症？原来少年子弟，天真未漓，不可暂近匪人。若说盛公子阀阅门第，簪缨旧族，谭绍闻与之往来，也足以增闻长识。争乃盛

公子乃是一个宦门中败类，谭绍闻到他家走了一次，果然增闻长识，其如添的是声色嫖赌之事。虽不敢骤然决裂，却也就生出来许多奇思异想，渐渐有了邪狎之心。况从侯冠玉读书时，已听过《西厢》、《金瓶》的话头，所以生出一计，只说头疼。王氏慌了，问道：“你昨日好好的，怎的头疼起来？摸你的头，却又不热。是怎的一个疼法？”绍闻道：“我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老婆子，头上披着蓝绸幅巾，像菩萨模样，问咱要账。说再迟两天不还，就要狠摆布我。醒了时，就头痛起来。”王氏道：“是了，是了。只怕是你爹爹病时，许地藏庵愿心，到今未还，或者观音菩萨来索口愿么？”绍闻道：“谁知道哩。”王氏道：“你在家睡，我坐车到你姪子家，央范师傅神前祷告祷告。”绍闻道：“娘只说瞧姪子，休叫王中知道底里。”王氏道：“敢叫他知道？又不知有多少打绞哩。”绍闻道：“不用叫小厮们去，就带赵大儿去罢。”王氏道：“谁伺候你茶水？”绍闻道：“冰梅。”于是吩咐宋禄套车，只说曲米街要看亲戚，王氏引的赵大儿去了。

这是绍闻调虎离山之计，以便和冰梅做事的意思。此下便可以意会，不必言传了。冰梅到厨房取水。恰遇盛宅头一次来请，绍闻也有七八分想去，争乃已说头痛，不便一时矛盾，只得哼哼的对双庆说：“我身上有病，不能去。打发来人回去罢。”少时又来请时，绍闻又怕得罪希侨，十分要去。想了一想，母亲祷告回来，若说赴席去了，太难遮掩。因叫王中到楼门口，说道：“盛宅两次来请，委的我有病不能去。”王中只说是推病辞席，是远盛公子的意思，不胜欢喜，说道：“大相公这才说的极是。我去打发来人。”绍闻道：“话儿要说婉转些。”王中道：“知道。”

却说王氏午后回来，只见儿子颜色如常，问道：“你好了？”

绍闻道：“娘去了，我睡了一觉。那老婆子说：‘我不问你要了，你家承许下改日还我哩。’”王氏向赵大儿道：“真正神前说话，不是耍的！果然有灵有圣，叫得应的。适才我央范师傅神前烧了香，承许还愿心，便是这样灵验！”赵大儿道：“或是大相公清早张了寒气，本来不大利害。”王氏道：“你是胡说哩。我清早摸他的头，真正火炭儿一般热的。”赵大儿就不言语了。咳——

孤儿寡妇被人欺，识暗情危共悯之。

岂意家缘该败日，要欺寡妇即孤儿。

且说到了次日，王中正在门首看那乡里佃户纳租送粮，有二三十辆车，在那里陆续过斗上仓。只见两个人抬着一架金漆方盒子，直到门前放下。王中看时，却认的骑马的是盛宅家人，叫道：“王哥好忙。”下的马来，上前拱了一拱，王中让至一所偏房，忙叫阎相公去看过斗。盛宅家人护书中取出一个帖儿，上面并写着“盛希侨、夏鼎同拜”。王中问道：“这一位呢？”那人道：“是爷们在蓬壶馆又新结拜的瘟神庙邪街夏老爷的公子。昨日俺宅下请这里少爷看戏，说身上有病不能去，两位爷说香火情重，备礼来望望。相约曲米街春盛铺子里，明日一同早来哩。”王中道：“费心，费心。但这事却怎么处？我家相公，不知怎的张了风寒，大病起来。今早医生才走了，吃过两三剂药，通不能起去。明日爷们光临，恐不能奉陪。却该怎么处？”那人道：“瞧瞧就回去，不敢打扰劳动。我目下就要上西门上去。”王中道：“吃过茶去。”那人道：“不吃茶罢。少爷叫我一来跟礼到府上，还要到西门刘宅借酒匠去。”王中道：“做酒何必一定要往别处借酒匠？”那人道：“王哥不知，俺家少爷家里别事倒不关心，却是这个酒上极留意。家里做酒的方子各色都有。前日为老太太八月生日，做下三十多

缸好酒，在酒房里封着，好放着待客。家下常用的酒另放着。谁知少爷那日到酒房里，看酒缸上糊的纸都烂了，少了两整缸，别的也有少了半缸的。少爷恼了，审问家里人，只说偷卖了。王哥你想，谁家敢往俺家打酒？都是他们成夜赌博，半夜里要喝酒，一百钱一壶。家里有使的不长进的小孩子们，图这宗钱，偷配上酒房钥匙开了门，偷卖与他们。前日一片混打，没一个敢承当。少爷知道我与一个磨面的不尝酒，没有叫着。这做酒的老张，少爷说他不小心的，打了二十木板子。老张虽做酒，不会喝酒，人又老实。受了这场屈气，又染了一点时气，前日死了。如今没人做酒，所以叫我到刘宅借人。”说着吃完茶，就起身上马而去。

德喜儿早把抬盒人安在门房，打发酒饭。王中拿帖儿，到后边楼前说：“盛宅差人送礼。”绍闻跑出楼来，问道：“礼在那里？”王中道：“在前头院里。这是来帖。”绍闻看了道：“为甚不抬进来？”王中道：“还不知相公收与不收？”绍闻道：“人家送礼，岂有不收之理！”王中道：“他说是大相公身上有病，明日早来看哩。到明日陪他们不陪？若是陪他，显见的是昨日推病。”绍闻道：“正是呢。”王中道：“不如收了他一二色，别的写个璧谢帖子，我去说去。说大相公身上还不爽快，改日好了奉酬。盛公子是个每日有事的人，就未必来。况这夏鼎，街坊都知道他是个兔儿丝，乃是一个破落户，相公可以不必沾惹他。且是大爷灵枢在客厅，他们都是一起好欢的人，若说安详，盛公子是必不能的。若猜枚、行令太欢了，人家邻舍听见，说咱家灵枢在堂，也不该这样欢乐。相公试再想，大爷在日，门无杂客，如今大爷不在了，连街上人家最作践的那个兔儿丝，也成了咱家朋友，人家不笑话么？”一片话说的谭绍闻也无言可对。王氏道：“那可使不的！俗话说：

‘官府不打送礼人。’人家送的礼来，原是一番好意，若辞了人家，久后就朋友不成了。”王中道：“正是不想着叫大相公相与这一起人。看大爷在日，相好的是娄爷、孔爷、程爷们，都是些正经有名望的……”话犹未完，王氏道：“一朝天子一朝臣，难说叫大相公每日跟着一起老头子不成？况且一个是丈人，一个是先生，怎么相处？那个姓夏的，我也不知道。这盛公子，是一个大乡宦家，人家眼里有咱，就算不嫌弃了，还该推脱人家不成？况且东街小隆娃儿，干了甚么事，你不住说是一起子不正经的？我就不服！”这一片话，又说的王中不敢再言。这正是：

自古妇人护侄儿，谁人敢驳武三思？

纵然当路荆棘茂，看是秋园桂一枝。

第二十回 孔耘轩暗沉腹中泪 盛希侨明听耳旁风

却说盛希侨请夏鼎、王隆吉这一天，孔耘轩也备酒请娄潜斋、程嵩淑。你道孔耘轩备酒何意？原是听说女婿结拜了盛公子，心中害怕起来。

大凡门第人家子弟，有一毫妄动，偏偏人人皆知，个个都晓。这谭绍闻在盛宅吃了一个大醉，晴霞相陪，尼姑代掷，赢了两千钱。人人都说：谭孝廉一个好端方人，生下一个好聪明儿子，满城中都听说那年学院亲口许他要中进士，不知怎的，被盛宅这个败家子勾引到他家，一连醉了七八次，迷恋的不止一个土娼——又把盛宅常往来的妓女，又添进去了三四个。一宗输了三万，一宗输了一百五十两，将来也是片瓦根椽样子。你传我添上些话说，我传你又添上些确证，不知不觉谣在孔耘轩兄弟耳朵里。耘轩一闻此信，直把一个心如跌在冰水盆中，半晌也没点温气儿。一来心疼女儿，将来要受奔波凄苦；二来想起亲家当日恁一个人，怎的儿子就如此不肖！看官，天下最可怜的，是做丈人的苦。孔耘轩听说女婿匪僻，连自己的老婆也不好开口对说。只是看着女儿，暗自悲伤。女儿看见父亲脸上不喜，又不知是何事伤心，未免在膝前加意的殷勤孝敬。这父亲一发说不出来，越孝敬，把

父亲的眼泪都孝敬出来。

孔耘轩万般无奈，只得写“杯水候叙”帖儿，把姜程二位请到家中。孔耘轩饮酒中间说道：“二位知道萧墙街大相公近况么？”潜斋道：“我住的远，不知道。耘老，你说是怎的？”耘轩叹了一口气道：“我竟是说出口来。叫舍弟说罢。”孔纘经接口说了一个大略，总是结拜盛公子，引诱的坏了。程嵩淑道：“可惜藩台公朴斋老先生，竟生下这样一个公孙。当日藩台公学问淹博，德行醇正，真正是合城中一个山斗。到了别驾公，就有膏粱气了，养尊处优之中，做下些不明不暗事儿。未及中寿，竟而物故。撇下两个公子，小的还不知怎样，这大的行径，并不像一个门第人家公子，直是三家村暴发财主的败家子弟，下流尽致！怎的谭世兄就牵引上？我看这盛公子是一把天火，自家的要烧个罄尽，近他的，也要烧个少皮没毛。今二公受过孝老托孤之重，何以慰此公于九泉？”姜潜斋道：“嵩翁独非孝老密友乎？心照何必面托。我在城北门，委实不知，不免鞭长莫及。看来耘翁一个未过门的娇客，他当如之何？”耘轩道：“我今只论他乃翁交情，不论娇客不娇客。”嵩淑笑道：“耘老就休作此想。我见世上这一号儿人，葬送家业，只像憨子疯子一般，惟有摆布丈人时，话儿偏巧，法儿偏险。话虽如此说，你权且把娇客当作故人之子，教训教训方是。不如咱约定个日子，同到萧墙街，你又不用言语，我两个破釜沉舟，惩戒他一番。大家匡扶，咱三个耐着心察看，他，无使孝老九泉之下翘首悬望。”遂约定九月初二日，齐到谭宅，调理这个后生。正是：

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一死一生，乃见交情。

再说谭绍闻因王中客厅灵柩之言，不在前厢房延宾，吩咐双

庆、德喜儿打扫碧草轩，摆列桌椅屏炉。将家中祖上存的几样器皿都翻腾出来，又问客商家借了些东西，把一个清雅书房，打扮成一派华丽气象，铺张了大半日。又叫几个尽好的厨役办理席面，头一日整整的蒸煮烹炙了多半夜，还未歇手。

到了次日，把双庆、德喜两个小厮也换了时样衣服，单单候盛公子光临。果然辰末巳初时候，盛公子与夏鼎、王隆吉，坐了一辆玄青缎帟车儿来，跟的是宝剑、瑶琴两个。到胡同口，双庆望见说：“后书房恭候。”三个人下车，进了园门，绍闻下阶相迎，让众人上轩。希侨道：“你没病么？”绍闻道：“原病了一天就好了。”希侨道：“偏偏我请你，你这一天就会病。”

进至轩中，行礼坐下。希侨道：“我只说你还病哩。说你吃了两三剂药，不能下床，如何好的这样快？”逢若道：“好了正好。若是不好，我们今日倒不爽快哩！安知不是听说哥们来瞧，心下喜的便好。”希侨道：“好兄弟，说的是。”王隆吉道：“我暂且少陪，望望家姑娘去。”逢若看着希侨道：“我们正该有此一礼。”希侨道：“是哩！”绍闻道：“不敢当！”逢若道：“该着盛价禀一声，咱弟兄们好去磕头。”绍闻叫双庆儿楼下对说。回来道：“奶奶说了，来到是客，一说就有。”逢若欠身，希侨道：“既是伯母不肯，我们遵命罢。”逢若只得又坐下。

希侨道：“我要走哩，家中还忙着哩。”绍闻道：“岂有此理？”逢若道：“大哥如何说走？”希侨道：“你不叫我走，我实实闲坐不来。既没有戏，也要弄个别的顽耍儿，好等着吃你的饭。”绍闻道：“先父在日，家法甚严，委的没有顽的东西。”希侨道：“下边人必有，向他们要，只怕使不清哩。”绍闻道：“他们也没有。”希侨道：“难了！难了！”逢若道：“我顺袋内带着一副色子，

可使的么？只是显得我通成了一个赌博人。还没有盆子，没有比子，况也没有掷手。不如咱们说话罢。”希侨道：“这两三天，话已说清了，胡乱弄个碗儿咱顽顽。”宝剑在院里寻着一个浇花磁碗儿，说：“这也使得么？”希侨道：“也罢。夏贤弟，掏出你的‘巧言令’罢！”逢若撩起衣服，解开顺袋，倾出六颗骨骰，放在碗里。希侨抓在手内，只是乱掷，说道：“你家未必有赌筹，快去取四五吊钱来做马子。去叫的王贤弟来，大家好掷。”

话未说完，只听德喜儿说道：“娄师爷来了。”说话不及，娄潜斋、程嵩淑、孔耘轩已上的轩来。大家起身相迎，为礼让坐。这盛希侨虽骄傲，只是三个人俱是本城的前辈，况程嵩淑，希侨平日以世叔称之，只得让三位上坐。坐定，吃完茶，潜斋道：“这二位英少，我不认得，请问高姓？”嵩淑道：“这一位是藩台公冢孙。此一位我也不认得。”希侨道：“是夏老爷公子夏逢若。”嵩淑道：“盛世兄，你认的这二公么？”希侨道：“不认得。”嵩淑道：“此位是北门娄先生。此位是文昌巷孔先生。”希侨道：“久已闻名。”娄孔同声道：“不敢。”嵩淑问希侨：“令祖老先生的《挹岚斋诗稿》、《秣陵旅吟》、《燕中草》，近日刷印不曾？”希侨道：“不知道。”嵩淑道：“这是令祖诗稿，家有藏板，如何世兄不知？”希侨道：“家有一楼印板，也不知都是甚么，久已不开这楼门了。”嵩淑向潜斋、耘轩道：“《挹岚斋诗稿》，二公见过不曾？”耘轩道：“我记得上面有赠程兄的诗。”嵩淑道：“那诗是我十五六岁时，老先生到舍下，与先君闲话，我彼时总角侍侧，老先生问及我的名子，即口占一首，勉以上进。到如今老大无成，甚负老先生期望之意。一言及此，令人愧赧欲死！”因又向希侨道：“当日令祖，犹勉我以远大。今世兄伟表敏才，正当加意刻

励，以绳祖武。近闻人说，世兄竟是不大肯亲书，似乎大不是了。”

原来浮浪子弟见了端方正人，未有不生愧心。今日程嵩淑当面直言，盛希侨竟是如坐针毡。只见满面通红道：“世叔见教极是。”耘轩见这光景，便插口问道：“桌子上一个粗碗里头，甚么东西？”程嵩淑立起身来一看，原是六个色子，遂摇头道：“这却岂有此理！不是事了。”娄潜斋道：“绍闻，这是做嘎哩？令尊在日，你家有这东西不曾？你且说，你见过不曾？到如今令尊灵柩在堂，你公然竟是如此！你如今叫人开了前厅，我到令尊灵前痛哭他一场，有负托孤之重。”这几句话，把谭绍闻说的浑身都是颤的。那夏逢若只恨不能在《封神演义》上学那土行孙钻地法儿，只低着头，剔指尖灰儿。这盛希侨还勉强说：“原不是赌钱，只是掷状元筹行酒令的。”大凡败家子弟性情，俱是骄傲的，今日希侨如何不拿出公子性情来？只为嵩淑开口几句令祖，希侨也不是土牛木马，也自觉辱没先世。况且尊辈跟前，又难以撒野。真正走又不能走，坐又坐不下，说那囹圄桎床之苦，也比这好受些。

少顷，王中到了。原来王中为甚这半日不见伺候宾客？只因绍闻知道盛公子今日要来，恐王中碍眼，着他乡中催租。到了南门，送租人已来，只得回来。到家听说碧草轩来了盛夏二位，又来了娄、孔、程三位，又见王隆吉在楼下被姑娘催往轩中坐席，隆吉听说三公在座，死也要在家中吃些饭，说铺里事忙，急紧回去。王中心里明白，便上碧草轩来。见了绍闻说：“佃户送租俱完，迎到南门，一齐来到，账房阎相公收讫。”又问了三位爷的安，站在门边听话。

只见盛公子说道：“晚生告辞罢，先祖今日忌辰。”嵩淑问道：“是初度之辰，是捐馆之辰？”可惜一个世家子弟，竟是不懂的，

只是瞪目而不答。嵩淑道：“可是令祖生日，是归天之日呢？”希侨道：“是先祖下世之日。”嵩淑把脸仰着，想了一想，摇头道：“世兄此话，得非推故见外么？”希侨道：“不敢。”嵩淑道：“令祖归天，尊大人请我相礼，我记得我穿的是新葛布袍儿，在灵前站着，连葛袍都汗透了。何尝不是今日哩？”希侨羞的面红道：“还有别事，不如去了罢。”潜斋道：“天已过午，饭想是熟了。今日幸会，一发多坐一坐，便领世兄大教。”希侨竟是不能起身。

王中排开桌面，把色碗取过。嵩淑道：“把色子一发递与我。”耘轩道：“嵩老你要他做甚么？”嵩淑道：“我累科不中，我今日要学孙叔敖埋两头蛇的阴功，或者做个令尹，也未可知。”大家都笑了。这盛希侨、夏鼎少不得也陪着三位强笑一笑，不过把唇微启而已，其实如吃了皂角刺一般，好难受也。

少顷，酒碟果盘已到，王中排成两桌。大家让坐，首座娄，次座程，三座孔，四座盛斜签桌角，五座夏打横。王中道：“曲米街小王大叔在家里，也请来罢？”绍闻道：“自然要请的。”请了一回，说在家里吃了饭，不来。潜斋道：“就说娄师爷在此，要见他一面，还有话说哩。”程嵩淑把座位数了一数，说道：“一发连阎相公请来陪客。”耘轩道：“妙极！”去了一会，只见王隆吉来了，一般也没人打，也没人骂，只像偷了关爷袍相似，拘拘挛挛的。都为了礼。阎相公从胡同口也转过来，也向前为了礼。王隆吉六座打了横。一桌是阎相公坐主位。一桌是绍闻坐主位。只见珍错杂陈，水陆俱备。这是绍闻加意厚款盛公子的席面，恐怕简朴惹笑意思。就是谭孝移在日，极隆重的朋友，席面也不曾如此华奢丰盛。其如盛公子食不下咽，也不觉为蒙悦口。

少顷席完。嵩淑吩咐王中：“你不必另酹碟酌，只此筛的酒

来，我今日要痛饮一醉。大家不必起席。”嵩淑擎杯在手，就骰子上面说起明皇赐绯故事。因而娄孔接口，便连类相及，说起东昏宝卷一班儿败亡的朝廷，那些并无心肝、别具肺肠人物。你说这一宗，我说那一宗，叹一会，笑一会，其实都与盛公子有些关会。又说了一会前贤家训条规、座右箴铭，俱是对症下药。这四个小后生听着，有几句犯了他们的病，把脸红一阵；有几句触动他们的良心，把脸又白一阵。日夕时，说得高兴，评诗论文，又把他四个忘了，他四个心中稍觉松散些。争乃耳朵听的，心中不甚懂的，陪着强坐强笑，这算人生最苦的光景。有诗为证：

苦言何事太相侵，亡国败家自古今；

纵令口中尚有舌，其如腔内早无心。

热肠动处真难默，冷眼觑时便欲暗。

病人膏肓嗟已矣，愿奉宣圣失言箴。

日色西沉，娄、孔、程起身已去。这盛公子气的拍胸，向众人道：“晦气！晦气！今日偏撞着这一起迂阔老头子，受了一天暗气。我不为他们有几岁年纪，定要抢白他几句。谭贤弟，你这里若是常有这几位往来，我是不能再到你这边了。你这里本无风水，又有这些打扰，你也休怪我再不来。”逢若道：“可惜我一副好色子，叫那姓程的拿去，如剁了我的手一般。”希侨道：“我明日着能干事家人去，自然要讨回来，你不必愁。你看王贤弟今日那个样子，像做了贼一般，竟似在他们跟前有了短处。”隆吉道：“娄先生是我的老师，如何不怕他？”希侨道：“管的学门里，管不的学门外。我当初从卢老头读书，在学里就不怕他，他还有几分怯我哩。”夏逢若道：“富贵子弟读书，原不比单寒之家。”绍闻道：“毕竟这三位先生说的是正经话。”希侨道：“你不说罢，他

能强似我爷做过布政司么？”说着说着，车马在门，大家也一轰儿散了。

谭绍闻送至胡同口而回。阎楷自回前边去了。王中跟着回来，悄声说道：“大相公，听见盛公子话头么？”绍闻道：“我心里何尝不明白？”这正是：

冲年一入匪人党，心内明白不自由。

五鼓醒来平坦气，斩钉截铁猛回头。

第二十一回

夏逢若酒后腾邪说 茅拔茹席间炫艳童

话说夏逢若自从结拜了盛宅公子、谭宅相公，较之一向在那不三不四的人中往来赶趁，便觉今日大有些身分，竟是蔑片帮闲中大升三级。承奉他们的色笑，偏会顺水推舟；怂勇他们的行事，又会因风吹火。一日，径上碧草轩来寻谭绍闻，蔡湘让至轩中坐，说：“我去家中请去。”去了一会，回来说道：“我们大相公不在家，去大王庙看戏去了。”等了半日，绍闻回来。听说夏逢若在书房久候，只得到碧草轩会客。逢若迎着笑道：“等的多时了。”绍闻道：“躲避有罪。”逢若道：“连日不见，今日有事特来相商。不料高兴，看戏去了。”绍闻道：“闲着无事，因去走走。不料老兄光降。”逢若道：“唱甚么？”绍闻道：“我去时，已唱了半截。只见一丑一旦，在那里打杂。人多，挤的慌，又热又汗气，也隔哩远。听说是《二下邗江》，我就回来了。”夏逢若道：“那个戏看得么？那是绣春老班子，原是按察司皂头张春山供的。如今嫌他们老了，又招了一把儿伶俐聪俊孩子，请人教他，还没有串成的，叫做绣春小班。这老班子投奔了粮食坊子一个经纪吴成名，打外火供着。只好打发乡里小村庄十月初十日牛王社罢，挣饭吃也没好饭。前日不知道大王庙怎的叫他这班子来唱。”绍闻道：

“果然不好。那唱旦的，尽少有三十岁。”逢若道：“那唱旦的，小名叫做黑妮。前几年也唱过响戏，如今不值钱了。像如我个朋友，叫做林腾云，要与他令堂做寿屏，要一班戏，与我商量。我说此时苏昆有一个好班子，叫做霓裳班，却常在各衙门伺候。林腾云庆贺日子是九月初十日，万一定下，到那日衙门叫的去，岂不没趣呢？因说起这宗戏来。正要与贤弟商量，到九月初十也到那边走走，好看戏。”绍闻道：“林腾云是谁？在城里那街里住？”逢若道：“他没在城里，他在城东南乡住。是一个新发财主。他祖父是庄农出身，挣了二三十顷田地。到林腾云手里，才做了前程，一心要往体面处走，极肯相与人，好的是朋友。昨日为他令堂生日，要做屏举贺，新盖了五间大客厅，请了职客，要约会人与他母亲庆寿。请的职客就有我。与我一个约单，我时常承他的情，不便推托。故今日特来与贤弟商量，添上名子，好向屏上书写。临时五钱、一两随便。”绍闻道：“平素并不认的，如何去祝寿去？”逢若道：“贤弟，你通是书呆子话，如何走世路？这些事，全要有许多不认的客，才显得自己相与的人多哩。”绍闻道：“请出约单我看。”逢若袖中掏出来，只见一个红全幅，上面写道：

敬约者，九月初十日汉霄林兄令堂陈老夫人萱辰。公约
敬制锦屏，举觞奉祝。愿同事者，请书台銜于左。

同里某某同具

后面已有了三五个名子。绍闻只得举笔书名于后。

逢若收了约单，绍闻留饭，逢若更不推辞。酒酣之后，说的无非是绸缎花样、骡马口齿，谁的鹌鹑能咬几定，谁的细狗能以护鹰，谁的戏是打里火、打外火，谁的赌是能招五、能坐六，那一个土娼甚是通规矩，那一个光棍走遍江湖……说的津津有味。

这绍闻起初听时，肚内原有几本子经书，有几句家训打扰，还觉得于理不合。到后来越说越有味，就不知不觉倾耳细听。逢若又说道：“人生一世，不过快乐了便罢。柳陌花巷，快乐一辈子也是死；执固板样，拘束一辈子也是死。若说做圣贤道学的事，将来乡贤祠屋角里，未必能有个牌位；若说做忠孝传后的事，将来纲鉴纸缝里，未必有个姓名。就是有个牌位，有个姓名，毕竟何益于我？所以古人有勘透的话，说是‘人生行乐耳’，又说是‘世上浮名好是闲’。总不如趁自己有个家业，手头有几个闲钱，三朋四友，胡混一辈子，也就罢了。所以我也颇有聪明，并无家业，只靠寻一个畅快。若是每日拘拘束束，自寻苦吃，难说阎罗老子怜我今生正经，放回托生，补我的缺陷不成？”

这一片话，直把个谭绍闻说的如穿后壁，如脱桶底，心中别开一番世界了，不觉点头道：“领教。”若说夏鼎这一个开药铺，没有《本草纲目》，口中直是胡柴，纵然说的天花乱坠，如何能哄的人？争乃谭绍闻年未弱冠，心情不定，阅历不深；况且在希侨家走了两回，也就有欣羨意思；况且丰厚之家，本有骄奢淫佚之资；况且是寡妇之子，又有信惯纵放之端，故今日把砒霜话当饴糖吃在腹内。所以古人抵死两句话，不得不重出了：

子弟宁可不读书，不可一日近匪人。

当下日落西山，逢若去了，说道：“我明日还约盛大哥、王贤弟去。”走到胡同口，一拱而别。

连日无事。过了十来天，只见双庆儿拿了一个全帖，上面写着：“九月初十日，优觴奉酬雅爱。”下面写着：“眷弟林腾云顿首拜。”绍闻接着帖子，就到账房对阎相公说：“到那日封上纹银一两，写个奉申祝敬眷弟帖儿预备着，我去东乡里人情人情。”阎

楷接帖一看，说：“知道。”到了初十日早晨，楼下吩咐双庆儿，叫宋禄套车。自己换了新衣，跟的是德喜儿。账房里讨了礼匣，吃了点心，一同出城，往东乡去了。

到了林家，下的车来。只见宾客轰乱，花彩灿烂。门前箫管齐鸣，宅内锣鼓喧天。接宾的躬身相迎，让至客厅。早已到了许多宾客。绍闻往上一揖，也有见他衣服新鲜不敢小看哩，也有见他年轻略答半礼的。大家让坐，绍闻自知年幼，坐了东边列座，朝外看戏。只见夏逢若跑到跟前，说：“来了好。”也作了揖，说：“盛大哥今日不来，送的寿仪来了。王贤弟身上不好，我今早约会他，他不能来，也带的礼来了。”因问：“礼交了不曾？”绍闻叫德喜儿捧出拜匣，交与逢若，去收礼桌上上了礼单。绍闻不认得人，只叫逢若休向别处去，二人挨坐不离。

过了午时，客已到完。大家请出林腾云母亲拜寿。只见一个老姬，头发苍白，下边两只大脚。拜寿已毕，主人排列席面，告吉安钟，大家让坐。中间两正席，自是城中僚弁做老爷的坐了。两边正席，是乡绅坐了。其余列席，俱本城富商大贾的客坐了。因谭绍闻是谭孝移之子，也坐了一个列席，首座是一个胖大麻胡汉子坐了。既在同席，少不得问姓道名，方知他正是今日席前戏主，姓茅名拔茹，河北人。因自己供戏，带来省城，今日唱的就是茅拔茹的戏。这一等供戏的人，正是那好事、好朋友的，就封上一分厚礼，也来随喜。旁边陪坐的就是夏逢若，又添上一位主家。

须臾，肴核齐上，酒肉全来。戏班上讨了点戏，先演了《指日高升》，奉承了席上老爷；次演了《八仙庆寿》，奉承了后宅寿母；又演了《天官赐福》，奉承了席上主人，然后开了正本。先

说关目，次扮脚色，唱的乃是《十美图》全部。那个唱贴旦的，果然如花似玉。绍闻看到眼里，不觉失口向夏逢若道：“真正一个好旦脚儿。”那戏主听的有人夸他的旦脚，心窝里也是喜的，还自谦道：“不成样子，见笑，见笑。既然谭兄见赏，这孩子就是有福的。”一声叫班上人。班上的老生见戏主呼唤，还带着网巾，急到跟前，听戏主吩咐。茅拔茹道：“叫九娃儿来奉酒。”绍闻还不知就是奉他的酒，也不推托。其实就是推托，也推托不过了。只见九娃儿向茶酒桌前讨了一杯暖酒，放在黑漆描金盘儿里，还是原妆的头面，色衣罗裙，袅袅娜娜走向戏主席前。戏主把嘴一挑，早已粉腕玉笋，露出银镯子，双手奉酒与谭绍闻，娇声说道：“明日去磕头罢。”绍闻羞的满面通红，站起来，不觉双手接住，却又无言可答。逢若接口道：“九娃，你下去罢，将次该你出脚了。明日少不了你一领皮袄穿哩。”九娃下去。

不说绍闻脸上起红晕，心头撞小鹿，只是满席上都注目私语。大家说起来，方知他的尊翁就是那保举贤良方正的谭孝移。咳！今日方知：

乃翁辞世何偏早，抛却佳儿作匪儿。

寄语人间浮浪子，冤魂泉下搥胸时。

日已西春。城中有紧急公事送的信来，那几个做老爷的等不得席终，早已慌慌张张走讫。又迟了一会，席完，众客也散了。这谭绍闻也觉今日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心中老大的不安。争乃遇着一个粗野的戏主，又有一个甜软的帮客，扯扯拉拉不得走。主人要留后坐，抹了两张桌子，移近戏前，另设碟酌。绍闻只得坐下。戏主又点了几出酸耍戏儿，奉承谭绍闻。绍闻急欲起身，说道：“帘后有女眷看戏，恐不雅观。不如放我走罢。”逢若道：

“本来戏都不免有些酸处。就是极正经的戏，副净旦丑口中，一定有几句那号话儿，才惹人燥得脾。若因堂戏避讳，也是避不清的。贤弟只管看戏。我前日没对你说，走世路休执着书本子上道理。”茅拔茹又叫九娃斟了一回酒。看看日落，绍闻也有了酒了。林腾云挽留住下，逢若在一旁撺掇，绍闻也就有八分贪恋的意思。只见蔡湘来了，说：“奶奶叫回去哩。”林腾云道：“天已晚了，怕不能到家。”蔡湘道：“来时已对门军说，留着门哩。”茅拔茹那里肯放？但绍闻虽然有酒，一时良心难昧；况且游荡场里尚未曾久惯，忽然一定要走。只得放他坐车回城。这正是：

乳臭焉许涉世途，惯游街巷定村姑。

三年未滿禪犹未，惹草沾风负巨辜。

第二十二回 王中片言遭虐斥 绍闻一诺受梨园

话说谭绍闻回家，次日无事。到了第三日，王中在门首，只见一个粗蠢大汉，面目带着村气，衣服却又乔样，后头跟着一个年幼小童，手拿着一个不新不旧的红帖，写着不端不正的字样，递与王中。王中一看，上面写着“年家眷弟茅拔茹拜”。上下打量，是个古董混账人。又细看跟的人，脖项上尚有粉痕，指尖带着指箍，分明是个唱旦的。方猜就是个供戏的。便答应道：“家主失候，有罪。往乡里照料庄农，收拾房屋去了。回来我说就是。”那人道：“几时走的？”王中道：“去了四五天。”那人道：“这就出奇了！前日还在林宅同席，如何会走了四五天？分明主子大了，眼中没人。依我说，我还看不见这样主户哩。你这管家也就大的很，就是你主子不在家，也该让我到家中坐，吃你一杯茶，留下帖子，好不省事的要紧。像我们每日在外边撞，也不信你这样人家会作践人。我就到客厅中间坐坐，怕甚的！”

一面说着，早已上门台到院里了。进的前院，这绍闻正在客厅檐下坐着，口中打瞌，引画眉儿叫。茅拔茹道：“好大的主子！明明在家，却叫家人说往乡里去了七八天。九娃儿，把帖子交了，咱走罢。这就算咱拜了客。”九娃道：“帖子家人收了。”茅拔茹

道：“既是收了，还讨回来。”扭回头来就走。绍闻道：“这是那里话？”茅拔茹道：“你没在家，出门七八天，我跟谁说话哩？”绍闻一把扯住道：“这是嘎话？”茅拔茹道：“嘎话不嘎话，你问你的门上二爷。”绍闻一灵百透的人，便说道：“想是底下人不认的，错说了话。千万休怪，我作揖陪礼就是。”慌忙作下揖去，茅拔茹搀住，说道：“不消，不消。我坐坐就是。”

一同到了厢房，也不为礼。绍闻一片声叫看茶。茅拔茹道：“还吃茶么？”绍闻道：“嘎话些！”茅拔茹道：“我前日席上，看见尊驾像是个好朋友，所以今日来拜。不料门上二爷，硬说你出门七八天。我小弟在家，也是一个乡宦旧家，家下小价，没有像这样敢得罪人的。”绍闻明知是王中，便说道：“小价该死，我一定要处治他。”双庆儿送上茶来，绍闻奉过茶，茅拔茹道：“九娃，与谭爷磕头。那人咱也不与他一般见识。”九娃走上前来，磕下头去，说道：“少爷好呀。”绍闻一手搀起，那九娃就站在绍闻跟前，等着接茶钟儿。绍闻见这温存光景，便吩咐双庆儿：“你放下茶盘，到后边摆上几个粗碟儿。连德喜也叫的来。”

说犹未完，夏逢若已进的门来，未说先笑道：“好呀！好呀！”茅拔茹立起身来道：“少时便去奉拜，如今不为礼罢。”逢若道：“岂敢。”一同坐下。双庆摆上碟儿，德喜提着酒注儿斟酒。茅拔茹也不推辞，逢若也不谦让，便吃起酒来。酒未数巡，茅拔茹便叫九娃唱曲子。九娃顿起娇喉，唱了两牌子小曲，夏逢若哼哼的接着腔儿，用箸敲着碟子，却也合着板眼。九娃唱完，说道：“唱的不好，爷们笑话。”夏逢若道：“那《集贤宾》第四句，再挑高着些；第六句，少一个弯儿。”九娃道：“记下就是。”逢若道：“我也递你一钟酒儿。”九娃星眼看着茅拔茹说道：“我不会

吃。”茅拔茹道：“既是夏爷赏你，你吃了罢。”九娃方才接住吃了。又唱了两三个曲子。若是将这些牙酸肉麻的情况，写的穷形极状，未免蹈小说家窠臼。

日将午时，早已一桌美馔上来。茅拔茹道：“初次奉拜，那有讨扰之理？”绍闻道：“便饭不堪敬客。”逢若道：“既是通家相与，也彼此不用客气。”九娃儿也站在一旁吃饭。吃完了，茅拔茹要起身，说道：“今日天晚，明日去拜夏兄。”夏逢若急忙接口道：“我两个明日即去答拜。既是好朋友，何在到我家才算拜，不到我家不算拜么？我两个明日去奉看就是。”茅拔茹道：“这才是四海通家的话。我明日就在小店恭候。”夏逢若问九娃道：“那座店里？”九娃道：“同喜店。”逢若道：“是戴君实家，是也不是？”九娃道：“正是。”绍闻还留吃酒，茅拔茹道：“戏上事忙。头盔铺里邓相公说今日下午商量添几件东西哩。我去罢。”一同出了厢房，恰遇王中从大门进来，茅拔茹笑道：“说你出门七八天，就是这位大爷。”绍闻道：“这是河北茅爷，认着。”王中一声也没言语，站在门旁，让客与家主出去。一拱而别。

逢若又进来，要再喝一杯茶，订明日回拜的话。又夸了一会九娃着实有眼色，又说：“明日回拜，那里有戏子，我衣服不新鲜，脸上不好看。也还得二两赏银，一时手乏，还得帮凑帮凑。”绍闻道：“你休高声，我今晚给你运用。明日你只用早来约我同去，就都停当了。”逢若道：“你衣服太短，我穿着不像。”绍闻道：“有长的你穿就是。我实不瞒你，先父还有一领蓝缎宽袍儿，你穿的了。你明日只要看那个王中不在门首，你进来。不是我怕他，他是先父的家人，我通不好意思怎么他。”夏逢若道：“这是贤弟的孝道。王中粗人，那里得知。”绍闻道：“这话休叫盛大哥

知道。”逢若道：“休看我多话，正经有关系的话儿，却会烂在肚里。”日夕时去了。

晚间，绍闻替逢若料理衣服、赏银。到了次日早晨，逢若瞅着王中不在门首，进的厢房。绍闻出来相见，说道：“那书柜里是昨晚拿出来的衣裳，你趁没人先穿上。”又拿出七八两银子，说道：“这是我在账房要的。一言难尽，多亏王中极早睡了，说他身上不好哩，才要出这七八两银子。这可够赏戏子么？”逢若换了衣服，说道：“倒也可体。只是时常来借，却不便宜，不如就放在我家，我却不是要你的。老伯的衣服，我断不敢不敬重。至于赏戏子们，若要说这是称准的一两二两，便小家气了；只可在瓶口内捻出一个镲子、两个镲子赏他们，这才算大方哩。”

一时早饭上来。吃完，叫双庆儿讨了两个拜帖，不用阎相公写，逢若在厢房自写，也写了“年家眷弟”的派头。绍闻却是素花柬，跟着两个小厮。逢若道：“这两个他都认的，显的我是借的人。只叫一个跟去。你与我再安排一个人，就是粗笨些也可。”绍闻因叫邓祥算上一个。二人出的大门，德喜、邓祥在后，一直向同喜店来。

到了店口，戴君实看见，与夏逢若作了揖，与谭绍闻也作了揖，说道：“二位回拜客来了？茅爷今早叫当槽的在如意新馆定下一桌酒席，说午时要待客哩。戏已安排就了。”逢若道：“只怕别的还有客。”话犹未完，茅拔茹在上房看见店门是谭夏二位与店主说话，早已不待传帖，跑将出来，说道：“候的久了。”于是连店主一同让进去。

二人方欲行礼，茅拔茹搀住，说道：“论起来，我还该与二位磕头哩。我家里家叔不在了，昨晚有信来，真正活气死我。二

位坐下，我说。”店主叫当槽的送上茶来。九娃斟茶，奉毕，绍闻脸皮渐厚，便对九娃道：“昨日有慢你。”九娃笑了一笑。夏逢若道：“谭贤弟成了款了。”只见茅拔茹把膝上拍了一下，说道：“咳！你说气人不气人，家叔竟是死了。”逢若道：“甚么陡症？如何得知？”茅拔茹道：“昨晚送的信来，说起来恨人之极。我小弟在家，也算一家人家，国初时，祖上也做过大官。只为小弟自幼好弄锣鼓，后来就有江湖班投奔。小弟叫他伺候堂戏，一些规矩也是不知道，倒惹的亲朋们出像。我一怒之间，着人去苏州聘了两位教师，出招帖，招了些孩子，拣了又拣，拣出一二十个。这昆腔比不得粗戏，整串了二年多，才出的场，腔口还不得稳。我今实不相瞒，上年我卖了两顷多地，亲自上南京置买衣裳，费了一千四五百两，还欠下五百多账。连脸子、鬼皮、头盔、把子，打了八个箱、四个筒，运到家里。谁想小地方，写不出价钱来，况且人家也不大热乐这昆班。我想这省城是个热闹繁华地方，衙门里少不了正经班子，所以连人带箱运在省城。连昨日林宅，共唱了三个戏，还不够起箱的脚钱。谁知道我家叔老人家，偏偏的会死起来。我来时，家叔病原沉重，原说不叫我来。我想在家一千人空空盘绞，也是难事，因此硬来了。如今果然不在了。我待说不回去，他是我个胞叔，不说在舍弟脸上不好看——舍弟也还小哩，他也不知道，怕亲朋们也谈驳我。”逢若插口道：“是哩。”“我待说回去，这一班子人怎么安插？我明日就要起身，赶上大后日封枢罢。真真的活闷恹死了人！”

九娃上来问：“开戏罢？”茅拔茹道：“这还问我么？”一声锣鼓，早已在院里棚下，唱了两三出散戏。如意馆抬上席来，茅拔茹赏抬盒人五十文钱，又吩咐九娃道：“您煞了戏罢，去附近铺

子里吃了饭，早回来开戏敬客。”因又说道：“这可像个样子么？况且这宗花消，我走后如何支撑的住！”夏逢若便向绍闻道：“我们备一顿饭钱。”便向绣瓶口掏出一个镲儿，绍闻掏出四个镲儿。夏逢若道：“班上的，这是我两个送你们一顿粗饭。”老生道：“不敢讨赏。”逢若道：“见笑，免人意儿罢。”茅拔茹道：“不该费心，叫他们通过来磕头谢赏。”逢若又叫道：“九娃儿，我与你谭爷替你做件衣裳，你自去拣你心爱的买罢。”逢若一个镲儿，绍闻两个镲儿，九娃收了，磕头又谢。茅拔茹道：“叫他们吃饭。你就在这里伺候罢。”九娃道：“知道。”于是德喜儿、邓祥摆开席面，谭夏二人首座，店主、茅拔茹打横，九娃斟酒。

饮酒中间，店主道：“茅爷，你通不吃一钟儿？令叔老大爷去世，想是大数该尽，不用过为伤心。”茅拔茹道：“倒也不在这些。只是如今这一伙子人……主人家，你承许下，我就不作难了。”戴君实道：“我是赁的这座店，不过替买看吃罢了。茅爷你撇下，我实实摆布不来。”逢若道：“茅兄是愁没房子么？”茅拔茹道：“一来没房子，二来没人招架。”逢若道：“谭贤弟有一攒闲院子，在宅子后，可以住得下，我就替你招架，何如？”绍闻未及回言，茅拔茹早已离座三揖，道：“箱钱就是谭兄哩，长分子就是夏兄哩。就是吃三五石粮饭，用十数串菜薪钱，我回来算账。我若有一点儿撒赖，再过不去老爷河。”戴君实道：“茅爷何用赌咒？通是好朋友，何在有些。”逢若向绍闻道：“就是这样了，你看行也不行？”绍闻千不合万不合答道：“你看该怎的，就怎的。”茅拔茹哈哈大笑道：“明早就起箱去。爽快我有一句话，一发说了罢。九娃过来，你就拜了谭爷做个干儿罢。”绍闻这一惊不小，方欲回言，九娃早已磕了四个头，起来靠住绍闻站着。店

主起来作揖，说与谭绍闻道喜，绍闻器的耳朵梢都是红的。逢若指定九娃道：“好孩子，有福！有福！”

须臾，戏子吃饭回来，又开了戏。不叫九娃出脚，把残席赏了德喜、邓祥。叫当槽的速去如意馆取五六盘小买，叫九娃吃了。唱完几出戏，家中宋禄套车来接。茅拔茹打点起身，不肯再留。一同出了店门，九娃小心用意搀住绍闻上车。逢若早已超乘而上，说了一声：“扰！”车儿飞也似跑了。到分路之时，逢若下车而去。

绍闻到了家里，心里只是乱跳，又不敢向人说，只推有酒，蒙住头就睡。到了次日，未曾起来，早已八个戏箱、四个衣筒、枪刀号头，堆满了碧草轩。原来东方日出时，蔡湘方才起来，开了园门，一轰儿抬的抬，搬的搬，不多时，一院子都是戏子。把一个蔡湘竟是看呆了，只像梦里一般。这一个戏娃子弄花草，那一个戏娃子摸笔砚，只听的掌班的喝道：“休要多手！等戏主出来，你们要摆齐磕头，休要失了规矩！”九娃道：“我是不磕头的。”蔡湘定省一大会，方才住宅下飞报军情。咳——

子弟切莫学世路，才说周旋便浊污。

依依父兄师长前，此外那许多一步。

第二十三回 阎楷思父归故里 绍闻愚母比顽童

话说蔡湘到楼院，绍闻还不曾起来，蔡湘到楼门口，对王氏说道：“不知那里来了一班戏子，将戏箱堆满一书房。”王氏道：“谁叫他来的？”蔡湘道：“不知道。”王氏便向楼房内间去问绍闻道：“怎的一个书房，就叫戏子占了，谁承当的话？”绍闻从被里伸出头来，说道：“原是河北一个茅戏主，我去回拜他，他说他家里有紧事，要问我赁房子。我也没承许他，谁知道他就搬的来了。”王氏道：“越发成不的！你这几年也不读书，一发连书房成了戏房子。”绍闻道：“他暂住几天就走哩。其实我也没承当他。”

话犹未尽，只见双庆儿慌张跑在楼下，拿了一个手本，说：“班上人与奶奶、大相公磕头哩。”九娃儿早已到楼院里，说道：“俺奶奶哩？”王氏走到楼门口。九娃端相是个内主人，便爬在地下磕了头，起来说：“干爹还没起来呢？俺班上都在后门上等着磕头哩。”王氏回头说道：“你起来罢，你弄的事，你去打发去。”绍闻起来，也摸头不着，并也没法子发放。九娃见绍闻起来，说道：“班上人候已久了。”双庆道：“后门上挤了一攒子等着哩。”绍闻只得到后门上。一个唱老生的说道：“班上人与老太太磕头，再与戏主磕头。”绍闻道：“家里我说罢。”老生道：“这一番打搅

处多，取东讨西，未免惊动老太太，一定该见个礼儿。”绍闻道：“不消罢。”老生道：“既是戏主不肯，俺就与戏主磕头罢。”说了一声，一大片人都跪下去磕头，口中都一齐说道：“照看！照看！”绍闻一人也搀不过来。唯有九娃站在绍闻身边，笑嘻嘻的看着。众人起来，一齐又进碧草轩去了。

绍闻回到楼下，九娃也跟着到楼下，就移座儿，说：“干爹，你坐下罢。”王氏看着，也没嚷说。绍闻也没处开口，少不得说道：“九娃，你坐下。”九娃道：“我不坐。奶奶，你有针线儿与我些，我的衫子撕了一道口子，得两根绿线缝缝。奶奶，要不我拿家来缝缝罢？”王氏道：“我与你针线，你自己缝。”九娃见光景不甚热合，接过针线，说道：“等等送针来。”慢慢的下楼台，从后门走讫。王氏说绍闻道：“你就是认干儿，也再等几年。你看那孩子，比你小不上两岁哩！”绍闻道：“谁认他来？他只管胡叫哩。”这宗事，若再为详说，未免与谭孝移面上有些不忍，就此住了罢。

看官若说，此时王中见了这个光景，定然抵死破命的不依。原来王中自前日有些感冒，此时已发热，头痛恶心，蒙头盖脑在屋里睡着，所以不知。赵大儿知他丈夫性情，瞒的风也一丝儿不透。

不说王中害病。且说阎楷叫德喜儿请大相公说话。绍闻到了账房，阎楷说道：“我后日要起身回家，把账目银钱交与相公。”绍闻一听此言，心下想道：“是我干的不是事，惹的门客见辞。”便红了脸说道：“阎相公是为甚么走的这样速？”阎楷道：“昨日松盛号李二爷捎来我的家书，家父书上写的着实想我。我五年不曾回家，心里委实过意不去。只为家道贫寒，在家中无以奉事老

父，在外边又惹老父牵挂。又为府上大爷待我太好，多年来感恩承情，谢也谢不尽。今年家父整六十了，我常在外边，也算不的一个人。况且先兄撇下一个舍侄，今年十一岁了，也该上学读书。若再流落了，像我这个样子。我也是个书香人家，先兄临终时，再三痛哭嘱托，我何以见先兄于地下？况且千里捎书，内中只说家父着实想我，却又不是家父手笔，我又疑影别有缘故。”阎楷一面说着，早已双泪俱下。绍闻道：“那得别有话说？”阎楷道：“家父有个胃脘疼痛之症，行常肯犯。我累年也捎回去几次治胃脘的丸药，我只疑影这个病。这是我昨晚一夜没睡，将账目都算明白，总一丝儿也不错。柜内现银三百三十两八钱五分，三大封是整哩，那小封是三十多两零银。床下钱，有八十串有余。求相公逐一验明。至于外欠，都有帐目。”

却说绍闻起初听说阎相公要回家，又说到父子天性之地，也未免有些惨然不乐。既而又想到：“现交手三百多银子，八十千钱，今日却也顺手便宜，省的再来账房支讨，有多少阻隔。况且阎相公一去，我大了，我也无须再用账房。”便说道：“阎相公既为父子之情，我也不忍再留。至于银钱，何用查验？自从先父到今日，谁还不知道你的心肠哩？只是到家何日能来？”阎楷道：“家父若是康健，不过五个月就回来。要之，家父就是康健，现今过了六十岁，在家就受些艰窘，我也不肯来，也就不敢来了。”绍闻道：“既是如此，你就打点行李。我还有些须薄敬，今晚就奉钱罢。”

说罢，绍闻回到楼下，对母亲说：“阎相公要回家，今晚要摆席与他饯行。”王氏道：“你近日大了，甚么还由得我？你各人厨下吩咐去。适才你那干儿要一口大锅、一个小铛，碗碟要二三

十件子。这还成个人家么？叫戏娃子在院里胡跑。你爹在日，你见过这规矩么？”绍闻道：“与了他不曾？”王氏道：“你如今是一家主子，没见你的话哩，谁与他？”绍闻道：“双庆儿、德喜儿哩？照数与他，明日都是有赁钱的。”原来这些德喜儿、双庆儿孩子家，早已钻到碧草轩，弄鬼脸，戴胡子，没一个在手下。绍闻见没人在跟前，说道：“那也是小事。只如今收拾个粗席面，饯饯阎相公才是。娘，你吩咐冰梅、赵大儿一声。”王氏道：“你看冰梅这两个月，白日里还下得楼下不得楼？赵大儿他汉子病着了，他伺候茶水，顾的顾不的？我不管你的闲事。我越想越气，难说一个好好人家，那里来了一班戏子胡闹。我一发成了戏娃子的奶奶！”

绍闻又羞又急，只得到前边向阎楷说道：“你说，楼上大奶如今要三十两银子，交与东街王舅爷，苏州捎首饰头面。说明年与孔宅行礼时使用。我说临时本城中也办的来，奶奶不依，一时就要。如今隆哥在楼下等着哩。”阎楷道：“我明日要走，王中又病着，我一发把银子连钥匙交与相公罢。只是隆相公现在这里，请出来见一见，我不能往东街奉别去。”绍闻道：“他听说你要走，也要来前边看你。我怕误了你打点行李，说你去大街辞别各铺家去了。你如今要请他，显得我说瞎话。你只把银子交与我罢。”阎楷于是开了柜门，将银子交与绍闻，说道：“相公呀，不是我生意行里人，开口说银钱中用，只是相公年幼，休要妄费了。有时，看这东西不难；没有时，便一文钱逼死英雄汉。相公要知道珍重。我只愿相公这钱买书，供给先生。”绍闻点头道：“阎相公说的真正是好话。”原来王中病了，双庆、德喜儿只顾在戏房看串戏，阎相公只顾慌张着走，所以后边碧草轩叫戏子占了，阎楷一字不

知，因此还说那买书、请先生的话。

且说绍闻收了大小四封，先把三大封偷放在父亲灵柩底下，锁了厅门。拿了一小封，从前门出去，由胡同口转到后门进来。上的楼来，叫道：“娘，这是戏主送来一月房钱，是三十两，算了娘的私囊罢。”王氏喜盈盈展开一看，说道：“这三封是房钱，这一小封是啥？”绍闻方想起来，这八钱的小封忘了取去，便说道：“这算是折礼盒一架，娘都收了罢。他们吃粮饭、菜薪，越外还要与钱哩。”王氏笑道：“你到明日使用时，不许问我再要。要使我哩，须与我出利钱。”王氏起初也极恼戏子占了书房，后来儿子拿了三十两哄了，便喜欢起来。这是甚么缘故？看来许多举人、进士做了官，往往因几十两银子的贿，弄一个身败名裂。从古说“利令智昏”，何况妇人？何况王氏本是一个不明白的妇人？此是旁话。

且说绍闻安插住母亲，便依旧开了中厅的锁，在父亲灵柩下取出那三百两来，放在东套房里锁讫。来到账房里坐下，问道：“阎相公，连年束金还欠多少？”阎楷道：“连年我的劳金，都支使过界了。”绍闻道：“如今盘费哩？”阎楷道：“我适才在梭布店借了二千钱，够了。”绍闻道：“快与他送回去。我送二十两，与尊翁老人家做件衣服，越外盘费三千。”阎楷道：“这个我断不敢领。盘费钱我受下一千，把那钱就送回布店一半去。多了也累赘的慌。”绍闻道：“我是见相公的孝道，故助二十两。难说你替老人家辞了不成？”阎楷不觉垂泪道：“多谢！多谢！大惠终身难忘。”此后，晚间绍闻钱酒赠赆，次早拜别起程的话，不必细述。

却说绍闻次日送阎楷登程，回到后院，早已见九娃在楼门前等着，说道：“班上人等着，如何昨天一天没到戏房去？”绍闻道：

“你随我前院来，我问你话。”因开了客厅门，九娃说：“屋的有灵，我怕的慌。”绍闻道：“有我哩，怕甚么？”又开了套房门，九娃随着进去。绍闻扯开柜斗，把银子填了一瓶口，说：“你各人买东西吃。”迟了一会，才出来。

绍闻锁了门，随九娃上碧草轩来。只见厢房有几个末、丑脚儿在那的读脚本。有一个生脚儿在轩上前檐下站着，掌班的敲着鼓儿上腔。这夏逢若不知何时已到，早在旁边醉翁椅儿上，拍着手哼哼的帮腔。大家见了，一齐起来，垂手站在旁边。逢若道：“谭戏主呀，看看正经苏班子规矩如何？”绍闻道：“好。”掌班近前商量了些粮饭菜薪的话，又说：“天凉了，孩子们都穿的是夏衣。茅戏主又回去了，少爷替小的们料理料理。等茅戏主来，小的们挣下钱，一一补上，再不亏损少爷。”绍闻未及回言，逢若便接口道：“休说夹衣，连冬衣也制得起。孩子们鞋靴袜子，也是该换的，通在谭爷身上取齐。等你的戏主到了，我保管一一清还。”老生道：“爷们的恩典，小的们只是磕头罢。”绍闻道：“夏哥，你就去与他们办去，上一笔账就是。”逢若道：“我如今不是当年有钱，到铺子里人家就要掂我的分量。须是现银子，又省价钱，又拣好的。茅兄来，也看的过，说我们兄弟办事不差。”绍闻道：“我也没有现银子。”九娃道：“干爹，那柜斗一大封足够了。”逢若道：“九娃说有银子，你如何说没有呢？你去取罢。我来说一宗戏。柳树巷田宅贺国学要写这戏，出银十五两。掌班的不敢当家，等你一句话儿。说停当了，后日去唱去。如今九月将尽，万一天变起来，孩子们冷的慌，浑身打颤，成甚么样子？”绍闻道：“戏钱我不管。”逢若道：“衣裳鞋脚钱，你可管了罢？”九娃道：“我跟干爹去取罢。”逢若笑道：“叫孩子磨兑住了，不怕

你不取。”

绍闻只得起身，九娃跟着，到了客厅。依旧开了锁，取了八十两那一封出来。又从楼院经过，王氏正在楼门里坐着。九娃说：“奶奶，把剪子递与我使使。”王氏叫赵大儿与了。九娃跟着，依旧上碧草轩来。绍闻道：“这是八十两，你去办去。”逢若道：“够不够回来清账，好叫你们戏主奉还。”老生道：“自然的。小的跟着去。”逢若心中要扣除银子，便说道：“你们跟着我，我实在器的慌，我就办不上来了。”老生道：“小的就不用去。只是绸子都要一样一色，省的孩子嫌好嫌歹，一样儿就没嘎说。”逢若又向绍闻道：“九娃这衣裳钱，是不叫茅兄还的，须是另样的了。”绍闻道：“随你罢。”九娃道：“我穿只要碎花儿。我不爱那大朵子花，大云头的。”逢若道：“好孩子，我记着哩。”拿的银子去了。

绍闻向戏子道：“你还教你的戏，休误你的正经事。你坐下。我也看看。”老生道：“少爷在此，小的怎么坐？”绍闻道：“不妨。”仍旧坐了上腔。九娃泡了一壶飞滚的茶送来。绍闻看了一会，自回家中吃饭去。

到了午后，九娃直进楼来，说：“夏爷办的东西回来了，还跟着一个铺子里小伙计，清账取银子哩。”王氏道：“是那里银子？”绍闻道：“是他各人班里银子。”绍闻跟着到碧草轩，只见七八个针工已在。逢若道：“梁相公，这就是买主，少不下你的银子，紧着就跟着来了。”那人与绍闻作了一个揖，说道：“久仰。”绍闻道：“不敢。”把东西展开，连绸缎靴帽一齐清算，除了九娃二十一两，算在绍闻身上，不登戏上账簿，其余除收五十九两现银外，还要九十两零四钱八分。绍闻面有难色，道：“委实我没

了银子。余下九十多两，上在贵号账上，等茅兄回来，我管保齐完，一分不欠。”那梁相公道：“一来铺子里本钱小，目下要上苏州。二来夏爷说是现银，所以折本儿卖了。如今若说赊了一半，我也难回覆掌柜的这句话。”九娃只推看缎子，走近夏鼎跟前，悄悄说道：“还有一整封哩。”夏逢若心内有了主意，正色说道：“谭贤弟，不是这样说。这八九十两也是现成的，不必推三阻四。不过茅兄来时，一秤子全完就是。那人也是个够朋友的。若是有一厘短少，我就当住他这一架箱。”老生道：“谭爷放心，小的也敢承许。”绍闻只得回去，把那一封也拿的来，当面兑了。老生把戏上账簿写上一笔：“九月二十九日，借到谭爷银子一百四十两四钱八分。”梁相公包了银子，说道：“托福！托福！”一揖而去。逢若道：“家母适才叫小价寻我，想是家中有事。交完东西，我去罢。”也跟的去了。

你说那梁相公，何尝是铺子里人？原是逢若讲明了九十几两银子，买成铺子东西。为要扣除这四五十两银入私囊，街上寻了个一党的伙计会说山西土话的人，俗话说“咬碟子”，妆成小客商。兑了银子，再找明铺家赎回当头。背地里与那人七八两，自己得四十多两，各人自去花费去了。

这是蔑片帮闲恒径，讲他做甚？单说碧草轩一起针工，把书案排开，铺上毡条，展开绸缎，雾了润水，排开熨斗，量了长短，动了剪刀，须臾裁成件子。黄昏点起几碗灯来，一齐动手。绍闻看了更深天气，九娃独自送回。到了次日晚上，一齐缝成。及至往田宅唱戏时节，个个都是一色软衣，惟有九娃另样，一齐去了。

不说谭绍闻坏了乃翁门风，只可惜一个碧草轩，也有幸有不幸之分：

药栏花砌尽芳荪，俗客何曾敢望门？
西子只从蒙秽后，教人懒说苎萝村。

第二十四回 谭氏轩戏箱优器 张家祠妓女博徒

话说戏子占了碧草轩，所惜者，王中在病，不曾知晓，若知晓时，戏子如何住得成？所幸者，王中在病，不曾知晓，若知晓时，火上加油，性命还恐保不住。

只因王中害这场瘟疫，每日昏昏沉沉，呻吟不绝。以致绍闻每日在碧草轩戏谑调笑，九娃儿居然断袖之宠。其初还有个良贱之分，可怜数日后，班上人见绍闻年幼轻佻，也就没个良贱光景了。从田家唱戏回来，夏逢若就中抽了写戏的长分子。后来又写了几宗山陕会馆的戏、江浙会馆的戏。绍闻只怕写成了，碧草轩便要“阋其无人”意思。一日，绍闻在轩上与那唱正生的小娃子调笑。那唱正生的却是掌班的侄子，掌班的一声吆喝道：“尊贵些罢，休要在少爷面前轻样。”绍闻满面通红。自此少在碧草轩来往，只使双庆儿叫九娃在家中来往，渐渐的楼上同桌吃起饭来。这九娃有绍闻与的银子，外边唱一棚戏回来，必定买人事送奶奶，双庆、德喜儿也都有些小东西赠送，所以人人喜他。忽一日，九娃拿了一封书，递与绍闻。看书上写道：

字启谭大哥台下入目。兹启者：套言不陈。我那日回家，将班子托于哥照看，原说几日就回。不料本县老爷做生日，

一定要我这戏。原差火签催了几回，误了便有弄没趣之处。至于粮饭，我改日进省送去。哥见字发回可也。异日叩谢承情。

眷弟茅拔茹顿首具

九娃见绍闻看完，说道：“我不走。”绍闻道：“与班上人商量。”急上碧草轩来。

只见胡同口有两辆车，班上人正往车上抬箱。掌班的见了绍闻，说道：“谭相公休把借的银子、粮饭钱放在心上，戏房里还撇下四个箱、两个筒。一来脚重了，路上捞不清；二来就是相公的一个当头。”绍闻道：“不回去该怎的？”掌班道：“俺倒不想回去。只是弄戏的规矩，全要奉承衙门。如今州县老爷也留心戏儿，奉承上司大人，又图自己取乐。如何敢不回去？要不回，就有关文来了。”绍闻道：“九娃有了病，回去不成。”掌班道：“相公休要恁的说。今日趁天好，晌午过了黄河才好。”说着，箱筒抬完。大家说：“磕头谢扰。”绍闻说：“不用。”众人也就止了。一轰儿出胡同口，绍闻跟着看。一辆车捞箱筒。十来个小戏子嘻嘻哈哈，又上了一辆车。年纪大些的，跟着走。九娃车上道：“干爹，回去罢。”赶车的一声胡啸，车儿走开，渐渐的转过街弯，望不见了。

谭绍闻如有所失。回到碧草轩上，只见三四个破箱锁着，两个筒也锁着。墙角破缎靴子，桌上烂鬼脸、破锣、裂鼓、折枪、断刀有几件子，满屋狼藉不堪。连书柜门的锁也扭了，书套书本子如乱麻一般，也不知少的是那一册。院中花草，没有一株完全的。满院溺迹粪滩，满壁歪诗野画。平日为甚不曾看见？只为心中顾不的。今日从头一看，才都看见。心中好不恼也！好不悔也！

又想二百多两银子，两天都尽，又费了许多粮饭油盐，是为甚的？端的干的不是事，算不起一个人。坐在醉翁椅上，家中请吃饭，也不去吃。

正在碧草轩上生气，只见夏逢若到了，说道：“戏子一个也不见，想是那里唱去么？盛大哥差我来定戏，说叫去顽顽哩。”绍闻道：“走了，目下只怕七八分过了黄河。”夏逢若道：“好狗攥的！爱见来就来，爱见去就去，我不依这事。这些借的银子，吃的粮饭，放在空里不成？我将来要替你告到官上，行关文，关这姓茅的骗子手。”绍闻从顺袋掏出一封书子，递与夏逢若。逢若看了一遍，道：“这也怪不的他。只是这些欠头，该怎的？”绍闻道：“你去屋里看去，有四个箱、两个筒，说是当头。”逢若道：“有这当头，不愁咱的银子，尽少也值千把两。他异日有银子，赎与他；没银子，你再添几两，招一班好子弟，我就替你领戏。只是我看你那个光景，着实气哩慌。咱往盛大哥那里晃晃罢。我一来好回盛大哥，说戏子走了；二来替你散散闷。”绍闻道：“我不去。”逢若道：“既不往盛宅去，我同你再寻个散闷去处。”绍闻道：“我不去。”逢若起来，一手扯住袖子道：“走罢，看气的那个腔儿。你懒了？”绍闻道：“我不去。”逢若道：“是了！是了！你是说九娃走了就是。呸！你跟我来，管情叫你喜欢就是。”扯着拉着，绍闻跟的走着，出了胡同口。绍闻道：“我未曾吃饭哩。”逢若道：“我也没吃饭哩。你跟着我来，有你吃的就是。”转到大街，到了如意老馆门口，逢若拉绍闻进馆。绍闻道：“我从不曾下馆吃饭。”逢若道：“蓬壶馆请盛大哥是谁了？”绍闻只得进去。拣了座头，叫了四五盘子荤素，吃了两提子酒。逢若撩衣还钱。

出的馆来，往南走了两条大街，又走了一条僻巷，又转了一

个弯，只见一个破旧大门楼儿，门内照壁墙栽着一块极玲珑太湖石儿。逢若道：“我先走，引路。”绍闻道：“这是谁家？你对我说，我好去。”逢若笑道：“你只管来。”进的二门，是三间老客厅，绍闻见厅檐下悬着匾，心里想着看姓氏，谁知剥落的没字儿。又转了一个院子，门上悬着“云中保障”匾，款识依希有“张老年兄先生”字样。绍闻方晓得主人姓张。进的门去，三间祠堂，前边有一个卷棚，一副木对联，上刻着七言一联云：“一丛丹桂森梁苑，百里甘棠覆浩州。”绍闻方晓得是个旧家。

只见主人陪着一位客坐着说闲话。见了逢若，便道：“来了？”又见后边谭绍闻，方起身道：“哎呀，一发还有客哩。”大家为礼让坐。坐下，主人便问道：“老逢，这位客哩？”逢若道：“是敝盟弟，萧墙街里谭。”逢若即指着客与主人道：“贤弟不认的。此位是布政司里钱师傅。这主人绰号儿叫做‘没星秤’。”那主人向逢若头上拍了一掌，笑道：“没星秤，单掂你这‘兔儿丝’的分量。”逢若方才道：“这张大哥，叫做张绳祖。”大家齐笑了。逢若道：“淡先生哩？”钱万里道：“我昨日上号，有考城竺老爷稟见。淡如菊在他衙门里管过号件。我对他说，他说今日要与竺老爷送下程，还要说他们作幕的话。”逢若道：“他赢了咱的钱，倒会行人情。”张绳祖道：“你昨日赢的也不少。”逢若道：“我只赢够七串多，老淡足赢了十几串。”绍闻方晓得是个开赌的旧家。

小厮捧的茶来，先奉绍闻，绍闻便让钱万里。钱万里道：“上年保举贤良方正的……”绍闻道：“是家父。”钱万里道：“那部咨是我小弟办的，如今可出仕了？”绍闻道：“先父已经去世。”钱万里道：“可伤！可伤！”

话犹未尽，淡如菊慌慌张张来了，说道：“你们怎么还不弄

哩？是等着我么？”张绳祖道：“还有一个生客，你没见么？”淡如菊方看见谭绍闻。作下揖去，说道：“得罪！得罪！眼花了。”逢若道：“昨日黄昏，你把个五点子当成六点子，硬说是‘双龙摆尾’。你单管着眼花赖人。”淡如菊道：“不胡说罢。此位客尊姓？”绍闻道：“姓谭。”淡如菊道：“家儿已够了，咱来罢。”钱万里道：“下程送了？”淡如菊道：“收了十个橘子，余珍敬赵。”钱万里道：“下文的张本呢？”淡如菊道：“竺老爷说，回到衙门来接。”大家都道：“恭喜！恭喜！”

小厮已把赌具伺候停当，齐让谭绍闻就位。绍闻道：“我一些儿不懂的。”逢若道：“他原是散心的。他原不会，不必强他。俺两个把牛罢。谭贤弟，你在我脊梁后坐着看罢。你那聪明，看一遍就会了，省的再遭作难。你怎么读《五经》？况这个是不用师傅的。”果然四家坐下，绍闻坐在逢若背后，斗起牌来。逢若道：“抽头的如何不来？”张绳祖道：“他怯生。”逢若道：“叫的来，我承许下谭贤弟了。”绳祖附耳吩咐了小厮。少顷，只见一个如花似玉的妓女，款款的上祠堂来。见了别人，都不为礼，惟向绍闻俯俯身子，说了句：“磕头罢。”绍闻道：“不消。”那妓女名唤红玉，奉了绍闻一杯茶，也坐在逢若背后，与绍闻同看。每一牌完时，逢若便向绍闻说了名色，讲了搭配。未及吃午饭时，这绍闻聪明出众的人，早已洞悉无余。

吃了午饭，大家让绍闻入伙。红玉说道：“我再替谭爷看着些。”谭绍闻午前早已看那搭配变化，有些滋味。又有红玉帮看，便下去了。到日落时，偏偏的绍闻赢够五六串。到完场时，都照马子过现银子。绍闻平白得了五六两银子，心中好不喜欢。要辞别起身，张绳祖、淡如菊、钱万里数人只是死留，绍闻早已软了，

承许住下。

喝了晚汤，张绳祖说道：“再不赌牌了，只是输，要弄色子哩，只是早了新客。”逢若道：“正妙。谭贤弟会了牌，不会色子，只算‘单鞭救主’。爽快今晚再学会掷。他日到一堆时，说掷就掷，说抹就抹，省的是个‘半边俏’。”叫人点上蜡烛，排开色盆，绍闻又在桌角细看。原来掷色，比不得抹牌有讲解工夫，掷色时逢若便顾不得讲说了。绍闻看了更深天气，只见有输赢，不能分叉、快。心生一计，便瞌睡起来，说道：“我要睡哩。”绳祖吩咐小厮说：“斋室现成床褥，点枝蜡去。我有罪，不能看铺候歇罢。红玉，你去伺候谭爷去。俺们的还早哩，你奉陪一钟罢。叫小厮把夜酌碟儿分六个去。”

红玉引着谭绍闻进的祠堂。山墙上一面门儿，套着斋室。烛明酒美，吃了几钟。一个章台初游之士，遇着巫山惯赴之人，何必深述？诗云：

每怪稗官例，丑言曲拟之。

既存惩欲意，何事导淫辞？

周易金夫象，郑风蔓草诗，

尽堪垂戒矣，漫惹教猱嗤。

次日绍闻起来，到卷棚下一看，只见杯盘狼藉，桌椅横斜。伺候的小厮，在墙根火炉边，画出了一个“童子莫对，垂头而睡”的图。钱万里在一条春凳上，拳曲的狗儿一般，呼呼的打鼾。寻那两个时，淡如菊在破驮轿里边睡着，夏逢若在一架围屏架板上仰天大吼。绍闻忍不住笑道：“赌博人，竟是这个样子。”又回到斋室与红玉说话儿，等他们起来。到了日出三竿以后，张绳祖揉着眼到了斋室，说了一声：“有罪！”出来把小厮踢了一脚，骂

了两句，叫取脸水。把那三个客，打的打，拉的拉，叫的叫，都搅起来。红玉自回后宅梳妆去了。

这五个人洗了脸，吃了点心，依旧上场斗起牌来。到午饭时，绍闻又赢了七八千。午饭后，又赢了千余。都说：“谭兄聪明出众，才学会赌，就把人赢了。真正天生光棍儿，那得不叫人钦敬！”夜间上灯时，仍蹈前辙。绍闻到黄昏，又是想做楚襄王的。逢若输的光了，向绍闻说道：“今夜掷色子，算上咱两个的。托贤弟洪福，明早起来分肥罢。”到了五更时，逢若摸到斋室，说道：“不好了！咱两个输了一百八十串！”原来夏逢若指望赢钱，二更后大输起来。没奈何装解手，把张绳祖叫出来，定了暗计，说：“苦了萧墙街罢。”赌到五更，把淡如菊、钱万里打发走开。你道省会之地，如何夜行呢？原来一个打着布政司小灯笼，一个打着满城县旧灯笼，所以街上无阻。这是闲话。

且说谭绍闻听说输了一百八十串，心中也有些着慌，说道：“你看输了时，就该止住，如何输了这些？”逢若道：“输到四十串时，我急了，想着捞，谁知越捞越深。”红玉道：“你再捞去罢。不见了羊，还在羊群里寻。借重，关上门。”逢若道：“他们走了。”红玉道：“有话明日说。”逢若出来，向张绳祖道：“明早要早些起来，好清白这账。”张绳祖道：“天已将明，我也不回去了。坐一坐，等谭相公起来，看他是怎样安排。”

不多时，鸡声三唱，谯鼓已歇，天竟大明了。绍闻起来，夏张二人还点着灯说话。绍闻也坐了。小厮送来脸水，又送来点心吃了。逢若道：“贤弟，你这事我与老张哥商量明白。红玉的喜礼，就是你前日赢的那宗银子，开发了罢。你赢的那九串钱，我输了七串，余下两串赏了这小厮罢。伺候两整天，两整夜，人家

孩子图嘎哩？至于一百八十串，你该认九十串。我既输了你现钱七千文，你该摊八十三串。这宗钱，是张大哥拿的曲米街春盛号南顶朝山社的社钱，加十利息，要的最紧。贤弟你才成人儿，才学世路上闯，休要叫朋友们把咱看低了，就一五一十清白了他。”张绳祖道：“这也不打甚么要紧，就是迟三五天，也是松事。不过完了他就罢。”绍闻心中打算，阎相公交有八十串钱，还不作难，就说道：“我回去，就跟我取钱。只是休要显出来，惹人笑话。”张绳祖道：“你问，凭谁在我这里输下钱时，从来不肯与人弄出马脚。我只叫一辆小车跟的去，如不便宜拿出来，还许他空回来哩。再不肯声张，弄出可笑的事来。爽快你今日再住半天，咱与红玉喝上一场子酒，也不枉你费了十几两银。叫他唱曲子咱听。日落时，我使小车子跟的去。何如？”绍闻因此又留住了。大凡人走正经路，心里是常有主意的。一入下流，心里便东倒西歪，随人穿鼻。这正是：

少年子弟好浮华，又是孤儿又富家。

莫怪群谋攒巧计，刘鹗端的嗜疮痂。

第二十五回 王中夜半哭灵柩 绍闻楼上吓慈帏

却说谭绍闻自那日随夏逢若去了，家中到晚不见回来。王氏着慌，追问小厮们，有说像是跟的戏走了，有说跟的夏大叔上县告那姓茅的戏主去了。合家乱嚷乱吵，说是不见了大相公。

此时王中吃些姜汤，出些须汗津，便觉身上轻快。一片声喧，已到王中耳朵里。王中踉踉跄跄爬起，拄了一根伞柄，赵大儿拦不住，出来到楼院一问，王氏才把碧草轩招架戏子一宗事说与王中。王中把伞柄向地下捣了四五捣，说：“咳，罢了！罢了！我病了这些时，一发咱家竟是如此。如今大相公哩？”王氏道：“清早戏子走了，他也就没回家来。说跟的夏家赶戏去，又说他两个要告那戏主哩。”王中久站不住，靠在门扇上，后气儿接不着前气儿，说道：“大相公他不敢跟戏，他也不敢告官。一定是夏家引着上娘娘庙大街盛宅去。”王氏道：“或者在夏家也不敢定。”王中道：“总不得在夏家。那夏家单管在人家走动，图酒食，弄银钱。他把大相公引到他家做甚么？叫德喜到前头请阎相公，一同到盛家问问。”德喜道：“阎相公他爹想他，写上书来，辞了大相公回家，走的多时了。双庆俺两个在账房睡。”王中叹道：“咳，一发我全不知道。如不然者，你同邓祥到盛宅问去，管一问就准。

不必惊慌。”王氏见王中说的有准，便放下心。即叫邓祥同德喜打灯笼，去盛宅打听绍闻消息。一家都点灯等着。赵大儿将王中挽回东院，安插睡讫。

王氏等到二更，邓祥、德喜回来，说：“盛宅并没大相公影儿。”王氏埋怨道：“大相公既不曾在他家，如何不早回来？”德喜道：“俺到盛宅，门上哄俺，说大相公在他家。角门锁着，不得进去。费了许多力气，才得进去。只见四五个客，还有两个女人，都在那里掷色子。俺恐怕大相公在那里睡了，问了盛大爷一声。盛大爷恼的了不得，说：‘你爷家里有了戏，还想起朋友们么？更深夜晚，却来这里寻他。’俺们出来时，大门又上锁了。央他那把门的开门，他们也掷色子到热闹中间，那个还顾的理人？费尽多少唇舌，才开开门，俺们才得回来。街上又撞着一位老爷查夜，把俺两个盘了又盘，只说俺犯夜。后来说到萧墙街谭宅，那老爷提起俺大爷名子，俺说是老家主。那老爷点点头儿，抖开马才走了。再不敢黑夜在街里走。”王氏也没法了，只说道：“夜深了，你们睡罢。”邓祥自回马房，德喜儿自去账房里同双庆儿睡去。

单说这王中回到房中，问赵大儿道：“我这些时病了，那招架戏子的事，你也知道些儿么？”赵大儿道：“外边事，我如何知道？只见一个戏娃儿，人材就像女娃儿一样，每日在楼下叫奶奶，叫干爹，要针要线。”说犹未完，王中浑身颤将起来，赵大儿也就不敢再说了。王中颤了一会，睡在床上，眼看着灯，一声儿再不言语，只是摇头。赵大儿怕极，问道：“你是怎的？”王中冷笑道：“吃口茶罢。”赵大儿方才放心。又坐半更天气，赵大儿也就打呵欠，睡在椅子上了。

这王中到底不知小家主来家不曾。慢慢起来，开了房门，月色如画，拄着伞柄，到楼院角门，见角门开着。原是德喜儿过前院，夜深没人上拴。王中悄进角门，见楼上窗纸明着，寂无人声，看着是不曾回来光景。病恹恹的，又一步一喘的走到前院。只见树柯横影，笼鸟入梦，厅门大开。那一片月色直明了半厅房，连孝移灵牌字儿，一颗一颗都是认得出的。王中看见这个光景，忍不住鼻内生酸，腮边落泪，细细的哭了一声道：“大爷！大爷！为甚么辞世太早，不再多活几年？想大爷在日，家中是如何光景！大爷不在后，家中是如何光景！叫我一个仆人，会有甚么法儿？”不觉的爬跪地下，有泪无声的哭将起来，伞柄儿把砖地捣了几下。

且说王氏点灯坐着，等儿子不见回来。开开楼门，看夜早晚。只听得厅房内依稀有声，又听的砖地会响。吓的把楼门紧闭，把冰梅叫起，做伴儿坐着，连“有鬼”两个字也不敢说出来。这王中哭了一会，依旧轻移病步，回房去睡，那里知道楼上怕鬼的情节？

到次日，德喜儿、双庆儿到后院来，王氏问道：“你两个夜间听见甚么不曾？”德喜儿道：“我睡不大会儿，厅房里大爷哭起来。我怕的急了，爬在双庆儿那边一头睡，身上只是出汗。今晚还上马房睡去，不敢在账房里。”王氏急叫德喜儿买些纸马金银，引着小厮们到厅房灵前烧了，祝赞道：“你好好儿罢，休再吓孩子们。”咳！好谭绍闻呀，你怎知：

偎红倚翠阳台下，阿母惊魂几欲飞。

请看古来啗指感，山崩钟应尚无违。

这王氏烧完纸马，到底要寻儿子。叫王中商量时，那王中昨

日才出汗，就听着唱旦的娃子楼下来往的话，夜间又冒风寒，厅房又恹惶一场，外感内伤，把旧病症劳复，依然头疼恶心，浑身大热，动不得了。这王氏没法，又叫德喜儿去夏逢若家寻去。这德喜儿去到瘟神庙邪街，问街上闲坐的老人，认的夏逢若门户。到了门前，叫了一声：“夏叔在家么？”只见一个老姬，开门问道：“你是那的？”德喜道：“我是萧墙街谭宅的人，问夏叔一句话。”老姬道：“这四五天，他何尝到家吊个影儿？家中米没米，柴没柴，不知他上那去了。”只听院里像是少妇声音，说道：“叫他去汤驴的锅口上问信去。”老姬道：“不怕人家笑话。”关门回去了。

德喜只得回来，回覆主母。王氏一发着急，又叫双庆儿去曲米街舅爷家寻去。去了一晌，王隆吉也跟的来，见了姑娘说道：“表弟上那里去了？我叫往盛宅去问，双庆说，昨日在盛宅问过，不在那里。何不去夏大哥那里去问一声？”王氏道：“问的才回来。他娘说，他的儿子也不见了四五天。”隆吉道：“姑娘，这就放心罢。必定是夏大哥引的在谁家闲玩，人家知道是萧墙街谭宅，再没有个不敬的理。不用说，是留住了。若是夏大哥在家时，我就替姑娘着急，他既不在家，再也不妨事。”王氏听侄儿说的话，心里略放下些，便说道：“你兄弟们一路神祇，你就去替我寻一寻。”隆吉道：“我爹发的货来，不久我爹也回家来。双庆儿适才也见，门口有三四辆车，等我收货。一听说表弟不见，我慌了，紧着跑的来问。只说夏大哥也没在家，管情表弟掉不了。我回去罢，姑娘只管放心。”隆吉辞了姑娘回去。

王氏也有七分猜着是夏逢若引的去了。争乃等了一天，又坐了一个深黄昏，不见回来，依旧急将起来。却又怕鬼，极早叫冰梅拴了楼门睡。又睡不着，心里只是胡盘算：或者饮水掉在井里；

或者过桥挤下河去；或者年纪还轻，被贼人拐带去；或者衣服颇好，被抄化脱剥了……直到五更时，心思疲乏，方且睡着。一会醒来，依旧是这个盘算。正是：

个个爹娘此个心，儿行寸步思千寻。

游人若念倚闾意，世上几无客子吟。

到了次日，王氏极早起来，叫德喜儿道：“你去娄先生家问问去。”德喜儿道：“他不去。”王氏道：“一时街头撞着先生，或是师兄邀到他家，也是不敢定的。”德喜道：“去也不能住这两天。”王氏道：“只管去问问，走不大你的脚，休要发懒。”德喜少不得上北门来。过了半日回来，说道：“娄师爷家里没有。我去了娄师爷正惹气，相公在院里跪着哩。”王氏道：“好儿子进学膺秀才，还惹甚么气，叫跪着么？你没听是为嘎呢？”德喜道：“我不知道。只听师爷嚷的说：‘你就不该与他拱手！’我只听这一句，不知是为嘎。”王氏道：“罢了。大相公没在他家么？”德喜道：“那里有个影儿？”王氏没法，只得又听其自然。

到了日将晚时，绍闻挨挨擦擦、没意没思的上的楼来。王氏见了，如获珍宝一般，说道：“我的孩子，你上那里去了，好不寻你哩！”绍闻道：“娄先生那……”只说得四个字，王氏道：“德喜儿才从北门找寻你回来。”绍闻又道：“王中呢？”王氏道：“病又劳复了，在屋里哼哩。”绍闻起身，一直便向前院来。开了大门，引一个大黑麻汉子到账房。开内房上锁，叫那人搬钱往外运。这王氏早已跟到前院，看见问道：“那是做甚么？”绍闻道：“是水巷张大哥要借八十串钱，我承许下了。如今使辆小车子来推。”王氏道：“我不信。咱还没一个钱使，为甚的借与人家七八十串？我不依这事。”绍闻道：“我承许下了，同的夏大哥。不过

十天就还咱哩。”王氏道：“我不管你承许不承许，我不依这事。”便去账房杜门一拦。绍闻道：“娘你过去，这是甚么规矩？”王氏道：“规矩不规矩，我不叫搬这钱。”绍闻明知张绳祖在大门外看着车子，验收运钱，心中大加发急。那运钱的黑汉，正是张绳祖的鹰犬，专管着讨赌博账，敢打敢要，绰号儿叫做“假李逵”，便说道：“姓谭的，你既当不的家，就不该叫俺推车子来。为甚么孩子老婆一齐上？俺就走，明日你亲自送去罢。”绍闻发急，扯住母亲厉声道：“你回去罢！这是嘎光景，不怕人家笑话？”王氏道：“我活着，还由不的你哩！”绍闻强口道：“由的我了！到明日我还把房地产土白送了人，也没人把我怎的！”王氏气急了，硬挡住门，说：“我看今日谁敢搬钱从我这里过！”假李逵冷笑了一声，只管抱着钱，口中唱着数目说：“二十四串，二十五串，三十串……”往外硬撞。王氏看见没有解救，只得躲开身子回到后院，上的楼来，皇天爷娘一场大哭。

这绍闻打发完八十串钱，张家推车走了。上住大门，只在客厅院，不敢回来。徘徊一回，踉踉跄跄上的楼来，说道：“着实不好！着实不好！我就死了罢！”把头往墙上一歪，歪在地下，直不言语。王氏大慌，住了哭声，抱住绍闻的头，叫道：“小福儿，那钱不值甚么，快休要吓我！我的乖孩子呀，快休吓我！”那冰梅也顾不的身上不便，急去厨下泡的姜茶来灌。这绍闻听的明白，咬住牙关，一口茶也不下咽。王氏哭了道：“我的儿呀，你吓死了我。我再依靠谁哩！”赵大儿用箸劈开牙关，灌下一口辣茶，绍闻方才哼了两声。迟了一会，把手摆了一摆，说道：“你休急我！”王氏问道：“我孩子，你心里明白么？”绍闻点了点头。扶的坐起来，方才把眼一闪，气息奄奄的道：“扶我内间床上睡

去。”果然赵大儿、冰梅搀着，王氏早拂床安枕，打发儿子睡讫。灯里满注上油，壶内预烹下茶，面叶、豆花、炒米、莲粉、参汤儿都预备停当，候儿子醒了好用。

那绍闻睡了半夜，平旦已复。灯光之下，看见母亲眼睛珠儿单单望着自己，良心发现，暗暗的道：“好夏鼎，你害的我好狠也！”这正是：

自古曾传夜气良，鸡声唱晓渐回阳；
天心徐逗滋萌蘖，依旧牛山木又昌。

第二十六回 对仆人誓志永改过 诱盟友暗计再分肥

且说谭绍闻五更鼓一点平坦之气上来，口中不言，心内想道：“我谭家也是书香世家，我自幼也曾背诵过《五经》，为甚的到那破落乡宦之家，做出那种种不肖的事，还同着人抢白母亲，葬送家财？母亲孀居，怜念娇生之子，半夜里不曾合眼，百般抚摩。”又想起父亲临终之时，亲口嘱咐“用心读书，亲近正人”的话：“我今年已十八九岁，难说一点人事不省么？”心上好痛，不觉的双泪并流，哭个不住。一把手扯住母亲的手，叫了一声：“娘，我再不敢了！”王氏道：“你心里想吃甚么，厨下我留着火哩。他们不中用，我与你做去。”这绍闻听得母亲这个话，真正痛入骨髓，恨不的自己把自己一刀杀了，哭道：“娘，我算不的一个人了！”王氏道：“自己孩子，没嘎意思。谁家牛犊不抵母，谁家儿子不恼娘？你只好好的，那七八十串钱值甚么？你那气性也太大。再休吓我。”这谭绍闻越发哭的连一句话儿也答不出来。

冰梅醒了，不待吩咐，到厨下煮了一壶滚水，烫了一碗莲粉，捧与绍闻。绍闻问：“天有多大时候了？”王氏道：“窗纸是灯照着，天已大明。”绍闻道：“我要去看王中去。”王氏道：“他是出汗的病，怕染着你。”绍闻道：“我不怕。这王中是咱家一个好家

人。他如此时不病，我断然没有这事。我要去问他病去。”王氏道：“那病染人。你既要去，到饭时去。你吃些饭儿，再吃上两钟酒儿，叫大儿把他叫出来。他就不能出来，叫他把屋里洒上烧酒，薰上苍术艾叶，你略坐坐就出来。依我说，一个家人就是好，也犯不着主人家到他屋里看他。他也担不起。”绍闻道：“就依娘说，饭时看他罢。”

少时，赵大儿起来，王氏把这话对说。赵大儿回房，把大相公要来看病的话述于王中，王中心内暗道：“这也大奇。想是在外边弄出甚么事来，心内没了主意，急来商量话说，也是有的。”因向赵大儿道：“你发落我起去，扶我到东楼下，请大相公说话。我这病会染人，不可叫大相公到这屋里来。”赵大儿道：“怕你不能动移。”王中道：“毕竟轻似从前那一番儿，走几步儿不妨事。”赵大儿果然扶侍丈夫起来，吃了些须东西，拄上伞柄，搀着到楼院。王中说道：“请相公到东楼下说话。”

绍闻听见王中声音，便出来，赵大儿已搀进东楼去了。绍闻进的东楼，说道：“王中，你坐下。”王中道：“把个破褥子放在地下，我挺着罢。大相公坐远着些。”绍闻坐下道：“王中，你竟是瘦的这个样儿。”王中哼哼的说道：“有二十多天没见相公，相公要说甚么？”绍闻道：“话儿太长，怕劳着你，我只截近说了罢。我一向干的不成事，也惹你心里不喜欢。我如今要遵你大爷临终的话：‘用心读书，亲近正人’八个字。你当日同在跟前听着。我今日同你立一个证见，我一心要改悔前非，向正经路上走。我如后话不照前言，且休说我再不见你，连赵大姐这女人，我也见不的。”王中强起半截身子，说道：“相公呀，若还记的我爷临不在时嘱咐的话么，咱家就该好了。”话未及完，王氏恐怕疫症传染，

站在门外说道：“你出来罢，王中也当不的再劳碌了。不过你改志就罢。”王中道：“大奶说的是。”绍闻只得出来。王氏扯到楼上，又叫吃了两三钟酒。

王中又歇了一会，赵大儿搀回去了。王中口中不住的谢天谢地。从来人身上病好治，心病难医。王中一听说少主人自己立心改志，这心中如抽了一根大梁一般，况且本来出过透汗，不过三五日就渐渐好来。到十天以后，一发如常。再加之病后善饭，又比前日胖大些。这绍闻一连半月也没出门。夏逢若也来寻了几回，只推有病不见面。真是个过而能改，复于无过。

一日，王中到楼门前说道：“大相公半月没有出门，这外边匪人也无有近前，但每日闲坐着，没个事体，也不是个常法。总是读书是头一件事。读书须要从师。毕竟如今商量从先生的事体才好。但如今请先生，也将近冬天了，到了来年，再上紧打算这宗大事。大相公何不每日到后书房中静坐看书哩？”绍闻道：“后书房原叫戏子们董坏了，还得蔡湘着实打扫打扫。”王中因去碧草轩一看，只见放着戏箱、戏筒，心里厌恶之极。便请绍闻也到轩上，商量安插箱筒的话。绍闻到轩上。对王中也觉着实是惭愧。王中道：“人家这东西，怎么安置他？”绍闻想了一想道：“罢了，叫人抬在侯先生住的那所空房子里罢。等那姓茅的来，他还欠咱借账、粮饭二百多银子哩，他还了咱，叫他抬的去。”王中道：“宁可舍了这二百两银，断乎不叫这东西在咱家里放。”绍闻道：“这箱子里虽不曾见，他说还有千数银子的衣裳在内边。久后‘要得不厮赖，只要原物在’，还怕放在空房子里，万一人偷了他的，却也不是耍的。明日寻个人住在那里，替他看守。大约不久茅家自搬的去。”这王中叫宋禄、邓祥、德喜、双庆帮着蔡湘，整

整的搬运扫除了一天，方才把屋里院内，略清了些眉眼。又叫泥水匠、裱糊匠歪墙糊窗，方才可以进去的人。这绍闻果然抱旧日所读书本，上轩里翻阅。

忽蔡湘说道：“有一个皮匠，新来的，要赁放箱筒那处房子哩。他只住两间，要赁与他时，他情愿一年出三千钱。家中要叫他做活，他情愿伺候。若咱家用房子时，不拘何时，只对他说一声，他就走。如今现放着戏箱，得一家子人看着也放心。”这原是蔡湘在街上收拾旧鞋，两个说起闲话。皮匠要赁房子，蔡湘说：“我主人就有两间房子。”那皮匠就不要工钱。所以蔡湘回来，在少主人面前极力撺掇。绍闻道：“却也不在钱之多少，叫他看那院子却要紧。王中没在家，等他乡里回来再商量罢。我如今读书哩，这些小事我不管。只要人妥当，那戏箱托得住才好。”蔡湘道：“做小生意的人，自是妥当的。王中现今没在家。乡里佃户田家，他的大儿死了，没人做活，情愿丢地。王中安插佃户，清算租欠，也得好几天哩。”绍闻道：“你就叫那皮匠写一张赁约，寻个保人，就与他住。”

次日，那皮匠果然拿了一纸赁契，名字叫高鹏飞，寻了个保人，来碧草轩来。绍闻说：“保人不认的。”蔡湘道：“我认的，是南门宋家店当槽的秦小宇。”绍闻接了赁约，把房子承许下。其实蔡湘何尝认的秦小宇，只因自己撺掇的这宗事，恐怕不成，所以听声顺口说认的。这也不在话下。

却说绍闻独坐三五日，渐渐觉的闷了。日晚将归，忽然夏逢若到了轩中，开口便说道：“病是好了？我来过几次，只是不出来。又不干我的事，是红玉托我与你寄个信儿。我对他说：‘去了两三次，只是说有病，不得见他。’那娃子一发哭将起来，叫

我替他捎了一条汗巾儿，递与你，我就别的没事。”因把袖子内汗巾儿丢与绍闻，说道：“我走罢。”绍闻接了汗巾，一手拉住逢若道：“你休走哩。委实我身子不好了几天。”逢若道：“你不好，不不好，对我说做嘎哩？我又不是医生。我只把信给贤弟捎到，随你两个怎么罢。”绍闻道：“我如今也想着去，只是不敢去。前日家中好吵闹哩，叫我也没法子。”

原来夏逢若前日与张绳祖分了绍闻的肥，正好引诱他渐入佳境，不料谭绍闻远颺不至。这张绳祖因与夏逢若商量道：“谭家这宗好钱，不翻身，不撒赖，如何再不来了？”因想起招致绍闻法子，向红玉夺了一条汗巾子，来诓绍闻重寻武陵，是勾引他再来赌的意思。从来开场窝赌之家，必养娼妓，必养打手，必养帮闲。娼妓是赌饵，帮闲是赌线，打手是赌卫。所以膏粱子弟一入其囿，定然弄的个水尽鹅飞。然后照着这个衣钵，也去摆布别人。这张绳祖、夏逢若都是山下路上过来的人，今日生法谭绍闻，正是勾命鬼来寻替死鬼。饶你聪明伶俐，早把一根线拴在心蒂上，一扯便要顺手牵来的。

这谭绍闻心中想去，百般打算，只是前日在母亲面前说的过火，又在王中面前承许的斩钉截铁。今日眼中看着汗巾，耳内听个“哭”字，好生不安。因央夏逢若道：“你是千能百巧的人，替我想个法子。只去这一遭，安慰了红玉，往后我就再不能去了。”逢若看见绍闻着了药儿，因笑道：“这有何难？我先问你，你家那个勾绞星家人王中，在前院里住，是在后院里住呢？”绍闻道：“他在东院里住。他如今也没在家，前日往乡里去了，说得好几天才能回来。”逢若道：“王中在家是一样计策，王中不在家又是一样计策。”因附耳向绍闻唧唧了几句，遂拍手道：“你说如何

罢？”绍闻点头道：“却也使得，只是久后必露马脚。”逢若道：“咦！若要不露马脚时，你只好好书房看书，断乎没一点马脚。你心里又想取乐，可管他马脚不马脚哩！”绍闻道：“也罢。”逢若相别而去。

绍闻回家，到晚上点灯楼上看书。还没定更天气，只听得后门上拍门大叫。绍闻去问了来人的话，回到楼上说：“是我隆吉哥得了紧心疼，问咱家寻真橘红，说是我爹在丹徒带来的。”王氏道：“橘红是甚么？”绍闻道：“橘红是药。咱家书柜里有，我去寻去。”因向书柜中不知包了点子甚么片子，说：“寻着了。”王氏道：“你也跟的看看去，即速与我个回信儿。”绍闻道：“街上夜紧，盘查也利害。我明早去罢。”王氏道：“你快跟的去，明早回来也不妨。”绍闻得了母命，叫德喜儿收拾后门，便从胡同口出来。只见黑影里一个人迎着，悄悄说道：“出来了？”绍闻一看，正是夏逢若，说：“那叫门的人呢？”逢若道：“那是我一百钱觅的，他的事完了，自己走开。”

二人转至大街往东正走，只见碗口大字一个灯笼，上面写着“正堂”两个字，有四五个人跟着，一位老爷骑着马。绍闻吓了一跳。逢若道：“怕嘎哩！”一直往前撞去。只听跟随人役大声喝道：“甚么人？”逢若不慌不忙说道：“是取药哩。”那老爷在马上即接口道：“拿药来验。”逢若袖中取出一封药，上面还牒着一个方子。从人拿起灯笼，那老爷展方一看，问道：“是你甚么人害病？是何病症？”逢若道：“小人母亲害心疼。”那老爷微笑了一笑，说道：“医生该死！”将药递与从人，转递逢若，又问：“那一个人呢？”逢若道：“是小人兄弟。”那老爷说道：“去罢！”二人走开。绍闻道：“你那里有这现成的药？”逢若笑道：“晚上街

头走动，说是取药就不犯夜了。这一包子金银花，我已使过三遭了。”绍闻道：“药方儿呢？”逢若笑道：“那是在姚杏庵铺子里揭的。”绍闻道：“假如没有药时？”逢若大笑道：“那就没法子么？就说是接稳婆。难说做老爷的，去人家家里验女人不成？”

一路说着，早到了张绳祖家。叫开门进去，又有几个新家儿在那里掷色子。红玉仍旧在旁说笑。看见谭绍闻，又有一段撒娇献媚的话。逢若也溜下场儿去了，回顾绍闻道：“还算咱两个的罢，好捞捞前日咱输的。”绍闻欲续前缘，遂含糊答应了，问道：“东小房有灯么？”张绳祖道：“有灯。”绍闻道：“红玉，咱去东小房里说话。”红玉懒意不想着去，其实新有主顾，不敢去了。张绳祖道：“去坐坐不妨。”红玉方才跟去。说了一会话儿，灯也息却。

只听得赌场中一人发话道：“好不识趣的狗攘哩！甚么王孙公子么？”又听得是张绳祖声音说道：“为我！为我！”又听得夏逢若声音说道：“千万休说一句话，我磕头就是。”又听得歇了色子，到院子里唧唧了一阵，有高声的，有低声的，听不真实。又迟了一会，依旧上场，轰轰烈烈的掷将起来。谭绍闻少年书愚，那晓的就里，只说是赌场争执，后来又说好了，另掷起来。

到了次日日出时，那些人还在那里喊么叫六。绍闻到赌场，张绳祖说道：“起来了？好呀，令伙计输了二百八十串。”夏逢若道：“二百八十串值甚么！你休心慌，俺伙计们输得起还得起。收拾了不掷罢。”又见一个年幼的后生道：“晦气！晦气！偏偏的还是输了。我明日把这一百三十串钱，就送一百三十两银子。若是再来你这的，就是红玉的汉子。”绳祖笑道：“休生气，日头多似树叶哩。”那后生恨恨的而去，别人也陆续起身去了。红玉早已

上后宅去讠。单单只落下夏逢若、谭绍闻、张绳祖三个人。张绳祖道：“老夏，你与谭相公这钱，我不去取，你两个自送来罢。”夏逢若道：“四更时我还赢八九十串，临明时一阵儿输下账了。气人！气人！”谭绍闻此时，心中怅怅然莫知所之。逢若道：“咱走罢。明日打算与他送钱就是。我明日把先父做官撇下的八两人参，到铺子里兑了，这半股子账就完了。贤弟，你这一百四十串，也不值你甚么，完他就是。”绍闻蹙眉不语。张绳祖道：“好朋友们何在这？就是一时作难，多迟几日不妨。”一齐起身，绳祖送出大门。

二人到了分路时节，绍闻道：“你送我去，我独个儿街上走不来。”逢若道：“一夜没睡，我到这裁缝铺后头睡睡哩。你走罢。”谭绍闻只得独行。穿街过巷，一似人都知道的一般，只疑影有人指他。到了胡同口，进后门，王氏接口便问道：“你隆哥好了不曾？”绍闻道：“没嘎意思，是来人说的太张致了。”王氏道：“叫宋禄套车，我去瞧瞧去。”绍闻道：“只管说没嘎意思，何必去看？再迟些时，我姪子生日，去也不迟。”王氏也只得住了。绍闻到楼内间，以被蒙头，一场好睡，直睡到晌午时方才梦醒。这正是：

顿足捶胸说不该，却因疲极暂阳台。

黑甜原是埋忧处，无那醒时陡的来。

第二十七回 盛希侨豪纵清赌债 王春宇历练进劝言

却说谭绍闻一觉睡醒，兀自在床上挺着。猛可的把昨晚事体一齐上心，好不闷气。一来想起那少年之骂，分明是骂我姓谭的。二来想起这一百四十串钱，没的生法。况自己不曾动手，平白还这宗屈钱。又想起王中回来知晓，何以见面？又想起诈说表兄紧病，将来要照出假话，何以对母亲？翻来覆去，好不自在。毕竟这几宗中，还钱的事更为紧要。欲待查讨房价、佃租，争乃父亲在日，俱是人家送来，我如何去讨？况且不知话该怎说，又怕声张。左盘右算，要去寻表兄王隆吉去。他今日在生意行经的事多，或者有个甚么法子，先可以哄过母亲，把诈言紧病一事说明了，久后也好遮掩。吃了些须饭儿，因对母亲说，要去东街再看看隆哥去。王氏道：“这才是哩。你那两日没回家，你隆哥听说寻你，早跑的来了。还该再去看看。”绍闻急上东街。到春盛铺，小伙计说：“隆相公接老掌柜的去了。”绍闻愈觉怅然。也忘了看看矜子，回头就走。

走至娘娘庙街，恰好撞着盛希侨在当铺里出来。宝剑儿说道：“那不是谭少爷么？”希侨看见，开口便说道：“好贤弟呀，招架一班好戏，一个好出名九娃儿，就不叫我见见么？”谭绍闻急

切没嘎答应。希侨哈哈笑道：“没的说了，休脸红。你跟我到家说句话。”这绍闻正想着寻人领个教儿，便跟的去了。过了一个大门楼儿，门上一个小家人拦住说道：“少爷不坐坐么？正等着少爷哩。”希侨回顾绍闻道：“咱到这里瞧瞧罢。”绍闻道：“我心里有事，还要问你领个教儿。你要十分要去，我就走了。”希侨道：“贤弟，你果然是心里有事光景。先见了我脸是红的，如何又会黄起来？也罢，咱就到家说话。”

绍闻跟的到慎思亭上。吃完茶，绍闻便把替茅拔茹招架戏子一事，与在张绳祖家两次赌博输钱一事，一五一十说个明白，求盛希侨生法。盛希侨笑道：“菜子大事儿，也要放在心上。像我们这样主户，休说一百四十串，就是一千四百串，也是松事。贤弟你放心，我明日备个酒，请几个赌家顽顽，你抽一场子头钱，管情够了还使不清。要正经朋友做嘎哩？我替你办办。只是没星秤这个杀才，连我的朋友都弄起来。夏家第四的这个东西，也不算一个人。我如今即着人派这一场子赌，全不要那三个核桃两个枣的。前日有先祖的一个门孙，往湖广上任去。他送我一头骡子，值五十多两。我赠他一百两赆仪，他再三不受。如今我叫小价换的钱来。明日你来看看正经赌罢。好没星秤这个杀才，我明日也约他来，叫他赴赴正经大排场。你放心回去，明日早来。”

果然绍闻次早吃了点心，又说是看王隆吉去，一直儿到了盛宅。早已一起儿赌友在座，单等张绳祖到。话不移时，张绳祖到了。这些人到了一处，无非是市井野谈、村俗科诨。须臾上场，你叫么，我喝六，你恨不掷快，我恼只弄叉。掷到午错时吃了饭，依旧上场。有先赢后输的，也有输了又输的。到了日夕歇了手。

单说张绳祖输了九十串，不敢再赌，要算账目。盛希侨道：

“老秤，这也不算输赢。你知道么？今日我是替谭贤弟兑账哩。你输了九十串，不教你拿来，算谭贤弟完了。你明日再叫假李逵来取五十串去——这四十串头钱，就是谭贤弟的。我再垫上十串，一剪剪齐。他也不欠你的了。呸！狗杀才，吃人吃的眼红了，核桃、枣一例儿数起来。这是我的盟弟，要不是我知道，你把他囹住了。前后事他已对我说明。呸！你全不是货！”张绳祖道：“那是兔儿丝的牵引，把他的钱替输了，干我屁事！如今清账就清账，一般好弟兄们，何在钱不钱？我让十串，只取这头钱四十串去。只是还有红玉一宗事，不曾开发哩。”盛希侨道：“你说速妮儿不是？几天才不在街上寻饭吃？依我说，一个钱罢。老秤，你手里也没个好鹌鹑。左右你都清白罢。谭贤弟，你也休再上他的当。到明日我接个好名妓，敬贤弟一敬，黄昏要催妆诗，另日赠缠头时，也得一首美人诗。看看何如？”把绍闻肩儿一拍：“贤弟，再休要混这土条子，丢了身分。”原来盛希侨在匪流场中，有财有势，话又说的壮，性子又躁，所以这一般下流都让他。

本日谭绍闻把张绳祖的赌欠、红玉的宿钱，被盛希侨替他一笔勾了，心中好不畅快。日晚告归，盛希侨自有别的勾当，也不逗留。绍闻致谢承情不尽，盛希侨道：“你说这话，我就恼了。要结拜兄弟干啥哩？自己弟兄，有事时正要拔刀相助。你说承我的情，便是把我当外人看了。”绍闻起身，心中喜道：“原来结拜弟兄，有这些好处。”却又忘了夏逢若也是结拜的。

到家中，王氏问道：“你隆哥好了么？”绍闻道：“我说没啥意思，昨日去接俺舅去了。”王氏道：“你舅回来不曾？”绍闻道：“七八分到家了。”说话中间，已是上灯时候。绍闻叫赵大儿做晚饭儿吃。爨妇道：“大儿肚疼的要紧。”王氏道：“只怕也是时候

了。他汉子又没在家，叫宋禄套上车去接稳婆去，双庆儿打着小灯笼跟着。”双庆儿道：“稳婆在那里？”德喜儿道：“他门上有牌儿，画着骑马洗孩子的就是。衙门前那条街上，有好几家子。”绍闻道：“你去就是。”二人去了。

到衙门前槐树巷，接了一个姓宋的来。挨至二更天，赵大儿生了一个女儿。事要恰好，话要凑巧，冰梅也腹疼起来。这宋婆生意发财，一客不烦二主。挨至五更，冰梅生了一个丰伟胖大的小厮。宋婆磕头叩喜，王氏心中又喜又闷。喜的是男孩儿难得，闷的是平日不明不暗，人说主家没道理。

到了日出时候，宋婆要走，定住到后日来洗三。王氏些须与了些东西。家中无人，王氏只得亲自看狗，送至后门。恰好王春宇到了，迎个照面。王氏急紧接住。王春宇看那稳婆，笑道：“这不是一丈青么？”那宋婆道：“谭奶奶恭喜了，得了孙孙，王大爷吃面罢。大爷你是几时回来的？刚刚赶上送米面。”笑嘻嘻的走了。

王春宇随王氏到的楼下，说了远归的话，问道：“适才老宋婆那话我不懂。孔亲家事尚未举行，那的喜事？”王氏道：“你随我到东楼下说话。”到了东楼，王氏唧唧了一会。出来，王春宇道：“这有何难？男胎是难得哩，这是俺姐夫一个后代。明日就出帖请街坊邻舍吃汤饼，明明白白的做了。怕甚么？”因问：“外甥哩？”王氏道：“不知道。”问德喜儿，德喜儿道：“大相公把后书房门上的紧紧的，睡哩。”王春宇道：“蠢才！蠢才！这事多亏我到，若叫你们胡董起来，才弄的不成事体哩。”

恰好王中也回来。王中见了春宇，说道：“舅爷好。”王氏道：“你怎到的这样早？”王中道：“我昨晚想赶进城来，到南门时，门

已关了。店里住了一夜，闪开门就进来。”王氏道：“你屋里恭喜了，大相公也喜了，一天生的，真正双喜临门。”王春宇道：“真正好极。我去叫福儿去。”春宇去叫的绍闻回来，到了楼下，说道：“没别的话，作速写帖备席，请人洗三吃面。我后日来陪客，叫你妗子送米面来。你别要把脸背着，写帖子去罢。”绍闻只得依命而行。

却说到了三日，请的邻舍街坊及春宇夫妇齐到。宋婆与薛窝窝也到。原来宋稳婆露口于薛媒婆，薛媒婆说：“这是我说的，我也去吃面去，讨个喜封儿。”不料当日卖冰梅那人，尚在省城飘流，其姓名不便说出。因众人洗三，闻知此事，也到了。站在后门里，发了些“主欺奴”的话，要上衙门告去。王中对春宇说知，春宇道：“这有何难！”见了那人，开口便称亲家，瓶口内掏出二两银子与了那人，又承许越外三十两，以后作亲戚来往，就留下吃汤饼。这人也喜出望外。这也是王春宇几年江湖上精细，把这宗事，竟安插的滴水不漏。

午后客散。姐弟两个，连曹氏三个人，说了一会子家常。王氏问：“隆吉心疼好了？”曹氏茫然不知，没的答应。王氏道：“端福儿三天跑了三回，说是瞧隆吉儿，难说就没见么？”曹氏道：“天哟！隆吉儿好好的，何尝有病？谁见外甥的影儿？”王氏道：“敢是他捣鬼哄我哩？”王春宇道：“外甥聪明伶俐，有管教便成一个出格的好子弟，没管教便要下流。姐姐休怪我说，咱亲姊妹们说话，毕竟你有些护短溺爱。将来你还要吃他的苦哩。我近来江湖上走的多了，经历的也多了。到了镇店城埠住下做生意，见人家那些子弟胡闹，口中不言，背地里伙计们却行常私自评论。及至见了，还奉承他。他只说生意人知晓甚么？其实把他那肠子

肚子，一尺一尺都丈量清了。我如今要说姐姐，即如今日这宗事，我只是见事弹压。其实是姐姐没规矩。是也不是？”王氏无言可答。

却说谭绍闻见姣子与母亲会面，必然说起黑夜要橘红的话，不敢近前。王春宇坐了一会，心上恼了，说道：“叫端福去！”双庆儿叫的回来，进了楼去。王春宇说道：“你坐下，我问你。不说别的，我是你一个娘舅，一年多没见，你通不来傍个影儿，是何话说？”绍闻闭口无言。王氏道：“那日黄昏里，有人叫门，你说你隆哥心疼，问咱家要药，你去了一夜。如今你姣子怎的说全不知道呢？”绍闻只是不言。王春宇肚内有冰梅这宗事，又听说编瞎话在外边过宿，心里早猜着了一宗，那赌博还在所不料。因说道：“姐姐，孔亲家那宗事该行了。”王氏道：“孔亲家不在家，往他舅衙门里住了一年多。迟早回来，我就与他行这宗事。”王春宇点点头儿，道：“行了好。只是他们都年轻，俱不知道甚么。休要叫孩子们合起气来，惹人笑话。这却要姐姐处处留心。”王氏道：“是哩。”

春宇夫妇见天晚要走，王氏挽留不住，任其归去。这王春宇正是那：

商家见客多承奉，争说为钱将我敬。

岂料尔家兴与败，旁观不忍眼悬镜。

第二十八回 谭绍闻锦绣娶妇 孔慧娘栗枣哺儿

却说王氏见兄弟久客而归，兼且冰梅的事安顿的极好，心下喜欢。过了几日，把王中叫到楼门，说道：“东街舅爷回来，还送了些人事东西儿，咱也该备一钟酒请舅爷，接接风。”王中道：“奶奶说的是，就是后日罢。只用大相公写个帖儿，着人送去。奶奶还得发出两千钱来。”王氏即向楼上取了钱，交与王中。原来账房自从阎楷去后，银钱出入，俱在楼上支使、开销。这绍闻即写了一个愚甥帖儿，着德喜儿送往曲米街去。

到了请日，王春宇极早来到。因是内容，席面就设在东楼下。春宇道：“姐姐费事了。”王氏笑道：“请来闲坐坐，姊妹们说句话儿。”说话中间，就提起孔宅过聘一事。王氏道：“我久已有心与福儿娶过亲来。一来孔亲家没在家，二来这宗聘礼我备办不来。”王春宇道：“不过拿出几两银子来，叫王中在本城置买。本城是一个省城，甚么东西还没有哩？孔亲家虽不在家，就在山东冠县，咱说行事，他令弟与他个信儿，他自然回来。”王氏道：“这些事，孔家没难。他的闺女，他自然是好陪送。咱这一边好不作难哩。”因指着绍闻说：“他舅，你看你姐夫只这指头儿一个孩子，若是行礼娶亲，弄的不像碟子不像碗，也惹人笑话你

姐夫，还笑话我哩。我心里想着，得一个人向南京置买几套衣服，咱本城里这些绸缎，人家都见俗了。还得人把北京正经金银首饰头面捎几副来，正经滚圆珍珠惟京里铺子有。不想要咱本地的银片子，打造的死相，也没好珠翠，戴出来我先看不中。”王春宇道：“姐姐打算错了。外甥儿娶亲，原是婚姻大事，要之行了就罢，不必要一定怎么出格的好看。像当初我姐夫才不在时，我说一定该摆好席，休叫外甥儿失了我姐夫门面体统，姜先生就说：‘要整理令姐夫门面体统，也还不在这席面上。’彼一时我还不甚省的。我如今在外边走了这几年，河路马头，州城府县，那一个地方不住的一两个月？闲时与那山陕江浙客商说闲话儿，见的也多，听的也多，才晓得姜先生那话是老成练达之言。即如俺们做生意的，在各地头贩卖那奇巧华美的东西，不过是要赚那好奢侈的几个钱。究之那些东西，中甚么用？休说绫罗绸缎，即如一副好头面，到穷了时，只换一斗麦子；一股好凤钗，到穷了，只换一升米。这就是奇巧东西下场头。况且外甥儿近日事体也不大好，书儿也高阁起，不妥的事儿也做出来。姐姐，依我说，这行聘过礼的事，只可将就，不必华美。我如今也说，要撑我姐夫的门面、体统，也不在几架盒子、几顶轿儿上。”王氏道：“他舅呀，你这话我也就全不服。你是怕与你外甥儿办这宗事。我是现成的银子，又不赊，又不欠，我各人家事，不肯叫亲戚家做难。”王春宇道：“看姐姐把话说到那里？我目下就要上郑州去，原不能久在家。就是在家，我也自有个办法。姐姐说的是行不的事。”姊妹们话不投机，虽说摆席洗尘，未免不乐而散。王春宇临行时，说道：“我毕竟去与孔二亲家传个信去，叫他好往冠县捎书。”王氏道：“不定行不行，传信儿也还不要紧。”春宇道：“信儿是要

传的，叫他先做准备。这里再央冰台订期。”王春宇说罢，出后门走了。

王氏送兄弟回来，坐到楼下，对绍闻道：“你看你舅，也会热你爹的剩饭吃。我就不待听他那些话。外边跑了这几年，一发把钱看的命一般。难说正经事也苟且的吗？”绍闻道：“我舅说的也是理。”王氏道：“哎哟！别人是为你的事，你也会说这号话。到明日娶过你媳妇子来，掀開箱柜，都是菜叶子几件衣裳，我做婆子的脸上也受不住。”绍闻心的想道：“有我输的钱，就没有正经使的钱？为甚的又惹母亲嗔恼。”因笑嘻嘻说道：“娘看该怎的就怎的。我舅不过是一个亲戚，他也管不了咱家里事。”王氏道：“依我说，你再写几个帖子，把咱家铺子里客都请的来，叫他们替咱办办。他们那一个不是南北二京透熟的？他们有做咱的生意的，有住咱的房子的，他不敢扭咱。今日多亏是王中不在跟前，若是他在跟前时，偏是这一号话儿，是他入耳中听的。到明日请些客时，与王中寻个事儿，开发他不在家。就把客请到客厅里，就是有你爹的灵柩也不妨，左右是咱的几家子铺户。我还要在闪屏后与他们说话哩。”

话要截说，不必络琐。绍闻件件遵着母命。到了那日，这隆泰号孟嵩龄，吉昌号邓吉士、景云卿，当铺的宋绍祈，绸缎铺的丁丹丛，海味铺的陆肃瞻，煤炭厂的郭怀玉，都到了。茶罢了酒，酒罢了席，须臾席完。这孟嵩龄、邓吉士是客中大本钱、老江湖，开口说道：“大相公，你我一主一客，有话吩咐就是，何用费这些事？”绍闻道：“虚诞见笑。”孟嵩龄道：“好说。今日既扰高酒，有甚见教的事请吩咐，再没个不遵命的。”只见闪屏东边“刷刺”的一声，落下帘子来。内边王氏说道：“没甚么吃，虚邀的

坐坐。还有一句话请教。”邓吉士道：“扰太太高酒，有话只管吩咐。”王氏道：“就是说孔宅行聘的事。我是个妇道人家，大相公年轻，万望替俺帮办帮办。”丁丹丛道：“太太说的那里话？俺们承府上几世的恩情，别的会做甚么呢？太太吩咐，只拣俺们能办的吩咐，情愿效劳。”王氏道：“我只有当日老太爷撇下这一个相公，目下行孔宅这一宗大事，衣服要十二套，头面要四副，颜色、花样，我也说不清，说不全。只是不要本城的东西。衣服要苏杭的，头面要北京的。用的银子，或是开销房租，或是算支使账目，临时清算罢。”孟嵩龄道：“太太说话明白。但大相公恭喜大事，俺们也就该添箱恭贺，何必说到房租支账？如今宋二爷现往天津去，这头面就着落宋二爷。景相公后日起身下杭州，这各色衣饰就托给景相公。只怕办哩不如太太的意。俺回到铺里，替太太开个单儿，领太太的教。心爱的再添上些，不爱的去了。”王氏道：“就是这个意思。”话已说完，大家与绍闻作揖谢扰而去。到铺子内开了单子，王氏又添上几样子，转与一班客人。

迟了两三个月，苏州箱子到了。恰好宋绍祈自京中回来，首饰俱全。众客商同到绸缎铺，按前日王氏添改的单子，逐一点明，同来宅下交纳。果然璀璨夺目，烂缦烘云，王氏喜之不胜。又连各色小事件，扣算只费二千金。这也是他们大商真心诚意置买，本来不被人瞒，今日又不瞒人，所以省的很了。绍闻致谢，异日又摆酒酬劳，不在话下。

这王氏既有彩币，便打算启媒，请娄潜斋、程嵩淑。先投了请启，打扫碧草轩，悬挂红彩。恰好王春宇也从郑州回来，做了陪宾。至日早下速帖，巳牌时，大宾俱到。此时娄潜斋已成进士。到了碧草轩上，王春宇行了常礼，谭绍闻也行了常礼。到午刻上

座时节，娄潜斋、程嵩淑俱是专席正座。谭绍闻行启媒大礼，起叩四拜。娄程受了两拜，辞了。王春宇在东席斜陪，绍闻在西席斜陪。二人胸中有话，但大宾筵上，断无说旁话之理。不过问了王春宇江湖异闻几句话儿，席终而去。遂订了孔宅纳币之期。

孔耘轩久已自冠县回来，料理闺爱出阁的事体。至纳币之日，两位媒宾，王春宇以舅代父，共是三位。这些告先、呈币的仪节，不必琐述。

及到了亲迎之日，王氏尽力铺排，谭绍闻也极力料理。王中为是少主人大事，更无不尽心之理。若要逐一细陈，也未免有赘，不过是极其华丽，极其热闹而已。这东楼此时就是阿娇金屋。新人进了东楼，送客赴了喜宴，日夕各自轿马而归。单说东楼之下，红烛高烧，流苏垂帐，玉人含羞背坐，新郎合卺礼成。真正把王氏喜的心曲中无可形容。正是：

欲知父母欢欣处，佳偶双双好合时。

到了次日，街坊邻舍以及铺户房客送礼晋贺，绍闻应接不暇，王隆吉代为周旋。又过了一日，夏逢若、侯冠玉到，盛希侨差人送的礼来。绍闻略打了一个照面，也是王隆吉周旋。又一日，娄潜斋差儿子娄朴，程嵩淑差侄儿程绩来，张类村与苏霖臣是亲来的。此时隆吉已归。这两位前辈、两个后进，绍闻亲自迎接，加意款待。后边的客，地藏庵范姑子及宋稳婆、薛媒婆，连高皮匠女人，整闹了一天。春宇的妇人曹氏帮姐姐照客，住够三天才去。

闲话不提。内中单讲冰梅抱着所生小厮，起名兴官儿，赵大儿也抱着一个女儿，起名全姑，这两个每日只在新人房中系恋着。任凭厨下尽忙，只是靠着两个爨妇摆布。王氏看在眼里，心

中恐怕新人知晓兴官儿来历，或是害羞，或是生妒，惹出不快。就故意寻些事儿叫冰梅、赵大儿做。及至做完，又一头钻进东楼去。这王氏急的没法儿，背地里嚷道：“你两个单管在东楼下恋着，万一多嘴多舌，露出话来，人家一个年轻娃子，知他性情怎样的？久而久之，他知晓便罢。冰梅你要少去。”这冰梅原是一团孩气，爱恋新人，听的主母嚷，也就忍住些不敢多去。赵大儿依然如故，王氏也就不去管他。

却说新人孔氏，名叫慧娘。于归之后，般般如意，也就极其欣喜。这冰梅、赵大儿两个，慧娘只当家人媳妇看待。到晚来夫妻闲话，绍闻把冰梅兴官儿话露了口角，这慧娘便把冰梅另样看起来了。冰梅到楼下，慧娘就叫坐了。见无人时，便与兴官儿枣栗玩耍。只是害羞，不好意思抱过来。后来渐渐厮熟，这兴官儿偏偏要扑孔慧娘，慧娘忍不住抱在怀里，由不的见亲。冰梅再要抱时，这兴官儿偏不去。恰好王氏进楼见了，慧娘抱着兴官儿急忙立起来。王氏说道：“看污了衣裳。”慧娘道：“不妨事。”王氏向冰梅说道：“还不抱过去？”冰梅来抱，这兴官儿一发嘻嘻哈哈的搂住慧娘脖子再不肯去。大家齐笑起来。王氏这一场喜，较之新娶时真正又加了十分。

孔宅送饯之后，满月之时，绍闻夫妇并诣孔宅拜见岳翁岳母。后来孔纘经来接侄女，并投帖请新郎申敬。这一切也不必饶舌。单说孔慧娘半年后自娘家回来，带的偷缝的小帽儿、小鞋儿，与兴官儿穿戴。抱这兴官儿在奶奶跟前作半截小揖儿顽耍。把王氏笑的眼儿都没缝儿，忍不住拉到怀里叫乖乖，叫亲亲。冰梅更觉欢喜，口中难以形容。赵大儿说道：“大婶子，俺这小妮子就没人理论？明日也给俺缝一顶粗帽子戴戴。”孔慧娘道：“明日就

缝罢。”赵大儿也喜欢的没法儿。

看官试想，谭绍闻弱冠之岁，虽说椿萱不全，现有北堂可事；兴官虽非嫡出，聪俊丰泽，将来亦可成令器；妻贤妾娇，皆出人生望外。若肯念自己门第，继先世书香，收心从师长读起书来，着得力的家人王中料理起家计，亦可谓享人间极乐之福矣。若是再胡弄起来，这便是福薄灾生了。正是：

世间真乐只寻常，真乐原来在一堂；
舍此偏寻分外乐，定然剜肉做成疮。

第二十九回 皮匠炫色攫利 王氏舍金护儿

却说孔慧娘到了谭家半年之间，婆媳欢娱，夫妇和谐，冰梅、兴官儿日游太和之宇，爨妇、仆厮亦喜少主母之贤。王氏方想起夫君在日，看见这女娃儿便一眼看真，拿定主意要与孔耘轩结婚，真正眼色高强，心中好不悦服。争乃今日停枢客厅，不能见了。喜极而悲，背地也掉下几点伤心泪。这也算王氏一生的明白想头。

忽一日孔耘轩备礼盒来望女儿，翁婿在碧草轩闲话。孔耘轩口角未免微劝读书，以绍先泽之意。绍闻灵人，不用细说，便躬身道：“岳父见教极是，愚婿自当谨遵。”又说些冠县衙门事体。绍闻引耘轩到家看了女儿，嘱了些勤俭恭敬的话儿。午后，耘轩起身，坐车而回。

绍闻送至胡同口回来，只见一个年少妇人，娇容乔样，叫道：“大叔，我央你看看当票儿。”绍闻猛然想起来，定是高皮匠的老婆，因说道：“甚么当票儿？”那女人道：“到院里坐。我取出来大叔瞧。”绍闻未免有嫌疑之心，不肯进去。那女人笑道：“左右是大叔的房子，大叔就不看看那屋里戏箱，不怕俺偷了？”绍闻进院子，坐在一只小凳上，说：“拿票儿我看。”妇人便在身旁取

了两张小票儿。绍闻看了，乃是嘉靖二十年正月的。妇人道：“算算利钱。”绍闻道：“一年零五个月了。”起身就走。妇人道：“大叔不看看戏箱？每日大天白日里老鼠乱跑，门又锁着，没奈何他。大叔也该看看，怕咬坏了甚么。俺家男人今日上朱仙镇烟裁刀去了，说明日才回来。还要捎老鼠药治哩。”绍闻道：“我不曾带钥匙来，我取去。”一面出来，到家寻了钥匙，又上胡同口来。妇人早在门首，引进去，开南屋门。看那戏箱上尘土之中，端的鼠迹纵横。绍闻道：“箱子他咬不破，不妨事。”锁了门要走。妇人道：“俺住的屋子漏的要紧，大叔看看，好叫匠人收拾。”绍闻跟的看屋漏，偏偏走扇门儿自会掩关，竟是“箱在尔室”，不能不愧于屋漏矣。

妇人因向绍闻道：“我实对你说，俺家男人不是好人，专门拿我骗人。几番问你走动不曾，我以实说，与大叔不曾见面。前日看大叔娶亲，才见了大叔，因萌自荐之心。大叔往后保重，千万休犯了他的圈套。他已是骗过了两番人，得过了二百两，都输干净。我一定把势法看稳当，才敢叫大叔。大家看眼色行事。你走罢。”绍闻一溜烟走开。

原来这妇人说的是实话。趁丈夫不知，便自随了子都之心。谁料这绍闻正当血气未定之日，又际利害罔恤之年，每日胡同口有几回来往，已被皮匠看在眼里。回家盘问老婆，女人抵死不认，却也无奈。

这一日午错，皮匠正在院里墙阴乘凉，门缝影影绰绰有人过去。听嗽音是谭绍闻，出胡同口去了。约莫回来时，皮匠高声对妇人道：“我明日四更天便要出城，上朱仙镇取裁刀，还捎几张皮子。”绍闻便立住了脚。只听得妇人笑着说道：“大老爷知道你

使裁刀要紧，四更天就与你闪城门哩。”皮匠道：“你不知道。如今京都有大人上湖北承天府钟祥县公干，也怕伏天难走，四更便要起程，已牌便住了。你不信，你听明日四更天大炮响时我就起身，随着出南门。天明就要到镇上，还误不了赶集哩。”绍闻一听在肚里，喜之不胜。

是夜晚间，绍闻不住的起来走动。孔慧娘问其缘故，绍闻道：“天热，多吃了冷茶水，一发作泻的要紧。好不闷人。我去院里坐着，省的关门合户惊动你。”慧娘虽聪敏，也就不疑，一任丈夫便宜。未到四更，绍闻只听得震天大炮响了三声，依稀还听得鼓乐之音，便上后门。门缝里往东一张，只听皮匠家门儿响了一声，皮匠出来说：“我把门朝外搭了罢。”月色如昼，只看见皮匠慌慌张张走了，像是怕大人出城，依旧锁城门意思。绍闻遂将自己后门开了，径向皮匠家来。开了外边搭儿，进的门来，妇人在院中恭候，将门向里搭了，直入其室。媒褻之语，不必细陈。

少顷，只听得皮匠叫门道：“你怎的又朝里搭了？我走的慌，忘了搭褹，到镇上盘缠甚么哩？”这一声，把谭绍闻的魂跑到爪洼国里，千年不返；把谭绍闻的魄坠在东洋大海，万丈难寻。身上乱颤，口中无言。妇人道：“你家里有现成银子没有？”绍闻道：“有！有！有！”女人道：“你放心。我与他开门去。”那妇人开了门，道：“你怎的把褹忘了？”皮匠道：“走的慌。敲着火寻一寻。”妇人道：“不过在那篓子上，你摸的去罢。”岂知皮匠胸有成竹，早把火刀、火石摸在手中，一敲就着。把灯点上，只见谭绍闻蹲在墙角里，搐成一团儿。皮匠道：“那是谁？”妇人直答道：“谭大叔。”皮匠道：“你说不曾见面么？”一面说，一面早把谭绍闻衣服抢在怀中，说道：“谭大叔呀！我们离乡人，在家靠父母，

出门靠主人。你既读孔孟之书，必达周公之礼，为甚么欺负作践俺？我去喊乡保打更的去！”妇人道：“你快休恁样没良心！你在南阳府骗了一家子，你得的一百两银子哩？李老爷打你三十板，疮痍还不曾好，你今日又干这事。若是到官，我就把你前案供出，管保谭大叔没事，把你解回原籍。”皮匠道：“你倒会利害。依你说这事该怎么清白？”妇人道：“左右叫谭大叔给你几两银子，有嘎不清白？”皮匠道：“我还要杀人哩！”妇人道：“你罢么！”绍闻战兢兢说道：“高大哥！你若把我超生了，我送一百两银子来。”皮匠道：“一百两赏我哩！且不说多少。放走了你，你不送来，我问谁讨账不成？我一定要喊哩！”绍闻急口道：“我若不送来，天诛地灭，不算个人养的！”皮匠摇头道：“不行！不行！”妇人道：“你不叫他走，谁给你银子？”皮匠道：“我生法儿叫他家来人。”妇人道：“黑天半夜轰一屋子人做嘎哩！”皮匠不由分说把房门向外搭了，径至谭宅后门进去。一片狗咬，皮匠倒害怕，又退回来。壮了一壮胆，猛的喊了一声道：“谭大叔出恭，倒栽茅坑里啦！”抽身跑回，到自己院里坐下，浑身也颤了起来。

却说王氏梦中，听的有人喊儿子掉在茅坑里，穿衣不迭，开开楼门，问道：“福儿在屋里么？”慧娘也起来应道：“他肚里水泻，出外边便宜去了。”王氏到后门，只见后门开着，月明如昼，半个人影儿也没有，心中怕将起来。只因爱儿念切，也顾不的叫，自己竟来寻找。到了皮匠门口，皮匠说：“大叔在俺家里。”王氏即进院去，说：“他怎的到这里？”皮匠开了房门，王氏进去，看见儿子赤身蹲在墙角里，不觉失声道：“哎哟！”皮匠道：“低着些声音儿。”王氏方才小声问绍闻道：“你来这里做甚么？”绍闻俯首无言。那妇人竟与王氏搬个座儿，说道：“奶奶坐下说话。”

皮匠道：“俺在你老人家马脚底下住，大叔做下这一号无才之事。俺待说声张起来，俺这皮肉本不值钱，争乃干系着大叔。俺待说忍了，心里委实气的慌。你老人家再思再想，俺离乡的人，好难呀！”王氏道：“你大哥，休要生气。这东西不是个人，我领回打他。”绍闻蹙眉道：“不是这话。你把隆泰号那宗银子，悄悄拿来给与他，我就脱身而回。再一会天明，这事就不得结局了。”妇人催道：“奶奶回去急紧的来。”皮匠道：“那宗银子多少呢？”绍闻才要说六十两，王氏已说出一百五十两了。皮匠道：“我为奶奶惹不得气，胡乱将就些下来罢。你老人家急回去，天明我也做不得人。”

王氏回来，只见慧娘、冰梅都在后门上站着。王氏只管上楼。慧娘跟着问道：“在那里寻着？”冰梅道：“咱这里哪里有茅坑？”王氏气道：“他倒没掉在茅坑里，却掉在人家尿盆子里头。”冰梅楼下早已点上灯，王氏开了抽斗，取出一百五十两银子就走。冰梅问：“取银子做嘎哩？”王氏也不答应，慌慌张张走了。二人又跟到后门站住。

王氏到皮匠家，把银子递与皮匠道：“这是一百五十两银子，可放俺孩子走罢？”皮匠接了银子，把衣服掷与绍闻。绍闻穿一条裤，别的衣服团成一团，跟着母亲就走，连鞋袜也顾不的穿。走到后门，一妻一妾都在后门等着。王氏一直上楼，绍闻一直往东楼去。妻妾跟母亲到楼下。只听王中在角门上拍门道：“狗咬的怪紧，有甚么歹人吗？”王氏道：“天七八分明了，俺们坐着哩。”孔慧娘、冰梅究问所以，王氏先不肯说，后来略说了点墨儿。孔慧娘把脸白了，一声儿没言语。这不是孔慧娘女子之性，善怒多恼，正是他聪明处。这也讲他不着。

再说高皮匠得了银子，收拾破碎家伙，装成担子。又扭了南房的锁，把戏箱都打开。一来看见内边都是粗糙东西，无物可拿。二来想着：“我一个皮匠引着一个年少妇人，虽说是正经夫妻，只是老婆生得乔样，已是扎眼；况且皮货箱儿，放着一百五十两银也就碍手，再拿这戏衣，事是必犯的。”妇人也说：“你今生不如人，积个来生罢！”于是火速打点起身，也不知又往何处坑骗人家少年子弟去了。

天明时节，蔡湘知晓，来家对说：“皮匠扭开戏箱，提了戏衣走讣。”王中去看，果然锁俱打坏。早有邻舍把昨晚的光景，都悄悄对王中学说。正是：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伏天光景，两邻都在院中露卧，听的皮匠家中声音高低，言语诧异，早在墙头黑影里看个明白，听个仔细。但不知银子多少：“但见大奶奶抱着一大包子，只像拿不动的光景。”王中道：“咳！不用说，一百五十两。前三日这宗银子才进家里。”忍不住顿足吞声，到楼院说道：“高皮匠逃走，连人家戏箱上锁都扭开。”堂楼、东楼却没一个人答应。王中腹内自明。挺到自己屋里，气了一个大发昏。赵大儿见丈夫不喜欢，把一个女娃放在床上顽耍。王中那里管他，只见眼泪横流，拍胸道：“大爷死的好早也！”这正是：

主仆君臣理一般，喃喃病榻镂忠肝。

漫言士庶身家小，受托方知报称难。

第三十回 谭绍闻护脸揭息债 茅拔茹赖箱讼公庭

却说谭绍闻被皮匠这一番摆布，不说丢钱，只这一个羞耻就是很难受的。一连睡了两三天，白日难以见人，却真正是夜间出恭。心中想道：“母亲亲自交财，见不的母亲；妻妾跟着受惊，见不的妻妾；王中如何能瞒得过，见不的仆役；这一声传出去，正是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亲戚朋友都是要知道的，无论师长、岳翁见不的，就是盛公子、夏逢若也见不的了。”王氏见儿子白日睡着不起，也忘了气，只怕弄出病来，看儿子时问茶问饭，绍闻自答道：“我这一号儿人，娘还理论我做甚么！”孔慧娘仍旧执他的妇道，只是脸上笑容便减，每日叫冰梅引兴官儿到跟前顽耍，强为消遣。

绍闻睡了两三天，忽然说起去，少不得出的东楼向堂楼上来。王氏道：“你怎的疯了心了？”绍闻道：“我既一错二误，家中谁要再提起，我就不能活了。”王氏急接口道：“咱到底算是男人家。像那皮匠拿着老婆骗银子使，看他怎么见人？拿咱的银子，出门怕没贼截他哩。到明日打听着他，只有天爷看着他哩。”口里还骂了几句。孔慧娘听着，才晓得婆婆心里没有甚么分晓。

恰好王中从院里过，谭绍闻转念想道：“我家下一个仆人，他

也不是管我的人，我怕见他怎的？难说总不见他么？”因叫了一声“王中”。王中听的呼唤，走近楼门，绍闻问道：“东小院那房子，你怎的安置？”王中道：“自皮匠走的那一日，我就叫泥水匠把南屋放戏箱的门，用砖垒实了。叫宋禄、邓祥移在那皮匠屋里喂马，好看守那戏箱。”绍闻道：“是。只是那戏箱有关系，人家的比不得咱的东西。”王中道：“依我看，那戏箱果然有关系。大约弄戏的人，多是些破落主户、无赖棍徒，好打官司，才显的他是扎实人。如今把他的锁扭开，到明日未必不指一说十，讲那‘走了鱼儿是大的’话。”绍闻高声道：“他不敢！他还欠咱的借账、粮饭钱，我不告他，他敢告我？况且茅拔茹也来的义气，不妨。”王中难以回答，低头走出。

到了门前，恰好当铺宋绍祈到了，王中让到东厢房坐下。宋绍祈道：“请大相公。”王中走到后边说道：“当铺宋二爷请说话哩。”绍闻连日不好出门，恰好借端出来，径上东厢房来。相见为礼，叙了寒温。宋绍祈道：“些小的事，本不该提起。还是大相公恭喜，小弟在都门捎的头面银子。彼时带的银子少了，内中那两副赤金的是十八换，原借了舍亲珠子铺一宗银子，共一百九十两，连小弟的八十二两四钱，前日已开条子过来，想是见过了？”绍闻道：“见过了。”宋绍祈道：“前日舍亲在京里捎下书子来，讨这宗银子。一来在珠子铺里着实承舍亲的情，二来这宗是借项，不曾图息。小弟来问便宜不便宜。事不宜迟，如今东店有顺人上京，就带了去。至于小弟的，也不成账，靠后些不妨。”绍闻道：“自有酌夺。我再与家母商量。”宋绍祈道：“五日后起身，大相公赶紧为妙。”茶罢作别而去。

绍闻送出大门，只见一个人手持护书匣儿，见绍闻把腰一

弯，说道：“少爷好。小的来送帖儿，请少爷明日到西号里坐坐。”取出帖来，绍闻接手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明日一品候教。眷弟孟嵩龄、邓吉士同拜。”那人道：“明日少爷早到些，好说话儿。别的没客。”绍闻道：“早到就是。王中领客吃茶去。”那人道：“小的不吃茶去罢。席在西号里。”绍闻道：“知道。”

到了次日，绍闻满身亲迎的色衣，跟了德喜儿、双庆儿两个小厮，径向布政司大街来。转过街口，只见号里一个小役望见，飞也似跑了。及至到了号门，早已孟嵩龄、邓吉士、景卿云、陆肃瞻、郭怀玉五人躬身相迎。三拱三邀，进了隆泰号大门。穿过一层院子，到了一座小厅。排设整齐，桌椅鲜明。彼此行了礼坐下。献罢茶，绍闻道：“今日众位爷台这样齐备的很。”孟嵩龄笑道：“少爷恭喜多时，小弟们想治一杯水酒，请来坐坐。陆二爷、郭三爷也要随喜。生意人忙，通是不得整齐，今日择个空儿，少尽尽小弟辈房户之情。”绍闻道：“好说。多承情的很了。”陆肃瞻、郭怀玉即插口道：“我们两个是帮孟三爷的光彩。铺子小，请不起客，恐怕亵渎，因此随喜到孟三爷宝号里面。”邓吉士笑道：“不说咱做客商的七凑八凑的请客，反说房东的房子少。到明日二位发了财，叫少爷再盖上一攒院子，宽宽绰绰的何如？”陆郭二人同声道：“托爷们的洪庇，那时小弟还要叫戏哩。”大家轰堂大笑。

少顷，整席上来。大商的席面，就是现任的官也敌不住的，异味奇饌，般般都有，北珍南馐，件件齐备。吃酒中间，孟嵩龄开了章，说道：“当时老太爷在日，久托鸿宇，今日少爷继世，又是承情的了不得。凡事要商量着行，再也不得错了。前日少爷花烛大喜，老太太吩咐小弟们买的衣服，也不知如意不如意，想是

都海涵了。但只是彼时所用银两，原有清单缴进，想已入目。如是阎相公还在宅里时，俺们就商量楚结，犯不着唐突少爷。现今阎相公回家，只得同少爷计议，不知少爷手头宽绰不宽绰？总因事不是经一人的手，不如及早料理清白为好。或除房租，或扣了支账，余剩下的，或完或拖。叫他们各人好与财东清算。少爷意下如何？”绍闻道：“诸爷台看罢，不拘怎的。我还要与家母商量。”景云卿道：“事也不在一时。改日还叫他们各人开下银子清单，少爷再酌夺就是。”绍闻道：“这所说极是。”邓吉士即喊道：“快烫热酒来。只管说话，酒一发寒了。再换热酒，叫少爷多吃一杯儿。那些须小事，提他做甚？再说时，怕人家笑咱在少爷跟前情薄。”绍闻又吃了几杯，告别起身，众人款留不住，送出号来。只见双庆、德喜儿的脸，都是飞红的。到大街，一揖而别。走了数步，回头一拱，众商进院，绍闻自回家来。

到了家里，向母亲说知众商索欠，并前日当铺宋相公京中寄书要银子的话。母子未免发起愁来。论起来谭绍闻家私，每年也该有一千九百两余头。争乃谭绍闻见了茅拔茹一面，数日内便抛撒了一百几十两，输与张绳祖一百多两，皮匠一宗事又丢却一百五十两，况且纳币、亲迎一时便花了二千余两，此时手头委实没有。母子商量，大加闷愁。王氏道：“这事可该叫王中拿主意。”因把王中叫到楼前，细述所以。王中道：“看来此事惟有当卖一处市房是上策。”王氏道：“开口便讲卖房子，人家笑话。不如揭了罢。”王中道：“揭债要忍，还债要狠。此时不肯当卖原好，若再揭起来，每日出起利息来，将来搭了市房，还怕不够哩。那才是揭债还债，窟窿常在。”绍闻道：“你说的何尝不是？只是这几宗银子要的紧，不过三五天就要完，或当或卖，如何得凑急？脸

面为重，不如揭了罢。”王氏道：“大相公说的是。当初娶亲时，原是要收脸面，不及半年就当卖产业，脸面倒不好看，且落曲米街舅爷话把。王中，你问一个宗儿，叫大相公出揭票。我的主意已定。只是要悄密些，不可吹到东街耳朵里。”王中道：“家中还该有几百银子，不如尽紧的打发，慢慢对付。‘揭’字是开不得章的。”王中此言，原是不知内囊已尽，并非有意讥诮前事。这绍闻心虚生暗鬼，料王中是说他毛病，便道：“原有几两，我花消了，你也不用怎的追究。我自会料理。”王中见话不投机，讷讷而退。

这绍闻果然出去寻了一个“泰和”字号王经千，说要揭一千五百两，二分半行息。那王经千见绍闻这样肥厚之家来说揭银，便是遇着财神爷爷，开口便道：“如数奉上。”还说了几句：“只管借的，这样相厚，提利钱二字做甚么？”一面笑着，却伸开揭票：“谭爷画个押儿，记个年月就罢。”绍闻得了这宗银子，摆席请众客商清账，不必细说。惟有当店九十多两尾数不能全兑，又写一张揭票，三分行息。

一日，绍闻正在楼下逗兴官儿顽，只见德喜儿拿着一个帖子上楼。上面写着：“眷弟茅拔茹拜。”绍闻心中又想他还前日借账，又想还他戏箱，慌忙跑出迎接，让在东厢房坐下。只见茅拔茹衣服是布，还不免于破；面目是黑，还不免于瘦。跟的是五十多岁一个老头子，极大汉仗，有些野气。绍闻开口便问：“九娃儿呢？”茅拔茹“咳”了一声，说道：“死了！”绍闻惊道：“是甚么病呢？可惜了一个好模样儿！”茅拔茹道：“正是。他这一死，把我的家叫他倾了。”绍闻急叩所以，茅拔茹道：“九娃原是我隔县一个本地学生，人生的有些轻薄，叫班里一个人勾引进来学戏。他叔不

依。我前年进省，原就是躲他叔哩。不料本县老爷，一定要我三班戏回去。唱了两个戏，他叔把他拴的去。我想满园果子，全指望着他哩。”因指跟的人：“就是这个唱净的，出了一个着儿，只说是拉戏的，赶在路上把他叔打了一顿，把人夺回来。后来又唱戏时，全不防他叔领了亲戚又拴了去。到家吊在树上，尽死打了一顿，锁在一个屋子里。他娘与他开了门，又跑到咱班里来。浑身上下打的都是血口子，天又热，肚里又没饭，跑了一夜。他是个单薄人，你是知道的，如何顶得住？我叫贱内好好伏侍。过了几天，一发死了。弄起人命官司来，告到敝县。自古道，强龙不压地头蛇。咱每日弄戏，有个薄脸儿，三班六房谁不为咱？到底咱的胸膛不曾沾堂台儿土。只是花消盘缠，把几顷薄土弄尽，那戏也散了。如今这个老唱净的又叫成班，说：‘不见了羊，还在羊群里寻。’我想府上还寄着我的箱筒，领回去还弄粗戏罢。”那唱净的指手划脚，也说起怎的打九娃叔，怎的在县衙门打点爬出戏主性命。说的高兴，渐渐坐在一个凳子上，信口开合起来。绍闻也觉厌恶，便说：“到后门小东院看戏箱去。”并说起与戏子做衣服及粮饭的话，茅拔茹道：“那是经掌班的手，为甚么到家没这话哩？”德喜儿取出钥匙，一同出前门，转入胡同口，来到小东院。拆去砖头，开门一看，四个箱上锁都扭了。这茅拔茹是久惯牢成的，见景生刁，开口便说道：“这箱不验罢！”绍闻道：“这箱是我移在这里，寻了一家子皮匠看着。谁知那没良心的半夜里偷跑了，把锁扭开，其实不曾拿甚么。”茅拔茹道：“咳！我瞎了眼！我当初原看你是个朋友。”扭回头就走。口中埋怨道：“果然人心隔肚皮，主户人家竟干了这事！”

此时王中听说茅家来验戏箱，急紧来到。只见茅拔茹口中是

朋友不是朋友，一路高一声低一声的出胡同口去了，绍闻呆呆的看着。忙赶上说道：“到底少你的不少你的，为甚么直走呢？”茅拔茹道：“少我不少我的，既扭了锁，须得同个官人儿验。扭锁的事，到底是个贼情，不比泛常。”王中道：“难道俺家偷你不成？俺又不供戏，要他何用？”茅拔茹道：“你家就不用，你家就不会换钱使么？你会偷我的戏衣，还有本事说俺欠你的借账，欠你的粮饭钱，你不如在大路上截路罢！”绍闻急了，也只得走到胡同口说道：“借账以及粮饭现同着夏逢若，莫不是没这一宗，我白说上一宗不成？着人请夏逢若去，你也认的他，当面一照就是。”茅拔茹道：“你是一城的人，耳朵不离腮，他只向你，肯向我么？”绍闻道：“叫他赌咒。”茅拔茹道：“我说你欠我一万两，我赌个咒，你就给我？事情要说理，咒是个甚么？”

嘈闹中间，一个管街的保正，见谭相公被一个人闹住，口中大声道：“那里来了一个无图光棍，青天白日，想骗人么？”茅拔茹冷笑道：“咦！太利害了，唬着人。你是个做嘎的？”那人道：“我是管街保正王少湖。你是那的来哩？”茅拔茹未及回答，那唱净的接口道：“俺是论理的，不知道省城地方是个不论理的地方。”王少湖道：“你说你的理，我评评谁是谁非。”这茅拔茹只说了不几句话儿，说的谭绍闻闭口无言。茅拔茹向王少湖道：“你是个官人就好，咱如今同去验箱去。”

一同到小东院南屋里，茅拔茹道：“这四个箱中，是我在南京、苏州置的戏衣：八身蟒，八身铠，十身补服官衣，六身女衣，六身儒衣，四身宫衣，四身闪色锦衫子，五条色裙，六条宫裙，其余二十几件子旧衬衣我记不清。请同王哥一验。”揭开箱子，旧衣服原有几件子，其余都是锣鼓、旗面、虎头、鬼脸等项。茅拔

茹道：“正经衣服一件子也没有了。”绍闻道：“四个箱子，一个鞋簪子，如何放下这些？”王中道：“姓茅的，休要骗人！”唱净的道：“正主儿说话，休七嘴八舌的！”茅拔茹道：“我骗人吗？那四个箱子原封不动，我怎的骗你哩？”王少湖道：“谭相公，这当日怎的寄放在此？同的是谁？”谭绍闻道：“同的是夏逢若。”王少湖道：“这须得瞧夏逢若来，方得清白。”绍闻道：“王中，你去把夏大叔请来。”王中道：“我还不知道他在那条街上住。”绍闻道：“他住瘟神庙邪街。”德喜接道：“他在街南头，水坑北边，门朝西。”绍闻道：“你既走过，你还去寻他。”王少湖道：“茅兄，我看你也是个在行的，这事一时也弄不清。请到我家，我开了一个小店儿，有座闲房，到那里坐坐，慢慢商量。天下没有不了的事，杀人的事也有清白之日，何况这个小事！”茅拔茹也正想得个人作居间主人，便跟的去了。

且说德喜儿到了瘟神庙邪街，恰好遇着夏逢若，提了一柳斗儿米，往家里去。看见德喜儿，便道：“讨闲呀！”德喜儿道：“请夏大叔哩。”夏逢若道：“怎的又想起我来？”德喜因把茅拔茹戏箱一事说了一遍。夏逢若道：“嘻！弄出事情来，又寻我这救急茅房来了。旧日在张宅赌博，输了几吊钱，对人说我摆布他。若是赢了时，他分账不分账？到如今盛大哥也不理我，说我是狗屎朋友。我几番到你家要白正这话，竟不出来。你想怪人须在腹，相见有何妨？娶过亲来，我去奉贺，脸上那个样子待我。如今茅家说你扭了他的戏箱上锁，想是你扭了；说你提了衣裳，想是你提了。我目下有二十两紧账，人家弄没趣。你回去多拜上，就说姓夏的在家打算卖孩子嫁老婆还账哩，顾不得来。等有了官司出签儿传我才到哩。到那时只用我半句话，叫谁赢谁就赢，叫谁输

谁就输。如今不能去。贵管家不到家坐坐，吃杯茶儿？”

德喜儿只得回来，把夏逢若的话一五一十学明。王中在一旁听着，说道：“这事不妥。这是要吃钱的话头，连数目都讲明出来。”谭绍闻道：“我们有个香头儿，换过帖子，难说他吃咱的钱？脸上也不好看。”王中道：“大相公还说换帖的朋友么？如今世上结拜的朋友，官场上不过是势利上讲究，民间不过在酒肉上取齐。若是正经朋友，早已就不换帖了。依我说，把他的账承当下，他就说正经话。若是干研墨儿，他顺风一倒，那姓茅的就骗的得势了，要赔他衣服，还不知得多少哩。休说这种古董事体，当初大爷举孝廉，还要使银子周旋哩。”绍闻道：“你既明白，你就去办去。”

王中问了德喜儿夏家门户记号，一直向瘟神庙邪街来。到那坑沿朝西门儿，叫了一声：“夏大叔。”夏逢若见是王中，吓了一跳，说道：“让王哥坐坐，我委实没有坐客的地方。咱上瘟神庙卷棚里说话罢。”王中道：“没多的话。”夏逢若道：“天下话，会说的不多，不会说的多了还不中用。”王中一发明白。随着夏逢若进了瘟神庙卷棚，也没庙祝，见有两架大梁，二人坐下。王中道：“先才请夏大叔商量茅家戏箱的话，听说夏大叔有紧账二十两，顾不的。俺家大相公说，这一二十两银子何难，情愿奉借大叔。只把他这宗戏衣证明，那借欠及粮饭钱丢开手也罢。我看那姓茅的是穷急的人，目下想领这箱，又怕还俺这两宗银子。见戏箱扭开了锁，他便借端抵赖，无非想兑了欠账，白拉的箱走。这是我看透的。大叔一到，刚帮硬证，他还说甚么？至于这二十两，我一面承许，不必挂意。”夏逢若把手一拍，骂道：“好贼狗攥的！欠人家一百多两不想拿出来，倒说人家扭了锁，提了戏衣。我就

去会会他，看他怎样放刁！真忘八攬的！咱如今就去。想着不还钱，磁了他的眼！”怒气冲冲的起来，就头里先走。王中在后边暗叹了几声，跟着走讫。

谭绍闻早在胡同口往东望着，见王中跟定夏逢若，一直邀上碧草轩。绍闻作揖道：“一向得罪老哥。”逢若道：“自己兄弟，提那话做甚！你只说姓茅的如今现在何处？我寻他去。”绍闻道：“且慢着，咱把话儿计议计议。”夏逢若道：“这样坑骗人的狗攬的，我实在气的慌！你说计议甚么呢？”绍闻道：“当初他寄这戏箱，原不曾验他东西。我心下萦记，寻了一家皮匠两口子替他看着。谁料这人没良心，把锁扭开。他如今说少了他许多衣裳。一个皮匠担儿，该带多少？这是我替他看守的，倒不是了，反遭这些晦气。”夏逢若低声笑道：“皮匠那件事，我知道你白丢了几两儿。你肯叫我知道一声些，他休想使咱的半个遮羞钱。”绍闻看见王中在旁，把脸飞红。逢若道：“既往不咎，只说当下他如今在那的？瞧的来，当面考证。”绍闻道：“他在管街保正王少湖家里。”逢若道：“咱一发就寻他去，不用等他来说话。况且我的事紧，承许下明日早上与人家二十两清白哩。”

二人到了王少湖家，王中也跟的去。见了茅拔茹，唱了个喏，夏逢若道：“茅兄几时到了？”茅拔茹道：“昨晚才到，尚未奉拜。”逢若道：“岂敢。”王少湖道：“闲话少说。当初茅兄寄放戏箱时，同着尊驾么？”逢若道：“我是受茅兄托过的。彼时班子走时，我眼见了。谭贤弟心下不喜欢，我还引着到张家老宅里，与没星秤耍了一天牌散心。我怎的不知道？那时茅兄托过我们两个人，我日日在班上招架，还借了谭贤弟银子与戏子买衣服。粮饭钱不知多少，衣服鞋帽银我还记得，除了九娃穿的二十一两算谭贤弟出

的，其余现银五十九两，下欠九十两四钱八分，俱是谭贤弟拿出来的。茅兄戏上有账。”茅拔茹道：“我一些不知，掌班的回去一声也没言语。”夏逢若冷笑道：“茅兄，我们走江湖的朋友，到处要留名，休要钻过头不顾尾的，惹江湖上笑话，人家还要骂狗攥的哩！”这一句骂的茅拔茹恼了，站起来道：“姓夏的少要放屁拉骚，我茅拔茹也不是好惹的！像如扭了俺的锁，偷了俺的衣服，你就不说？像你这尖头细尾的东西，狠一狠，我摔死你这个忘八羔子，也不当怎的！”那唱净的说：“打了罢！”茅拔茹心中本来又羞又恼，又图闹事显威风，以图抵债，答应道：“休叫走了这狗禽的！”唱净的早已把夏逢若一掌打到脸上，倒在地下，又踢了两脚。王少湖道：“反了！反了！”一面喊，一面叫谭绍闻躲开。那唱净的劈面一指，把谭绍闻指了一个倒退，说道：“走了不是汉子！慢慢的咱说话。”王中见风势不好，一把扯住谭绍闻由后院走开。这茅拔茹出来站到当街说：“看姓谭的也像一个人家，为甚么拦住我的箱，扭我的锁，偷我的衣服？那里叫了一个忘八蛋，朋谋定计，反说我借他二百两银！这样符县荆老爷是好爷，我明日早登堂要告这狗禽的！”那唱净的拉住夏逢若也到街心说道：“你明日不近前，我寻到你家，问土地、灶爷要你！”王少湖道：“真正有天没日头。都休要走了，我去禀老爷去！”茅拔茹道：“如今就去！”

忽听得喝道之声，乃是荆公出西关回拜客去，这茅拔茹及那唱净的便口软了些。须臾道子过去，荆公轿到。王少湖跪在轿前禀道：“小的是萧墙街管街保正王江。有本管地方来了河北一个戏主，带了一个戏子行凶打人。打的是一个本城姓夏的。”荆公轿中吩咐，着两名皂役将一千人押回衙门，等西关回来，晚堂就

审。吩咐已明，往西去了。果然来了两名皂役，一个姓赵，一个姓姚，将茅拔茹与那唱净的锁讫，也把夏逢若锁讫。这正是：

是非只为多开口，灾祸总因强出头。

茅拔茹道：“单锁我，我不依！姓谭的哩？”王少湖道：“他现今没在这里。”茅拔茹道：“我知道他没在这里，他在您家后头哩。不怕你今夜不放他出来，我就破口了。”那唱净的道：“好不公道的保正！把姓谭的藏起来，图他偷的戏衣么？”这王少湖道：“不要恶口伤人。咱就上他土地庙胡同寻他去。”众人一齐上胡同来，跟着看的，何止百人？方到胡同口，只见又一个皂役飞也似跑来，对那姓赵的皂役道：“老爷叫赵头儿作速叫仵作，上朱仙镇南乡验尸去。老爷西关拜客，接了禀帖，说镇南头树上吊死一个人。就从西关起身去。这一干人叫我带哩。”那皂役附耳道：“肥哩瘦哩一锅煮着同吃。”这皂役笑道：“你去罢。”那皂役又道：“难为我，得半夜跑哩。老爷明日只好回来。”这皂役又笑道：“你走罢，我知道。”

这皂役、保正把茅拔茹、唱净的、夏逢若，一直押到碧草轩来，单要谭绍闻说话。这绍闻一来怕，二来羞，那里敢伸出头来？这茅拔茹、唱净的一齐咆哮，绍闻总不出来，只是叫王中应答。迟了一会，夏逢若也发话道：“谁的事叫谁招没趣，出来何妨？明日上堂也少不了。王中，你把我叫的来到，主子竟躲了。毕竟推车有正主，终久不出来，这事就能清白不成？”王中见事不结局，先与皂役背地说道：“俺家相公不出来，无非是怕招没趣，万望存个体面！”皂役道：“正经有体统人家，俺们怎肯的？只掩住姓茅的口便罢。你看他那样子！”王中道：“班头一两句吆喝，他就不敢了。”皂役道：“事在人办。只是敝伙计是个乡里人，才进衙

门，恐怕他不晓事体，万一唐突了相公，休怪。你安插安插他去，咱们同城不用说别个话。”王中已知就里。到家讨了六两银子，袖中递与两个皂役。

谭绍闻到了轩上，两个皂役笑道：“有了嘎事了，再请不出来？”绍闻道：“他们打架，原没我的事，我出来做甚么？”夏逢若道：“照你说，这是我的事？”茅拔茹道：“哎呀！你们竟是一县的人，闲着你那铁锁，单管会锁外县人么？”那皂役道：“适才你们当街打架，有这谭相公没有？”唱净的厉声道：“我还把他捣了一指头，怎么没有他？”皂役道：“狗忘八禽的，少要撒野！今晚老爷还回不来哩。我给你一个地方儿，黑底里休要叫爷叫奶奶的聒人。小姚兄弟，先把这两个费油盐的押到班房去。”那年轻的皂役笑向茅拔茹二人道：“来罢！”茅拔茹见风势不顺，不敢发拗，须得跟的去，还问道：“那姓夏的哩？”皂役道：“不劳挂心，自有安插。”

一起儿走到碧草轩上，一个皂役，一个保正，连谭绍闻、夏逢若、王中，只余下五个人。此时天已昏黑，绍闻命掌上灯来。夏逢若道：“当真把我锁着么？真正的是我的事？”皂役哈哈笑道：“你不弄两壶喝喝么？岂有锁咱的道理！”一面说，一面叫王少湖把锁解了。绍闻吩咐酒碟。王中去不移时，酒碟到了。皂役首座，让王少湖次座。王少湖道：“留一座与姚班长。”因此虚了一座。王少湖在东，夏逢若在西，绍闻北面相陪，觥杯交错。迟了一时，那个年轻的皂役也来了，王少湖道：“姚头儿，候的久了，就请第二座。”大家又吃起酒来。

王少湖道：“谈班长，尊姓是那个字？”谈皂役道：“我幼时读过半年书，还记得是言字旁一个‘炎’字。”少湖没再说话。姚

皂役接道：“是谭相公一家子。”谈皂役道：“我可不敢高扳！”姚皂役道：“何用谦虚乎？王大哥，夏大哥，咱举钟叫他二人认成一家子罢。”谈皂役道：“你年轻，不知事。这是胡来不得的。”姚皂役道：“一姓即一家。谭相公意下何如？休嫌弃俺这衙门头子。”谭绍闻见今日用军之地，既难当面分别良贱，又不好说“谭”、“谈”不是一个字，只得随口答应了一个“好”。那姚皂役就举钟放在谈皂头面前，又斟一钟放在谭绍闻面前，说道：“大家作揖了，恭喜！恭喜！”众人作揖，绍闻只得顺水推舟。这皂役便道：“这座我坐不得了。客到俺家，我如何坐首座？”就推姓姚的首座，换了王少湖二座，自己坐了桌横。看着谭绍闻道：“咱既成一家，你没我年纪大，我就以贤弟相称罢。贤弟，叫再拿热酒来，咱兄弟们好回敬客。”绍闻吩咐王中催德喜、双庆烫酒，王口中答应，岂知这王中已把身子气冷了半截。

须臾双庆添上酒来。姚皂役又要点心吃，绍闻只得吩咐备饭。黄昏上了烛，整了一个粗席。看官试想：两个皂隶，一个保正，一个帮闲，自是一场子大嚼满酣，可厌之极。不用说，饮酒中间，夸一阵怎的衙门得权，说一阵明日对审怎的回话，叙一阵我当头役荆老爷怎的另眼看待，讲一阵我拿票子传人怎的不要非义之财。王中实实的当不住了，顾不的少主人嗔责，暗地里顿了几顿脚，硬行走讫。

饭罢再酒，两个皂役大醉，话不投机，又打了一架，王少湖劝的走开。这天已有半夜了，夏逢若不得回去，绍闻从楼院引到前厢房去睡，又提起那二十两紧账的话，绍闻也只得承许。绍闻自回东楼去睡，不好与孔慧娘说话，自己点烛而寝。躺在床上，往前想又羞又悔，往后想一怕再怕，一怕者怯明日当堂匍匐，再

怕者怯包赔戏衣。呜呼！谭绍闻好难过也！有诗单讲他与衙役对坐之苦：

从来良贱自有分，何事凤鸱与并群？

貂腋忽然添狗尾，无烦鼻嗅已腥闻。

第三十一回 茅拔茹借端强口 荆县尊按罪施刑

话说荆县尊为人，存心慈祥，办事明敏，真正是一个民之父母，尝对幕友说：“我做这个冲繁疲难之缺，也毫无好处，只是爱惜民命，扶持人伦。一切官司，也未必能听断的如法，但只要紧讯速结，一者怕奸人调唆，变了初词；二者怕黠役需索，骗了愚氓；三者怕穷民守候，误了农务。”所以荆公堂上的官司，早到早问，晚到晚审，百姓喜的极了，称道说“荆八坐老爷”，是说有了官司，到了就问，问了就退，再到再问，一天足坐七八回大堂，所以称道是个“荆八坐老爷”。此是闲话，阁过。

单讲此日从朱仙镇相验回来，进了内署，把尸场口供与墓友沈药亭计议了，便到签押房，批判了上申下行的文详、告示，吃了点心，饮了一杯茶，一声传点，一个父母是民的县尊，早坐到大堂暖阁里边了。堂规肃静，胥役森栗。先叫了一起告拐带的男女，责打发放明白。又叫了一起田产官司，当堂找补算明，各投遵依去讫。一声便叫萧墙街管街保正王江。

这一干人，早晨便在衙门前酒饭馆内，被谭绍闻请了一个含哺鼓腹。见了堂尊进署，齐来在萧曹祠前门楼下，恭候呼唤。听堂上叫了一声王江，王江忙跑上堂去，跪下道：“萧墙街管街保

正王江叩头。”荆县尊问道：“你昨日拦轿回禀，说河北来了一个戏主，带领戏子行凶打人，这人甚么名子？戏子甚么名子？因为何事，打的何人呢？”王江道：“这供戏的名字叫茅拔茹，戏子姓臧。是他旧年引了一班戏到省城，同着瘟神庙邪街夏鼎，把戏箱寄在本街谭绍闻家。他如今来领他的戏箱，这箱子锁叫扭了。茅拔茹说偷了他的戏衣，谭绍闻说他彼时同的有这夏鼎。夏鼎到了，说他旧年借了谭绍闻银子一百四十九两，还有戏子吃的粮饭钱没算哩。这茅拔茹与这姓臧的，就把这夏鼎打起来。小的劝不住，正要禀老爷，适逢老爷驾上西关，小的是管街保正，喊禀是实。”荆县尊道：“下去。叫茅拔茹与那姓臧的来。”

堂上喊了一声，这姚皂役牵着茅拔茹，一步一声“青天老爷做主”叫上堂来。跪下，口中还不住哼道：“冤屈，冤屈！青天老爷做主！小的是外来的人呀！”荆县尊笑道：“外来的人就该行凶打人么？你就说你的冤屈。”茅拔茹往上爬了一步，说道：“小的叫做茅拔茹，是河北人。亲戚家有一班戏，央小的与他领来老爷天境挣饭吃。家中有了紧事，小的要回去，这瘟神庙邪街有个夏鼎说合，叫连戏带箱托与了萧墙街谭绍闻照看。后来戏子回去，把箱就寄在谭家。隔了两个年头，小的亲戚要他的戏箱，小的来搬，不料谭绍闻心怀不良，把锁扭开，戏衣尽行盗去。小的与他讲理，他与夏鼎通同一气，反说小的借他一百多银子，要骗小的。保正是他一道街人家，硬说小的打了人，喊禀了老爷。老爷是清如水、明如镜、万人念佛的。老爷再想，偷了人家东西，还说人家欠他银子，再没了出外人过的日子！这是那戏箱的失单，望青天老爷与小的做主。”说罢，如捣蒜般叩起头来。荆县尊叫接过失单，看了一遍，微笑一笑，又问道：“那边跪的人呢？”

那唱净的道：“小的姓臧，在那班里收拾箱，学打旗，出门时伺候他。昨日小的并没动手，也不知他们原情。”荆堂尊又笑了一笑，问茅拔茹道：“你这失单开的这戏衣，可是你亲手点验，同人过目，交与谭绍闻的么？”茅拔茹道：“不是。彼时交那戏箱，是掌班的黄三。”荆县尊道：“你不曾亲交，如何件数这样清白？”茅拔茹道：“小的有原单照着，少了这些。”荆县尊道：“拿你原单来看。”茅拔茹慌了，说道：“丢在下处。”荆县尊叫过一名快手，押着茅拔茹下处去取原单。一面又叫四名皂隶、四名壮丁，跟着一个刑房，去萧墙街抬戏箱，当堂验锁。各押的去，又叫谭绍闻上堂。

谭绍闻脸上红晕乱起，心里小鹿直撞，高一步低一步，上的堂来，跪下。荆堂尊仔细打量，原是一个美貌少年书生，因问道：“你为甚的叫那茅拔茹把戏箱寄在你家，还扭他的锁呢？”这谭绍闻唇齿齐颤，竟说不出一句话来。荆县尊道：“你慢慢的说，休要害怕，本县是容人说话的。”谭绍闻忽的说出两三句来，说道：“童生不肖，也还是个世家，祖上在灵宝做官，父亲举过孝廉，岂有偷人家衣裳的理？老爷只问夏鼎就是。”伏在地下，再也不抬头，不张口，只是乱颤。荆堂尊看在眼里，把事儿已明到七八分了，就叫夏鼎上堂。

那个谈皂隶带夏逢若上堂。荆县尊上下打量，头上帽子，身上衣服，脚下鞋袜，件件都是时样小巧的，便暗点了点头，心中说：“是了。”问道：“你就是那个夏鼎么？”夏逢若道：“小的是夏鼎。”荆堂尊道：“茅拔茹寄放戏箱，是你作合的么？”夏逢若道：“小的与谭绍闻是朋友。前年小的往谭宅去，碰上这茅拔茹去拜谭绍闻，第二天小的同谭绍闻回拜去……”荆县尊接道：

“这茅拔茹拜过你么？”夏逢若道：“不曾。”荆县尊道：“他既不曾拜你，你如何回拜他呢？”夏逢若道：“是谭绍闻一定拷小的去。”荆县尊道：“也罢。你再往下说。”夏逢若道：“小的同谭绍闻到店回拜，他说他胞叔死了，急要回去，就把戏撇与谭绍闻。天冷了，他还不过来。戏娃子害冷，借了谭绍闻一百四十九两四钱八分银子，买衣服。”荆县尊道：“如何分厘毫丝都记得这样明白，想这衣服，一定是你去买的？”夏鼎不敢说诳，答道：“原是小买的，后来戏子走了，两个筒，四个箱，寄在谭家。后来怎的扭锁，小的不得知道。依小的想，谭绍闻断不是偷戏衣的人。”荆县尊道：“他肯拿出一百几十两银做戏衣，岂有再偷戏衣的事，何用你说？你还该知道，他并不是敢留戏子在家的人，都是你撮弄的。”夏鼎道：“是他各人本心情愿，不与小的相干。”荆县尊道：“你撮弄他供戏，是明犯了；你还引诱他赌博，闹土娼，是还没犯的。”夏鼎道：“小的并不会赌博，如何能引诱别人？”荆县尊道：“你自己看你穿的那号衣服，戴的那样帽子，那一号新样鞋儿，自是一个不安静的人。”夏鼎道：“小的是最安分的。”荆县尊叫皂隶道：“向夏鼎身上搜的一搜。”皂役走近身旁，搜了一条汗巾儿，上绑着银挑牙、银捏子一付，一个时样绣花顺袋儿，呈上公案。荆县尊叫门子取出顺袋儿东西，门子往外一掏，骨碌碌滚出六个色子。荆县尊叫门子递与夏鼎，因问道：“这个东西是做甚么的？”夏鼎闭口无言。荆县尊道：“你还强口，你带这东西为何呢？”夏鼎道：“小的是错搯了别人的带子。”荆县尊道：“胡说！真赃俱在，本县先问你一个暗携赌具上公堂的罪。”把签掷下四根，门役喝了一声：“皂隶打人！”只见四个如狼似虎的皂隶，上来扯翻，便撕裤子。夏鼎慌了，喊道：“老爷看一个面上

罢，小的父亲也作过官！”荆堂尊道：“也罢。免你褫衣，赏你一领席，再加上一根签，替你父亲管教管教。”顺手又抽出一根签来，果然不去中衣，打了二十五板。

不说谭绍闻在旁看着，魂飞天外，却说皂隶、壮丁抬的箱来，快手押的茅拔茹也回来。茅拔茹走到仪门，听的打人喊叫之声，心中想道：“人人说祥符县是个好爷，比不得俺县里，绰号叫做‘糊涂汤’。我今番出门只怕撞见五道神了。”上的堂来跪下，荆堂尊问：“你的原单呢？”茅拔茹道：“想是小的昨晚带着锁，被公差们扯捞的，把带的顺袋儿掉了。”荆堂尊笑道：“适才打的，会错播了人家的顺袋儿。你这个奴才，就会掉了自己的顺袋儿。也罢了。把戏箱掀开，本县亲验。”皂隶把戏箱揭开，只见破锣、旧鼓、驴头、马面，七七八八的满满四箱。荆堂尊手指着失单，屈指算道：“你这失单共三十九件子。别的软衣服不说，只这八身铠，在箱里那一处放的下？你瞎了你的眼睛，自己看看，满满的四箱，没个空星罅缝儿，你就虚捏失单，骗赖别人么？”茅拔茹情急，大叫道：“小的若是赖他，情愿写上黄牒，老爷用上印信，城隍庙撞起钟鼓，与他赌咒！”荆堂尊道：“一派胡说。先问你个咆哮公堂。打嘴！”皂隶过来，打了十个耳刮子，打得满口流红，须臾紫肿起来。茅拔茹又道：“毕竟锁是扭了，难说小的扭了不成？”荆县尊道：“这话犹为近理。”遂问谭绍闻道：“这扭锁的缘故，你从实说。”谭绍闻道：“茅拔茹班上戏子把戏箱寄在这哩。到后来戏子、戏主再不见来，因移在空院里一所屋子，寻了一家外来皮匠替他看守。不料这皮匠后来半夜偷跑了，把锁扭坏。因叫家人把门用砖垒实，等他来，料他借欠银子连粮饭钱将及二百两，以实相告，必无异说。谁知他反面无情，倒说盗他的

戏衣。童生祖父以来，书香相继，岂有做这事之理！”荆堂尊道：“你既是书香旧家，如何与这一等人有来往，容他寄放戏箱呢？”谭绍闻无言可答，伏地不起。

荆堂尊道：“这宗事已前后了然。谭绍闻少年子弟，必是夏鼎撮合，将戏子与戏箱托与谭宅。后来与戏子做衣服，谭绍闻拿出一百四十几两银子自是真的，但不曾经这茅拔茹的手，如何悬空断的叫茅拔茹清还？”茅拔茹连磕了几个头，口中唧唧道：“好爷！好爷！”“谭绍闻你只得自认孟浪，白丢了这宗银子罢。茅拔茹，你不用还这宗银子，你的戏衣也不用再提，何如？”茅拔茹道：“老爷明断极是。”荆堂尊笑道：“你假捏失单，原为这宗银子起见，今既不提，所以不一定再难为你。但你率领戏子，喝令打人，是何道理？”茅拔茹方欲争辩，将签已掷下六根，打了三十板，打的皮开肉绽。又叫姓臧的戏子，说道：“你是个下贱优人，竟敢行凶，王法难容。”抽下八根签，打了四十大板。打毕，着人押茅拔茹具领状领走戏箱，一面备文移解回原籍，不许扰害地方。茅拔茹二人下堂去了，又叫夏鼎递自新甘结，再犯倍惩，赌具当堂销毁。夏鼎下堂去，又叫谭绍闻道：“你既系正经人家子弟，如何这样不肖？本该重处，怕与你考试违碍，从宽免究。春初定赴义塾读书，如敢再有甚么不守规矩之处，休怪本县反面无情。”谭绍闻磕头下去。荆公判毕，退堂回署。

却说谭绍闻下的堂来，出了角门，骨节都是软的，一步也走不动。王中挽着腋下，绍闻把头歪着，面无人色，就如病了一般。夏鼎趋前说道：“我为你挨了二十五板，该怎样发付我呢？”王中道：“改日再说，这不是说话之地。”茅拔茹发话道：“不怕你使上钱，把官司翻了。讲不起，谭家是有钱的主子。”谭绍闻实实

也听不见，王中毫不睬他，一路搀回家去。有诗赞荆县尊：
 惩凶烛猾理盆冤，折狱唯良只片言；
 若不教人称父母，徇情贪赂累椿萱。

第三十二回 慧娘忧夫成郁症 王中爱主作逐人

却说王中搀着谭绍闻，出的衙门，望家而来，街上有不认的，说道：“是谁家一个好俊秀书生，有了甚事，在衙门打官司？”有个认得谭绍闻的老者，年纪有五六十岁，对众人说道：“这是萧墙街谭乡绅的公子。老乡绅在世，为人最正经，一丝邪事儿也没有。轮着这个公子时节，正经书儿不念，平白担阁了自己功名。那年张大老爷考祥符时，亲口许他秀才，那时他才十三四岁。学院那日奖赏，人都看他与娄进士家相公、邹贡士家儿子，个个夸奖，人人喜欢。如今小邹相公进了学，补了廪，还是女儿一般，不离书本儿。娄进士儿子也中了举。惟有这个相公，单单被一起人引坏了。可惜年轻没主意，将来只怕把产业都闹掉哩。”一个年轻的说：“山厚着哩，急切还放不倒。”老者道：“你年轻，经的事少。我眼见许多肥产厚业比谭相公还强几倍，霎时的灯消火灭，水尽鹅飞，做讨吃鬼儿哩。”众人都说老者说的是。这正是：

陈曲做酒，老汉当家；

司空见惯，识见不差。

不说街坊评论。单说王中搀着少主人到了胡同口，王氏与孔慧娘、冰梅、赵大儿都站在后门，向东而望。德喜、双庆儿早飞

跑到王氏跟前说道：“来了！”王氏看见王中挨着儿子，面无血色，腿都软了，只当是当堂受屈，几乎把一家子唬的魂飞天外，慌问道：“怎样了？”王中道：“事已明白，把那几个人都打了一顿板子，剖断清楚。”

谭绍闻进了后门，一家子都跟回，同到楼上。王氏道：“谁知道官府是这样利害！我叫德喜、双庆轮流打探，先说夏家挨了板子，又一回说那姓茅的也挨了，把我这心如丢在凉水盆的一般，只怕你挨打哩。”绍闻道：“岂有我挨打的道理。只是我在一旁跪着，就是很难受了。下的堂口，真正发了昏，再不知天地东西，高一步低一步走回来。”王氏道：“吃了饭不曾？”绍闻道：“并不知道饥，如何吃饭？”王氏吩咐赵大儿厨下整饭。绍闻先要吃茶。冰梅将兴官儿送与孔慧娘，须臾掇上三盏茶来，递与母亲一杯，递与夫主一杯，又递与孔慧娘一杯。孔慧娘道：“茶热，怕兴官儿烧着，不吃罢。”绍闻又说了不几句官司话，只见孔慧娘把脸渐渐黄了，黄了又白，也顾不的兴官儿，坐不住了，晕倒在地。王氏慌了，急忙扶起。冰梅也顾不的兴官儿啼哭，抱住慧娘抚胸捶背。绍闻忙叫赵大儿泼姜汤。迟了一大会，慧娘渐渐闪眼。王氏问道：“你怎的了？”慧娘道：“不知怎的，只觉眼黑。”又吐了几口清痰，方才过来。王氏接住兴官儿，叫冰梅、赵大儿就扶进内间床上睡下。王氏问道：“你在家有这病不曾？”慧娘道：“从来不曾。”绍闻道：“叫董橘泉撮一剂药来吃吃。”王氏瞅了一眼，说道：“他到咱家一年了，药是胡乱吃的么？”赵大儿端上姜汤来，慧娘呷了两口放下，说：“我不怎么，娘休要慌。”

原来孔慧娘在家做闺秀时，虽说不知外事，但他父亲与他叔叔，每日谨严饬躬，清白持家，是见惯的；父亲教训叔叔的话，

也是听过的。今日于归谭宅，一向见丈夫做事不遵正道，心里暗自生气，又说不出。床第之间，也时常婉言相劝，不见听信。今日清晨起来，见丈夫上衙门打官司，芳魂早失却一半。一时德喜儿回来，说夏家挨了二十五板；一时双庆回来，探的茅拔茹也挨了三十板，娇怯胆儿只怕丈夫受了刑辱。及见丈夫回来那个样子，心中气恼。正经门第人家，却与那一班无赖之徒闹戏箱官司，心中委的难受。兼且单薄身体，半天不曾吃点饭儿，所以眩晕倒地。定了一会，吃了半杯茶，自己回房睡去。

这王氏也知晓儿子打官司不是美事，却不知那寄放戏箱，交游棍徒，并不是正经子弟可染毫末的事。心里只疑孔慧娘有了喜事，背地里还私问了几回月信，慧娘含羞不说，王氏一发疑成熊罴了。况且慧娘连日吐酸懒食，也有几分相似。王氏心中打算，以为指日含饴抱孙，连兴官是一对儿。一日，绍闻与母亲商量请医立方，王氏道：“偏您家好信那医生，不管是病不是病，开口就要吃药！”绍闻只得住了。只见德喜拿了一个封儿，红签上写的“谭贤弟亲手秘展”。绍闻拆开一看，原是夏逢若着人送来的书儿，上面写着：

敬启者：前与茅姓戏箱一词，愚兄遭此大辱，想贤弟亦所不忍也。目今蒙羞，难以出门，家中薪米俱空，上无以供菽水，下无以杜交谪。兼之债主日夜逼迫，愚兄以贤弟慨赐，已定期于明日清结。万望贤弟念平日之好，怜目下无辜之刑，早为下颁，以济燃眉。嘱切！嘱切！

此上

谭贤弟文右

忝兄夏鼎叩具

外：盛大哥前日顺便看我，言指日为贤弟压惊，为我浇臀，治酒相请，以春盛号王贤弟为陪客。可否往赴，乞赐回音。并及。

谭绍闻踌躇这宗银子，又想到：“这是经王中许过，却该叫王中商量。就是送夏逢若银子，是可以明做的。”遂叫王中到楼门前，说道：“前日承许你夏叔那宗银子，他今日写书来要，怎的与他送去？可恨此时手中无这宗项。”王中道：“任凭相公酌处罢。”绍闻道：“这话难讲。当初咱急了，你就请他去，亲口承许他。今日事已清白，咱一毫无事，就把他忘了，人情上如何过得去？况且他今日为咱的事挨打，即令不为咱的事，朋情上也该周济他。”王中说：“我没敢说不给他。”绍闻道：“你那样儿，我心上明白，是不想给他的。”王中道：“相公休要屈人，我实实没有不给他的意思。”绍闻道：“你既知该给他，但家中没有银子，你可以到街上，不拘那一家字号，就说是我说了，取他二十两银子，给了夏叔。若日后还不到时，就算揭的，每月与他三分出息。”王中道：“去问人家借银子，我伺候老太爷以来，并不曾开过这样口，我委实说不上来。”这句话颇中了绍闻之忌，兼且疑王中见新打罢官司，自己难以街上走动，故意儿拿捏。方欲开言，只见德喜拿了一幅全帖，跑着说道：“明日盛爷请哩。”绍闻接帖一看，上面写着：“明午一品候叙，恕不再速。愚兄希侨拜订。”德喜道：“来人在前院候回信，说请明日早过去。”绍闻心中含怒，便答道：“我还不定去不去哩，说甚么早晚！”王中便向德喜低声道：“你回覆来人，说家中有事，明日未必去。”绍闻心中忽想起前日兑还赌账之情，又见王中有阻挠之意，激的恼了，厉声道：“德喜回来！您怎见得我明日不去？我的家您都替我当了么？王中呀！

我叫你街上问银子，你说从来不曾开过这样口，偏我面前，你是会开口的！”王中道：“大相公，委实这盛家、夏家，我是不想着叫相公去，这也是真情。前日若不是与夏家有勾搭，怎的有了这场官司？大爷临归天时嘱咐的话，相公难道忘了么？不说书本儿渐次丢却，这几个人，那一个是正经人？相公近他，将来要吃大亏哩。”这句话已把绍闻激怒至十分。

咳！王中你这一片忠心，把话说错了。看官，大凡天下做正经事的人，听人道他的不是，便觉得是至诚爱我的；做不肖事体的人，听人说着他的短处，便是犯了毛病。若说谭绍闻把这遗嘱八个字忘了，他也不是土木形体。只因一向做事不好，猛然想起这八个字，心中极为不安，强放过去，硬不去想。他见了王中，早已是霍光骖乘，害了汉宣帝芒背之病。今日听了王中的话意，心中害羞，脸上发红。羞浅则忌，羞老则成怒。这也是世所常见，非独绍闻如此的。

绍闻怒极，说道：“王中，你管教着我么？你是心里想出去哩。我做的原不成事，你要是看不过，你就出去。难说我该出去躲你不成？当日大爷许你的园子、鞋铺子，我不昧你的，何如？”王中道：“我若是心里想出去，我再不说这话。我不过是劝相公做些正经事，不负了大爷一场苦心。我再没别的意思。”绍闻厉声道：“我就天生的不是正经路上人，如今就是你把大爷叫起来，儿大不由爷，他也管我不住。何况你一个家人！”王中陪笑道：“大相公，我大爷……”王氏见王中单管大爷长大爷短，忍不住插口道：“王中少说一句罢，你让大相公一句儿也好。”只这一个“让”字，又把绍闻心头之火扇起百丈，嚷道：“王中，王中，讲不起，我也使不起你。你今日就出去！连您家老婆孩子一齐出

去！你屋的东西，我一件也不留你的，只以快走为妙。”

赵大儿听见赶他夫妻出门，急的号哭，跑向绍闻跟前说道：“大相公休与那不省事的人一般见识。他说话撞头撞脑的，我没一日不劝他。理他做甚么？”又向王中道：“你不会说话，夹住你那嘴！大相公读过《五经》、《四书》，啥事不知道，何用你说少道的。”王中满脸流泪，一句话也说不出。赵大儿又忙到王氏跟前，哭说道：“奶奶，你说一句话儿，把一天云雾都散了。”王氏道：“如今这一家子，我还管的上来么！”看来谭绍闻虽是年轻，若王氏有个道理，吆喝上几句，绍闻也就软下去了。谁料这王氏推起活船来，几句话把一个绍闻真真的撮成了一个当家之主，越扶越醉，心中想道：“一不做，二不休，把王中赶出去罢。”恨恨的说道：“王中！王中！你今日不出去，明日我就出外去躲着你。”赵大儿哭向前道：“相公饶了他罢，他知道了！”绍闻道：“胡说！快去收拾去！你原没嘎意思，我给你一千钱，与你的女儿买东西。再要胡缠，连这一千钱也没有了。”

却说孔慧娘在东楼内听着，气了一个身软骨碎，走到门首一看，说道：“大儿，你还不叫王中去磕头去？”王中听见少主母吩咐，知是贤慧明白的人，忍不住泪如涌泉，走向绍闻面前，爬到地下磕头。赵大儿也跪下乱磕头道：“留下俺罢！俺出去就是该死了！”绍闻冷笑道：“二十亩园子，一座鞋铺子，也就够百十两了。到明日我过不上来时，还要央您哩。”王氏道：“单单只等弄到这个田地，才是罢手，想是两口子把福享足了。”绍闻见母亲也是开交的话，因说道：“斑鸠嫌树斑鸠起，树嫌斑鸠也是斑鸠起。我如今嫌你了，讲不起，你要走哩。跪一千年也是不中用。天还早哩，快去那放戏箱屋子打扫打扫，我叫宋禄把马移了。还

有皮匠家现成锅基，把米面就带的去。若是今晚不走，我如今就要上丹徒去，好躲着你。”王氏见儿子说了一个“走”字，便道：“王中呀，没有一百年不散的筵席，都起来罢，各人收拾去。”王中见母子说话没缝，只得起来。绍闻道：“少不得我自己去寻银子去。”到楼下换了一套衣服，掂出了一千钱，丢与赵大儿。赵大儿也不拾，哭着向屋里收拾去了。绍闻出门回头道：“我不算无情，休要自己延迟讨没趣。”

这王中不言不语，走到前厅，看见主人灵柩，这一痛非比寻常，爬到地下，又不敢放声，只泪珠鼻液湿透了一个方砖。哑哭了一场，回到后院。只见双庆、德喜抬着一个箱子，老婆赵大儿抱着女儿，携着一个包袱，放起声来。王氏也觉恻然，说道：“好家好院，休要恁般哭，叫邻居听的，是做嘎哩？等他回来我劝他，当真就赶你两口子走了不成？”王中也无可言，走到楼门前，与王氏磕了头。王氏见光景太不好看，落下几点泪来，说：“好好的，就闹出这场事来。”冰梅也泪如雨下，送了赵大儿一小包袱针线布帛东西。王中回头看见少主母在东楼门内，心中道：“好一个贤明少主母，我夫妇不得伺候了。”向东楼门磕了一个头。这孔慧娘此时，直如一个痴人一般。

王中出的后门，只像醉汉，扶着墙头，走到小东院，现成的喂马草拿了一个，摊在放戏箱屋里，扑的睡倒，就是一个死人。迟了一会，两个爨妇、双庆、德喜、蔡湘、邓祥，抬箱子，转包袱，运床移凳，垒锅台，送水炭，挤了一院子。也有说且耐着心的，有说大相公就要叫回去的，有说就不回去也够过的。这王中直是一个死人，惟会流泪而已。晚上，赵大儿埋怨了半夜，王中直像哑子一般。这正是：

从何处说起，向那个道来？
自己尚不解，他人怎的猜！

第三十三回 谭绍闻滥交匪类 张绳祖计诱赌场

却说谭绍闻将王中赶出，自己走到街头去寻这二十两银子。将欲问自己的房户铺家，借欠累累，也不好开口；要寻面生铺家，也难以突然告乏。街上走动了一回，各铺还拱手让茶，谭绍闻都答道：“一时不闲，容日聆教。”又过了一个酒馆门首，卖酒的白兴吾，面带半醉，让道：“谭相公吃杯茶去。”绍闻连忙拱手道：“改日讨扰罢。”白兴吾道：“就改日恭候，却不许不扰我。”绍闻回头道：“是罢。”急忙走开。回到家中，见王中走了，心中却又有几分不安，又喜眼中少了一段顾忌，也觉爽利。王氏问道：“有了银子不曾？”绍闻道：“不曾寻下。”王氏道：“一定该与他二十两么？些须打点下他也就罢了。也是他替咱受了一场屈，不空他就是。”绍闻道：“娘说的也是，但不知他依不依。”心下闷闷，自己回东楼安歇。孔慧娘已有病兆。一夕无话。

次日早起，德喜儿说道：“夏叔那的有人在后门要问一句话哩。”绍闻道：“你只说今晚送过去，他就走了。”德喜依言，果然那人走讫。绍闻吃了早饭，心中有些闷闷，又向街前走动。恰好又从那白兴吾酒馆门首过，那白兴吾一手拉住道：“请到馆中坐坐，赏个光彩。”绍闻道：“委实有个急事，不得讨闲。”白兴

吾道：“相公失信，说过改日扰我，如何又不肯呢？”那白兴吾麻脸腮胡，大腹长身，力量甚大，一手拉住，绍闻那里挣得脱，一面推辞，早已被他请进馆门。一声道：“将楼后头小房桌子抹了，我请谭相公吃钟酒哩。”小伙计飞也似去了。两厢房也有一两个吃酒的，却也还不杂乱。进了楼后小房，白兴吾道：“请坐，奉屈些。”一面吩咐把肉炒上三斤，收拾几个盘子来。绍闻道：“不用，不用。”白兴吾道：“见笑些，粗局没嘎敬。”

少时，热腾腾一大碗炒肉，四个盘子，无非面筋、腐干之类，端了上来，又提了两壶酒。白兴吾斟了一杯，说道：“一向想与相公吃一钟，说说话儿，只怕相公眼大，看不见穷乡党。近日见相公是个不眼大的，所以敢亲近。”绍闻接钟道：“嘎话些。”二人吃不上三钟，绍闻心上有事，方欲告辞，只听得一人说道：“白姐夫，西街面房里一定要你的驴哩。”白兴吾也没见人，便答道：“他不出十二两不中用。”说未完时，那人已进来了，腰里插着一条短杆皮鞭子，原来是个牛马牙子。看见酒肴，便道：“得法呀！”白兴吾道：“他二舅，你坐下罢。你不认的，这是西街谭相公。”那牙子道：“我认的，只是谭相公不认的咱们。”白兴吾向谭绍闻道：“这是我的小舅子冯三朋。”绍闻道：“请坐。”冯三朋站着不肯坐，笑道：“嘻，我见不的这酒钟子，我不吃罢，休误了我的生意。乡里有个人叫与他买一具牛哩。”白兴吾道：“坐下陪客。那牛不会吃日头。谭相公虽是主户人家，极家常，极和气，你不要作怪。”冯三朋笑哈哈坐下，开口便讨汤碗儿，先润润喉咙。小伙计提了一壶热酒，冯三朋先灌了两汤碗，才吃的略慢些。

绍闻见酒无已时，只得告辞起身，说道：“委的有事，不能

奉陪。”白兴吾道：“有噁事？相公你一发说了，俺能办，替相公办去。若不能，相公只管走。”冯三朋道：“姐夫，谭相公莫不是嫌择咱么？”绍闻道：“这是噁话。我目下紧得二十两银子，日夕就要，我一时凑办不来，我要去料理。”白兴吾笑道：“我不信。就是少二百两，也值不得府上甚么。若说二十两，就如我们少了两个钱一般，也上不的口号。相公是瞎话罢。”绍闻道：“可以指誓，委的一时手乏，急切的弄不来。”冯三朋道：“一文钱急死英雄汉，也是有的。”白兴吾道：“若是真真的只要二十两，我就替相公办了。”于是腰中取出一串子钥匙，开了柜子，扯开抽斗，取了一封，说是馆里余麦踩曲银子三十两；又取了一封，说是丁端宇屠行寄放买猪银子二十两：“相公检成色好的拿去济急，不拘几时还。”绍闻道：“只二十两就够了，过了一时就还。”白兴吾道：“说薄了。与其早还，何如不借？把俺们真当做钱上取齐朋友么？”冯三朋道：“姐夫，你且收拾了，等走时，叫相公称的走。”白兴吾笑道：“呸！桌上放几年也不怎的，就怕你老冯见财起意。”大家一笑，又吃起酒来。绍闻一来有了银子，二来不肯负了白兴吾盛心，遂安安儿坐下。

酒不数巡，只见两个人手拿着搭猪钩子进的门来，说道：“要看你的一圈猪哩。”白兴吾道：“请坐。猪是丁端宇定下了，这桌子上就是他的样银。”那两人扭头就走，说：“不用坐了。每常的猪，都是俺买，今日又添出姓丁的来。”白兴吾笑扯道：“坐下再商量。”二人回来，把钩子靠在门旁，搭裤儿放在桌上，说道：“有贵客在此，怎好讲的这血盆行生意？”白兴吾道：“谭相公也是极在行的人，大家幸会，喝一杯，说说家常，也领个教儿。只是盘子残了，不好让二位，咱再另整一桌粗碟儿何如？”那屠户

便道：“第二的，你去架上取五斤肉来，上了咱的支账。”冯三朋道：“魏大哥开着屠行，开口便说猪肉，也算不的敬谭相公的东西。咱们同到街上，另办几味何如？”白兴吾道：“冯第二的到底是行里串了二年，说话在理。”冯三朋道：“在理不在理，回来不吃你这宗酒。你也去南酒局里弄一坛子来，搀些潞酒、汾酒吃。”那屠行魏胡子也说道：“真正不差。今日待客，都不许出土产。”绍闻再三拦阻，那里挡得住？

二人去了不多一时，回来又带了一个半醉的人，是个捕役，名字叫张金山。这张金山是个住衙门的人，还向谭绍闻作了个不偏不正的揖，说道：“久仰谭相公大名，今日听二位贤弟说尊驾在此，无物可敬，割了五斤牛肉，是教门的干净东西，略伸薄敬。”谭绍闻道：“不敢。请问高姓？”白兴吾道：“他姓张，外号叫做‘云里雕’。是一个好拿手，荆老爷新点的头役。”冯三朋道：“今日待客，不许土产，惟有张头儿与土产不差甚么。”白兴吾道：“他又不会杀牛，如何是土产？”冯三朋道：“你再想。”白兴吾道：“是了，是了！你们是甚么？我的南酒已到。”魏二屠把篮子东西摆开，乃是烧鸡、咸鸭、薰鸽、火腿之类，还有二斤把鲤鱼二尾、五斤牛肉。白兴吾叫送到火房整理起来。

不多一时，抹桌摆来，果然尖碗满盘十来器，排在桌上。谭绍闻首座，张捕役次座相陪，左边屠行魏胡子，右边牙行冯三朋，三朋下首魏二屠，主座是酒家白兴吾。且说这一场好吃，但只见：

长戴大窝，暖烘烘云蒸霞蔚而至；饕口馋舌，雄赳赳排山倒海而来。腮能裹而唇能收，果然一入鲜出；齿善断而牙善挫，端的有脆无坚。箸本无知，也会既得陇而更望蜀；匙亦善狡，偏能近舍魏而远交齐。磕碗撞盘，几上奏敲金戛玉

之韵；淋汤漓汁，桌头写秦籀汉篆之形。羊脾牛肝，只觉得充肠盈胃；鸡骨鱼刺，那管他戟喉穿龈。眨眼时仰孟空排，画成下震上震之卦；转瞬间虚碗鳞次，绘出鲁鼓薛鼓之文。吃罢了，便猜枚行令，吃起酒来。

总之，此辈屠沽，也无歹意，不过是纵饮啖以联交好意思。绍闻初心，也还有嫌择之意，及到酒酣，也就倾心下交起来。酒后言语亲热，这个说：“老爷在世，见俺们才是亲哩。”那个说：“老乡绅在日，贫富高低，人眼里都有。如今相公也是这样盛德。到明日有甚么事，俺们都舍死拚命去办。”酒助谈兴，话添饮情。将及日夕，那捕头大醉了，推说解手，到街上又叫了两个唱曲的小孩子，唱着侑酒。将及日沉西山，早已俱入醉乡。那一班人，也就有因闲言剩语争执起来，要打架的意思。恰好家中来接，把谭绍闻搀回。把那借银子一事，不但绍闻忘却，就那白兴吾也忘在东洋大海去了。

绍闻到家，连人也不认的，酩酊大醉。扶进东楼去睡，呕吐满屋，臭秽莫堪。孔慧娘虽说不怨，却因自己有病，不能收拾。冰梅与他盖灰覆土，扫除干净，还泡了一壶暖茶伺候。慧娘犯了旧病，登时发昏起来。冰梅将兴官儿送与奶奶去睡，自己也在东楼歇了，伺候一个病人、一个醉人。

到了次日天亮，夏逢若又差人催讨银子，谭绍闻仍在梦中。直待巳牌时候，方才睁眼。德喜儿在窗外说道：“夏叔昨日那人又在门上问话，说昨晚等到更深，不见音信，今日委实急了，刻下要讨个实落。”绍闻方想起昨日白兴吾借银，走时大醉，竟是忘了。没奈何起来披上衣，问明夏家来人在后门，只得从前门向白兴吾酒馆来。进了酒馆，低头直向楼后小房去。小伙计道：

“谭相公要寻白掌柜的么？”绍闻道：“正是。”小伙计道：“白掌柜他从来不曾在馆里睡，夜夜回家。昨晚更深天回去了。”绍闻道：“他家在那里？”小伙计道：“他家在眼光庙街里，路南有座豆腐干儿铺子，铺子东一个小瓦门楼儿，门内有一架葡萄就是。”绍闻道：“借重同去寻寻罢？”小伙计道：“酒馆没人，又要榨酒，又要煮糜，又要照客，不能陪去。有慢相公。”绍闻羞惭而去。

出的馆来，欲待去，却不过是一面之交，既厚扰，又要借银，不成事体；欲待不去，夏家来人现在后门等候，回去如何交待？只得背地里脸上受些委屈，好在人前妆光彩。没奈何问了路，径上眼光庙街来。果然有个石灰招牌，上写着“汴京黄九皋五香豆腐干”。东边有个瓦门楼儿，门内一架葡萄。绍闻立在门首，不见人出来，只得叫了一声：“白大哥！”不听答应。趁进门去，又叫两声，只见一个女人出来，说道：“客是那里来？他没在家。撇下信儿，回来我对他说罢。”绍闻道：“他昨晚没回来么？”女人道：“回来了。今日早晨出门去，只怕上酒馆去。客姓嘍？有嘍话说，我好学与他。”绍闻已扭头而去，说道：“白大嫂，你回来向白大哥说，就说是萧墙街，他就明白了。”

下的门台，只见一人下的马来，说道：“谭兄如何在此处寻人？还称甚么大哥？”谭绍闻茫无以应。那人道：“这是舍下一个家生子，名唤白存子，与了他一个丫头。他每日偷鬼弄神，露出马脚，赶出来。你怎么称起大哥来？也罢，咱就到他家歇歇，说句话。”一手扯住，要同谭绍闻进去。小家人牵马门前伺候。二人进去，那人道：“白旺没在家么？”内边应道：“没在家。”那人道：“那不是春桃说话么？有茶拿一壶待客。”只见一个女人提出一壶茶来。绍闻看见，正是先时出来女人。那人道：“一向好呀！”

那女人不言语，放下壶就走。那人向绍闻道：“好是好，就是脚大。”那女人回头笑道：“不说你那嘴罢。”一直走了。绍闻方晓得白兴吾是一个家人。想起昨日觥筹交错，今日兄嫂相称，真正算不的一个人，顿时把个脸全红了。那人斟起茶来，绍闻酒醒口干，却吃了四五钟。那人道：“我今日早晨是回拜先祖一个门生，不料早到店里，他已走了。咱同到我家闲散一天去。”绍闻道：“我有紧事，不得去。”那人道：“大清晨来寻小价，见了小价的主人家，却又嫌弃起来。你要不同我去，我明日对满城人说，你是小价白存子的兄弟。”绍闻无言可答，把脸又红了一阵，只得俯首听命。正是：

自来良贱隔云泥，何事鹤雏入鸭栖？

只为陷身坑坎里，秽污谁许判高低。

却说扯住谭绍闻同去的是谁？原来是张绳祖。为何早晨拜客？原是他祖在蔚县做知县时，考取的儒童案首，后来中了进士。今日上湖广光化县上任，路过祥符，投帖来拜，到老师神主前叩头。上任新官无可持赠，送了四色土仪。张绳祖早晨回拜，下帖去请，那人凭期已迫，不敢逗留，黎明走了。张绳祖到店不遇，只得回来，恰遇谭绍闻在白旺门楼下的阶级，故此撞着。

这张绳祖原是悬罾等鱼之人，便邀绍闻到家。绍闻挂牵着夏逢若索银来人，本不欲去，却因“白大哥”一称，被张绳祖拿住软处，不得不跟着去。家人牵着马匹，二人并肩相行。到了张绳祖家里，只见庭除洒扫的洁净，桌椅摆列的整齐，那假李逵也扮成家人模样，等待伺候远客赴席。二人进厅坐下，绳祖便问道：“今日没一个赌家儿来么？”假李逵道：“适才火巷里王大叔引了一个赌家，年轻的，有二十二三岁年纪，身上俱是软叶子。进的

门来，只说道：“这是待客哩，咱走罢。”我让他坐，他头也不扭回去了，说往小刘家寻赌去。”张绳祖道：“祝老爷天明时，已出南门走了，咱晌午也请不成。你去后边说去，把午时待客东西，拣快的分一半做早饭，我与谭叔吃。到午时，把那一半收拾成午饭。”假李逵向后边说去。谭绍闻道：“我委的有紧事，不能扰你。”张绳祖道：“嘎紧事？你对我说。”绍闻道：“我不瞒你，果然白兴吾昨日承许借我二十两银子，今早寻他。也不知他是府上旧人。”张绳祖道：“也不必提这话。你只说你要二十两银子做甚么？难说二十两银就窘住了你？我断乎不信。”谭绍闻道：“一时花费多了，几家房户铺家面前急切开不得口。”张绳祖道：“你就是一时着急，该寻别个与你周章。即不然，你到这里一商量，也不见甚么作难。再不然，或是典当几件衣服，甚至当上几亩地，卖上一攒小院子。祖宗留传于后世，原是叫后人不受难过的，千年田地换百主，也要看得透。为甚的低三下四，向这些家人孩子口底下讨熬水吃？况且你将来少了他们一个字脚儿么？还承他们一番情。要承情，倒是咱们彼此济个急儿，也是个朋友之道，也不叫人看的下路了。你通是年轻没主意。”几句话说的谭绍闻心中有了成见，只是当下燃眉之急，难以周转，因说道：“你说的是。但当下二十两银子怎样摆布？”张绳祖道：“有何难？我给你问一宗银子。”因向假李逵道：“李魁，你与谭叔把这宗银子料理了罢。”原来假李逵本姓李，叫做李魁，后来输的精光，随了一个姓贾的做儿子，人便顺口叫他是贾李魁，绰号假李逵。这李魁道：“易然之事。现有俺舅余芝麻银子，物听时价，临时加三上斗，有一百两，随便使去。临时只要干净东西。”绳祖笑道：“何如？还用你寻‘白大哥’么？只这个‘李大哥’，就把事办了。”绍闻满面

发红，也不言语。

须臾饭来。吃讫，李魁拿出一百两，放在桌上。绍闻只要二十两，李魁道：“要一宗称去。若是只要二十两，我就不敢给了。七零八落，将来琐碎难收拾。”张绳祖道：“你就全用打甚么要紧？”绍闻连日为没银子做了难题，便顺口依从，将一百两分开，另包二十两，即要起身。绳祖哈哈大笑道：“有了银子就要走开，你只说你使的这样紧，是给谁的？”绍闻只得把夏逢若打官司吃苦的话述了一遍。张绳祖道：“何用你去，就叫李魁送去；一发就请他来，就算晌午请他浇臀。”即拿过二十两，递与李魁道：“你替谭叔送去，到那的顺便即邀夏大叔今日过午。”

李魁接银在手，路上解开，捏了两块，约有二两多，依旧包好，向夏鼎家送去。到门时，叫了一声：“夏大叔！”只见夏逢若拄了一根棍出来，哼着说道：“你做甚么哩？”李魁道：“我与你送银子来了。”夏逢若道：“是那一宗儿？”李魁道：“是萧墙街……”话未及完，夏逢若道：“院里坐。”李魁跟进院里，坐在一个小机子上。夏逢若道：“你说是怎的？”李魁道：“谭叔为你这宗事，急得了不的。今早在俺家央我主人家，寻的九顶十的银子二十两，叫我替他送来。还请你今日过去顽顽哩。”夏逢若道：“你看我这光景，如何出得门？过两日，走动不显形迹了，好去。”李魁回来说：“银已交明，夏叔不能来。”张绳祖道：“我今日是请不成客，你也把银子送与兔儿丝了，白白的闲着，没一个人来，少不了咱去火巷里寻王紫泥去，看他引的新赌家往小刘儿家去了不曾。”绍闻道：“我是不会赌，我不去罢。”绳祖道：“你还要去寻白旺么？”绍闻不等说完，便接口道：“我随你去就是。”张绳祖道：“我把你这八十两送到后边，咱好去。”

张绳祖送银出来，携同谭绍闻上火巷来寻王紫泥。到了门首，临街三间小楼，一个大门进去，只见三间厅房，槅子关着，院内盆花、缸鱼，也颇幽雅。只说无人在家，却听得厅内有人道：“好嘴！好嘴！”张绳祖便推门道：“青天白日，关住门做嘢事哩？”内边王紫泥道：“从西过道走，从闪屏后进来罢，怕影飞了鹌鹑。”二人方知厅里斗鹌鹑。果然从西过道过去，由厅房后门进来。只见四五个人，在亮窗下围着一张桌子看斗鹌鹑。桌上一领细毛茜毡，一个漆髹的大圈，内中两个鹌鹑正咬的热闹。绳祖认的内中有两个瑞云班戏子，一个篦头的孙四妮儿。那一个少年，满身时样绸帛衣服，却不认的。因鹌鹑正斗，主客不便寒温。斗了一会，孙四妮道：“你两个不如摘开罢。”那戏子道：“九宅摘了罢？”那少年道：“要打个死仗！”又咬了两定，只见一个鹌鹑渐渐敌当不住，一翅儿飞出圈外。那戏子连忙将自己的鹌鹑拢在手内。只见那少年满面飞红，把飞出的鹌鹑绰在手内，向地下一摔，摔的脑浆迸流，成了一个羽毛饼儿。提起一个空缎袋儿，忙开门就走。王紫泥赶上一把扯住，说道：“再坐坐，吃杯茶去。”那少年头也不扭，把臂一摇而去，一声儿也不回答。有一只《荷叶杯》词儿，单道斗鹌鹑败阵之辱：

撒手圈中对仗，胆壮，弹指阵频催，两雄何事更徘徊。

来么来！来么来！忽的阵前渐却，毛落，敌勑愿休休，低头何敢再回头。羞莫羞！羞莫羞！

却说那少年去了，王紫泥回来道：“有慢尊客，得罪！得罪！”方才宾主为礼，整椅让座，献茶。张绳祖道：“紫老认的此位么？”王紫泥道：“怎的不认得？这不是谭孝廉先生公子么？去年在林腾云席上就认的。”张绳祖道：“适才那位少年是谁？”王紫泥道：

“那是城西乡管冲甫的小儿子，兄弟排行第九，外号儿叫做‘管不住’。进城来要赌博，带了一个鹌鹑，不知怎的遇见他三个，就到我这的趁圈子咬咬。偏偏的咬输了，一怒而去。”那孙四妮接口道：“我在街上做生意，管九宅见了我问：‘谁有好鹌鹑要咬哩？’我说惟有瑞云班他两个有，是城里两个出名的好鹌鹑。九宅哩就催我叫去。我叫的他两个到了，要趁王六爷这的咬咬，咬完了还要赌哩。谁知道他的就咬输了，惹的大恼走开了，很不好意思的。”那戏子也道：“我起先看见他那鹌鹑是支不住了，他只管叫咬。你没见他那鹌鹑早已脚软，他一定要见个输赢高低，反弄的不好看。”孙四妮道：“他仗着他的鹌鹑是六两银子买的。”戏子笑道：“不在乎钱，是要有本事哩。那鹌鹑明腿短些，便不见出奇了。”谭绍闻道：“玩这个东西，却也有趣。把你的鹌鹑拿来我看看。”戏子走近前，送鹌鹑去看。谭绍闻伸手去接，那戏子连声道：“不是这个拿法。”谭绍闻缩了手说：“我原不在行。”那戏子道：“相公若是见爱时，我情愿连布袋儿奉送。但只是这是个值七八两的东西，见过五六场子，没有对手。我回去取个次些的送相公，把手演熟，好把这个。”张绳祖道：“你先说送，到底是舍不得。”那戏子道：“你老人家把俺们看的下作了。这不过是个毛虫，值甚么？只是他老人家手不熟，拿坏了可惜，我回去再取一个，把两个一齐奉送。只要爷们眼角的把俺们看着一星儿就够了。”一面说着，两个戏子、一个篋头的都走开。

张绳祖道：“闲话少提。说你今日早晨，引了一个年轻赌家到我家，就是这管九宅么？”王紫泥道：“不是这个。是东县的一个赌家，姓鲍，带了二百多两银子，进城来寻赌。昨晚他来拜我，我就约今早上到你家去。及至到了你家，见是待客样子，我就送

他到刘守斋家去。我回来要紧着读书，又撞见管贻安咬起鹤鹑来。我委实不敢赌，也不指望抽这宗头，只求宗师来，不像上年考四等便罢。”张绳祖笑道：“是了，是了，说文宗下月初十日从河北回来，要坐考省城哩。你也太胆小，还有半月空闲哩。”王紫泥道：“坐到那里，心里只是上下乱跳个不住，凡赌博心里不舒坦，是稳输的。不如把学院打发过去，再弄这个罢。像你做太学的，好不洒落哩。”张绳祖笑道：“上轿缠脚，只怕缠不小了。”王紫泥道：“谁管脚小不小，只是心跳难受。即如眼下陪客，心里只是慌，只像偷了关爷的刀一般。若不是学院在即，我先放不过东县鲍相公这宗钱，我还肯把‘东坡肉’送到你嘴里不成？”

话犹未完，瑞云班两个戏子到了，又带了两个旦脚儿，共有五六袋鹤鹑。进的门来，王紫泥道：“你们要送谭相公鹤鹑，都拿来了？”戏子道：“尽谭相公拣，拣中了就连袋儿拿去。”谭绍闻道：“我是闲说，当真要你们送的不成？”张绳祖道：“你们要明白，谭相公是要奉价的，若是白送，他就不要了。”戏子道：“嘎话些。若说与银子，俺也就不送了。”张绳祖笑道：“你只说那一个是尽好的？”戏子道：“这黑缎袋内，就算一等一了。”王紫泥道：“就是这个罢，取出来瞧瞧。”戏子取出来，果然精神发旺，气象雄伟。王紫泥道：“就是这个。”张绳祖哈哈大笑道：“紫老心里只图一等一哩。”王紫泥道：“你单管奚落人，我只怕到场里，一嘴不咬，把我弄的蹿了圈哩。”戏子道：“这鹤鹑管保是双插花哩。”张绳祖将鹤鹑装在袋内，递与谭绍闻，向戏子道：“少刻去我那边取五两银子。”戏子道：“若如此说，我就不送了。”张绳祖道：“你们班子如今在下处么？”戏子道：“东司里大老爷大王庙还愿，回去就上大王庙去。”张绳祖道：“您们且去，我有

道理。”四个戏子走开。

张绳祖道：“紫老，这场赌要你周章。”王紫泥道：“难说我不是好赌的？只是学院两个字，这几日就横在心上，只怕‘公、侯、伯、子、男’凡五等了。”张绳祖道：“记得书还不怕。”王紫泥道：“怕仍旧贯。”张绳祖道：“既是‘贯’了，何不仍旧？”于是一同出来，张绳祖把鹌鹑袋儿挂在谭绍闻腰里。

有诗讥刺这斗鹌鹑：

自古三风并十愆，到今匪彝更齐全；
可怜毛羽虽咸若，鹑首到冬手内躔。

又诗：

人生基业在童年，结局高低判地天。
养女曾闻如抱虎，抚男直是守龙眠。

第三十四回 管贻安作骄呈丑态 谭绍闻吞饵得胜筹

却说张绳祖同谭绍闻出来，王紫泥毕竟为考试，心下有些作难。张绳祖道：“你来罢，疥疮药怎能少了你这一味臭硫磺。”王紫泥少不得跟着同去，一径直上槐树胡同刘守斋家里来。

看官要知刘守斋是个甚么人？原来刘守斋祖上是个开封府衙门书办，父亲在曹门上开了一个粮食坊子，衙门里、斗行里，两下一齐发财，买了几处市房，乡里也买了八九顷好地，登时兴腾起来。刘守斋名叫刘用约，因做了国学，挂帐竖匾，街坊送了一个台表，就叫起刘守斋了。这刘守斋自从祖、父没后，自嫌身家寒微，脸面低小，专以讨些煮茗酿酒方子、烹鱼炒鸡的法儿，备席请客，网罗朋友，每日轰赌闹娼。一来是自己所好，却有八分奉承人的意思，无非图自己门庭热闹而已。今日这三位直撞进客房，这刘守斋喜从天降。张绳祖问道：“东县的客在么？”守斋道：“王老叔早晨陪客到这的。王老叔回去，鲍相公正发急要走，我留住不叫走，现在后园小书房里。”王紫泥道：“你二位去罢。”张绳祖道：“你看你那样子，难说宗师要命不成？”刘守斋道：“爽快不用在前边，我引着一同到后边去。”王紫泥道：“待我即便就来。”刘守斋笑道：“你老人家还用自己亲身出恭？”大家哄

然。张绳祖扯住王紫泥，谭绍闻跟着。刘守斋到了客房后门，高声道：“躲一躲儿，有客过去！”穿宅过院，径至后园。又有一个小院子，盆花、橘筒也有五七样子。三间小房儿，只听内边有呢喃笑语之声。进去一看，原来正是那个鲍相公，同着一个妓女在那里打骨牌。大家同团了一个喏儿，让座坐下。王紫泥便开口道：“此位便是今日早晨拜的张大哥。此位是萧墙街谭相公。”张绳祖道：“早间失候，有罪有罪！此时答拜，乞恕残步。”鲍相公道：“岂敢。”妓女捧茶遍奉。谭绍闻向刘守斋道：“久仰大名，今日幸造。”刘守斋道：“甚风刮到，多谢先施。”

大家又寒温套叙了几句，张绳祖便道：“闲话少提。鲍兄此番进城，弟已知其来意。刘守斋呢，就拿出色子盆来。不然者，或是混江湖、骨牌湖、打马吊、压宝，大家顽顽，各投所好。休要错过光阴。”王紫泥道：“我不赌罢。”张绳祖笑道：“还有谁哩，算上你的一分头何如？再休提宗师两个字，犯者罚东道两席。”刘守斋开了书柜门，早出色盆、比子、宝盒子、水浒牌，妓女铺上茜毡，各占方位。惟有谭绍闻不动身。刘守斋道：“新客我不便让。”张绳祖道：“不用推托，顽顽儿罢。”谭绍闻道：“你可晓的我不会。”张绳祖道：“叫人替你看着。就叫这个美人与你看着不妨。”那妓女笑道：“我一件也不认的。”张绳祖道：“你的大号呢？”妓女道：“没有。”刘守斋道：“他叫做醉西施，会吃一钟儿。”张绳祖道：“适才你怎么打骨牌？”鲍相公道：“他委的不会，适才搭点儿都配不上来，如何能替谭兄看哩？”张绳祖道：“守斋，你算一家儿罢。我也知道你不大明白，怕这场儿散了。”话犹未完，刘守斋的仆人来说道：“北后街顾家有人寻鲍相公哩。”鲍相公失色道：“是家母舅着人寻我哩。我来时原不曾到家母舅家去，

本意不叫家母舅知道我进城来，不知怎的又知道了。这不可不去，我只得要失陪。”众人拦阻不住。西妮送至门首作别。众人要从刘家院里过去，送出大门，鲍相公再三恳辞。张绳祖、王紫泥恐冷落了个好赌家，一定要送，谭绍闻只得相随。穿宅过院，送至大门。只见顾家家人说道：“东县姑娘昨晚就有信来了，今日俺大爷差俺们四下里寻鲍大叔，这是冒猜的，不料果然在此。”鲍相公道：“不用多说。”回头一拱，说：“改日再会。”怏怏然跟的顾家家人走讫。

众人也就想打散而去，恰好管贻安又同着一个人从街口走出来，看见众人，哈哈笑道：“好呀！”王紫泥道：“好大性气，一个鹌鹑败了，有何气生，便是那个样子，茶也不吃就走了。”管贻安嘻嘻一笑，刘守斋就邀一同到家。连新随的人，主客共六个，依旧从院内过去。到了后书房，又团一个喏坐下。醉西施捧茶遍奉。管贻安开口便向妓女道：“西乡走走去。”妓女道：“正要看九爷去。”张绳祖指新来的少年问道：“高姓？”那人道：“张大叔不认的我么？”张绳祖道：“一时想不起来。”管贻安笑道：“这是我新收的一个龙阳。”那人起来向管贻安头上打了一下子，笑道：“老九你也敢说，叫众人估将起来，看谁像？”张绳祖道：“到底我忘了，有罪。”那人道：“我是仓巷里，张大叔再想。”张绳祖道：“是了。你是星相公么？”那人道：“正是。”张绳祖道：“那年与令尊老先生作吊时，你还是盛价抱着谢客。如今没在学里读书么？”管贻安道：“读那书做屁哩！他如今也学撞二层光棍，正是他当行时节，也罢了。”那人起来，与管贻安嘻笑厮打起来。众人都劝道：“休耍恼了。”二人方才歇手。

管贻安又指着谭绍闻向王紫泥问道：“这位是谁？先在你家

见过，只顾咬鹌鹑，没有问。”王紫泥道：“这是萧墙街谭相公。”管贻安道：“萧墙街谭忠弼是府上谁呢？”谭绍闻把脸红了一红，答道：“是先父。”管贻安又道：“令尊当年保举花了多少银子？”谭绍闻道：“不曾花甚么。”管贻安摇手道：“我不信。家兄当日因为这个宗儿，花了二百两以外。亲口许老师五十两，陈老师依了，老周执拗不依。那老周是个古董虫，偏偏他如今升到江南做知县了。”那同行的星相公姓娄，叫娄星辉，见管贻安说话下道儿，便插口道：“老九，你看你说的是甚么！”那管贻安道：“你不爱听，你离离何妨？我还不与你说哩。我放着老西不与他说，他脸上有粉，比你不好看些？”早已一把手扯住妓女，向后院里调笑去了。

这刘守斋见一起门户子弟，少长咸集，慌的向家里跑，吩咐加意烹调，好办午饭。少时，鲍相公也回来了。原来出的街口，与了来人几十个钱买他，只说寻不着，依旧还到刘家。小厮儿看狗，仍到后院书房内，大家让坐。商量赌时，日已过午。刘守斋吩咐列了七座，排开两桌，安上果盘佐食，浇上清酱淡醋碟儿，一声道：“请坐。”管贻安道：“偏是您这等人家饭是早的，可厌！可厌！”刘守斋道：“无物可敬，所以略早些。”张绳祖道：“日已错西，也不算早。”管贻安道：“肚里饱饱的，吃进大锤子去！”娄星辉道：“那是你素用的。”两人又调笑了一遍。王紫泥道：“乡里客请上座罢。”管贻安道：“离了乡里人，饿死您城里寡油嘴。也罢么，我就讨僭。”一径坐了首席。鲍相公坐了次座。娄星辉笑道：“老九，隔县里客，你也忘了让座。”管贻安忽的恼了，道：“我坐的不是，我就走！”一直起来硬要走，众人拦住。娄星辉道：“说一句笑，你就恼了，你怎的骂我来？”管贻安道：“你还不知

道，我是骄惯成性！”大家解劝一番，依旧分了两桌，众人挨次而坐。酒过三周，精味美品上来，王紫泥便夸烹调，刘守斋谦逊而已。管贻安便问厨役是谁，刘守斋含糊答应道：“胡乱寻个人做做。”管贻安用箸取起一块带骨的肉儿道：“这狗肉的，就该把手剁了！”刘守斋原是内造，一句话骂的脸上红了，再也不敢多言。有诗刺那浮华子弟膏粱腔儿：

子弟浮华气太嚣，当筵开口讲烹调；

请君细细翻家谱，祖上鼎鼐历几朝。

不说管贻安在酒席上收那膏粱腔儿，抖那纨绔架子，跳猴弄丑。这张绳祖早把王紫泥点出门外，寻个僻静地儿，商量说：“老王，你没看么，姓鲍的那孩子还牢靠些，这姓管的那个尿孩子，是个正经施主儿，咱休要当面错过，不如下了手罢。”王紫泥摇首道：“不然。你再看管老九，眉眼都是活的，何尝不是憨子？只怕下手不成，不如下手了姓鲍哩罢。再不然，把谭家那孩子宰割了，一发不犯扎挣。”张绳祖道：“呸！谭绍闻是个初出学屋的人，脸皮儿薄，那是罩住的鱼，早取早得，晚取晚得。姓鲍的也是个眼孙，还不多言语，想是世道上还明白一二分儿。那姓管的一派骄气，正是一块不腥气、不塞牙的‘东坡肉’。今日若不下手，到明日转了主户，万一落到苏邪子、王小川、邓二麻子他们手的，他们就肥吞了，还笑我们上门猪头不曾尝一片耳朵脆骨哩。”王紫泥道：“你独自下手罢，我委实挂牵考试。”张绳祖啐了一口道：“纵然丢了你这个前程，也不可错过这家。我对你说，古董混账场中，帮客不可要两个，有了两个帮客，就如妻妾争宠一般，必要坏事；光棍不可只一个，有了两个光棍，暗中此照彼应，万不至失了马儿。你只管放心，管情明日咱二人有二百两分

头。”

二人扣定，依旧又入残酌。管贻安道：“你两个一道巷口住着，想是商量机关，要下手我们么？”张绳祖哈哈大笑道：“果然九宅不错，一猜就猜的着了。原是商量请众客今晚舍下吃酒，不许一位不到。”鲍旭道：“今早府上像是待客光景……”话犹未完，管贻安道：“那就讨扰不成。残茶剩酒，叫狗攘的吃，我不去。”张绳祖道：“岂有此理。不过旋切酱菜，炒豆芽，绿豆米汤，爱吃酒的吃一杯儿，何如？”管贻安道：“这我就去了。”说声去，便起席，刻下就走。刘守斋还留住不放，管贻安昂然直走，说：“可厌！可厌！”仍要从前门走。刘守斋说：“后边有便门，更近些。”一齐起身，西妮也送出后门，管贻安一把扯住道：“你也同去。”西妮道：“怕县里公差。”管贻安道：“就是抚按大老爷撞见，也不好把我九宅怎么的。”扯住西妮前行。众人尚知回头作别，刘守斋呆望而已。

转至巷口，谭绍闻欲作别而回，张绳祖那里肯放？管贻安看见便道：“若走了一个，谁要再去，就是个忘八大蛋。”张绳祖道：“何如？”绍闻少不得随众复到张宅。日色初落，贾李魁点上两枝烛来。管贻安便道：“来来来，这场头儿，叫老西抽了罢。即刻就弄，休要宿客误客，惹人厌气。老张，你那豆芽、酱瓜，到半夜的做夜饭罢。”张绳祖笑道：“敢不遵命？”管贻安派了自己一家，鲍旭一家，谭绍闻一家，张绳祖一家，王紫泥一家，娄星辉与他搭了二八账。绍闻方欲推托，被管贻安几句撒村发野的话弄住了，也竟公然成了一把赌手。掌过灯来，摆上碗，抖出色子，开上钱。若再讲他们色子场中，如何取巧弄诡之处，真正一言难罄，抑且挂一漏万。直截说来，掷到东方明时，管贻安输了四百

二十两，鲍旭输了七十两，谭绍闻赢了一百三十两，其余都是张绳祖、王紫泥赢了。贾李魁抽了二十两头钱，西妮得了五六两赏钱。娄星辉别自订桑中之约。

翻过盆时，贾李魁将昨日请客肉菜热的上来，管贻安腹中饿了，也顾不得昨天的话，大嚼一顿。又吃着酒儿，等待天明。张绳祖道：“谭兄，忘了你的鹌鹑了，只顾赢钱，怕饿死了他。”管贻安道：“你也会弄这么？”谭绍闻道：“我不会。”张绳祖道：“这是班上昨日送他的。我说叫谭相公送他五两银子，不必承这些下流人的情。”管贻安要看，谭绍闻道：“我昨日来时，挂在祠堂洗脸盆架上了。”管贻安道：“取来我看。”绍闻摘来，连袋交与管贻安。管贻安接在手中，向烛下一看，说道：“这不是昨日咬败我的那个鹌鹑？”绍闻道：“我不认的。”管贻安道：“正是他！”向地下一摔，摔死了，道：“我明日与他十两。”摔得在座之人面面相觑，都不作声。忽说道：“天明了，与我开门，我要走哩。”昂然走了。

众人也没人送，惟有张绳祖送至大门，回来便道：“光棍软似绵，眼子硬似铁。管家这尿孩子，并不通人性。”王紫泥道：“悄悄的，休高声。他到产业净时，他就通人性了，忙甚的。”张绳祖道：“你这话太薄皮，看透了何苦说透！我如今就是通人性的了。”王紫泥道：“对子不字父，难说初见谭相公，开口便提他家老先生名子，就是不通人性到一百二十四分了。”张绳祖道：“不必说他。谭相公你赢这一百三十两，把昨日使的那二十两扣下，你拿回一百一十两去。你输下问你要，你赢的叫你拿走。现成的你拿去，丢下賒账俺们赔。难说叫你年幼学生讨赌账不成？也不是咱们干的事。咱们的事，要明明白白的。”因叫贾李魁过

来，一一称明，称了一百一十两。李魁还讨了三四两采头，西妮也要了三两多。娄星辉也说道：“我也丢丢脸，问谭哥要个袍料穿。”捏了两个镲儿。王紫泥说道：“留下一个镲儿，赏了提茶的小厮罢。”

谭绍闻这一百银子竟没法可拿。贾李魁取了一条战袋，一封一封顺在里面，替他掀开大衣，拴在腰间。娄星辉向西妮道：“咱也散了罢。趁天未明，街上无人，你随我去罢。也不必向小刘那边去，我自有个去处。熬了一夜，要睡到晌午哩。”张绳祖道：“我知道。”连鲍旭四人，一齐出门。张绳祖、王紫泥送至大门而回。王紫泥埋怨张绳祖道：“你如何把现银子叫谭家带的去，咱赔账哩？”张绳祖道：“呸！若说你是个书呆子，你却怕考。我问你，人家父兄管教子弟赌博，固然这是败门风的事，若是遭遭赢钱，只怕那父兄也喜欢起来。与谭家这孩子一个甜头儿，他令堂就喜欢了，他再一次也肯来。那银子得成他哩么？他只怕一本万利，加息还我哩。我若不是当初赢了头一场四十两，我先祖蔚县一任、临汾一任，这两任宦囊，还够过十几辈子哩。总是不赢不得输，赢的多，输的也不得少。”王紫泥道：“你只作速催赌博账来，我分了好保等。”贾李魁道：“王大叔放心，全在我。”日色已高，也一拱而散。这正是：

设媒悬囿诱痴儿，左右提携一任之；

刚被於菟牙血后，升成伥鬼便如斯。

第三十五回 谭绍闻赢钞夸母 孔慧娘款酌匡夫

却说谭绍闻日出时自张宅回家，腰缠百金，也觉带他不动，曳着腰往前急走。只因心头欢喜，也就忘了街上耳目。从胡同口到后门时，门方闪开，一径到了楼下。家中因一夜不见了绍闻，都是浑衣睡的，此时正打算差人找寻，恰好绍闻到了楼下，合家惊喜。王氏问道：“你往那的去了？”绍闻也不答应，撩起大衣，解开战袋，丢在地下，说道：“梅姐，你倒将出来。”冰梅提起战袋往下一抖，扑的溜出十封银子，也散了两三封，银镮儿滚了一大片子。王氏道：“你就揭了这些？”绍闻道：“咦，我揭不成，这些是我赢的。”王氏道：“你哄我的。”绍闻道：“岂能在娘跟前说瞎话，实是赢张绳祖的。他那一次没有在咱家小车子推钱？这番我报了仇，赢他一百三十两。与了夏家二十两，众人破费了十来两，这是整整的一百。”王氏道：“可也，咱家也有这一遭儿！那一日他那黑胖汉子搬钱时，恁样强梁，赢不死那天杀哩！”惟有孔慧娘一声儿也不曾言语。王氏道：“叫赵大儿拿洗脸水来。你看你那脸上都是油气，指头儿都是黑的。”冰梅道：“奶奶忘了大儿走了？”王氏道：“我一发糊涂的这个地位。你就去取水罢。走了大儿，毕竟不甚便宜些。晚上叫樊家女人做伴儿，人又蠢笨，

半夜哩喉咙中如打雷一般，怪聒的人慌。”冰梅取上水来，绍闻洗了脸，王氏叫先做些挂面汤儿吃。绍闻吃了半碗，嫌不中吃，放下了。

只听德喜儿到楼门说道：“当店宋爷要上京，众人约定今午钱行。昨日约了两次，不曾在家，如今南号里又来约。该去的时候，分赏五钱，也是南号里收管。”王氏道：“咱上年捎头面时，也承他许多人情，该去走走，五钱分赏也有限。”绍闻就于散银中捏了一个小镲儿，取戥子称。王氏道：“一百两整数休要破了，你就一封一封带去，先完了他这宗账，也不枉你赢了这一场子。我另与你五钱银子做分赏。”绍闻喜之不胜，另封五钱分金，就叫德喜儿拿了一个大拜匣，将一百银子封包，自己换了新衣。王氏道：“你一夜未必睡，早些回来歇歇儿。”绍闻道：“娘说得是。”遂携了德喜儿，夹着大拜匣，包上一个旧坐褥，一直上当店来。

当店戏已开本，众客下位让坐相迎。绍闻秘地将分金交明，便道：“宋爷，有小事相商。”宋绍祁见拜匣张着口儿，露出银封，遂引至密室。绍闻叫德喜儿展开拜匣，当店小伙计架起天平，宋绍祁取出信票，拿过盘子，算连本带息该九十八两三钱。绍闻将银子倾入盘内，兑上法马，只九十五两有零。这原是贾李魁包封时节，暗除了几两。绍闻只疑天平法马不合张宅戥子。宋绍祁说：“当日在京首饰楼下兑换，原是借的珠子铺的足纹，这银成色递不上，还少三两一钱。本不该争执皮薄，只是非关小弟私囊。一时再讲全要，我也不肯叫谭爷回去再取。”又叫小伙计取过盘子一算，对小伙计说：“你上一笔账，谭爷名下除收九十五两二钱外，连色并尾欠，还欠五两三钱二分。你一发上成整数，算作借银五两罢。”绍闻道：“承情。”宋绍祁一把拉住，又到前厅看戏。

众人立身候坐。绍闻坐不多时，只是打呵欠。顷刻排桌列座，叙了次序，戏子又开整本。绍闻身子乏困，品味未完，得个空儿走了。

回家进的东楼，扑的倒在床上，呼呼的梦入南柯。这一觉好睡也，直睡到飞鸟西坠，家家上灯时节，方才有个醒意。梦呓中还叫了一声：“死么，看你怎么滚！”方才大醒了。睁眼看时，却在自己卧房床前，摆了一张炕桌，四面放着小低椅子四把。桌上八个围碟，中间高烧着一枝大销金烛。门后头一个铜火盆，红炭腾焰，一把茶壶儿，蚓声直鸣，一提壶酒也热了。冰梅抱着兴官儿坐着。孔慧娘见醒了，一面说，一面斟了一杯茶说：“你渴了，吃杯茶儿。”绍闻起身坐在床上，接了茶，呷了一口，指着碟儿说道：“这是做嘎哩？”冰梅笑道：“你赢了钱，俺两个请你哩，休嫌席薄。”绍闻道：“当真你两个摆甚么碟儿？”孔慧娘亦微笑道：“真正是请你哩。”绍闻出的楼门，在院里略站片时回来。冰梅就把睡着的兴官儿放在床上，枕的是慧娘新做的黄老虎顶面小枕头，盖了慧娘一个绿袄襟儿，半遮半露，呼呼的睡。绍闻只得坐了正座。冰梅斟了一杯热酒，递与慧娘，慧娘接杯在手，放在绍闻面前，又放了一双箸儿。冰梅又斟一杯酒，放在慧娘面前，自斟一杯，放在自己面前。慧娘手拿两双箸儿，一双放在自己面前，又递与冰梅一双儿。绍闻笑着举手道：“我与你两个看个回奉杯儿。”慧娘笑了笑，推回手去。冰梅笑道：“我年轻，担不起。”把绍闻喜得直是心醉。

却说人情在那游滑场上，心是个恍惚的，在这伦理场中，心是个清白的。此夕绍闻妻妾床前小酌，虽是小儿女闺阁私情，却正是伦常上琴瑟好合的正话。绍闻心中触动至情，看那慧娘时，

长条身材，瓜子面皮，真正是秋水为神玉为骨。看那冰梅时，身材丰满，面如满月一般，端的芙蓉如面柳如眉。难道绍闻平日不曾看见么？只因今晚妻妾欢聚，倍觉融洽，所以绍闻留心比较并观。况且三口子合来，刚刚满六十个年头，兼且一个德性娴静，一个德性平和，真正娇艳尚为世所易有，贤淑则为世所难逢。心中自言道：“我镇日守此国色天香，夫唱妇随，妻容妾顺，便是极乐国了。却被这一起光棍，引入烟花之中，那些物件乔妆俗扮，真是粪土一般。我若再上他们圈套，异日定不逢好死！”忍不住口中“呸”了一声。冰梅道：“大叔呸甚么？”绍闻笑了，略迟一会道：“我竟是说不上来。”也就不说他。

酒过三巡，孔慧娘不能吃酒，脸已发晕，冰梅还挣扎吃第四钟。这三人说些闲话。只见兴官儿动了一动儿，把绿袄襟儿掀开，露出银盘一个脸，绑着双角，胳膊、腿膀直如藕瓜子一般，且胖得一节一节的。绍闻忍不住便去摸弄。冰梅笑起来道：“休动他，他不是好惹的。”那兴官早已醒了，哭将起来。慧娘抱起，打发尿了一小泡儿，还不住哭。慧娘双手递与冰梅，搂到怀里，以乳塞口，无处可哭。吃了一会饱了，扭身过来，看见桌上果盘，使用小指头指着，说出了两个字儿的话头：“吃果。”慧娘接将过来，剥了几个松子、龙眼、瓜子儿，吃不尽的都扣在手中，绍闻道：“就不与娘吃个儿？”兴官便拿一个瓜子仁儿，塞在慧娘口里。冰梅道：“爹就不吃个儿？”兴官下的怀来，便把一个松子塞向绍闻口中。绍闻张开口，连小指头儿噙住，兴官慌了，说道：“奶奶打。”慧娘道：“今晚奶奶与你一块鸡肝儿，叫你唱喏，你硬着小腰儿，白要吃，如今却叫奶奶哩。”冰梅道：“这两日赵大儿闺女走了，兴官儿只是寻。他两个顽惯了，摘离不开。那闺女还到后

门上寻兴官儿，大儿抱回去了。”绍闻道：“大儿就该放过来，叫他两个耍。”慧娘道：“人有面，树有皮，赶出的人，再进来脸上也支不住。只是我到咱家日子浅，赵大儿两口子作弊不作弊？”绍闻道：“那作弊二字，他两口子倒万不相干。只是王中说话撞头撞脑的，惹人脸上受不的。”慧娘笑道：“手下人怎的得恁样十全？大约甜言蜜语的人，必然会弄诡道。那不作弊的，他心中无私，便嘴头子直些，却不知那是全使不的。”绍闻道：“只因话头太刚，惹人连他的好处都也要忘了，所以我昨日打发他。不过咱爹承许下他的园地市房，不昧他的便罢。”慧娘道：“他领了去不曾？”冰梅道：“我听说王中这几日并不曾出门。”慧娘道：“怎的当日咱爹在日就许下他这些东西？”绍闻道：“是咱爹辞世之日同我许他的。”慧娘道：“既是如此，这事还得一个商量。只是我是女人家，不晓的甚么，又年轻孩气。冰梅姐，你把热酒再斟一杯与他爹吃，我也再吃半钟儿，夜深冷了。既是咱爹临终许他，必是咱爹重用的人。如今咱爹现在没有埋哩，赶出去，心中也过不去。况且你也知他不作弊，咱大家商量，明日还叫他两口子进来罢。冰姐，你说使的使不的？”绍闻道：“既是你说，大家愿意，明日就叫他还进来。”慧娘道：“到底你要体贴咱爹的意思。我想咱爹在日，必是爱见他哩。只是还没见他奶奶的话儿。兴官呢？”冰梅道：“娘叫你哩。”兴官在绍闻怀中，睁着小明眼儿看慧娘。慧娘道：“你明日可与奶奶唱个喏儿，替王中讲个情，叫赵大儿把他家小妮儿还引进来，与你顽耍。你先与你爹唱个喏儿，我明日与你做新鞋。”那兴官果然不照东不照西，作了一个小揖儿，把绍闻喜欢的成了一个乐不可支。慧娘抱过怀中，片时间又呼呼的睡着。慧娘慢慢放在床上，脸偎脸儿拍的睡了。绍闻道：“你今日见孩

子这样亲，到明日你恭喜了，更该怎的？”慧娘把脸红了，说道：“你不吃酒罢，还有面哩。”正是：

慈爱固是天性，娇羞也是人情。

冰梅道：“我去厨房把面下来罢？”慧娘道：“你在这的看兴官，我与冰梅去厨房收拾面来。天已四鼓，只怕饥了。你休要摆布醒了他。”去不移时，面已到了，细如发，长如线，鸡霍为羹，美而且热。绍闻吃了一汤碗，说道：“这岂不强如挂面万倍。”又重了一碗儿。慧娘与冰梅各吃了一汤碗。绍闻又吃了三四杯酒，酒催睡魔，呵欠上来，说道：“我先与兴官儿睡罢。”脱衣解带，抱住兴官，父子俱入梦境。

冰梅道：“婶子与大叔说话时，我听着极好，只是我说不圆范。咱也睡罢，夜深了。”原来冰梅一向在堂楼安歇，后来绍闻屡次夜出，冰梅也移在东楼一处作伴，所以此后俱在东楼南间歇了。理合注明一笔。慧娘道：“且休要睡哩，这些碟酌家伙，明日叫手下人看见，不成体统。咱两个爽快收拾了当，洗刷干净，照样安顿他的旧处。省的他们看见，说是咱们背着奶奶吃东西吃酒，这就着实不成道理。总是这些爨妇婆娘识见少，口舌多，异日转了主儿，还能将无作有，对新主说旧主的事情。何况与他一个证见，异日便要说咱夜夜与他爹吃酒，半夜里做饭吃，咱家还不知道，外边已谣的一片风声千真万真了。”冰梅本是贴心贴胆于慧娘，又领了这一片吩咐，愈觉心服，果然依命而行，收拾个一了百当。收拾完时，鸡已初唱。慧娘又把今夕这番情节，全为收转王中，怎的这宗事上，可以全公爹当日付托王中之苦心，怎的可以得王中辅弼少主之实力，委委曲曲，一一详说。又说了事上孝顺之理，相夫内助之方，持家要节俭，御下要忠厚，无非在

家之日，耳朵听的，眼中见的。那冰梅听了，也都把瞌睡忘在海外，慧娘也乐于娓娓不倦。及至兴官醒时哭了，绍闻听南间呢喃细语，呼来时，堂楼门已开了。后来绍闻得力于冰梅，其实乃是得力于慧娘。此是后话，不得不预提在先。端的孔耘轩好家法、好家教也。真个是：

联姻何必定豪门，若到悔时只气吞。

馋口懒身逞娇贵，舅姑夜叹双泪痕。

试看此日真闺秀，苦心和衷善温存。

欲知阿翁好眼力，

不记当年访孔耘轩之时乎？

机子一张线几根。

要之，王中若知道自己一腔忠心，能感少主母——年未二十——这一番调停斡旋、婉言劝夫收留之意，也就肝脑涂地，方可以言报称。有诗为赞：

哲哲小星傍月宫，兰馨蕙馥送仙风；

分明一曲霓裳奏，惟有《葛覃》雅许同。

又有诗道小户女儿牝鸡司晨之害：

联姻莫使议村姑，四畏堂高挟丈夫。

海岳欣题狮子赞，也曾写出吼声无？

又有诗道冰梅婉转从顺之美，可称贤媛：

竹影斜侵月照楹，喃喃细语入倾听。

召南风化依然在，深闺绣帟一小星。